

全集基斯夫安尼陀

他其及人窮

譯 蕪 叢 章



正中書局印行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窮人及其其他

韋叢燕譯



正中書局印行

陀思妥夫斯基全集總序

一位世界作家的全集在每個文化水準稍高的國度裏都應當有一種以上的譯本出現的。我們國家是組成世界的一部份，我們有分享世界文化的權利，同時也就是有介紹的義務。一位想像文學的世界作家——一位靈魂的偉大探險家——不像創立教義的宗教領袖，不像企圖征服世界的政治領袖，但在發掘自己的靈魂，發掘民族的靈魂的個別部份或集體部份，並代表這靈魂向世人低訴或呼喊的時候，却有兩者的成分在。他感動着全世界所有人類的靈魂，若是他的著作被讀着的話。

作為十九世紀想像文學的世界作家之一的費阿多·陀思妥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是斯拉夫民族靈魂的發掘者，尤其是「不幸者」的靈魂的發掘者，他的精神，他的情感，他的人生哲學，因而他的影響，都是世界性的。他筆下的窮人，罪犯，酒鬼，娼婦，白癡，魔鬼，惡少，賭徒，強盜，小偷，病人，變態的人，一切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以及所有受苦難的純潔向上的青年男女和虔誠教徒，都具有斯拉夫的特質和人類的普遍性。在他三十五年的全部著作裏，所有氣血風格都有驚人的一致性，其程度在其他世界作家中是很少見的。他的著作中所表現的精闢入裏的透視，淋漓盡致的描繪，一瀉千里的氣魄，偉大熱愛的胸懷，形成

了牠的不朽的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關於變態心理和犯罪心理的精微闡發，在世界小說家中他是無匹的，他的著作在各國大學的社會學系心理學系常被採爲課本或重要參考書。他的讀者是遍及各階層各行業的，在各文明國度裏都是如此。

在我國本人所譯「窮人」現已印行第十二板，「罪與罰」現已印行第七板，足見國人對於陀氏作品的愛好。「死人之家」初板業已印出。今後希望能將陀氏全集陸續出版。惟以我國出版界的艱辛，隨時局之動盪而與日俱增，故本集能否早日出齊，全視國內讀者之支持如何以爲定。茲承正中書局允印全集，謹爲此序，並誌謝忱。

一九四七年九月三十日叢蕪寫於上海市。

引言

「窮人」是陀思妥夫斯基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作成功的。「如果我找不到一個發行人，」他寫信給他的哥哥說，「我或者要自己上吊了。」但是這篇小說找到一個發行人了。不但如此，這書在未出版以前已經使陀思妥夫斯基得到一種榮譽。格里戈洛維奇(Grigorovich)——他的朋友又是老同學——把他的稿子拿去給詩人涅克拉索夫(Nekrasov)看。他們兩人同坐着讀了一整夜。早晨四點鐘的時候，他們敲陀思妥夫斯基的門，涅克拉索夫摟着陀思妥夫斯基的頸子，當作介紹了。於是這三位青年談了又談地談了幾點鐘，只有俄羅斯人能那麼談。涅克拉索夫又直接往批評家培林士奇(Bielinsky)那里去，他的話在當時俄羅斯的文學界中是奉爲定律的。「一位新果戈理出現了！」這位詩人叫道。「自然，」這位批評家冷誚地回答道。「在你們一班人，果戈理長得要像蘑菇一樣快。」他勉強地拿起稿子，但是當他讀的時候他叫道：「帶他到這里來，帶他到這里來，快快！」

「告訴我，青年，」這可畏的批評家對陀思妥夫斯基興奮地說道，「你理會你這里所寫的一切是如何地真實麼？你真正領會這一切可怕的真理麼？不！在你這大年紀這是不可能的。你深入事物的本質了。真理顯示於你如同顯示於一個藝術家似

的。這是天賦的。護持這種天才，忠誠的對牠，你將成爲一個大著作家。」

在這書還未出版以前，陀思妥夫斯基帶着可原諒的驕傲寫信給他的哥哥道：「唔，哥哥，我相信我的名譽將永遠不能再達今日的高度。到處他們都向我表示無量的敬意，而且我成了最大的好奇心的對象了。我結識了許多優越的人物。阿陀夫斯基(Odyevsky)親王要我去會他。梭爾羅古勃(Sollogub)伯爵慌亂了，攙着自己的頭髮，派那伊夫(Parayev)告訴他，一位天才出來了，要把他們都踹到泥裏去。他去問克拉伊夫斯基(Krayevsky)，『這位陀思妥夫斯基是誰？我在哪里能夠抓到陀思妥夫斯基？』克拉伊夫斯基回答說，陀思妥夫斯基未必給他好看去會他。這實在是眞的。貴族們裝腔作勢，以爲他們以自己的赫赫的眷顧能夠壓倒我。他們都把我看做一個小怪物。我只要一張嘴，人人便重述道，陀思妥夫斯基說了什麼了，陀思妥夫斯基要作什麼。培林士奇愛我到極點了。近來都介涅夫從巴黎回來，立刻，從一見面，便變得如此眷戀我，培林士奇謂爲一見生情之一例。」

當這書在一八四六年出版的時候，培林士奇的批評充分證實了。牠大受社會熱烈的歡迎，如同陀思妥夫斯基後來的幾乎每種著作一樣。

費阿多·陀思妥夫斯基(Fyodor Dostoiievsky)是一八一一年在莫斯科的一個慈善醫院生的，他的父親是那里的一個醫生。在這機關裏他全家十口人——父母和八

個孩子——只佔了兩間房子。陀思妥夫斯基在一個醫院裏度了他的童年是有特別的用處的。我們真不知道他日後對於病態的人物的偏愛，有好大部分是基於他在那里所得的早年的印象。他是一個神經質的，熱情的少年，「一團火，」如同他的父親所說的；正如他晚年又歸依他的極端虔誠的父母用以教養他成人的奮救一樣，他的心靈也一定被那創造包圍他生長成人的空氣的病的畫圖所纏繞。

他的最初的教育是受自他的父親，母親和私人教師的。以後他進了莫斯科的一個很好的寄宿小學校，在這里這少年顯出對於書籍的熱烈的嗜好，讀了許多，尤其是遊記，以及司各得(Sir Walter Scott)的長篇小說和俄羅斯詩人普希金的作品。

他十六歲的時候便被送到彼得堡的一個軍事工程學校去。他的文學的傾向已經顯然了，他在課程的枯燥的學科上並沒有多大進步。沈思的，退縮的，總是緘默着，同別的少年沒有什麼接觸，他消磨他的日夜於看書及嘗試創作之中。除開俄羅斯的文學而外，他還讀哥德，席勒，霍甫曼，巴爾扎克，露俄和喬治·桑(George Sand)。他在一八四三年畢業，以少尉補用，立刻便在彼得堡的工程隊裏得了一個差使。

現在他的愁慘生活的閱歷開始了。在銀錢的事情上他完全沒有籌劃而且做不來，故雖有從他的薪水和父親的產業得來的五千塊盧布的進款，他還幾乎時常在窮

困的境遇中。這種一文沒有的情形糾纏了他的一生，就是在他開始從賣書得到些大宗的入款之後，還是這樣。

陀思妥夫斯基在職僅只一年就辭了，用全力專心文學。「窮人」出版不久，他便加入皮特拉希夫斯基（Petrashevsky）爲首的一個福利耶派（Fourierist）的祕密社。這社並不是一個革命機關，目的不在推翻政府，這裏會員們只是要聚在一塊，讀福利耶及其他社會學的書籍，批評嚴厲的檢察官的職權，農奴制度和行政的不當，並盡力廣播他們的理想。陀思妥夫斯基的社會主義的意見尤其是極端和平的，因爲其中已染有斯拉夫主義（Slavophilism）的色彩，他日後便成爲此主義之戰士和領袖。他相信：改造世界是俄羅斯人的使命，俄羅斯人民的組織中含有一「社會主義的社會」的胚種，所以在俄羅斯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真正的革命是不必要的。

陀思妥夫斯基所犯的最大的罪便是他在會中宣讀培林士奇寫給屠戈理的著名的信，在這信裏面他高唱當時一般進步的知識階級的人所主張的激烈主義。一八四九年政府捕逮「亂黨」，陀思妥夫斯基也在被捕中，把他們放在堡壘裏，拘禁了八個月，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們被帶出來到一塊空場上去。在這里，處刑臺便在眼前，衣服剝到襯衣，他們在嚴寒中一定要聽二十分鐘死刑的宣告，那些兵士正在瞄準的時候，尼古拉皇帝的上諭到了，宣告減刑，分別規定監禁和放流的期限。陀思妥夫斯

基被判在獄中作四年苦工，終身在西比利亞當一個普通的兵。

他在一八五九年被赦，並許回國。當他在西比利亞當兵的時候，他遇見了寡婦馬爾亞伊色維，她成了他的妻子。這個婚姻結果是不幸福的。當他在西比利亞和在當兵享受比較的自由的時候，他便立意寫「死人之家」，敘述他的獄中的經驗。此稿與「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同時於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在時代上發表的，這是他在回國後主辦的雜誌，很發達。「死人之家」爲陀思妥夫斯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所有近代的文學中這書是最好的而且是最有創造性的作品，」託爾斯泰說。

一八六四年他失了他的妻子和他的哥哥。時間雜誌被封以後，他的第二個雜誌世紀的失敗使他陷入經濟的艱窘，這時他開始發熱病似地急於著作，寫出些成大捲子的稿子。一八六六年他的最偉大的長篇小說「罪與罰」出現了。同年他又約定要交一本新的長篇小說給他的發行人。爲着要履行條約他僱了一位速記生，安那·思尼金，她以後便做了他的妻子。她是一個明事的，能幹的婦人，而且在他的事務的管理上給他大大的幫助。他同她幸福地過活。

在他晚年著作中最著名的有：「白癡」（一八六八）和「魔鬼」。他的最後，最長而藝術最高的長篇小說是「卡拉瑪卓夫兄弟」，在一八八〇年出版。

不像都介涅夫，岡察羅夫（Goncharov）和託爾斯泰是有田產的貴族而且愛鄉

村，陀思妥夫斯基乃是一個城市中的孩兒。他的書中的主人翁大半取之於城市陋巷和下流社會。窮的，被蹂躪的，蕩產的，墮落的，酒徒，娼妓，瘋子，病態心理者，這般人充滿了他的著作。他對於一切不幸的人的無限的憐憫把他耗盡了，而且以同樣的憐憫絞讀者的心。不消說他對於變態人和病人的愛是緣於他自己的變態。甚至於在他未入獄以前，他已經害了癲癩病，牢獄的痛苦使他的病更加厲害，此後終身就沒有完全治好過。他曾敘述他在癲癩病未發作以前的情形。「有幾分鐘我感覺得那在健康的境況中連想也想不到的極大的幸福。我與我自己及全世界都十分諧和。感情是如此強烈，如此醉人的甜蜜，人情願以自己十年的時光換這樣幸福的幾分鐘。」

那就無怪陀思妥夫斯基能夠給我們一幅如此逼真的癲癩病畫圖，如同他在「白癡」中所寫的。但是他對於其他變態人物顯出同等的觀察力來。琪司博士(Dr. Carr)，曾以病態心理學者的眼光研究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的一位專家，說他以他的藝術家的眼力確已先見了病態心理學中的幾種發見了，而且他所寫的大部分都可採入課本。

一八八〇年莫斯科舉行普希金紀念坊開幕式時，陀思妥夫斯基所發的言詞，博得雷一般的掌聲；他變成民族的英雄了。他的得一般的人心就是任何俄羅斯的作家

也從未企及的。人們開始作真正的巡禮到他那里去，書信不知有多少，大家請求他的忠告和幫助。一八八一年二月十日他的死乃是那好像全俄羅斯聚集一塊的記號，他的送葬的行列是一個賽會，在那裏面各階級都參加，如此可怕，如此令人注意，如此驚魂動魄，好像沒有一件真實生活的事物似的。「除了斯珂伯里夫(Shobolev)死時而外，」一個眼見的證人德渥克(M. de Vogt)寫道，「在聖彼得堡從沒見過這樣重大嚴肅的喪儀。從一早的時候起全體的人民都在街上站着，十萬人排成行列，儀仗從那裏通過。後面有二萬餘人跟隨着。政府驚慌了，恐怕有什麼大亂子。他們想屍首會被抓去的，他們不得不壓制那要將這西比利亞囚人的鏈子在殯車後面帶着的學生……藉着一個出人意料之外的結合（這是俄羅斯獨有的秘訣），所有的黨派，所有的冤家，所有帝國的分離的部分，現在都來到一塊，藉着此人之死，普遍地共具悲傷和熱忱。凡是目睹這次送葬行列的人，都看見了在各方面表顯出來的此國的矛盾；唱經的神父，大學的學生，小學校的兒童，醫學校的年青的女學生，虛無黨，藉着他們服裝和佩帶的特點很容易認出的，男人肩上披着一塊方格布，女人帶着眼鏡，頭髮剪得短短的；所有文學和科學的團體，帝國各處來的代表，莫斯科的老商人，農人，小伙計和小乞丐。在教堂裏等着的還有些達官顯宦，公衆訓言的長官，和皇家的年青的親王們。

「旗幟，十字架和花圈的樹林被這樣不同的分子所組成的隊伍帶着，在旁觀者的心中作出這樣雜沓的印象。在我看來，每種走過去的事物都好像作者的作品例證，乃全爲可怕和不安的分子以他們的愚蠢和莊嚴所組成的。在頭一班而且最多的便是那些他所最愛的，『窮人』，『被蹂躪的』，『被侮辱的』，甚至於『魔鬼』，歡喜去參加領導他們的辯護者的遺骸在這榮耀的路上；——但是伴着，圍着大衆的乃是國家生活的不安與混亂，如同他曾描繪的，充滿了他所煽動的一切渺茫的希望。」

「大衆擠進花朵裝飾的小教堂，並擁到教堂四周的墓地裏去。接着便有一陣嘈雜的話。祭司長在祭壇面前講上帝與永生，同時別人提起屍身送到墳墓去，而談論榮耀。官廳演說者，大學生，大斯拉夫主義者(Slavophile)和各自由的團體，文士，詩人——各個到那里發表自己的理想，伸張別去的精靈的主義，在這墳墓的上面誇示自己的雄心。」

Thomas Seltzer

小引

一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完成了他的巨製之一「卡拉瑪卓夫兄弟」這一年。他在手記上說：「以完全的寫實主義在人中間發見人。這是徹頭徹尾俄國底特質。在這意義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家稱我爲心理學家 (Psychologist)，這是不得當的。我但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即我是將人的靈魂的深，顯示於人的。」第二年，他就死了。

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入看作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只要以語氣，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想法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體也表示着。又因爲顯示着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底的變化。靈魂的深處並不平安，敢於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出。因此有些柔軟無力的讀者，便往往將他只看作「殘酷的天才」。

陀思妥夫斯基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們，有時也委實太置之萬難忍受的，沒有活路的，不堪設想的境地，使他們什麼事都做出來。用了精神底苦刑，送他們到那犯罪，癡呆，酗酒，發狂，自殺的路上去。有時候，竟至於似乎並無目的，只爲了手造的犧牲者的苦惱，而使他受苦，在駭人的卑汗的狀態上，表示出人們的心來。這

確鑿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

然而，在這「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的實驗室裏，所處理的乃是人的全靈魂。他又從精神底苦刑，送他們到那反省，矯正，懺悔，甦生的路上去；甚至於又是自殺的路。到這樣，他的「殘酷」與否，一時也就難於斷定，但對於愛好溫暖或微涼的人們，卻還是沒有什麼慈悲的氣息的。

相傳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歡對人述說自己，尤不喜歡述說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糾結的卻正是困難和貧窮。便是作品，也至於只有一回是並沒有預支稿費的著作。但他掩藏着這些事。他知道金錢的重要，而他最不善於使用的又正是金錢；直到病得寄養在一個醫生的家裏了，還想將一切來診的病人當作佳客。他所愛，所同情的是這些——貧病的人們——，所記得的是這些，所描寫的是這些；而他所毫無顧忌地解剖，詳檢，甚而至於鑑賞的也是這些。不但這些，其實，他早將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從年青時候起，一直拷問到死滅。

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着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汗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汗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

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但將這靈魂顯示於人的，

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雖那最後的十年很偏重於正教的宣傳了。但其爲人，卻不妨說是始終一律。卽作品，也沒有大兩樣。從他最初的「窮人」起，最後的「卡拉瑪卓夫兄弟」止，所說的都是同一的事，卽所謂「捉住了心中所實驗的事實，使讀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徑路，從這心的法則中，自然顯示出倫理底觀念來。」

這也可以說：穿掘着靈魂的深處，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創傷，又卽從這得傷和養傷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滌除，而上了甦生的路。

「窮人」是作於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發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卽刻成爲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維奇和涅克拉索夫爲之狂喜，培林斯基曾給他公正的褒辭。自然，這也可以說，是顯示着「謙遜之力」的。然而，世界竟是這麼廣大，而又這麼狹窄；窮人是這麼相愛，而又不得相愛；暮年是這麼孤寂，而又不安於孤寂。他晚年的手記說：「富是使個人加強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滿足。因此也將個人從全體分開。」富終於使少女從窮人分離了，可憐的老人便發了不成聲的絕叫。愛是何等地純潔，而又何其有攪擾咒詛之心呵！

而作者其時只有二十四歲，卻尤其是驚人的事。天才的心誠然是博大的。

中國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將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經聽得耳熟，但作品的譯本卻未見。這也無怪，雖是他的短篇，也沒有很簡短，便於急就的。這回叢蕪纔將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介紹到中國來，我覺得似乎很彌補了些缺憾。這是用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譯本為主，參考了 Morden Library 的英譯本譯出的，歧異之處，便由我比較了原白光的日文譯本以定從違，又經素園用原文加以校定。在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冊中，這雖然不過是一小份，但在我們這樣只有微力的人，卻很用去許多工作了。藏稿經年，纔得印出，便借了這短引，將我所想到的寫出，如上文。陀思妥夫斯基的人和他的作品，本是一時研究不盡的，統論全般，決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這只好算作管窺之說；也僅僅略翻了三本書：*Dostolevsky's Literarische Schriften*, *Mereschkovsky's Dostolevsky und Tolostoy*. 昇曙夢的露西亞文學研究。

俄國人姓名之長，常使中國的讀者覺得煩難，現在就在此略加解釋。那姓名全寫起來，是總有三個字的：首先是名，其次是父名，第三是姓。例如這書中的解屋斯金，是姓；人卻稱他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意思就是亞列舍的兒子馬加爾，是客氣的稱呼；親暱的人就只稱名，聲音還有變化。倘是女的，便叫她「某之女某」。例如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意思就是亞列舍的女兒瓦爾瓦拉；有時叫她瓦爾加，

則是瓦爾瓦拉的音變，也就是親暱的稱呼。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之夜，魯迅記於東壁下。

小

引

五

窮

人

呵，這些小說家！可惜他們不願寫點有用的，快意的，慰安的東西，他們卻要發掘各樣隱諱的事情！……我願禁止他們的著作！這成什麼樣子，你讀的時候……你不能不想——於是各樣愚念都進入你的腦子裏來了。我實在願禁止他們的著作；我願簡直把他們的著作完全禁止。

Prince V. F. Odoevsky.

四月八日

我的無價的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昨天我很愉快，說不盡地愉快，講不出地愉快！在你的（生裏）你任性的（碎）啊，你算是服從我一次了。晚間八點鐘的時候，我醒來（你知道嗎？）我在那兒作完畢的時候，愛微睡一兩點鐘。我拿出一枝蠟燭，將紙放好，正在調理筆頭，忽然我無意地抬起眼睛——實在，我的心便這樣跳起來了！足見你明白了我所要的，你明白了我的心頭的願望！我看見你的窗帷的一小角向後掛起靠着鳳仙花盆，恰如我那天向你提示的一樣；於是我便幻想着，我曾瞥見窗邊的你的小小的面龐，你正從你那小房裏在看我，你正在想念我。然而我是何等煩惱呵，我的寶貝，我不能夠清清楚楚地看出你的美麗的小小的面龐！有一個時候我們也能夠看得明明白白地。年老了真是沒趣，我的親人！近來我的兩眼總是有點發花；我若是在晚間稍微忙一點，寫點東西，早晨眼睛便如此發紅而且流淚，在生人面前實在令人害臊。雖然這樣，但是在我的想像中你的笑容還在發光，親愛的小天使，你那溫存的微微的笑容，而且我的心中有種恰好同樣的感覺如同我吻你的時候一樣，瓦蘭加，你記得麼，小天使？你知道麼，寶貝，我甚至覺得你在那里用一個小指頭點我？是麼，頑皮的丫

第

人

一

頭？你一定要在來信中將這一切詳細地敘述出來。

關於你的窗帷的我們的小小的主意你覺得怎樣呢，瓦蘭加？這不是很令人歡喜的麼？我或者坐着工作，或者躺着微睡一忽，或者醒來，我知道你在那里想念着我，記憶着我，你自己是平安而且快活。你放下窗帷——那意思就是「再會，馬加爾·亞別舍維奇，是睡覺的時候了！」你將牠掛起來——那意思就是「晨安，馬加爾·亞別舍維奇，你睡的怎樣或你很平安麼，馬加爾·亞別舍維奇？至於我呢，感謝上帝，平安無恙！」你看，寶貝，這是怎樣的一種刁主意呵；並用不着書信了！這不是很妙的麼？你知道這乃是我的主意！現在你對我作什麼感想呢，瓦爾瓦拉·亞別舍夫那？

告訴你，瓦爾瓦拉·亞別舍夫那，我昨夜睡的好極了，同我的預料正相反，這使我十分歡喜；雖然普通遷居以後，住在新的旅舍裏時常是難得睡覺；時常有種瑣碎的事情不合適。

今天早晨我起來活潑的好似雲雀一般！何等晴朗的清晨呵，寶貝！我們的窗戶開着；太陽十分鮮明的照耀着，鳥雀咕咕喳喳的叫着；空中充滿了春的馨香，大自然的一切就好像在回生——其他的一切都同牠和諧；配合春天一切都合適。今天我甚且有很歡快的夢想，我的夢想都是關於你的，瓦蘭加。我將你和那創造出來爲着人

的快樂和自然的點綴的飛鳥比較。於是我便想道，瓦蘭加，我們人，生活在憂慮和煩焦裏，一定要忌妒空中飛鳥的無憂無慮的幸福——還有像這一類的思想，就是：我不住地作這樣牽強附會的比擬。我有一本書，瓦蘭加，那裏有同樣的思想，一切都描寫的很真確。我寫這，我的寶貝，因為人有各種的夢想。現在是春天的時候了，因此人的思想時常是十分歡欣，談諧，有趣，而且有溫柔的夢來臨；一切都裝點在玫瑰色的花朵裏。我因此寫了這一大套，然而我實在完全是從書上抄襲下來的。作者在詩中表現了同樣的願望，寫道——

「我爲什麼不是一隻鳥，一隻驚鳥！」

還有其他等等。那裏面有各種的思想，但是此刻不管牠們了！

哦，今天早晨你往那里去，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我還沒有預備往局裏去的時候，你的確好像一隻小鳥便從你的房中飛出，穿過院子，面貌十分活潑。看着你我是何等歡喜！呵，瓦蘭加，瓦蘭加！——你切莫傷心；眼淚對於悲哀是沒有幫助的；這我知道，我愛，我從經驗上知道的。你現在十分安適，而且也變強健些了。你的費都拉好麼？呵，她是一個多麼好性情的女人！你一定要寫信告訴我，瓦蘭加，你現在和她過的怎樣，一切事情都使你滿意麼？費都拉有些愛咕咕咕的；但是你切莫注意這點，瓦蘭加。上帝祝福她罷！她的心腸真好。

關於這裏的鐵利沙我已經寫信告訴你了——她也是一個好性情又可靠的女人。先前對於我們的信札我是如何不安！怎樣傳遞呢！然而上帝爲着我們的快樂把鐵利沙差遣給我們。她是一個好性情的女人，溫和而且耐苦，又不愛說話。但是我們的女房東簡直殘酷無情。她蹂躪她作活好像一塊破布似的。

我鑽進什麼樣的一個窩裏來了，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這就是一間客舍！我先前常是住着好像一隻鳥兒在森林裏，你自己知道——那是如此安靜而且恬寂，若是一個蒼蠅從房中飛過，你都能夠聽見。這里完全是喧鬧，叫嚷，爭吵！自然你還不知道這里一切是怎樣佈置的。你試想像着一條長的走廊，完全是黑暗的而且非常污穢。在右邊有一道光牆，左邊盡是門，好像大旅館裏的房間似的，成一大長行。這便是客舍，一個房間一扇門，有的兩個人或三個人住在一個房間裏。秩序是講不到的——簡直是隻「挪亞方舟」(註二)！不過他們好像不是壞人，都是深受教育而且很有學問的。有一位在辦事，他是一位博學的人(他在某處文書部裏)；他談荷馬和伯蘭布以及各樣的著作家；他什麼東西都談，真是一個大有學識的人！有兩位軍官，什麼事都不作，只是賭博。有一位海軍少尉，一個英國教員。

等等，我要使你散散心，我的寶貝；我要在下次信裏諷刺地將他們描寫出來，我要詳細地告訴你他們像什麼樣。我們女房東是一個非常拉雜的矮小的老女

人，她一天到晚走動穿着拖鞋和寬服，一天到晚責罵鐵利沙。我住在廚房裏，更正確一點說，有一個房間靠近廚房，在我們這裏，我應當告訴你，廚房是乾淨，光亮，很好的，一個小房間，一個中等的住處……或者更可以說，廚房是一個大房間，有三個窗戶，我有一道隔牆順着內沿牆伸出來，因此好像作成另一個房間，一個另外的客舍；這又寬暢，又舒服，還有一個窗戶，總而言之，實在一切都便利。這就是我的小住處。你莫要想，我的寶貝，這裏面別有什麼祕密的意思；「他在這里廚房裏住着！」你將說道。不錯，我實在是這廚房裏住着，在隔牆裏邊，但是這並沒有什麼，我是十分地孤單，同誰都不連着，安靜而且舒服。我放進去一張牀，一張桌子，一張帶抽屜的大櫃和一對椅子，我掛了一張聖像。不錯，還有好點的客舍——或者還有好得多的，但是便利是大事；我完全爲我自己的便利安排的，你莫要想這是爲着別的什麼。你的小窗戶和我的隔院相對着；院子並不寬，當你走過的時候，我便瞥見你——這於我可憐的孤寂的人尤其快活，而且也便宜些。我們這裏最便宜的房間連膳費要得三十五塊紙盧布；我是化不起的！可是我的客舍要得七塊紙盧布，膳費要得五塊銀盧布——就是，二十四塊半，先前我常付她三十塊紙盧布，因此也便不能不減去了許多東西；我先前並不時常喝茶，但是現在我能夠用茶用糖了。不喝茶好像令人害臊似的；這裏他們都是有錢的人，因此我覺得害臊。

我喝茶，瓦蘭加，是爲着別人的緣故，爲着面子；至於我自己我是不管的，我並不作怪。你還要想想零用錢——我一定要有一點的——還有靴子，衣服——還能有許多剩下的麼？我的薪水都在這里了。我很滿足，並不抱怨。這是足夠用的。幾年來都足夠用了，而且還有賞錢。

再會，我的天使。我買了兩盆鳳仙花和風呂草，非常便宜。但是或者你愛木犀草罷？木犀草也有，你寫信告訴我，你一定要將一切事情詳細地寫給我。不過你可莫要想什麼別的，疑惑我怎麼租了這樣的一個房間，親愛的瓦蘭加；這乃是爲着便利，只是牠的便利引誘了我。我在積錢，你知道，我的寶貝，而且另外放着：我這里是常常有錢的。你千萬莫要以爲我是這樣軟弱，一個蒼蠅都可以用她的翅膀敲傷我。不是，實在，我的親人，我並不是一個呆子，我有一個果決而且寧靜的男子漢所應有的那般堅強的意志。再會，我的天使！我幾乎亂畫了兩張紙，早就是我往局裏辦事的時候了。我吻你的小小的手指，我的親人。

我依舊是你的卑微的僕人和忠誠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再者——我求你一件事：詳細地回答我，我的天使。我附送你一斤冰糖，瓦蘭加。祝你把牠們好好喫下，爲着上帝的緣故，你莫要爲我煩心，大驚小怪的。

再會了。我的寶貴的。

(註一) 耶和華要毀滅世界，獨挪亞在他的眼前蒙恩。挪亞遵命建方舟；舟分一間地造。挪亞攜其家人及一對一對有公有母的地上所有的血肉的動物居方舟中，當洪水氾濫的時候。詳見舊約創世紀五六兩章。

四月八日

親愛的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你知道我終必要和你爭吵麼？我向你起誓，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接受你的禮物實在使我傷心。我知道那要化費你好多錢，你要得如何地刻苦自己，將你自己的必需的東西都剝削了。我該告訴你多少次了，我不需要什麼東西，一點也不需要；我永遠不能夠償還你所加於我的慈惠。你爲什麼送我這些盆花呢？鳳仙花我且不管，但是你爲什麼送我風呂草呢？我只要吐出一句不小心的話——比方說，風呂草罷——你便跑去買來。我確信那一定是很靡費的罷？花朵何等愛人！紫色，成小小的十字架形。你在哪里得到這樣好看的風呂草？我把牠放在窗戶的中間最顯明的地方；我放一張凳子在地板上，並把其餘最好的花佈置在凳子上；你只消等着我自己來弄得豐富罷！費都拉歡喜極了，現在我們的房屋真好像樂園一般——

十分淨潔，十分鮮明！

你爲什麼送這些冰糖來呢？實在，我從你的信中立刻便看出你有些不對了——自然哪，春天哪，甜蜜的馨香哪，咕咕喳喳的鳥雀哪。「這是什麼」？我想，「這不是詩麼？」是的，實在，你的信應當是具有詩意的，那正是需要的哩，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在玫瑰色裏有溫柔的癡情和夢境——在那裏一切都有！至於窗帷，我從來就沒想過，我猜總是在我移動花盆的時候，牠自己帶掛起來的——就是這！

呵，馬加爾·亞列舍維奇！無論你怎麼說，無論你怎樣計算你的進款來哄我，來證明你的錢都是化在你自己的身上，你不能够使我相信，你一點也瞞不了我。明明白白的你是爲着我將你自己的必需的東西都剝削了。比方說，你爲什麼租下了這樣的一個房間呢？別人將煩擾你；你將局促不安。你愛靜寂，然而這里，什麼麻煩沒有呢！按照你的薪水看起來，你可以住的比這好的多，費都拉說你先前往的比現在要強十倍。你能夠像這樣消磨你的一生在寂寞中，在幽隱中，無快樂，無一句友情的話語，在一羣生人中作一個寄宿者麼？呵，愛友，我是何等地爲你惋惜！無論如何，你要注意你的健康，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說你的眼睛不好；這樣你就不當在燭光下寫字；你爲什麼寫呢？你就不像那樣，你對於你的職務的誠懇，你的上司們也一定知道的。

我再請求你一次，莫要化費這麼多的錢在我的身上。我知道你愛我，但是你自已沒有錢。……我今天早晨起來也覺得暢快。我十分歡喜，費都拉早就在作活，而且也爲我找着活計。我十分地愉快；我僅只出去買絲，以後便着手作活了。整整一早晨我覺得十分歡欣，十分暢快！但是現在又都是慘念和悽愴了；我的心不住地疼痛。

呵，我將來要變成什麼樣，我將來的命運如何！我所苦痛的就是我在這般的模糊不定之中，我沒有希望的將來，我甚且不能夠想我將來要變成什麼樣。回顧也是可怕的。在過去裏有如此的悲哀，一想起來我的心便寸寸碎了。因爲那般陷害了我的惡人們的緣故，我將終身流淚。

天要黑了。正是工作的時候。我本想寫許多事情告訴你，但是我沒有時間，我一定要作活。我一定要趕快。自然書信是一件好東西；一點都不苦人。可是你自己爲什麼從來不看我們呢？這是什麼緣故，馬加爾·亞列舍維奇？現在我們這麼靠近，而且有時候你實在能夠省出時間。請你千萬要來！我看見你的鐵利沙了。她面帶很重的病容，我覺得她可憐，給她二十個戈貝克……是的！我幾乎忘了：你一定要詳細地寫信告訴我你的生活和你的景況。你的周圍是什麼樣的一般人，你同他們過的好麼？我急想知道這一切。記住，寫信告訴我！今天我要故意地掛起簾

帷。你應當早些睡，昨夜我看見你的燈直點到半夜。今天我是憂悶，愁苦，而且傷心！我知道這是一個不幸的日子！再會了。

你的瓦爾瓦拉·朵布羅舍羅瓦。

四月八日

親愛的馬丹，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是的，愛友，是的，我的親人，我知道這是一個不幸的日子臨到我的苦命上來了！是的；你嘲笑像我這樣的一個老人，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不過，這是我的過錯，完全是我的過錯！我似乎不當在我的老年時候，頭上幾乎連一根毛都沒有，卻弄出這般風流韻事，花言巧語起來……我還妄說，親愛的：人有時候真是一個奇怪的東西，非常奇怪。他剛一開口還沒說幾句話，立刻便又扯遠了！還有什麼結果，這會產生什麼東西呢？一點結果都沒有，只會產生這樣的一些兒瞎話。我並不是生氣，瓦蘭加，只是我想起來十分煩惱，煩惱我不該這樣愚蠢的誇張的寫信給你。我今天欣躍地到局裏去；在我的心中有這樣的光輝。在我的靈魂中無緣無故地有了這樣的一個節日；我覺得十分暢快！我小心地拿起文件——但是結果怎樣呢？我剛向四周一望，一切東西都和先前一樣，灰黑而且骯髒。依然是同樣的墨水污

痕，同樣的桌子和文件，我也和先前一樣；我原來是怎樣，依然是怎樣，——這樣看來爲什麼要駕起天馬（註一）呢？這全是因爲什麼？紅日正出現，天空漸蔚藍——是因爲這麼？若是你從來就不知道在我們的院中窗下會有什麼，那里還有什麼春的馨香可說呢？我猜那全是從我的愚昧中玄想出來的。你知道一個人有時在自己的情感中確會弄出這樣的誤會，而且寫些沒意思的東西。這只是因爲愚蠢的過度的心熱。

我並沒有大步，只是慢慢地走回家去。無緣無故我的頭疼痛起來了；你知道，一件事上又加一件。（我猜想我的脊骨着了涼。）春天十分令我歡迎，我好像傻子一樣穿着薄大衣走出去。而且你誤會我的感情，親愛的！

你將我的感情的傾注完全誤會了。我是爲父親般的愛情所感動，——只是一種純潔的父親般的愛情，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因爲我對於你是站在父親的地位，在你的無父無母的境況中；這話是從我的靈魂和一種純潔的心腸裏說了出來的，以一個親戚的資格。雖說我究竟只是一個遠親，如同俗話說的「糖醬裏的第七次水」，然而我仍是一個親戚，而且現在是你的最近的親戚和保護者；因爲在你所最有權利希求保護和幫助的地方，你竟得到了侮辱和欺騙。至於詩呢，我告訴你，我在老年來作詩未免不合適。詩是瞎話！近來學生因爲作詩在學校裏遭痛打……這就可想而知了，親愛的！

你寫些什麼給我，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關於舒服，安靜以及其他等等？我並不作怪，親愛的，我並不苛求。我從來就沒有比現在住的好過；那麼我爲什麼在老年的時候便講究起來呢？我喫的穿的都不錯；我們可不能放任我們的妄想！我們不是皇族！我的父親並不是貴族，他的供養全家的進款還沒有我的多。我並不會生活於綺羅叢中！不過，我一定要實說，在我的舊居裏一切東西都好的多；那比較要寬大方便些，愛友。自然我現在的客舍是很好，有幾方面甚且比較要舒暢些，而且更多變化些；這點我倒沒有貶責的，但我仍然惋惜舊居。我們老頭子，這就是說，我們上年紀的人，和舊的東西過慣了，好像和我們同類的東西似的。房間是一個小小的，你知道；牆是……還消說麼！……牆和別的牆是一樣的，這沒有什麼關係，然而想起過去的一切使我抑鬱……這真是一件奇事：本來是痛苦的，然而回憶卻好像是快樂的。就是骯髒的東西，就是我那時所討厭的東西，在我的回憶中好像從骯髒裏淨化，在我的想像上現出美妙的模樣來。我們曾平安地過活，瓦蘭加，我和我的死了的女房東。我現在帶着一種傷心的感情想起我的女房東來。她是一個好女人，我的客舍她並沒向我要多錢。她總是不住地用着似乎長到一埃爾洵（註二）的編針把各種碎布塊縫作蓋被。她單作這一件事。我們時常共用燈和火，所以我們在一張桌子工作。她有一個孫女瑪霞——我記得她是一個很小的女孩——現在大約是十

三四歲的小姑娘了。她那時是這樣的一個瞎鬧的小東西——非常快活，時常逗我們笑，我們三個便這樣的一塊住着。有時候在漫漫的冬天的晚上，我們在圓桌邊坐下，喝一杯茶，於是便着手工作。老女房東因為耍門瑤霞的趣，好使她不要瞎鬧，她時常講故事。怎樣的故事呵！一個明理的有學識的人都要快樂地聽，小孩子更莫說了。我時常吸着自己的煙管，覺得非常有趣，我簡直忘記我的工作。我們的小東西總是十分莊重的，用她的小手托着她的玫瑰色的面頰，張着她的可愛的小嘴，若是故事有一點兒怕人，她便擠到老女人的身上，我們喜歡看她，並不注意燭花如何地待翦，也聽不見外面狂捲怒號的風雪。

我們過着一種幸福的生活，瓦蘭加，我們一塊幾乎住了有二十年——我喋喋不休地說些什麼！或者你不喜歡這樣材料，我憶起這事並不怎樣愉快，尤其是正當現在黃昏的時分。鐵利沙在忙着什麼事情，我的頭痛，我的背也有點痛。我的思想這樣奇怪，也好像發痛似的。今天我很憂傷的，瓦蘭加！

你這寫的是什麼話，我愛？我怎麼能夠去看你呢？我的寶貝，別人將怎麼說呢？我一定要得經過院子，我們的同寓人便要看見，便要開始詢問——便要發生閒言，便要發生誹語，他們便要將這事錯解了。我的天使，我最好還是在明天晚禮拜的時候看你，這於我們兩個都覺得更有道理，更合適些。莫要惱我，我的寶貴的，

因爲我寫給你的這樣的一封信；我重讀一遍，我看見這簡直十分不連接。我是一個老人，瓦蘭加，而且沒有多受教育；在青年時期我沒受教育，現在我若是開始再從頭學起來，什麼東西都不能夠進入腦子了，我明白，瓦蘭加，我不善寫，我知道別的沒有一個人將這點指出笑我：若是我努力把什麼事情寫得更有趣，我便寫得簡直沒意思。

今天我看見你在窗邊，我看見你將百葉窗放下。再會，再會，上帝保護你！再會了，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你的慷慨無私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再者——現在關於誰我都不能作諷刺的敘述了，我愛。講談諧我未免太老了，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而且他們將嘲笑我，引用俄國的俗語「爲別人掘坑的人，他自己將要跌進去。」

(註一)天馬(Fegasus)見希臘神話。借指詩的「靈感」。

(註二)俄國尺名，約合中國尺三尺餘。

四月九日

親愛的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你不害臊麼，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的朋友和恩人，這樣抑鬱而且任性，難道你見怪了麼！哦，我時常太不謹慎了，但是我從沒想到你會拿我的話當作一種譏刺的戲言。相信我，我永不敢嘲弄你的老年和你的品格。這完全是因為我的輕躁才發生的，或者更可以說是因為我的要命的苦悶，而且苦悶可以驅使我做出各種事情來！我猜你自己想在你的信中鬥趣。我覺得萬分憂愁，當我看見你不喜歡我的時候。我的愛友和恩人，你若是有一次猜疑我不講友情，而且忘恩負義，你便錯了。我在我的內心中知道怎樣讚頌你爲我所作的一切，保衛我脫離惡人，脫離他們的逼迫和仇恨，我將常常爲你祈禱，若是我的祈禱達到天廷，上帝接受了，你將來會幸福的。今天我覺得很不舒服。我一陣發熱，一陣打戰。費都拉非常爲我焦心。你何必要害臊不來看我們，馬加爾·亞列舍維奇：這與別人有什麼相干呢！我們是相識者，這就完了。……

再會，馬加爾·亞列舍維奇。現在我別的沒有什麼寫的了，實在，我不能夠再寫了！我不舒服的很。我再請求你一次，莫要和我生氣，相信我對於你的永遠的尊敬和忠誠。

我以此榮幸地依舊作你最忠誠的，服從的僕人，

瓦爾瓦拉·朵布羅舍羅瓦。

四月十二日

親愛的馬丹，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哦，我的親人，你是怎麼一回事！你每次都是這樣地驚嚇了我，我在每封信裏都叮嚀你要注意你自己，將自己圍裹起來，天氣不好便莫要出門，在各方面都要謹慎——我的天使，你卻不聽我的話。呵，我的寶貝，你正好像一個小孩子似的！你是脆弱，脆弱的如同一根小草，這是我知道的。若是有一點兒風，你就病了。因此你千萬要小心，照料你自己，莫要冒險，莫要使你的朋友們悲傷，苦痛。

親愛的瓦蘭加，你願意詳細地知道我的日常生活和我的周圍景況。我歡喜地趕緊實行你的願望，親愛的。我將從頭敘起：這樣可以更有秩序些。

第一，在我們住宅裏前面進門的一些樓梯是很不錯的；尤其是那條大樓梯——潔淨，光亮，寬敞，全是生鐵和紅木，但是後樓梯莫要問了：彎旋，潮溼，骯髒，梯層也破了，牆頭如此油膩，你一扶上，你的手便黏住了。在每條樓梯頂層上都有些箱子，椅子，破的食櫃子，還掛着些破布，窗戶也是毀壞的，木桶裏充滿了各種骯髒東西和碎片，卵殼和魚胞；討厭的氣味……一句話，糟極了。

我已經敘述過房間的佈置了；倒很便利，這是不能否認的；這是真的，但是在房間裏面彷彿有點太氣悶了。我並不是說有一種什麼不好的氣味，倒是這樣——假如我可以這樣表說——有點腐朽甜香的氣味。起頭這給人一種不舒服的印象，但是這並沒有什麼要緊；一個人只消在我們這裏停兩分鐘，這氣味就消滅了，你都看不出來牠是怎樣消滅的，因為你自己開始發出不好的氣味，你的衣服發氣味，你的手發氣味，一切東西都發氣味——你便慣了。幾隻山雀都死在這里。海軍少尉正在買第五隻哩——牠們不能夠在我們的空氣中生活，總而言之句話。我們的廚房寬大而且光亮。在早晨烹魚或炒肉，水潑灑滿地的時候，未免有些悶人，但是到晚上便成天堂了。在我們的廚房裏繩子上常是掛着亞麻布汗衫；我的房間既然離的不遠，幾乎就是廚房的一部分，所以牠的氣味確是有點使我煩厭；但是這也沒有什麼，長遠便過慣了。

清晨很早的時候，瓦蘭加，我們這里便嚶動起來了，人們四外逛，散步，叩門——每個必須起來的人都起來了，有的往局裏去，有的要做他們自己的事情；他們都開始喝茶。銅暖炊大半是屬於女房東的；只有幾把，因此我們便輪流着用，若是有一個人不按秩序擎他的茶壺沖茶，他便要受責備的。

我，比方說，第一次做錯了……但是敘這作什麼？我不久便和各人都認識了。

海軍少尉是我結識的第一個人；他是這樣的一位開誠的人，把什麼事都告訴了我；關於他的父母，關於他的妹妹嫁給都拉的一個幫辦，關於克蘭斯特城。他允許照顧我，而且立刻請我到他那裡去喝茶。我在他們時常賭牌的房間裏會見他，他們給我茶喝，而且一定要我和他們賭着玩一次。他們笑我沒有，我可不知道，但是他們自己浪費了一整夜，當我進去的時候，他們還是照樣在賭。粉筆，紙牌，屋裏充滿了煙，簡直使我眼痛，我沒有賭牌，他們立刻便說我在說空話。從那以後，自始至終就沒有一個人和我說一句話；但是實在說，這正使我歡喜哩。我現在不去看他們了；和他們一塊只是賭博，純粹的賭博。在文書部裏服務的那位，在晚間也有小聚會。那裏倒很不錯，安靜，純潔，而且雅緻；各樣都很高尚的。

瓦蘭加，我還要順便向你說一下，我們女房東是一個很討厭的女人，而且是一個老怪婆。你看見了鐵利沙。你知道她像什麼樣，瘦得好像一隻拔了毛的乾小雞。在這住宅裏他們有兩個人：鐵利沙和法利東。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別的名字，他常是答應這個名字，人人都這樣叫他。他是一個紅髮的，嘴不乾淨的芬蘭人，瞎了一隻眼睛，塌了鼻子；他時常咒罵鐵利沙，他們幾乎動打。

總而言之，我在這裡的生活並不十分美滿。……

要想夜間大家立刻睡眠而且安安靜靜的——這是從來沒有的事。他們永遠是坐

在一處賭博，有時候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真說不上嘴。現在我算過慣了；但是我真不知道，有家眷的人在這樣的一所瘋人院裏怎樣過活。有一家窮人租下我們女房東的一個房間，並不同別的客舍在一個行列，乃是在另一邊，在一個不連接的拐角，他們都是安靜的人！沒有人聽見他們的聲響。他們住在一個小房間裏，用簾子將房間隔開。他是一個失業的會計員，七年前爲着什麼事情被革職了。他姓格希科夫，——這樣的一個頹白的矮小的人；他走動穿着如此油膩，如此襤褸的衣服，看見他真令人傷心；比我的壞多了。他是一個可憐的衰弱的人（我們有時在走廊上遇見）；他的雙膝顫動，他的雙手顫動，他的頭顫動，我想總是因爲什麼病的緣故罷，但是誰知道呢。他害羞，每人他都怕，順着邊沿側着身子走路；有時我也害臊，但是他比我壞的多了。他的家庭裏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孩子。最大的男孩正和他的父親一樣，一樣地脆弱。他的妻子先前是很好看的，就是現在我們還能夠看出。她走動穿着可憐的襤褸的衣服。我聽說他們欠女房東的賬，她並不十分恩惠地待遇他們。我又聽說，有種討厭的事務牽連上格希科夫，因此他失去了位置……是不是訴訟，受審沒受審，因爲什麼，我不能夠確切地告訴你。他們真可憐，呵，我的上帝！在他們的房中常是沉寂而且安靜，好像沒有一個人住在那裏似的。就連小孩子的聲音都聽不見。沒有小孩子的玩耍，吵鬧，這便是一個不好的徵候。一天晚上我碰巧從他

們的門前經過；那時候這住宅裏是異常地寂靜，我聽見一陣啜泣，接着一陣耳語，接着又是一陣啜泣，好像他們正在啼哭似的，但是如此靜靜地，如此可憐地，真裂碎人的心了！關於這般可憐蟲的思想，纏繞我一整夜，因此我不能好好地睡去。

再會，我的寶貴的小朋友，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我盡我所有的能力敘述了一切事情。我一整天只是想念你。我的心爲你疼痛，我愛。我知道你沒有暖外套，親愛的。呵！這些彼得堡的春天，這些帶雪的風風雨雨——他們將制我的死命；瓦蘭加！這樣排場的空氣，主呵！

莫要責備我的敘述，我愛。我沒有風格，瓦蘭加，什麼風格都沒有。我只希望我有。我只是寫我腦中所想到的，只是要用一種東西使你歡喜。若是我受過些兒教育，那麼事情便要不同了，但是我受過多少教育呢？分文也沒受。

永遠是你的忠誠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四月二十五日

尊貴的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今天我遇見了我的表妹撒霞！真怕人！她也要被陷害了，可憐的東西！我從別

處也聽說，安那·費多羅夫那還在打聽我的消息。好像她將永不放鬆地追尋我。她說，她要饒恕我，她要忘記過去的一切，而且她一定要來看我。她說，你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她才是一個較近的親戚，你沒有權柄插入我們的家務事，靠着你的施捨過活，化你的錢，是可恥而且可惡的……她說，我忘記她的恩誼了。她說母親和我要不是她救濟，或者要餓死了，她說，她給我們喫喝，有兩年半多她爲着我們化錢，除開這一切而外，她還饒了我們一筆債。就連母親她都不饒恕！但願可憐的母親知道他們怎樣待我！上帝在看着！……安那·費多羅夫那說，我是因爲愚昧，所以不知道利用自己的好運，她把我放在一條好運的路上，她別的一點過錯都不負，只是我自己不能夠——或者也許是不盼望——保持我自己的名譽。究竟是誰的錯呢，偉大的上帝！她說，貝珂夫先生充分地不錯，他也不願隨便娶那……但是寫這做什麼！

聽這樣的謊言真是殘酷，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不能夠告訴你我現在是甚麼一種情形。我在戰慄，哭泣，哀啼。我寫這封信給你已經用兩點鐘的工夫了，我想至少她總明白她是怎樣地錯待我；然而現在你看她怎樣！

爲着上帝的緣故，莫要驚慌，我的朋友，我的恩人！什麼事情費都拉都愛誇張，我並沒有病。昨天往過爾珂渴去爲母親作奠魂祭的時候，我只微微地受點涼。

你爲什麼不來和我一陣呢？我曾那般地請求你。呵，我的可憐的，可憐的母親，倘若你能夠從墳墓中起來，倘若你能夠知道，能夠看見他們是怎樣地待我呵！……

瓦·朵·

五月二十日

我的寶貝瓦蘭加：

我送你些許葡萄，我愛；我聽說這東西於初復原的病人很有益，醫生舉薦這東西爲解渴用的——只是爲解渴用的。日前你想要些許玫瑰，寶貝，因此現在我送你幾朵。你想喫什麼東西麼，我愛？這是最要緊的事情。

雖然，感謝上帝，這都算過去了，完結了，我們的困苦也照樣完全終結了。我們一定要感謝上天！——

至於書籍呢，我這時到處都找不着。他們說這裏有一本好書，用優美的韻語寫出來的；他們都說好，我自己可沒有讀，不過這里他們倒十分地讚揚。我向他們借過，他們允許借給我，只是你讀不讀呢？在這方面你太難令人得你的歡心了；滿足你的口味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已經知道，寶貝。不消說你需要詩，靈感，抒情作品——好，我也要找詩來，什麼東西我都要找來；這裏有一本選錄的鈔本。

我過的很好。請你莫要爲我不安，我愛。費都拉所告訴你關於我的事情完全是胡說；你告訴她，她撒謊，一定的這樣告訴她，造謠的女人！……我並沒將我的新制服賣去。而且我爲什麼……你自己忖度忖度，我爲什麼要賣牠？我有四十塊盧布額外賞錢將到手，這樣我爲什麼要賣牠呢？莫要煩焦，我的寶貴的；她疑心多，你的費都拉，她疑心多。我們將快樂地過活，我的寶貝！只是你要復原，我的天使，爲着上帝的緣故，要復原，莫要使你的老友悲傷。誰告訴你我變瘦了呢？這又是捏造的話，捏造的話！我是十分平安而且健康，弄得這麼肥胖，使我非常害臊。我喫的好，而且很滿足；唯一的事情便是你要再變得健壯！

再會，我的天使；我吻你的小小的手指。

我永遠不變地作你忠誠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再者——呵，我愛，你又那麼寫是什麼意思呢？……你簡直是說瞎話！我怎麼能夠那麼時常地去看你，我的寶貴的？我問你，我怎麼能夠？我或者在天黑後趁個機會；但是在這一季裏幾乎連一點黑夜都沒有。其實，我的天使，在你病的時候，在你昏迷的時候，我幾乎一步也沒有離開你；但是實在我不知道怎麼辦；後來我便不往你那裏去，因爲別人已經開始詢問打聽起來了。這里已經傳布着閒言。我信靠

鐵利沙；她不是愛說話的人；但是你自己想想，我的寶貝，他們若是發現了我們的一切事情的時候，那麼，他們要怎樣地小題大做呢。他們將想像些事，而且他們要怎樣說呢？因此你一定要堅持着你的心腸，我的寶貝，等着直到你病好的時候；那時我們將爲你在外面什麼地方聚一個會。

六月一日

我的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我如此渴望做件美好的事情，可以使你歡喜，藉以報答你爲我所忍受的一切憂慮和苦忙，以及你對於我的一切愛情，終之我制服了我的不願翻尋大櫃的心，找着我的雜記，現在我送給你了。這是從我生活的幸福時期寫起的。你先前時常帶着好奇心問我過去的生活景況，問我的母親，問波克羅夫斯基，問我同安那·費多羅夫那過的生活，以及我的最近的過去的困苦，而且你是如此急性地要讀這稿子，在這裏面誰都不知道我追記了我的生活的數片，我確信我現在送你的這件贈禮，將給你一種快樂的。重讀一遍，使我傷心。我覺得，我比寫這篇雜記最後一行的時候變老兩倍了。那不是在一個時候寫的。再會。馬加爾·亞列舍維奇！現在我覺得鬱悶的要命，而且時常爲失眠所苦。復原真是一件十分煩人的事情！

在我僅只十四歲的時候我的父親便死了。我的兒童時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期。那並不是在此地開始的，乃是在遠遠地荒野中的一個省裏。我的父親是T省中P親王的廣大的產業的管事。我們住在親王的一個村莊裏，過着一種安靜的，幽僻的，幸福的生活。……我那時是一個愛玩的小東西，我常是什麼事都不作，只是在牧場上，矮林裏，花園中亂跑，沒有一個人爲難我。父親常是爲他的職務忙碌，母親照料家事；沒有人教我一點東西，這樣我非常歡喜。有時，在天亮的時候，我或者跑到池邊，或者跑到矮林裏，或者跑到稻場上，或者跑到刈禾人那里。這都沒有什麼關係，任太陽怎樣焦灼，我離開村莊，自己也不知道到了什麼地方，矮叢搔傷了我，扯破了我的衣裳，以後在家裏挨罵，但是我覺得這並沒有什麼。

我覺得倘若我終身住在一個地方，永不離開鄉村，我一定是非常幸福的了。但是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便不能不離開我的故鄉。我們移往彼得堡的時候，我只有十二歲。呵，我們的淒慘的準備，我記得何等清楚！當我向我所十分着愛的一切東西說再會的時候，我真哭個不休。我記得我會緊摟着父親的頸子，哭着

求他在鄉下多留一些時，父親叱責我，母親流淚；她說，我們一定要走，我們沒有法子。P老親王死了。他的後輩辭退了父親的職務。父親有些錢在彼得堡私人的手裏。他想改善他的景況，因此他覺得他必須親身到這裏來。這一切都是我以後聽母親說的。我們住在彼得堡城邊，直到父親死的時候我們還是住在這一個地方。

要我過慣這新的生活是何等困難呵！我們是在秋季移往彼得堡的。我們離開鄉村是在一個晴朗的，溫暖的，輝耀的日子；農閒的工作完了，巨大的麥堆積在稻場上，成羣的鳥兒在田地裏亂叫；一切東西都是何等鮮明，暢快；然而當我們到城市這裏來了，我們所看見的却是雨，雪，陰溼的秋天的寒冽，沈悶的灰色，和一羣新的，生疏的，不樂意的，死板的，忿忿的臉孔！我們將就住下了。我記得我們都是非常忙碌，非常紛擾，急急安排我們的新的生活。父親向來是不在家的，母親沒有一分鐘安閒的時候——她們完全把我忘記了。在我們的新住宅第一夜過後，我早晨從牀上起來是如何地傷心，我們的窗戶對着黃色的牆。大街上常是蓋着污泥。行人非常稀少，都是包圍得緊緊地。都是非常地冷。

一天到晚在家裏真是悽慘的，陰沈的要命。我們幾乎連一個親戚或親密的熟人都沒有。父親和安那·費多羅夫那不和睦。（他欠她的債。）爲着事務到我們這裏來的人倒是常常有的。他們通常總是爭吵，喧嚷，接着便騷動起來。在每一次來人

之後，父親老是死板着臉而且生氣；他在房中踱來踱去好半天，皺着眉頭，同誰也不說一句話。那時母親便沈默的不敢向他說話。我總是跑到牆角坐着，對着一本書，死死的，靜靜的，不敢妄動。

到彼得堡三個月以後，他們把我送進一個寄宿的學校裏去。初同生人在一塊我是何等悽傷呵！一切東西都是非常乾枯，非常無情！教員愛叱咤，女孩子們愛嘲笑我，而且我又是一個非常野的人。如此嚴厲，如此苛刻！什麼事情都有固定的時間，喫飯都在一塊，教員們令人討厭——所有這一切，一上來都使我苦痛，使我不安。我在那里甚至於不能夠睡覺。我常常一哭一夜——漫漫的，沈沈的，冷冷的長夜。有時在晚上，當她們都在背誦或學習她們的功課的時候，我便坐下對着我的法文翻譯或字彙，一點也不敢動，自始至終夢想着我們的小家庭，父親，母親，老乳母，乳母的故事……呵，我常是何等傷心！家中最瑣屑的東西，我都要快樂地想起，我夢想着我這時若是在家裏，那是何等有趣！我要在自家的小房間裏，在爐邊和自己的家人一塊坐着，那是何等親熱，何等美好，何等有趣！我時常想，這個時候我當如何摟着母親，如何緊緊地，如何熱熱地！我想來想去便從不幸中低聲地哭泣起來，噙着眼淚，生字永遠進不到我的腦裏去。我預備不了次日的功課；我通層夢着教員，女監學和那些女孩子們；我通宵在睡夢中背誦我的功課，然而到次日還是記

不得。她們叫我跪下，吃飯只給我一樣菜。我非常灰心喪氣。起初，當我講功課的時候，女孩子們都嘲笑我，惹弄我，擾亂我！當我們排行走去喫飯或喝茶的時候，他們捏我，幾乎什麼原由都沒有便向教員面前告我。但是每當老乳母在禮拜六晚上來接我的時候，我可快活極了。我時常喜歡的瘋了似的摟住這老年人的可愛的人。她把我的衣服穿上，把我包圍好，在歸途中當我喋喋不休地向她訴說一切事情的時候，她簡直跟不上我。我一到了家，又快活，又得意。我要摟抱每個人，好像我離家十年了的樣子。於是便有說有講的，接着便形容敘述起來了。我見人便招呼；我愛憨笑，輕跳，亂跑。以後便同父親開始作正經的談話，講我們的功課，我們的教員，法文，郎孟德文法——我們非常快活，非常得意。就是現在想起那些短暫的時間我還覺得愉快。我用上我所有的力量讀書，好使父親歡喜。我知道他在我的身上用去他的最後的一文錢，上帝知道他當時是如何窮困。他一天變得比一天抑鬱，不快，忿怒。他的性格變的很，他的事情不順利，而且欠了一大堆的債。母親有時不敢哭，一句話也不敢說，因為怕使父親發怒。她漸漸地病很了，漸漸地消瘦，消瘦，而且嗽咳起來了。

我從學校回來的時候，常看見這樣憂傷的臉孔；母親暗暗哭泣，父親在生氣。接着便是責罵叱咤。父親說我沒有快活和安慰給他們；他說他們爲着我把自己的一

切東西都剝削了，然而我還不能夠說法語；總而言之，他的所有的失敗，所有的不幸，都是母親和我的不是。他如何能夠攪擾可憐的母親？看着她真叫人傷心；她的兩頰向裏凹，她的兩眼向內陷，她的臉上有一種氣力衰弱的紅暈色。

常是我挨罵比誰都多。開始總是因為瑣碎小事，以後誰都不知道要鬧到什麼地步；時常連我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每件事情都是個抱怨的題目！……法文嘍，我的出奇的愚笨嘍，我們學校的女監學是一個粗心的，蠢笨的女人嘍；她不注意我們的行為嘍；父親直到現在還沒找到差事嘍；郎孟德文法非常沒價值，撒波爾斯基文法好的多嘍；許多錢都空拋在我的身上，我是一個無知覺的硬心腸的女子嘍——其實——我——可憐的人——耗盡我的力量，背誦單字和會話，我還是每件事情受責罵，每件事情都是怪我！這並不是因為父親不愛我；他切愛母親和我，但是他的性格是這樣。

種種的焦慮，愁苦，失敗將可憐的父親惱昏了；他變得多疑而且憂悶，他時常總是趨於失望，他開始不注意他的健康，受點涼，立刻便病了。他並沒有撐持得長久，但是死的如此緊促，如此想不到，我們受了這個打擊，精神錯亂了好幾天。母親好像暈過去了，爲着她的緣故我着實害怕。

父親剛死，債主成羣的好像泉水一般從地下湧到我們的門前。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交給了他們。在彼得堡城邊的我們的小住宅，是父親在我們搬到彼得堡六個月以後買的，也照例賣去了。我不知道其餘的他們怎樣安排，只是我們連一塊安身的地方，一點口糧都沒剩下。母親害着那日漸消瘦的病，我們不能夠養活自身，沒法度日，死亡就在眼前了。那時我剛剛十四歲。恰在這個時節安那·費多羅夫那來瞧看我們。他老是說，她是一個女地主，而且是我們的親戚。母親也說她是我們的親戚，不過很遠罷了。在父親活着的時候，她從沒有進過我們的門。現在她眼中滿噙着淚珠出面了，她說她對我們表着大大的同情；弔慰我們的喪事和我們受窮困打擊的情形；接着又說，這是父親自己的錯，他生活的超出本分了，東拉西扯，他未免太自信了。她表示願和我們過的更和睦，她說，我們一定要讓往事成爲往事算了；當母親聲明她從來對她沒覺得有什麼仇恨的時候，她便落下眼淚，領母親到教堂去爲親愛的人（她這樣地提到父親）做鎮魂祭，從此以後她算正經地和母親修好了。

安那·費多羅夫那說了許多閒言碎語引到本題以後，她開始將我們受窮困打擊的顛沛的情形，我們的無助，和我們的無望，說得天花亂墜，於是便請我們——如同她所說的——到她那里安身。母親感謝她，但是好久不能夠決定；然而因爲別的沒法，不去也沒有什麼路子，母親最後便向安那·費多羅夫那說，我們同意她的提議，非常感激。

我是怎樣地記得我們從彼得堡城邊搬到華西里耶夫斯基島上的早晨！那是一個清朗的，乾燥的，寒冷的秋天的早晨。母親哭着。我是異常地悲傷；我的心粉碎，一種可怕的，難言的苦惱倦乏了我的靈魂……真是一個可怕的時期……

一一

起初我們——母親和我——在還沒有和這新家庭過慣了的時候，總覺得在安那·費多羅夫那的家裏生疎而且悽慘。安那·費多羅夫那住在六條胡同她自己的住宅裏。這裏面只有五個房間。其中三間住着安那·費多羅夫那和我的表妹撒霞，她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女，受安那·費多羅夫那的撫育。我們住在一個房間裏，在最後的一個緊接着我們的房間裏，住着一個窮大學生波克羅夫斯基。

安那·費多羅夫那的日子過的很好，比我所能料想的還闊綽些；但是她的財產究竟是莫明其妙的，她的事務也是如此。她常是慌忙，常是事務繁雜，一天她總要坐車或步行出去好幾次；但是她作什麼，她慌忙什麼，她爲着什麼目的慌忙，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猜出。她結交非常地廣，各色各樣的人都有。時常來客拜訪她，誰也不知道是什麼人，常是爲着某種事務來看她，一回就走。母親只要一聽見門鈴響，總是領我躲開到我們的房裏。安那·費多羅夫那最惱恨母親這點，不住翻來覆去地

說我們太自大，我們自大的過本分了，我們並沒有可以自大的，她像這樣一說幾點鐘。那時我不懂得這些責言，實在，好像此刻我才明白——或者按最低的限制說，我猜中了——爲什麼母親不能夠決定同安那·費多羅夫那住在一塊。安那·費多羅夫那是一個惡毒的女人，她不斷地苦惱我們。直到現在我覺得這真是一個祕密，她爲什麼要請我們同她一塊住呢？起初她對我們可以說是很好，但是以後她便漸漸顯露她的真性格來，當她一看見我們完全無助而且別無去處的時候。後來她變的對我非常親熱，甚至於很粗陋地親熱而且阿諛，可是起初我也和母親一樣的受苦。她時時刻刻指責我們，她老是說她的慈善的事績。他介紹我們給外人，說我們是她的窮親戚——無依靠的寡母和孤女，因爲她的心腸仁慈，由於基督的仁愛，她給我們一個安身的地方。喫飯的時候，我們喫一口她看一口，然而我們要是不喫，她又說三道四的了；她說我們過於講究，我們不該講經作怪的，我們應該爲我們現在所喫的感激；她說她不相信我們在自己的家裏會有這樣好的東西喫。她老是不住地辱弄父親，說他要比人強，他得的益處真不少！他連一文錢都沒留給他的妻子和女兒，若是她們沒有一個講良心的親戚，一個基督的靈魂帶着一副惻隱的心腸，那麼，上帝知道，她們會躺在大街上餓死哩。什麼話她沒說！聽她說話，痛苦倒不如討厭之甚哩。

母親不斷地哭泣；她的健康一天變得比一天壞。她的消瘦可以看出來的，但是她和我還每天從早做到晚，老是縫紉，安那·費多羅夫那非常不喜歡，她不斷地說，她不是要將她的住宅變成裁縫鋪，但是我們要穿；我們不能不貯蓄點意外的費用；我們自己絕對要有點錢。我們想方設法積蓄點錢，希望我們將來可以搬往別處去。但是母親因為勞苦完全損失了她的健康；她一天變得比一天軟弱，疾病如同蚯蚓一般吮着她的性命，催促她到墳墓裏去。我眼見這一切，我感覺着這一切，我實受這一切，忍着苦；這一切都在我的眼前進行。

日子過去了，一天和一天一樣。我們那般靜寂地生活着，好像我們並不是在城裏似的。安那·費多羅夫那臨到完全認識她自己的勢力的時候，便漸漸安靜下去了。其實誰也沒想過反對她。我們和她的住房隔着一道迴廊，波克羅夫斯基的房間緊接着我們的，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他常教撒霞法文，德文，歷史，地理——各種科學，如同安那·費多羅夫那所說的，因此他可以在這里喫，在這里住。撒霞十三歲了，雖然嬉戲而且頑皮，卻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安那·費多羅夫那向母親說，若是我讀書，這是不錯的，因為我在那個寄宿的學校並沒讀完。母親高興的對於這事同意了，於是我便和撒霞一同向波克羅夫斯基讀了一整年。波克羅夫斯基很窮；他的健康妨礙他不能繼續求學，只是因為習慣上關係，人家稱他為大學生。

他是如此沈默，如此安靜，從我們的房中就聽不見他的一點聲音。他的像貌很奇怪；他走路如此笨拙，鞠躬如此笨拙，說話如此奇怪，我初一看見他不能不笑，撒霞不斷地嘲弄他，尤其是在他教我們功課的時候。他還有一個愛發怒的脾氣，時常生氣，一點小事都使他發瘋。他叱責我們，抱怨我們，時常功課沒有教完便帶氣地走開到他自己的房裏去。他時常對着他的書一坐幾天。他有許多書，非常希奇而且值錢。他還在別處教點功課，得點報酬，只要一有錢的時候，他便去買書。

我漸漸得知道他更清楚，更透澈。他是一個非常親熱，非常良善的青年人，這是我的命運，遇見這最好的人。母親十分重視他。以後他變成我的最好的朋友——自然是要次於母親的。

起初，我雖然是這麼大的一個女子，我卻和撒霞一樣胡鬧。我們常是成幾點鐘地勒索我們的腦子，想方設法去戲弄他，使他忍受不過。他的忿怒是非常有趣，我們時常覺得可笑的怕人。（現在就是想起來我都覺得害臊。）有一次我們戲弄他，幾乎使他下淚，我分明地聽見他低聲說「惡毒的孩子們」。我忽然混的不知如何是好了；我覺得害臊，苦惱，而且爲他可憐。我記得，我臉紅到耳根，眼裏幾乎噙着淚珠，求他莫要計較我們不懂事的胡鬧，莫要見怪。但是他把書合上，並沒教完功課，走開到他自己房裏去了。我懊惱了一整天。我們小孩子竟殘酷得使他下淚，這

種思想真使我難受。足見我們是在等待他的眼淚了。足見我們是要他的眼淚了；足見我們竟使他萬不能夠忍受了；足見我們是在強使他一個可憐不幸的人真真感受到他的苦命。

爲着憂愁，懊惱，悔恨，我一夜都不能睡覺。他們說悔恨安慰靈魂——恰巧和這相反，我不知道虛榮心怎麼和我的悲愁混合起來。我不願他把我當作小孩子看，那時我已經十五歲了。

從那天起，我開始煩擾我的想像了，造出千萬個計策，要使波克羅夫斯基改變他對於我的態度。但是忽然我變得懦弱而且害臊；在我的現實的情況中我什麼都不能決定，反只限於一些幻想罷了。（上帝知道是些什麼幻想！）我不同撒霞一唱一和地頑皮了；他也不和我們生氣了；然而這於我的虛榮心卻沒有多大安慰。

現在我要說幾句話關於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所遇見的最奇異，最希罕，最傷心的人。我此時在我的雜記上來敘述他，是因爲在這個時候以前我幾乎完全沒有注意到他。但是現在凡是關於波克羅夫斯基的每一件事都忽然變得於我十分有趣。

時常到這裏來的有一位矮小的老人，頭髮頰白；衣服襤褸，又拙，又笨，實在怪的出奇。頭一眼看見他的時候，你便要想，他好像慚愧什麼似的，好像自己害臊似的。因此他時常有些畏縮，有些忸怩；他有這樣的怪癖，你幾乎就可以斷定他的

心智並不清明。他有時到這里來，走到玻璃門旁站着，不敢進來。若是我們中有一個走這里過——撒霞或我或任何僕人，他知道對他很親熱的——於是他便立刻招手，做出種種手勢，一定要等人家對他點頭呼喚，意思是說屋裏沒有外人，他要進來便可以進來——到這個時候老人才偷偷地開了門，帶着愉快的笑容，心滿意足地摸擦他的雙手，用腳尖著地，直走到波克羅夫斯基的房裏。這便是他的父親。

以後，我知道這可憐的老人全部的歷史很清楚。他先前在一個地方辦過事，但他完全沒有一點才能，所以他佔了一個最低的，最不重要的位置。當他的第一個妻子（波克羅夫斯基的母親）死去的時候，他便娶一個工界的女子。在這個新的妻子治理之下，一切事情都變得倒置了。她不讓一個人平安過活，她壓制全家的人。我們的波克羅夫斯基那時正是一個小孩子，僅只十歲。他的繼母恨他，但是這孩子的命運倒不錯。有位鄉間的地主貝珂夫，他認識老波克羅夫斯基，並且曾作過他的恩人，領下這孩子歸他保護，並把他送進學校裏去。他照顧他，是因為他認識那曾經在處女時代受過安那·費多羅夫那那的保護，以後嫁給老波克羅夫斯基的他的母親。貝珂夫先生是安那·費多羅夫那的一位非常親密的朋友，爲着這個女子的結婚他慷慨給她五千盧布的嫁資。這筆款子那里去了，我可不知道。

這一切都是安那·費多羅夫那告訴我的，大學生波克羅夫斯基自己從來不願說

他家庭的情形，他們說，他的母親很漂亮，我覺得很奇怪，她爲什麼如此不幸，嫁給了這樣的一個沒有價值的人。……她死的時候，還很年青，距結婚時僅只四年。

小波克羅夫斯基從寄宿的學校進中學校，接着又進大學。貝珂夫先生時常到彼得堡來，還是照舊資助他。波克羅夫斯基因爲健康的損壞，不能繼續在大學讀書。貝珂夫先生介紹他給安那·費多羅夫那，因此小波克羅夫斯基便到這里來住，在這里喫，並不納費，以教撒霞各種必需的知識爲交換的條件。老波克羅夫斯基因爲他的妻子的殘酷，被悲傷驅迫得各戾不堪了，幾乎沒有一會清醒的時候。他的妻子時常打他，叫他在廚房裏睡，終之事情變到這步田地，他十分習慣於挨打、受虐待，永不抱怨了。他並不是一個很年老的人，但是因爲他的惡習慣，他的心智幾乎完全失去了作用。他對於他的兒子的無量的愛，便是他在高貴的人類的感情上所顯出的一個徵候，別人說，小波克羅夫斯基像他死了的母親，如同這一滴水像那一滴水一樣，莫非是他對於他的賢惠的妻子的回憶，使破產的老人的心中生出了這樣對於兒子的無窮的愛？他常是談他的兒子，別的什麼話都不講，常是一個禮拜來看他的兒子兩次。他不敢更多來一次，因爲小波克羅夫斯基不耐煩他的造訪。在他所有的短處之中，不消說最大最先的便是他對於他的父親的無禮。不過這個老人有時也真令人難堪。第一，他非常愛打聽，第二，他時時刻刻打斷他兒子的工作，或說，或問

些最無味最無意思的事情，第三，他有時來喝的醉醺醺的。他的兒子漸漸教他克制了他的惡習，他的好奇心，和他的不斷的喋喋，最後，事情竟變到了這樣的一步田地，他每件事情都服從他的兒子，如同神使一般，沒有他的兒子的允許，他是不敢開口的。

可憐的老人總不能盡量地嘆賞欽佩他的泊廷加，（他這樣的叫他的兒子。）當他來看他的時候，他幾乎常是帶着一種懦怯的憂慮的態度，大半像是因為不敢斷定他的兒子如何接待他。通常總得很長的時候不能決定主意走進來，若是我碰巧在那裏，他總要問我二十分鐘左右的話：「泊廷加怎樣？他很好麼？他這時心情如何？他忙着什麼重要的事情麼？他在作什麼？他在寫東西或在聚精會神地默想麼？」等到我十分地鼓舞了他，壯了他的膽子的時候，老人最後便冒險地走進去，非常小心，非常安靜地把門推開，先伸進去他的腦袋，若是看見他的兒子向他點一下頭，並沒生氣，他便偷偷地溜進房裏來，脫去外衣和帽子，這帽子常是揉扁的，滿是小洞，還帶着一圈破邊，他把牠們掛在一個衣鉤上，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安靜，無聲；然後小心地坐在一張椅子上，眼睛老是不離開他的兒子，注視他的每個動作，試猜他的泊廷加的心情如何。若是他的兒子稍微有一點好像不高興的樣子，老人注意到，便立刻從他的座位上起來，解說道，「我只是進來看一看，泊廷加，只消

一分鐘。我走了很遠的路，我正走這里經過，所以進來歇一歇。」以後他便啞靜無聲，小心小意地拿他的外套和他的破帽子，他又偷偷地開門走去，在他的臉上保持着一陣勉強的笑容，以制止心頭的失望的暴湧，好使他的兒子看不出來。

但是當他的兒子歡迎他的時候，老人便快活得不知怎樣好了。他的臉孔，他的姿勢，他的動作都顯露出他的快樂。若是他的兒子開始向他談話，老人總是從椅子上欠起點身子，低聲地恭敬地回答，幾乎是崇拜的樣子，常常勉力要用最優的——這便是最可笑的——說法。他並沒有說話的口才，常是錯亂的，驚怯的，因此他不知道雙手怎麼樣放才好，自己怎麼樣才好，他很久不斷地低聲自語，好像勉力替自己修正一般。若是他竟能作一個很好的回答，他便安然坐下，擰直他的背心，領結，和外衣，作出一種莊嚴的態度。有時他振起如此大地勇氣，變得如此地果敢，他竟偷偷從椅子上起來，走到書架面前，拿下本書，甚且立地便讀起來，不管是什麼書。他這樣作，始終帶着一種滿不在乎的神情，好像他能夠時常隨便處理他的兒子的書籍似的，好像他的兒子的大度並沒有什麼希奇似的。

但是有一次我碰巧看見，當波克羅夫斯基請他莫要摸他的書籍的時候，這可憐的老人是何等地受了驚慌。他急慌的了不得，把書倒置在原處，以後想把牠放好，翻轉了一下插進去，邊角卻還露在外面；他微笑，臉紅，不知道怎麼除罪是好。波

克羅夫斯基藉着自己的勸言，使老人的惡癖改變了一些，無論什麼時候他看見他的父親一連有三次並沒醉酒的時候，他便給他二十五個戈貝克，五十個戈貝克，或者更多。有時他給他的父親買一雙靴子，一個領結或一件背心；老人穿着新的東西得意的好像一隻老公鷄似的。

有時老人走到我們跟前來。他時常帶些糖鷄和蘋果給撒霞和我，不住地問我們泊廷加。他請我們在功課上要注意，要聽話；他說泊廷加是一個好兒子，是一個可作榜樣的兒子，並且是一個有學問的兒子。同時他用他的左眼如此有趣地向我們眨眼，作出這般好玩的扮臉，我們不能止住不笑，於是便哈哈大笑起來。母親非常憐愛他。可是老人惱恨安那·費多羅夫那，雖說她在她的面前比水還恬靜，比草還卑微。

不久我便不和波克羅夫斯基上課了。他還是同先前一樣把我當一個孩子看，一個胡鬧的小女子同撒霞站在一道水平線上。這使我非常苦惱，因為我用盡了我的力量想抹去我的過去的行爲的印象，但是他並沒看出。這使我越發惱怒。除開在上課的時候，我幾乎連一句話都不和波克羅夫斯基說，而且實在我不能說。我臉紅，而且昏亂，以後便在一邊灑我的惱恨的淚。

我不知道這一切將怎樣終了，假若一種奇異的情形不會幫助了我們的接近。有

一天晚上，母親和安那·費多羅夫那一處坐着的時候，我偷偷地溜進波克羅夫斯基的房裏。我知道他不在家，而且我實在不知道我怎麼會想起來到他的房裏去。直到這個時候我從沒有窺看過他的房間，雖然我們緊靠着住有一年多了。在這一回我的心兒猛烈地怔忡，如此地猛烈，牠好像要從我的胸腔裏跳出來似的。我帶着特別的好奇心四面看望。波克羅夫斯基的房間配置的很簡陋；沒有什麼秩序。紙張放得桌上椅上都是的。書籍和紙張！一個奇怪的思想進入我的腦裏，同時一種不快的惱恨的感情主宰住我。我覺得我的深情和我的愛慕的心，於他好像沒有什麼似的。他有學問，然而我卻愚昧，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沒讀過，一本書都沒讀過。……想到這里我妬嫉地看着那在書籍的重量之下幾乎要斷的長長的各個書架。我被忿怒，苦惱，和一種憤激的情感所制服。我渴望而且立刻決定要讀他的書籍，每本都讀，能怎樣快便怎樣快。我不知道，或者我是想，當我將他所知道的都讀完了的時候，我將更配作他的朋友。我向第一個書架跑去，並沒停住想一想，便抓住第一本落滿灰塵的舊書，臉上一陣紅一陣白，興奮地恐懼地戰慄，掣出這本偷來的書，決定夜晚裏讀——當母親睡了的時候在燈下讀。

但是當我回到我們的房中，打開書本，一看是拉丁文寫的舊著作，大半都被蟲咬爛得不堪了的時候，我又是如何懊惱呵。我趕快地轉回去。正當我要把書放回書

架原處的時候，我聽見走廊上有種聲音和逼近的腳步。我張惶失措想要快快的，但是這使人難受的書，先前是如此地緊緊地夾在書架上，當我把牠抽出來的時候，其餘的所有書又緊擠在一塊，因此現在沒有空位讓給牠們的老同伴了。我沒有力量把牠插進去。不過我也用了所有的力量推這些書籍。那根撐着書架的生鏽的釘，好像故意等待這個時候來斷掉似的，忽然間斷掉了。書架的一頭倒下。書籍轟然地散滿了地上。門開了，波克羅夫斯基走進房裏來。

我們要知道，他是不能夠忍受任何人擾動他的主權範圍以內的東西的。誰要摸了他的書籍那可糟了！當大的小的各式各樣的書籍從書架上衝到桌下，椅下，全房間裏飛跳的時候，我的恐懼也可以想像了！我跑罷，但是太晚了。完了，我想我全完了！我完了！我毀了！我頑皮，胡鬧，簡直如同一個十歲的孩子一樣，我真是一個蠢丫頭！我真是一個大傻瓜！

波克羅夫斯基氣的要命。

「你還沒鬧夠麼！」他叫道。「你這麼胡鬧，醜不醜！……你就永不會懂事麼？」他跑去收拾他的書籍，我走上前幫他的忙。「不要，不要！」他叫喊道。「不請你去的地方，你不如不去。」

但是，我的卑微的動作使他軟和了一點，他比較平靜地繼續着說，帶着他的普

通講演的音調，好像他仍然是我的先生似的：

「什麼時候你才會學得規規矩矩的！什麼時候你才會懂事？你應當看看你自己。你不是一個小孩子了。你不是一個小女孩子了。你已經十五歲了！」

講到這里，或者他自己想探察我真是不是一個小女孩子，向我瞥了一眼，臉紅到耳根。我不明白，站在他的面前愕然地凝視着。他站起，帶着一種困腦的神情，向我的面前走來，非常昏亂地說了幾句話，好像辯解什麼事情似的，或者就因為剛才注意到我已經是這麼大的一個女子了。最後我明白了。我不記得我那時是怎樣；我完全是昏亂的，毫無主腦，臉紅的比波克羅夫斯基還利害，雙手掩着臉跑去。

我不知道怎樣好了，往那里遮羞。就是他發見我自己在他的房裏這一件事也就足夠了！一共有三整天我不能夠見他；我臉紅的直等到我的淚珠湧到眼睛來。最可笑的思想在我的腦子裏旋轉。其中有一個最傻的主意，便是我想走到他那里去，向他解釋我自己，將一切都向他直說，完全全坦坦白白地告訴他，而且使他相信我並不會作出像庸妄的小女孩子樣的行爲，乃是有良好的意向的舉動。我十分堅決地要走去，但是我沒有膽量。我想像我倘若當時那樣作了，那麼不知道要鬧出一個怎樣的大錯。就是現在我還覺得羞慚，記起這件事。

幾天以後，母親忽然病得很危險。她在牀上睡了兩天，到第三夜，又是發熱，又是不省人事。我一夜都沒睡，照顧母親，坐在她的身邊，按時遞茶遞水，而且幫助她服藥。第二夜，我簡直困得不堪了。我不住地打盹，我的頭腦亂轉，我眼前的一切東西都是綠的。我一時三刻都要憔悴得倒下，但是母親的微弱的呻吟喚醒我，我一驚，清醒片刻，於是又沈沈入夢了。我苦痛的很。我不知道，我不記得，但是有種可怕的惡夢，有種駭人的幻象，在睡和醒互相奮鬥的掙命的瞬間，纏繞着我的過勞的腦筋。我恐怖地醒來。房中是黑暗的；燈光熄了。光線忽然充滿全屋，現在牆上，一閃便消逝了。我嚇得一跳，一種驚慌壓上我來。我的想像被可怕的惡夢顛倒，我的心頭被苦惱壓抑着……我從椅子上跳起來，從一種苦人的，萬分難堪的感情中，無意識地發出喊聲。在這個時候門開了，波克羅夫斯基走進我們的房來。

我所記得的便是在他的兩臂中蘇醒過來。他小心地將我放在一把矮椅子上，給我一杯水喝，接二連三地問我。我不記得我回答些什麼。

「你病了，你自己病的很，」他拿着我的手說。「你發熱病，你要將你自己糟蹋死。你不想想你自己的健康；放安靜些，躺下，好好睡吧。我過兩頭鐘個來喚醒你。歇一會……躺下，躺下！」他不住地講，不等我說一句反抗的話。我太疲乏了，不能反抗；我的雙眼無力地閉着。我在一把矮椅上躺下，決定只睡半點鐘，然

而直睡到天亮。波克羅夫斯基喚醒我，只是在要給母親服藥的時候。

次日，我在白天並沒睡好多時候，預備再在母親身邊坐着，堅決地立定主意，這次不再睡覺了，波克羅夫斯基在十一點鐘的時候來敲門。我給他把門開了。

「你這孤單單的坐着太無聊了，」他向我說。「這有一本書；你拿去看，無論如何，這不會如此無聊的。」

我拿了那本書，我不記得書像怎麼樣子了；雖然我一整夜沒有睡，可是我幾乎一眼都沒看牠。一種奇異的內在的興奮不讓我睡；我不能夠依舊靜靜地坐着；有幾次我從椅子上起來在房中踱來踱去。一種內在的滿足傳遍了我的周身。我是如此歡喜波克羅夫斯基的關心。我因他對於我的思念和不安而得意。我耗費一夜的光陰，冥思幻想。波克羅夫斯基沒有再來，而且我知道他不來，我爲以後的晚上躊躇。

第二天晚上，當這住宅裏人人都睡了的時候，波克羅夫斯基推開他的門，站在他的門口，向我說話。我現在一句也記不得我們當時彼此所說的話；我所記得的只是我很羞怯，昏亂，惱恨自己，不耐煩地等待着談話的終結，雖則我曾萬分地盼望過這種談話，一天夢想到晚，而且編齊了我的問答……我們的友誼第一步便是從這天晚上起始。在母親的病期裏我們每晚總在一處要消磨幾點鐘。我漸漸地不覺得羞怯了，雖則在每次談話之後我覺得其中有使我自己煩惱的事情。但是我帶着秘密的

愉快和得意的滿足，知道他爲着我的緣故漸漸忘卻他那難受的書籍了。

碰巧我們的談話有一次鬥趣地轉到書籍從書架上掉下去的事情上。真是一個奇異的瞬間，我好像是太坦白，太爽快，我爲興奮和一種奇異的熱誠所鼓動，把什麼話都向他直說了……我說，我渴望讀書，明白一點事情，並且說你把我看作小女孩子使我非常煩惱……我重說，我那時是帶着一種很奇怪的心情；我的心腸柔情，我的眼中噙着淚珠——我什麼都不瞞，一切都告訴他——一切——我對他的愛，我想愛他，我想同他一處住，我想安慰他。他奇異地看着我，帶着躊躇和迷亂，一句話都沒說。我立刻便覺得非常地苦痛而且傷心。我以爲他不明白我，他也許在笑我哩。我忽然像小孩子一般哇的一聲哭起來，我制不住我自己，我好像得了某種暴病似的。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接吻，而且整貼在自己的胸上；向我說話，安慰我；他非常受感動，我不記得他向我說些什麼，我只是不住地哭而又笑，笑而又哭，面頰暈紅，快活得連一句話也不能夠說出。雖然我的情緒很興奮，我卻注意出波克羅夫斯基仍然顯出困累和強制的痕跡。他好像老是驚奇我的熱誠，我的快樂，我的猝然的親密的，熱烈的愛情似的。或者他只是起始覺得奇異；以後他的躊躇便消失了，他帶着單純的，爽直的情感（如同我所表示的一樣）承受了我對於他的真誠，禮貌，和友情的話語，而且用同樣的禮貌，親密地深情地回答了這一切，好像我的

一個真誠的朋友，一個親弟兄似的。我的心頭如此溫暖，如此愉快……我隨便地說，我一件事情都不隱瞞，這一切他全都明白，他一天一天變得更愛戀我。

實在我不記得我們時常談些什麼，在那些痛苦的，同時又是甜蜜的會晤的時分，我們夜裏同坐在一盞小油燈的閃動的光亮之旁，幾乎就在我的可憐的母親的牀邊……凡是來到我們腦中的，凡是從我們心中迸發出來的，凡是渴望表現的每種事情，我們都談，我們差不多是幸福的了……呵，這是悲哀而又快活的時期——全都連接在一起，我現在想起他來還覺得悲哀而又快活。回憶總是痛苦的，無論是愉快的回憶還是辛酸的；按最低的限度講，於我是這樣，但是即使苦痛，却也是甜蜜的。當心靈變得陰沈，有病，疲倦，而且悲哀的時候，回憶便滋潤牠，復蘇牠，好像一個炎熱的白天之後，在朦朧的晚間，露珠滋潤而且復蘇一朵被中午的驕陽曬縮了的可憐的憔悴的花一樣。

母親漸漸痊愈，但是我夜裏仍然繼續地坐在她的牀邊。波克羅夫斯基時常給我書看；起初我讀書好使我不至於睡覺，繼而更注意，以後便真正起勁起來了，我的面前突然展放着許多新的，不知道的，不熟習的事物。新的思想，新的印象，好像不竭的泉水一般猛然湧上我的心來。愈波動，愈混亂，新的印象愈使我難收容，那麼牠們便也愈使我親愛，愈甜蜜地蕩搖我的靈魂。牠們突然擁上我的心頭，使我的

心不能安歇。一種奇異的紛亂開始攪擾我的全身。但是那種精神上的騷動，不能完全顛倒我的均衡。我太多夢想了，然而這正救了我。

當母親的病好了的時候，我們的冗長的談話和晚間的晤會便終止了；我們有時還互相答話，常是瑣碎而且沒甚關係的，但是我愛給這種事情一個意義，和牠的特別的潛在的價值。我的生活充實，我是幸福，安穩地恬靜地幸福。這樣地過了幾個禮拜。……

一天老波克羅夫斯基到我們這里來。他同我們閒談了很長的時候，非常地快活，高興，愛說話。他笑，照例說笑話，最後他才表明他所以歡天喜地的啞謎，他說正好一個禮拜之後便是泊廷加的生日，他屆時要來看他的兒子的；他說他要穿上新背心，他的妻子允許給他買一雙新靴子。實在，老人萬分歡快，將他心內所要說的話都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他的生日！這生日使我晝夜都不安頓。我決意要贈波克羅夫斯基一點東西，當作我的愛情的表徵。但是贈他什麼呢？最後我想起贈他書籍。我知道他想要最近出版的普希金全集，我便決定買牠。我的私房錢約有三十塊盧布，都是我作針線活計賺來的。我積蓄這筆款子，留給我買一件衣服穿的。我立刻叫我們的老媽子馬特蘭去打聽普希金全集什麼價。唉！十一本連帶裝釘的價錢最少要得六十盧布。我從哪

里能找到這筆錢？我想了又想，不知道如何決定好了。我不願請求母親。自然母親願幫助我的；但是這麼一來本宅的人都要知道我們的贈禮了；而且這贈禮也將成爲一種感謝波克羅夫斯基整年對於我們的勞力的東西。我想單獨地贈他，不讓任何人知道。而且因了他對於我的幫助，我想永遠作他的一個負債人，任何報答都沒有，除了我的友情。

最後我從困難中尋到一條路了。

我知道在戈斯金院有賣舊書的攤子，有時講一講價只要費一半錢便買一本書。書並沒有破，幾乎完全是新的。我決定到戈斯金院去。正好第二天我們必須買點東西，安那·費多羅夫那也必須買點別的。母親不很舒服，恰巧安那·費多羅夫那又非常地懶，因此便輪到我的身上來，於是我便和馬特蘭出門去了。

我非常走運，很快地便找出一部普希金全集，裝釘的極其精緻。我開口和他講價，起始他們要的價錢比書店還貴；但是末了——雖然不能說沒有困難，而且我也走開幾次——我畢竟使賣書的人減低了價錢，只要十塊銀盧布。我是何等歡喜討價還價呵！……可憐的馬特蘭簡直莫明其妙我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要買這麼多的書籍。但是，可怕！我所有的錢只是三十塊紙盧布，賣書的人又不能再減價了。最後我請求他，三番五次地請求他，又是勸他——最後請求得了。他讓步但是只讓兩塊

半紙盧布，並且起誓他只是爲我才這樣，因爲我是這樣的一位年青小姐，別的任何人都不能的。我仍然還差兩塊半紙盧布。我真要惱哭了。但是最料不到的情形在我的困苦中來幫助我了。

我看見老波克羅夫斯基站在不遠的別一個書攤那里。有四五個在賣舊書的人圍繞着他；他們簡直把他弄昏了，他就算想不好主意。他們每人呈上自己的物品，他們老是不斷地奉上，他老是想買。可憐的老人站在他們的中間，臉上現出不安的神情，不知道在這些書裏怎麼選才好。我走上去問他在這裏作什麼？老人看見我十分快樂；他極其疼愛我，或者並不亞於疼愛他的泊廷加。

「我正在買書哩，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他答道。「我買書給泊廷加。他的生日不久便到了，他又很愛書，所以我來買書給他。……」

老人平時總是作出非常可笑的样子，現在他真昏極了。無論什麼東西他一問價錢，總是一塊銀盧布，或者是兩三塊銀盧布，他這時只得不去問較大的書了，只是羨慕地瞧着，翻翻書頁，用手試試書的重量，仍舊又把牠們放回原處。

「不要，不要，這太貴了，」他總是低聲地說，「但是這裏或者有些罷。」於是他又要開始翻翻小簿冊子，唱本，曆書；這些都是很便宜的。

「你要買那些東西作什麼用？」我問他。「那全是廢物。」

「哦，不是，」他答道。「你看這裡有些多麼好的小書。非常，非常好的小書！」

最後的幾個字他拖出這樣的一種傷心的長聲，我料想他是因為這些好書太貴，煩惱的要哭了，恐怕眼淚立刻都要從他的灰白的面頰落在他的紅鼻子上了。我問他的錢多不多。

「都在這裡，」他立刻掏出他包在一張油膩的新聞紙裏面的所有的錢。「這裡有半塊盧布，一塊二十戈貝克的輔幣，和二十個戈貝克。」

我立刻領他到我的那個賣舊書的人那里去。

「這十一本書只要三十二塊半紙盧布；我有三十塊；你再給兩塊半，我們便把這些書都買了，一齊贈他。」

老人喜歡瘋了，他把所有的錢都抖出來，賣書的人便將我們所買的書完全都推給他。老人將他的口袋都裝滿了，兩手拿著，兩臂膊夾著；全都帶回他家裏去，他允許我第二天祕密地把牠們全都帶來給我。

次日老人來看他的兒子，在那里坐了約有一點鐘，同平時一樣，於是便進來找我們，坐在我的身邊帶着一種好笑的祕密的神情。起初他磨擦自己的手，很驕傲的歡喜他帶有祕密的使命，開始微笑地告訴我，所有的書都帶到這里來了，並沒有人

看見，放在廚房的牆角，馬特蘭保管着在。以後談鋒自然地轉到我們所盼望的那個節日上來了：老人十分詳細地談我們怎樣送我們的贈禮，他越發聚精會神的在這個題目上，我便越發明顯地覺得他的心中有件事情，他不能，而且不敢說，實在，他怕用言語來表明。我總是等着，一句話也不說。我開始立地從他的奇異的姿勢，扮臉，和他的左眼的映動上看出來的他那祕密的快樂，祕密的滿足，此刻都消失了。他一時三刻地變得更爲不安而且鬱抑；最後他情不自禁了。

「聽我說，」他懦怯地低聲開口道。

「聽我說，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你可知道，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老人十分地昏亂了。「當他的生日來到的時候，你明白麼，你自己拿十本送他，那算是你自己送的；我只拿第十一本，我自己送他，算是我自己的。這樣，那麼你有東西送他，我也有東西送他；我們都有東西送他了。」

講到這里，老人簡直昏亂了，一聲也不響。我瞥他一眼；他正在等待我的判決，帶着懦怯的期望。

「但是你爲什麼不讓我們一起送給他呢，沙哈·彼得羅維奇？」

「不過是這樣，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那不過是這樣……我豈不是……」
總之，老人又是支吾，又是紅臉，話說塞住了，而且不能往下說。

「你想，」最後他解釋道，「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我有時候放肆……我要告訴你，我幾乎時常放肆，不斷地放肆……我有一個非常壞的習慣……那就是，你知道，門外天氣時常很冷，而且我時常也有各種的不快，或者什麼事情使我傷心，或者發生什麼不合適的事情，於是我便立刻不能遏制自己，放肆起的，有時竟喝得太醉了。泊特魯霞（即泊廷加）非常不喜歡。他氣我，罵我，而且教訓我。因此現在我想用我的禮物向他表示：我是正在改善，而且開始向正路上走；我已經積蓄些錢買書，積蓄的很久，因為我除非碰巧泊特魯霞給我一點錢，我幾乎連一文錢都沒有。這他知道。因此他將看出我是怎樣化錢，而且知道我的錢還都是化在他一個人的身上。」

我萬分感覺得老人的可憐。我想了一回。老人很不自在地看着我。

「聽我說，沙哈·彼得羅維奇，」我說：「你把那些都送他。」

「怎麼那些都送他？你是說那些書都送他麼？」

「正是，那些書都送他。」

「都歸我自己送麼？」

「正是，都歸你自己送。」

「單單歸我自己送麼？你是說用我自己的名義麼？」

「不消說，是用你自己的名義的。」

我相信我的意思已經說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是老人過了很長的時候才明白。

「不錯，」他思索了以後說。「不錯！這樣很好，這樣也許是最好不過的，但是你怎麼辦呢，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哦，我什麼東西都不送就是了。」

「怎麼！」老人幾乎受驚似的叫道。「那麼你不想送泊特魯霞什麼東西了？」

老人驚慌起來；在這瞬間我覺得他預備要拋棄他的主張，好使能夠送他的兒子一點東西。他是一個心腸慈悲的老人！我便向他說，我本歡喜送點東西。但是我決不願奪去他的快樂。

「若是你的兒子將來滿意，」我接着道，「並且你也快活，那麼我也要快活了。因為我在內心裏暗暗地感覺得好像我自己實在是送了書籍給他一樣。」

老人因此便十分安頓了。他在我們這裏又過了兩點鐘，但是他不能安靜地在他的座位上坐着，時常站起，轉來轉去地瞎嚷，同撒霞鬥趣，偷偷地吻我，捻我的手，暗地裏向安那·費多羅夫那裝臉。終之，安那·費多羅夫那把他趕出去了。老人在是很快樂的，他或者從來就沒有這樣興奮過。

在生日這天，正是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剛作完了彌撒，穿着一件補得很合適的

燕尾服，而且確實還穿着一件新背心和一雙新靴子，直接地來了。他每隻手拿着一包書。這時候（禮拜日）我們都在安那·費多羅夫那的會客廳坐着喝咖啡。老人彷彿開始說普希金是一個很好的詩人；於是躊躇昏亂半晌，他忽然轉談到一個人必須要循規蹈矩的，若是不然，他便要放肆了；又說惡習慣是陷害人的；他甚且舉出幾個致命的縱飲的例子，末後便說前些時他完全改好了，他的行為現在是沒有說的；又說在先前他就覺得他的兒子的諫言不錯，他早就都覺得了，放在心裏，但是現在他開始實際地約束自己了。他用他長時期所積蓄的錢，買書送他的兒子，是可以證明這點的。

當我聽見這可憐的老人說話的時候，我不能自禁笑與哭；足見他知道臨時如何撒謊！書都搬到波克羅夫斯基的房裏，整列在書架上，波克羅夫斯基立刻便猜出個中的祕密了。老人被請喫飯。這天我們都是非常快活的吃了以後，我們賭牌，而且作遊戲罰金，撒霞野極了，我也差不多是一樣。波克羅夫斯基對我很慫慫，老是找機會和我單獨談話，但是我避着他。這是我在那四年的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個日子。

現在傷心的，辛酸的回憶來到了，我要敘述我的淒慘的日子。或者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的筆揮動得更慢，好像不願再寫似的。或者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如此地熱心，如此愛戀地牢記着我幸福的日子裏的平凡的生活的瑣碎的事。那些

日子是如此短暫；接着便是傷心的事，悲慘的傷心的事，誰也不知道何時才能完結。

我的不幸是從波克羅夫斯基的病與死開始的。

他是在我上面敘述的那件事情兩月之後得了病。他在那兩個月裏不住地努力謀他的生計，因為他仍然沒有一定的位置。他如同一般的癆病人們一樣，卽至最後的瞬間，還做着長期生活的夢。一個教員的差缺他倒可以幹，但是他非常討厭那種職業。他因為健康的關係，不能在公家服務。並且，要是在那里辦事，他一定得等候好多時才能領到他的第一次的薪水。總之，波克羅夫斯基在各方面所遇見的盡是失望，而且這折磨了他的性格。他的健康受損，但是他並不注意。秋天來了，他每天出門穿着薄薄的小外套去找工作，求個位置，這於他却是一個內心的苦惱；他常溼着腳，被雨淋得透透的，最後，他便躺在牀上永不再起了……他死在中秋十月底。

在他病的時期我幾乎一步都沒有離開他的房間，整天看護，照料着他。時常我一連幾夜都不睡覺。他常不省人事，很少清醒的時候；他咕嚕些什麼誰也不知道。他咕嚕他的位置，他的書籍，咕嚕我和他的父親……就在那個時候我聽見許多我先從未知道，甚且從未猜過的關於他的景況的話。當他初病的時候，他們都奇異地看着我；安那·費多羅夫那只是點頭。但是我直視着他們的臉，他們便不再責我對

於波克羅夫斯基的同情——至少我的母親是這樣。

有時波克羅夫斯基知道我，但這是很稀少的事。他幾乎沒有一刻清醒的時候。有時他整夜用曖昧的，不清楚的話彷彿和誰不斷地談天，牠的粗糙的聲音作響，帶着一種空洞的回音，在他的小小的窄房裏如同在了一口棺材裏似的；在這時候我常常覺得害怕。尤其是在最後一夜他好像瘋了一般；他苦痛的要命，他的呻吟裂碎了我的心。這住宅裏人人都驚慌起來，安那·費多羅夫那不住地禱告上帝快些把她領去。他們請醫生來。醫生說這病人到天明一定要死。

老波克羅夫斯基在他的兒子門外迴廊上過了一夜；他們給他鋪了一塊氈子在那裏。他不斷地走進房裏來，看着他實在令人害怕。他被悲哀壓迫到這步田地，好像完全無知覺，無感情了似的。他的頭害怕地擺着。他渾身戰慄，不住地喃喃自語，好像在爭辯什麼。我覺得他要瘋了。

正在黎明以前，老人心痛得倦乏了，在席上酣睡着，好像死人一般。在八點鐘的時候他的兒子便嚇氣了。我將這位老父親叫醒起來。波克羅夫斯基這時候十分明白，向我們說再會。奇怪！我哭不出來，但是我的心寸寸碎了。

他的最後的俄頃使我苦痛的最利害。他不住地用他那滯鈍的舌頭嚙嚙嘛嘛的要什麼東西，我從他的話語中簡直聽不出來。我的心苦裂了！他整整有一點鐘不安

頓，不住地在悲傷什麼，勉力用他的冷手作出手勢，又可憐地開始用粗糙的沉重的聲音求我；但是他的話都是不連接的聲浪，我還是聽不出什麼意思。我將合宅裏每個人都引到他面前，我給他水喝，但是他依然悽慘地搖他的頭。最後我猜出他所需要的了。他求我把窗簾曳起，並把窗門打開。不消說他要作最後的一次看一看白晝，看一看上帝的靈輝，看一看陽光。我把窗帷向後曳起。但是黎明的天色，愁悶而且陰沈，如同將死的人的可憐的衰亡着在的生命一樣。這時並沒有太陽。陰雲帶着一層迷霧遮蔽着天空；天色是多雨的，陰沈的，悽慘的樣子。一陣小雨浙瀝地打在玻璃窗上，冷而且髒的水作成許多小道在上面洗流，窗戶黑暗而且醜。暗淡的晨光幾乎完全透不進房裏來，很難和那在聖像前燃起的小燈的閃動着的殘焰爭輝。將死的人悽慘地，悽慘地瞥着我，而且點他的頭；一分鐘後便死了。

安那·費多羅夫那一人料理喪事。買了一口最便宜的棺材，僱了一輛破板車。爲着這些開支，安那·費多羅夫那把死者所有的書籍和其他的東西都要收了去。老人和她爭辯，喧嚷起來，拚命奪安那·費多羅夫那所把持有的書籍，把他的口袋都裝滿，又放在帽子裏，什麼地方能放便放進去，他帶在身上過了三天，就是必須往教堂去的時候他都不放下。在那三天裏他好像呆了似的，他好像並不知道他作些什麼似的，帶着一種奇異的掛念，不住地繞着棺材忙碌；一時他把花圈放在他的死了

的兒子的身上，一時把蠟燭燃起又拿走了。這是很明顯的，他的思想不能安定在任何事情上。母親和安那·費多羅夫那都沒有到教堂裏去參與喪禮。母親有病；安那·費多羅夫那本來預備去，但是因爲和老波克羅夫斯基爭吵，也就停不下去了。我獨自和老人一同去。在舉行喪禮的時候，一陣恐怖突然臨到我的身上——好像一個將來的預感似的。在教堂裏我幾乎站不住腳。

最後，棺材蓋住了，釘將起來，放在車上拉走了。我僅只跟到街頭。車如同老鼠一般迅速地前去。老人在後面跟着跑，大聲地哭着，因爲急奔，他的哭聲顫動而且時斷時續的。老人的帽子落了，他也不停住把它拾起來。他的頭被雨淋透了，風又刮起來了，雨雪刮刺着他的面龐。老人好像並不覺得冷和溼似的，痛哭着從馬車的這一邊跑到那一邊，他的舊外套的兩邊在風中翻動好像翅子一般。書本從他各個的口袋裏鼓出來；他兩隻手緊緊地拿着一本大書。行人脫下帽子，在自己的身上畫十字，有的人停住，驚異地站着，看這個可憐的老人。書本不住從他的口袋落到污泥裏。別人叫他站住，指示他所落下的東西，他拾將起來又拚命地跟着棺材跑。在大街的拐角上有一個討飯的老女人緊跟着他一陣跑。最後馬車轉過拐角，我便看不見了。我走回家來。我痛心地位在母親的懷裏，我緊緊地抱着她，吻她，眼淚洶湧地流着，慄慄地緊貼着她，好像努力要將我最後的一個朋友抱住，不讓她再死

了……但是死已經臨在我的可憐的母親的身上了……

六月十一日

昨天我們一同往島上去，我是如何地感謝你，馬加爾·亞列舍維奇！那里是何地新鮮，可愛，何等地茂密，葱蘢！我已經好久沒有見過綠葉了——我病的時候，我不斷地想我是不能好了，我一定要死的；那麼你想，我昨天應當感覺得怎樣呢！

你千萬莫要因為我昨天那麼傷心而氣我；我那時是幸福的，滿意的，但是我在我的真正最好的瞬間，時常不知道為什麼傷心。至於我的哭泣，那簡直是毫無意思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為什麼常常哭泣。我覺得不舒服而且容易受刺激；我的感觸都是因為不舒服的緣故。灰白的無雲的天空，落日，黃昏的靜寂，——這一切——我不知道，——但是昨天我的心情彷彿沉痛地，悲慘地接受那所有的印象，因此我的心頭太瀉滿了，需要眼淚的安慰。但是我寫這些作什麼呢？要將這一切使自己的心裏明白都不容易，轉達給別人豈不更難麼？但是或者你將明白我。愁和笑都是突然地！實在你是何等仁慈，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昨天審視我的雙眼，想在那裏面觀察我的情感，並且因了我的狂喜而歡快。無論是一叢短林，一道陰翳的路，

一灘水——你都停在那里；你如此揚揚得意的站在我的面前，眯着我的兩眼，好像向我指示你的產業似的。這點證明你的心腸仁慈，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便是爲着這點愛你。再會。今天我又病了：昨天因爲我溼了腳，便着涼了。費都拉也是病着，現在我們都病了。莫要忘記我。什麼時候能來便來。

你的

瓦·朵·

六月十二日

我的寶貝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希望你寫一首正式的詩給我，描寫我們昨天的旅行，然而你却僅只寫了簡單的一張紙。我說這話是因爲你雖然在紙上寫的很少，但是你描寫的確是特別地好而且美麗。自然的美，各樣的鄉村的景色，以及其餘關於你的情感的一切——總之，你描寫的都很好。我可沒有這種才情。我就是糟畫十張紙，什麼也表現不出來；我什麼東西都不能描寫。我試過了。

你來信說我是一個心腸仁慈，性情良善的人，不會損害鄰居，能夠領會大自然所顯現的上帝的福祉，實在，你贈與我各種的讚詞。這全都是真的，我的寶貝，全

都是千真萬確的；我實在是如你所說的一樣，關於這層我自己也知道；但是當我讀你來信所云的時候，我的心頭不由自主地受了感動，於是各種痛苦的反省都湧上來了。聽我說，瓦蘭加，我有點事情要告訴你。

就從我僅只十七歲的時候便辦事，不久，便到服務的第三十年了的事說起罷。不消說我是穿破了一套一套的制服；人是長大了，世故是懂得了。我可以說我是在世上生活過了，有一次他們甚且要褒獎我。或者你不相信，但是我的確不是說謊。但是，我的寶貝，雖然這樣，我却仍然受這些惡狠的人們的虐待！我告訴你，我雖說是一個卑賤的人，是個愚鈍的人，我或者仍然有和別人一樣的情感。瓦蘭加，你知道那毒狠的人怎樣待我麼；說起他怎樣待我來，我着實害臊，你一定要問他爲什麼要那麼樣呢；那就是因爲我太柔和，太不作聲，性情太好了！我不合他們的脾胃，因此我便遭這樣的待遇。起初說，「你是這個和那個，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後來就說，「問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是沒有用的。」到了最後便說，「自然，這是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想，我的寶貴的，這到了什麼一步田地：種種事情都是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受責備；他們簡直將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在全局裏作成了一個口頭禪，幾乎就成了一個罵人的名辭，他們還不以為滿足，並且攻擊我的靴子，我的制服，我的頭髮，我的態度；沒有一樣合他們的意，一切都應當變一

變……記不得從什麼時候起，每天這一切翻來覆去的。我習慣了，因為什麼事情我都能習慣，因為我是一個平和的小人物；但是這全爲着什麼呢？我害過誰麼？我竊取誰的職位了麼？我在誰的上司的面前毀壞誰的名譽了麼？我索取過什麼不攤給我的賞物麼？我設過什麼奸計麼？你要想像這麼一件事情乃是一樁罪過！但是我說這些作什麼呢？你只消看看我，我的親人！奸計，野心，我有充分的本領麼？那麼爲什麼這樣的不幸臨到我的身上來呢？你以爲我是一個端正的人，而且你無論如何比他們任誰都好的多了，我的親愛的人。一個公民的最大功德是什麼呢？一兩天以前在私人談話中，愛斯泰斐·伊凡諾維奇說，一個公民最重要的功德便是會賺錢。他鬪笑話地說（我知道是鬪笑話），道德便是不依靠任何人。我是誰都不依靠的。我的一小塊麵包都是我自己的；不錯，是一小塊粗麵包，有時還是陳的；但這是我的勞力掙來的，而且合法合理地把牠用去。我怎麼辦呢？自然我自己也知道，我抄寫是沒有多大的出息；但是我究竟可以驕傲，我是在工作，我是流自己的汗。究竟，我就是一個書記又怎樣呢？究竟，抄寫有什麼損害呢？「他是一個抄寫的書記，」他們說，但這有什麼可醜的呢？我寫的很好，又清楚，又順眼，而且大人也滿意；我替他們抄寫很重要的文書。自然，我沒有文才，我知道我自己沒有那可惡的東西；我便是因此在職務上沒有陞進，我便是因此現在寫信給你也是簡單地，毫無技

術地，就照思想進入腦中一樣……這我完全知道；但是如果人人都變成著作家，誰還去幹抄寫的勾當呢？這便是我問你的問題，請你回答，瓦蘭加。我現在也理會出來，我是必需的，我是少不了的，拿廢話捉弄人是沒有用的。就說我是個老鼠罷，若是有相同的地方！但是這老鼠是必需的，但是這老鼠是有用的，但是這老鼠是爲人服務的，但是這老鼠是受人報酬的，你看他是怎樣的一個老鼠！

不過這個題目已經說得足夠了，我的親人！我本不是要談這件事，但是我有點發火了。究竟不虧自己的心時常是快活的。再會，我的寶貝，我的親切的安慰者！我去，我一定去看你，但是同時你可莫覺得無聊，親愛的。我將帶一本書給你。再會，瓦蘭加。

你的熱誠的祝福者，

馬加爾·解屋斯金。

六月二十日

親愛的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我寫這封急率的短信給你，我正急忙着在，因爲我一定要得按時候作完我的工作。事情就是這樣：你可以作一件好照顧。費都拉說她的朋友有一套制服，非常地

新，還有襯衣，背心和帽子，都是很便宜的，他們說；這樣你可以買了。你現在並不困難，你有錢；這是你自己說的。得咧，請你莫要這樣吝嗇了罷。這些東西都是必需的。你看看你自己走動穿的是什麼樣的舊衣服。這是一件恥辱！衣服補釘加補釘。你沒有新衣服；這我知道，雖然你聲稱你有。誰也不知道你怎樣地把牠們都賣去了。照我所告訴你的作，請你把這些買下罷。買下爲我的緣故；倘若你愛我，你就買下罷。

你送我些襯衣當作贈禮；但是你聽我說，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正使你自己破產哩。你化在我身上的有多少錢，有好多錢了，這並不是玩話！你是何等愛亂拋你的錢！我並不需要錢；簡直一點也用不着。我知道，我相信你愛我。你實在無庸用贈禮提醒我；而且收你的贈禮使我難受；我知道那些要費你好多的錢。就這一次，莫再作了，你聽見了沒有？我求你，我懇求你。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請我將我的雜記的續篇送給你，你要我把牠寫完。我不知道我所寫的東西是怎麼寫出來的！但是如今我沒有力量談我的過去了；我甚且不願想牠了；我覺得這些回憶怕人。談我的可憐的母親拋下她可憐的孩子給那些妖怪，比什麼都苦痛些。我一回憶起來，我的心便怔忡了。這一切都還是如此新鮮；我沒有時間細想，更沒有時間恢復我的寧靜，雖然如今這完全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但是這一切你完全知道。

我告訴你安那·費多羅夫那現在所想的了；她責備我不講情義，却不承認一般人責備她和貝珂夫先生的聯合！她叫我同她一處住；她說我依賴人家的施捨過活，我走到壞路上去了。她說我若是回到她那里去，她擔保向貝珂夫先生將一切事情都辦妥，強使他向我認錯。他說，貝珂夫先生想給我一份嫁奩。滾他們的！在這里有你靠近我，我是幸福的，又有費都拉，她的熱誠使我想起我的死去的老乳母來。你雖然只是我的一個遠親，但是你要得用你的名義來保護我。我不認識他們。我若是能把他們忘記了，便把他們忘記了。他們還有何求於我呢？費都拉說這全是空話，他們最後將把我孤單單的拋下。但願他們能夠！

瓦·朵·

六月二十一日

我的寶貝瓦蘭加：

我要寫信，但是我不知如何下筆。這是何等地奇異，我的寶貴的，如今我們是怎樣地生活着。我說這話是因爲我從來沒有度過這樣快樂的日子。真好像上帝賜福給我一個家庭似的！你，我的可愛的孩子！你爲什麼對於我送給你的四件襯衣這樣大驚小怪的呢？你需要這些東西——我是從費都拉的口中知道的。滿足你的需要是

我的特別幸福。親愛的瓦蘭加，這是我的快樂。你莫要管我，莫要干涉我，也莫要反對我。像這樣的事我從來就沒有知道過。現在我也走進人世場中來了。第一，我的生活加倍的充實；因為你靠我很近住着，而且給我最大的安慰，第二，今天有一位同寓的請我去喝茶；他是我的鄰居，就是那位常開文藝晚會的拉特司雅耶夫。今晚開會，我們要讀文學作品。你看我們過的多麼好，瓦蘭加——你看！再會了。我寫了一大套並沒有確切的原由，不過唯一的目的是要讓你知道我的幸福。你叫鐵利沙轉告訴我，你要些絲線作彩色的刺繡。我將替你買來，我的寶貝，我將替你買絲線來。明天我將有滿足你的快樂。我也知道在什麼地方買。

我現在依舊是你的誠實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六月二十二

親愛的馬丹，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一定要告訴你，我的親人，一件非常可憐的事情在我們的旅舍裏發生了，實在，實在值得憐惜！今天早晨約五點鐘的時候，格希科夫的小男孩子死了。我不知道他是害了什麼病死的。好像是一種腥紅熱；誰知道呢！我去看他們。哦，我的寶

貝，他們真窮得要命！亂七八糟的！而且也不必驚奇；他們全家都住在一間房裏，也用一幅帷簾隔着作個樣子。房裏已經放着一口小棺材，一口質樸的小棺材，但是也很不錯；是買人家現成的；小孩子九歲了，很有希望的，據他們說。但是看着他們真令人可憐，瓦蘭加！這位母親並沒有哭，但是她非常傷心，非常慘白。或者從他們的肩膀上去下一個，將使他們日子過的容易些，但是仍然還剩下兩個，一個嬰兒，和一個還不滿七歲的小女孩。實在有什麼安慰呢，眼看着孩子受苦，尤其是自家的孩子，而且又無法可施。父親穿着一件油膩的舊外套坐在一張破椅子上。眼淚不住地流着，但是或者並非由於悲傷，只是平常習慣的事情——他的眼睛紅腫了。他是這樣的一個怪人！你要是同他說話的時候，他總是臉紅，昏頭昏腦的，不知道怎樣回答的好。一個小女孩子（他們的女兒，）靠棺站着，這麼一個可憐的小小的傷心的沈思的孩子！瓦蘭加，我的寶貝，我不喜歡小孩子沈思；看着真令人難受！破布做成的偶人在她身邊地板上躺着；她不玩牠了，手指插在嘴脣裏；她站着，一點也不動。女房東給她一塊冰糖；她拿着但是不喫。

瓦蘭加，這不傷心麼？

馬加爾·解屋斯金。

六月二十五日

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我現在送還你的書。一本卑鄙無價值的小書摸着都不合適！你在哪里掘出這麼一件寶貝？講正經話，你真能歡喜這樣的一本書麼，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日前你允許給我書讀。我將和你分担書費，倘若你願意。再會。我實在沒有時間再多寫了。

瓦·宋·

六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瓦蘭加：

我實在告訴你，那本討厭的書，我並沒有讀過，親愛的姑娘。不錯，我倒翻完了，我看沒有意思，只是寫出來鬧趣，使人好笑的；當時我想這東西真有趣；或者瓦蘭加喜歡牠，因此我便送給你了。

現在拉特司雅耶夫允許給我幾種真正的文學作品看，這樣你將有書了，我的親愛的人。拉特司雅耶夫知道，他是一個賞鑒家；他自己也著作。呵，他怎樣著作！

第 人

六九

他的筆鋒是如此勇邁，他的作品有一種驚人的風格，在每一句話裏面都有無窮的力量——在最蠢笨的平常的粗俗的話語裏，如同我有時候向法利東或鐵利沙說的，就是在這樣話語裏都有他的風格。我時常赴他的晚會。我們吸煙，他向我們讀，一氣讀到五個鐘頭，我們老是聽着。真是一桌筵席！這樣的美，這樣的花，簡直是花，從每頁上你都能夠集成一個花園！他是多麼有禮，多麼親切，多麼和藹。在他的面前我算什麼呢？我什麼都不算。他是一位有名望的人，我是什麼呢？我簡直什麼都不是，但是他甚且對我也是很誠懇的。我替他抄點東西。你可莫要想，瓦蘭加，這其中有什麼勾當，以爲他和藹的對我就是因爲我替他抄東西；莫要聽信謠言，親愛的姑娘，莫要聽信混帳的謠言。這是我自己要抄的，我甘心願意爲着他的快樂而作的。至於他和藹的對我，那也是他爲着我的快樂而作的罷。我懂得行爲中的妙處，我愛，他是一位非常仁慈的人，並且是一位無匹的著作家。

文學是一種好東西，瓦蘭加，一種很好的東西。這是我前天從他們那里學的。文學是一種奧妙的東西，鼓勵人的心，訓誨人的心；在他們的書裏關於這點寫的有各種各樣的事情。寫的真好！文學是一幅畫，在或種意義上，是一幅畫且是一面鏡子：牠是熱情，表現，最精透的批評，可法的典訓和不易的憑證。這都是我從他們那里隨便聽來的。我明白地告訴你，親愛的人，我同他們一處坐着，聽着（我也可

以和他們一樣抽着一枝煙管），當他們開始研究而且辯論各種事情的時候，我便簡直一句話也不說地坐着；那時候，親愛的姑娘，你和我只能一句話不說地坐着。我簡直好像一個傻瓜。我替自己害臊，因此我試了一晚上想怎樣在他們普通的談話中插進去半句話，但是，倒霉，我連那半句話都找不出！我爲我自己可惜，瓦蘭加，我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好像俗語說的，「已經成了人，智慧却沒生。」現在我沒事的時候作什麼呢？我睡覺好像呆子似的！然而我本可以忙點有用的事務代替那無益的睡眠，我可以坐下抄點東西，這於自己有益，而且也使別人歡喜。哈，我愛，你只消看看他們的作品得好多錢。就拿拉特司雅耶夫作個例子，他得好多！他寫一頁攤好多？他有時一天竟寫五頁，聽說一頁他得三百盧布。什麼小故事，一點小趣聞——五百！愛要就要，不要滾蛋！在另一個時候也許我們要裝一千在我們的口袋裏哩！你作什麼感想，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他有一小本詩集——這樣短的詩——他要七千，親愛的姑娘，他要七千，你想想：這真是不動產，真是家業！他說，他們要給他五千，但是他不要。我勸他。我說「要五千罷，先生，莫管了。五千是好多錢！」「不行，」他說，「這些騙子，他們要給我七千的！」他真是一個刁傢伙。

好罷，我愛，我們既然談到牠了，我來從意大利的熱情中抄一節給你看看。這

就是他的書的名字。你讀一讀，瓦蘭加，自己評一評。

「荷拉集米爾戰慄了，他的熱情在他的內部猛烈地湧着，他的血液沸騰起來了。……」

「侯爵夫人，」他叫到。「侯爵夫人！你知道這熱情是何等地可怕，這瘋狂是何等地無限麼？我的夢並沒有欺我！我愛戀，我銷魂地，猛烈地，瘋狂地愛戀！你的丈夫渾身的血液，不足以消滅瘋癲的湧騰的我的靈魂的狂歡！區區的阻礙物不能夠遏止這因惱我的憔悴的心胸裏一切破壞的，地獄般的情火。哦，什那達·什那達！」……

「『荷拉集米爾！……』侯爵夫人低聲說，精神失錯的靠在他的肩膀上……」

「『什那達！』狂喜的荷拉集米爾叫道。

「他的胸中嘆出一口氣。情火鮮明地在戀愛的祭壇上燃燒，化盡一雙不幸的犧牲者的心了。」

「『荷拉集米爾……』侯爵夫人狂亂了，低聲地說。她的胸部突起，她的面頰耀着紫紅色，她的明媚的雙眼發光。……」

「一個新的，可怕的擁合完成了！……」

……………

一過了半點鐘以後，老侯爵走進自己妻子的私室裏去。

「『我愛，你不爲我們的高貴的賓客叫人端上銅暖炊麼？』他彈動他妻子的面頰說道。」

我問你，親愛的，你讀完以後作什麼感想呢？不錯，有點兒放肆，這是不消辯白的，但仍然好極了，好的東西還是好的！倘若你允許我，我現在另外再從長篇小說雅爾馬克與尤烈加上抄一點給你看。

你想想，我的寶貴的，哥薩克人雅爾馬克（殘酷的野蠻的西比利亞的征服者）和西比利亞皇帝庫丘蒙的女兒尤烈加公主戀愛，她是被他擄去的。這是從伊凡·格婁支（註一）時代直接採來的一段故事，你知道的。下面便是雅爾馬克與尤烈加的談話。

「『你愛我，尤烈加！再說一遍，再說一遍！』……」

「『我愛你，雅爾馬克。』尤烈加低聲說道。

「『天與地呀，我感謝你！我真幸福！……你給了我一切，一切，爲着這一切我的強項的靈魂從我的少年時代便已努力。哦，就是爲着這你引我到這里來，我的引路的明星，哦，就是爲着這你領我經過「石帶」（註二）到這里來。我將向全世界顯示我的尤烈加，而且人們——瘋狂的精怪——將不敢責我！呵，倘若他們能夠明白她的軟弱的靈魂的祕密的苦痛，倘若他們在我的尤烈加的一滴淚珠裏能夠看出一

首全詩！哦，讓我以吻來拭乾這淚珠罷，讓我來把他喝盡罷，這神聖的淚珠……非世俗的淚珠！」

「雅爾馬克，尤烈加說，『世界是惡狠的，人們是好詐的！他們將要逼迫我們，他們將要定我們的罪，我的可愛的雅爾馬克！撫養在西比利亞故鄉冰雪中，自己的父親的帳幕裏的可憐的女子，在你這無情的，冰一般的，無靈魂的，自私自利的世界裏作什麼呢？人們將不明瞭我，我愛，我親愛的人。』」

「那麼哥薩克人的腰刀將舉起在他們的頭上嘶嘶作響！」雅爾馬克蠻橫地瞪着兩眼高聲喊道。「你想雅爾馬克當如何呢，瓦蘭加，當他發見他的尤烈加被刺了的時候。這位盲目的老人庫丘蒙，在黑暗中趁雅爾馬克出去的時候，偷進他的幕中，殺死尤烈加，好給這強奪他的王杖和王冠的雅爾馬克一個致命的打擊。」

「我愛的就是在石上磨鐵！」雅爾馬克瘋狂地喊道，在魔術的石上磨着大馬色鋼刀。「我要他們的血！我要他們的血！我要砍他們！砍他們！把他們砍得千片萬塊的！」

從這以後，雅爾馬克不能夠忍受尤烈加的死，便自己投入伊爾蒂希河中，這樣事情便完結了。

這，比方說，一小段子用滑稽的文體寫出來的只是使人發笑罷了：

「你知道伊凡·普羅珂斐維奇·赫爾托布若夫麼？他便是咬普羅珂斐·伊凡諾維奇的腿的。伊凡·普羅珂斐維奇是一個急性子的人，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是個極好的人物；普羅珂斐·伊凡諾維奇却極端地愛喫密漬蘿蔔。當泊拉格亞·安敦諾夫那和他很熟的時候……你知道泊拉格亞·安敦諾夫那麼？時常反穿褲子的那個女人。」

這是談諧，你知道，瓦蘭加，只是談諧。當他向我們讀的時候，我們笑的坐不住了。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但是雖然很滑稽，很好玩的，親愛的瓦蘭加，這却是純潔的，沒有一點放肆的思想或縱恣的觀念的痕跡。要知道，我愛，拉特司雅耶夫是一個行爲很好的人，而且因此也是一個特出的著作家，並不像別的著作家一樣。

究竟，時常有一種思想進入我腦子來，你知道……若是我寫些東西出來，那麼又將怎樣呢？比方說，無緣無故地忽然出來一本書，標名馬加爾解屋斯金詩集？那時候我的小天使將作何說呢？你將作什麼感想呢？而且我可以告訴你，親愛的人，假若我的書真要是一下出來的時候，我實在也不敢在涅夫斯基大街露頭了。人人要說，這里來了著作家兼詩人解屋斯金，這就是那位解屋斯金本人！當那個時候，比方說，我的靴子將怎麼辦呢？我可以順便告訴你，親愛的姑娘，我穿的靴子差不多總是帶着補釘的，靴子底呢，講實在話，有時也毀壞的非常不像樣子。要是人人都

知道著作家解屋斯金靴子上有補釘了，那時候成什麼樣呢？不定那位伯爵夫人或公爵夫人要聽見了，她將怎麼說呢，親愛的人？或者她不注意靴子；我想伯爵夫人們不在靴子上做工夫，尤其是辦小事人們的靴子（你知道靴子有各種各樣的），但是我的朋友許要把這一切告訴她，將我在她面前露出來了。拉特雅司耶夫恐怕就是第一要將我露出來的；他拜訪伯爵夫人V；他說，凡是她的宴會他都到，他在那里非常隨便。他說，她是這樣的一個可愛的人，這樣的一個有學問的婦人。他是一個滑稽家，那位拉特司雅耶夫！

不過這個題目已經敍夠了；我寫這一切都是爲着好玩，我的小天使，要使你快活。再會，親愛的人，我畫了這許多給你，正因爲我今天心情很好。我們今天都一同在拉特司雅耶夫家裏用飯（他們都是滑稽家，親愛的瓦蘭加），而且這樣的熱鬧起來。……

但是寫這些給你作什麼呢！只是你要注意，莫要關於我有什麼猜想，瓦蘭加。我什麼意思都沒有。我將送書給你，我一定送給你……一本保羅·郭克的長篇小說，大家正在傳着看，但是保羅·郭克的我將不送給你，我的寶貴的……保羅·郭克一定於你不合適。他們說，瓦蘭加，他激起全彼得堡的批評家的正義的憤怒。我送你一斤小糖菓，我故意爲着你才買的。你喫罷，我的寶貝，在喫每塊糖菓的時

候，你要想起我來。可是莫要酸，只這樣酸就是了，不然你的牙要痛了，或者你也喜歡檸檬糖罷？……寫信告訴我。再會，再會。願基督和你同在，我的寶貝！

我永遠不變作你的最誠實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註一)伊凡·格婁支是俄羅斯十六世紀的著名的英武的暴君。

(註二)「石帶」是烏拉嶺的支脈。

六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費都拉告訴我，倘若我願意，有些人很願替我設法，給我找個很好的位置，在某家裏作一個女管事。你覺得怎樣呢，我的朋友——我是去還是不去？自然以後我便不再負累你了，而且這件事情大概也很不錯；但是，在另一方面，到生人的家裏去，我彷彿覺得害怕了。他們是鄉間的地主。當他們要知道我的底細，開始追詢，考問的時候，那麼我怎樣說呢；並且我是如此羞怯而且不善交際，我歡喜照常生活在我習慣了的地方。生活慣了的地方總彷彿是好些，雖有一半的時間都消耗在悲傷上，仍然是好些。並且離開這里，誰也不知道將來我的職務是什麼，或者他們簡直

使我看管孩子，像一個老媽子樣。而且他們又是這樣的怪人，在兩年中他們撫過三個女管事了。你要得忠告我，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是去還是不去。你爲什麼從來不看我？你就不露你的臉，除開在禮拜日作彌撒的時候，我們彼此就碰不着。你是多麼不愛交際的人！你實在和我一樣！然而我和你差不多是親戚。你不愛我，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有時孤單的非常憂傷。有時，尤其是在黃昏的時分，我孤單的坐着。費都拉到別處去了，我老是坐着，想着，想我那歡欣的和傷心的所有的過去，一切都從我的眼前走過，都好像從迷霧中隱現似的。熟識的面孔現出（我幾乎真正地看見了）——我最常見的便是母親……我做的是一些什麼夢呵！我覺得我的健康毀壞了，我是十分軟弱；比方說，今天早晨我起牀的時候，我的頭發昏；我又咳嗽得怕人！我覺得，我知道，我不久便要死了。誰個埋葬我呢？誰個送我的棺呢？誰個爲我傷心呢？……也許我要死在一個生疏的地方，死在一個生疏的人家，死在一個生疏的角落裏！……我的上帝！人生是何等地悲哀呀，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爲什麼老是用糖菓喂我呢？我實在不知道你從哪里得到這麼多的錢？呵，我的朋友，當心你的錢，爲着上帝的緣故，當心罷。費都拉將我作的布氈賣去；人家給五十塊紙盧布，這很不錯；我想賣不到那個價錢。我要給費都拉三塊銀盧布，給我自己買一件新衣服，一件樸素但是溫暖的衣服。我要給你做一件背心，我自己來做，

我要選一種好材料。

費都拉給我拿一本書來，卽白爾金的故事，我將送你一讀，倘若你願意。但是請你莫要攔起來了，或者把牠弄髒了，這是別人的——這是普希金的作品。兩年前我和母親一塊讀這些小說。現在要我來再讀一遍，真叫人十分傷心。若是你有什么書，請送給我；不過從拉特司雅耶夫那里拿的，可不必送來。倘若他出版了什麼東西，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著作送給你的。你怎麼愛他的作品呢。馬加爾·亞列舍維奇？這樣的廢物。……再會罷！我是怎樣地喋喋不休呵！我傷心的時候，不論什麼事情都歡喜饒舌。這是藥；我立刻便覺得好些，尤其是當我表白出我心中所積聚的一切的時候。再會。再會，我的朋友！

你的

瓦·朵·

六月二十八日

我的寶貴的瓦爾瓦拉·亞拉舍夫那：

莫要苦惱你自己了！你怎麼不害臊呢！莫要這樣了。我的天使！這樣的思想怎麼進到你的腦中的？你並沒有病，我愛，你一點病也沒有，你很健壯的，你實在很

寫 人

七九

健壯的；微微有點蒼白，但是仍然健壯。這些夢，這些幻象，是什麼意思呢？醜呵，我的親愛的人，莫要這樣了；你只消付之一笑罷了。我為什麼睡得熟呢？我為什麼沒有不舒適呢？我的寶貝，你看一看我罷。我過的不錯，我睡的安頓，我健康的不得了，我是一個很看得上眼的人。莫要這樣了，莫要這樣了，我的親愛的人，醜呵。你一定要改。我知道你的頭腦的，我愛；莫要這麼困難一到，便胡思亂想而且苦惱起來了。爲着我的緣故；莫要這樣了，我的親愛的人。往別人家庭去？——！決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這是什麼一種意向呢？這是什麼一種觀念進了你的腦子要離開這裡。不行，我的寶貝，我是不准的。我要盡我所有的力量來反對這樣的一個主意。我要在你缺少任何東西以前，賣去我的舊外套，穿着短衫在大街上行走。不，瓦蘭加，不，我知道你！這是傻注意，純粹的傻注意。不消說這都是費都拉的過錯；她明明是一個愚昧的女人，她將這一切的意思放進你的腦子裏去。莫要相信她，親愛的姑娘。你或者什麼都還不知道罷，我愛？……：她是一個毫無見識，愛說瞎話的潑婦；她把他的丈夫都惱死了。或者她有些地方也煩惱你了。不，我的寶貴的，千萬莫要這樣作！那時候我將怎麼辦呢？不，親愛的瓦蘭加，你將這種思想趕出你的腦子罷。你同我們一塊有什麼缺少的麼？我們喜歡你，是永遠喜歡不夠的，你愛我們，這樣便在這里平安地過活好了；縫紉，讀書，或者不縫紉

若是你歡喜——這都沒有什麼關係，只要你同我們一塊照常生活，不然，你只消自己想一想，沒有你要變成什麼樣子呢？……

我將給你找幾本書送去，以後或者我們再到什麼地方去散散步。只是你一定莫要這樣了，我愛，你一定莫要這樣了。你要沉靜你的腦子，莫要在瑣事上發楞。我將去看你，一刻就去。只是你要承認我所明白地實在地告訴你的話：你錯了，我的親愛的人，錯的可很！自然我是一個沒學問的人，而且我自己也知道我是個沒學問的人，我沒有受過一點教育。但是這可不是我所要說的，我並沒有什麼關係，然而我要爲拉特司雅耶夫辯護。他是我的朋友，因此我要爲他說兩句話。他寫的好，好極了，我再說一遍，他寫的好極了。我和你不同意，我永遠不能和你同意。那本書是用許多比喻和藻麗的，峻峭的文體寫出來的，有各種的意思，真好！或者你沒有夾着感情讀，瓦蘭加；你讀的時候，或者你在生氣，或者你和費都拉嘔氣，或者有什麼事情不台適。你要帶着感情讀，最好是在你的心情暢快，高興的時候，比方說，在你嘴裏啣着一塊糖的時候，你一定要讀。我並不爭辯（誰否認這層）有比拉特司雅耶夫好的著作家，而且實在好的多的，但是他們好，拉特司雅耶夫也不錯。他們寫得好，他寫的也不錯。他他自己的特別的方法寫出來，寫的確實不錯。再會了，我的寶貴的，我不能多寫了，我一定要趕快，我有事要辦哩。記住，我愛，

我的寶貴的小愛人；自己放安靜些，上帝將與你同在。

我依舊是你的忠誠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再者，感謝你送書給我，我的親人，我們也要讀普希金，今晚我一定去看你。

我的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我的朋友，我不當再在你們中間生活了。我細想一遍，便覺得我拒絕這麼一個好位置，真是大錯而特錯，將來在那里我至少每天的麵包牢穩了；我要盡我的力量，我要努力博得生人的歡心，遇必要的時候我連我的性格都要改變。自然在生人中過活，追求別人的恩惠，隱藏而且壓制自己，是痛苦而且傷心的事，但是上帝將幫助我。我一定不作一個終身的閑人。我先前曾有過那樣的機遇。我記得當我還很小，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我每禮拜日在家裏總是跳躍嬉戲一整天；有時母親罵我——但是一點事都沒有，我的心頭暢快，我的魂靈始終充滿歡喜。當黃昏逼近的時候，一種極大的憂鬱臨到我了——到九點鐘我便不能不回學校去，在那里一切都是無情，生疏而且嚴厲，教員們在禮拜一那麼暴戾，我的心中有這樣的一種痛苦，我想哭；我走到一個隱蔽處，孤單的哭泣，隱藏自己的眼淚——他們說我懶惰；我

可是一點都不爲着必須預備功課而哭泣。

但是，究竟，我習慣了。而且當我一定要退學的時候，我向同學們告別，我也哭了。我繼續負累你兩個是不對的。這種思想就是我的痛苦。我將這一切坦白地告訴你，因爲我和你坦白慣了。難道我就看不見費都拉一早什麼時候起來，着手洗刷，一直忙到深夜麼？——老骨頭需要休息。難道我就看不見你爲着我怎樣害你自己，怎樣用盡你所有的最後的命根錢麼？你並不是個有財產的人，我的朋友！你告訴我，你要在我缺少任何東西以前賣去你的最後的破衣。我相信你，我的朋友，我相信你的仁慈的心腸，但是你現在這樣地說，現在你有意外的錢，你有實錢，但是日後呢？你自己知道，我常常有病。我不能像你一樣地工作，雖然我滿心願意工作，而且工作並不常有。我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瞅着你兩位親愛的人，以哀痛碎我的心麼？在哪方面我對於你能有一點兒的用處？我爲什麼於你這般緊要呢，我的朋友？我給你什麼好處了？我只是用我的整個的靈魂忠誠的對你，我用我的全心親切地熱烈地愛你，但是我的命運悲慘呵！我知道怎樣愛，我能夠愛，但是我無法酬償你的恩惠。莫要再勸阻我了，細想一遍，將你的最後的意見告訴我，同時我依舊是愛你的。

瓦·朵·

七月一日

胡說，胡說，瓦蘭加，簡直是胡說！若是隨你的便，那麼就不知道什麼意向你都要放進你的小腦袋裏去。完全不是那回事！我現在看出來了，完全是胡說。你在我們這裏還有什麼不足，親愛的姑娘？就告訴我這點？我們愛你，你愛我們，我們都是滿意而且幸福，還有什麼不足的呢？你將來在生人當中怎麼辦？你或者不明白生人像什麼樣罷？……你不如問我，我告訴你生人像什麼樣。他們我知道，親愛的人，他們我深知道，我不能不吃他們的麵包。他們是惡毒的，瓦蘭加，惡毒的；如此惡毒，他們還沒有得到你的心，恐怕便要用斥責，辱罵，和難看的面孔把牠毀碎了。你在我們這裏，又舒服，又幸福，好像棲息在一個小巢裏似的；並且，若是你走了，我們真要覺得好像失去頭腦一般；沒有你我們將怎樣辦呢？你於我們沒有用，沒有益麼？怎麼沒有益？我愛，你自己想想，你怎麼沒有益？你於我們有好多的益處，瓦蘭加。你有這樣的一種好影響，……現在我在這裏正想着你，我便愉快……有時我寫一封信給你，把我所有的感情都放進去，而且從你那裏得到這樣類似的回答。我給你買一件衣服，弄一頂帽子；你只要有什麼差遣，我便替你辦……你怎麼能說你於我沒有益？在我的老年時候我將作什麼呢？你或者沒想這層，瓦蘭

加；這正是你最好要想一想的，「沒有我他將作什麼呢？」我和你過慣了，親愛的人。不然，將發生什麼一種結果？我將直赴尼瓦河，事情便完了。實在，瓦蘭加，你走了的時候，我將作什麼呢？瓦蘭加，我的親愛的人！這顯見得你是想叫我用一輛破車拉到伏爾可法墓地去；只有一個骯髒的老女丐送我的棺材，你要他們拋沙土在我的身上，於是便走開，留下我自己。罪孽，罪孽，我愛！這實在是罪孽，實實在在是罪孽！我送還你的書，瓦蘭加，若是你問我對於你的書的意見，親愛的，我一定說，我一生中從沒讀過這樣的一本好書。現在我奇怪我這樣的一個懵懂的人怎麼能活到如今？我幹了些什麼？我在什麼邊野裏撫養大的？我的確什麼都不知道，親愛的姑娘；我的確簡直連一點東西都不知道！瓦蘭加，我簡單地告訴你——我是一個沒受教育的人；我一直到如今只讀了一點——非常地少，幾乎一點沒有讀；我讀了人的肖像，這是一本玲瓏的作品；我讀了戲鈴的少年和伊壁珂夫的鶴；就是這，我從沒讀過其他的東西。現在我在你的書中讀了站長，讓我告訴你，親愛的人，一個人老是生活着，而不知道在他的身邊有着一本書，他的全部的生活都在那裏表明了，好像排在指頭上一樣。而且他先前所從沒想起過的，當他開始讀這樣的一本書的時候，他便漸漸記起，而且想，而且發現了。究竟我為什麼喜歡你的書；因為你有時無論讀別的一種什麼好的作品，你費了一生的工夫都不能夠懂得，那是

十分地深奧。我，比方說，是愚笨，我生來就愚笨，因此我不能夠讀很正經的書；但是我讀這本書，好像我自己著的一般，好像是我拿我自己的心在人們的面前把牠翻將過來，詳細描寫似的，這本書便像這樣。這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的上帝！實在正如我要描寫的一樣；爲什麼不描寫呢？原來我所感覺到的正和書中一樣，有時我自己正處在這同樣的地位，比方說，就和那可憐的人撒母森·維林一樣。在我們中間穿來過去的有好多的撒母森·維林呵，可憐的人們！描寫的何等精透呵！當我讀到這位可憐的罪人沉湎起來，變成這樣的一個酒鬼，失了知覺，一天到晚穿着一件羊皮外套死睡，將他的哀痛沉在酒裏，一想起他的失去了的羊羔——他的女兒陀那霞，便悲慘的哭泣起來，用他的外套的髒邊擦他的眼睛的時候，我的眼淚幾乎湧出來了。不錯，這是很自然的。你應當讀一讀，這是很自然的。還存在着哩！我自己親眼看見了；這一切都在我的周圍；比方說，就拿鐵利沙作個例子——但是爲什麼扯這麼遠呢！比方說，就拿我們的可憐的會計作個例子——他，或者正是一位撒母森·維林，只是他另有一個姓——格希科夫——罷了。這是一種普遍的命運，瓦蘭加；你我都可以在遭遇的。住在涅夫斯基大街或河堤上的侯爵，他也正是一樣；所不同的只是因爲那里一切都是闊綽的，隨他們自己的意思辦，但是他仍然也是一樣，什麼事情都可以遭遇，同樣的事情我也可以遭遇。你看，事情的道理是這樣

親愛的人，然而你還要離開我們；這是一樁罪過，瓦蘭加，這可以致我的死命。你也可以作你自己和我的毀滅者，我的親人。呵，小愛人，爲着上帝的緣故，將這一切任性的意念逐出你的小小的腦海罷，莫無故地苦我了。你怎麼能夠保護你自己，我的軟弱的羽毛未備的小鳥？你怎麼能夠救你自己不遭陷害，保護自己脫離罪人？莫要這樣了，瓦蘭加，改變改變罷，莫要聽從無意思的叮嚀和勸語，再讀你的書，注意的讀；這將於你有益的。

我向拉特司雅耶夫談論站長。他告訴我，那完全是舊式的，現在帶畫帶圖的都出來了，我實在不明白他說些什麼。他末尾說，普希金好，他榮耀了神聖的俄羅斯，他關於他說了許多。是的，那本書是好，瓦蘭加，很好；再注意的讀一遍；聽我的話，使一個老人藉着你的順從而愉快。那時上帝自己將報答你，我的親人，他一定要報答你的。

你的誠實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親愛的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今天費都拉帶十五塊銀盧布給我，當我給她三塊的時候，她是何等地歡喜呵，

可憐的人！我匆忙地寫信給你。現在我給你裁一件背心——材料很好看——黃色帶花朵的。我送你一本書：裏面有各樣的小說；我讀了幾篇，請你讀那篇外套。你勸我和你一同往劇場去；那不靡費麼？或者我們能夠在邊廂那里坐下。我好久沒到劇場去了，實在我記不得我是什麼時候去的。只是我又害怕這樣的一種消遣，化錢不太多麼？費都拉只是搖頭。她說，你生活得超過你的財力了，我看出來就在我一個人的身上你該花費了好多錢！記住，我的朋友，莫要陷入困難了。費都拉告訴我外面的謠言——你因為沒有付房租和你女房東爭吵過一次；我很爲你焦心。再會了，我急忙着在。這是一件小事，我在帽子上更換一根緞條。

再者——你知道麼，若是我們到劇場去，我將戴上我的新帽子，穿上我的黑外套。那樣好麼？

七月七日

親愛的馬丹，瓦蘭加拉·亞列舍夫那：

……我不住的想着昨日。不錯，親愛的姑娘，我們在過去有我們的愚行。我愛上那個女伶了，我愛迷了她了，但是這並沒有什麼。最奇怪的事情便是我簡直就沒有看見過她，而且我僅只到過那劇場一次，但是仍然愛上了。那時在我隔壁住着的

有五個浮囂的青年人。我得認識他們，自然而然地得認識他們了，雖然我時常對他們保持着—種相當疏遠的態度。但是我並不落後，在每件事上都和他們同意。他們向我談論這位女伶。每天晚上，劇場門一開的時候，大夥——他們從沒化過一文正當的錢——全體動身到劇場的邊廂，不住地爲這女伶鼓掌，叫好——他們簡直是瘋了！以後他們都不讓我睡覺；他們一夜到亮不住地談論她，每人都把她喚作自己的哥拉霞，他們每人都愛上了她，在他們每人的心中都有同一的金絲雀。他們把我興奮起來：那時我還是個軟弱的年青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麼能夠在一天晚上同他們一塊坐在四等邊廂裏。至於看呢，除了幕角之外我什麼都看不見，但是一切我都聽見了。這女伶實在有一種悅耳的，夜鶯般的，甜美的聲音！我們都拍手，大聲叫喊：我們幾乎陷於困難的地步，有一位的確被趕出去了。我走回家去——我好像喝酒了一般向前走着！我口袋裏僅剩下一塊銀盧布，而且總好得十天我才能取領薪水，你怎麼想呢，我愛？次日在未往局裏去以前，我到一家法蘭西香水店裏去，把我所有的錢財都化在香水和胰子上——我實在不知道我爲什麼買那些東西？我沒有在家吃飯，只是不住地在她的窗外走來走去。她在涅夫斯基大街的第四層樓上住。我走回家，休息約有一小時的光景，便又到涅夫斯基去，只是要從她的窗外經過。有六個禮拜我常是像這樣來回地走，留戀着她；我時常僱華麗的馬車不斷在她的窗

外馳驅：我完全把我自己糟踏破產了，還欠人家的債，於是我便制住我的熱情——我已弄得厭倦了！那麼你看，我的寶貴的，一個女伶能使一位可尊敬的人變成什麼樣子！不過我是一個年青的人，那時我只是一個年青的人！……

馬·解。

七月八日

親愛的馬丹，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趕快要交還你在本月六日借給我的書，另外我還要在這封信裏和你講明。你錯了，親愛的姑娘，你使我不得不如此，你錯了。讓我告訴你，好友，在人的命運中每種位置都是全能者規定的。誰個戴着將軍的肩章，誰個作九品官，誰個發號施令，誰個恐懼地無怨地服從，都有一定的。這都是按着各人的才能；這個人於這件事合適，那個人於那件事合適，他們的才能都是上帝自己規定的。我服務快三十年了；我的謄錄是沒有說的；我在自己的行爲上是謹慎的，從沒被查出有任何不規則的舉動。我在自己的心目中觀察自己，按一個公民講起來，雖有我的缺點，但是也有我的價值。我受上司重視，而且大人自己很滿意我，雖然他沒有向我表示出任何特別的恩眷，仍然我知道他很滿意。我的字體非常清楚而且好，不大不小，多屬斜

體的，但是無論如何都令人滿意；在我們中間除了伊凡·波羅珂費耶維奇或者和我寫的一樣而外，其餘就沒有及我的。我活到頭髮禿白了；我不知道我有什麼大罪過。自然，小錯誰能沒有呢。人人都有，連你也有，我愛！但是我從沒有被記什麼重大的過犯和魯莽，如同違犯條例或擾亂公安等事；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在我從來沒有發生過——我幾乎得了一個賞牌，但是說有什麼用處呢？你應該知道這一切，我愛，他（譯者按：指外套作者果戈理）也應當知道；因為一個人要是從事於著作，他便應該知道這一切。我萬沒想到你是這樣，親愛的姑娘！萬沒想到！

怎麼！現在你便不能在你自己的小小的蔽處——無論牠是像什麼樣——安安靜靜地生活，不興風作浪——如同俗話所說的——明白自己，敬畏上帝，沒有人干涉你，沒有人窺視你的小洞，要看你在家裏過什麼樣的生活，比方說，你有一件好背心沒有，你有關於襯衣上所應有的一切東西沒有？你有靴子沒有，而且是用什麼釘底；你喫什麼，你喝什麼，你寫什麼？縱使我有時候欠着腳在不好的鋪道上走路好省靴子，又何妨呢？爲什麼寫人家有時缺錢，沒有茶喝，好像人人應當喝茶似的——我瞧人家的嘴，看他怎麼咀嚼麵包皮麼？我像那樣侮辱過任何人麼？我愛，人家不干涉你的時候，你爲什麼要侮辱人家呢？我給你舉個例子，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你看這是什麼意思；你工作，照常地誠懇地工作，你的上司重視你（無論

如何，他們確是重視你），於是就在目前，並沒有什麼顯然的原因，有人便將你當作把戲。自然，人有時可以替自己弄件新東西，歡喜的睡不着覺，比方說，快活地穿上新靴子；這是真的：我感覺着了，因為看着自己腳上穿着精美華麗的靴子確實是很快活的——描寫的真實在！但是我究竟很奇怪費阿多·費阿多洛維奇怎麼能把這本書輕輕放過了，也不替自己辯護。不錯；他還是一個年青的高等文官，有時愛高聲地叫。他爲什麼不高地聲叫呢？他爲什麼不給我們斥責呢，若是我們需要？比方說，斥責以維持辦公的精神——那麼，他一定要斥責，好維持辦公的精神；你一定要教導他們，你一定要好好地警戒他們一頓，因爲在我們中間，瓦蘭加，要不警戒一頓便什麼事情都不作了。人人都只是趁空躲到別處，藉口說，我被派往某某處，便將職務拋在一邊。而且因在差事上有各種的職分，而且每種職分需要一種相當的特別的申斥，自然申斥的口氣在各種的職分上便不同——這是自然的道理！——全世界也都建立在這上面，親愛的，每人要承認別人的地位如同享受某種斥責別人的權柄一樣。沒有這種預防世界怕不能存在，秩序怕也沒有了。我實在奇怪費阿多·費阿多洛維奇怎麼毫不過問這樣的一種侮辱？寫這樣事情作什麼？有什麼用呢？有人讀了便因此給我訂作一件外套，買雙新靴子麼！沒有的事，瓦蘭加，他讀了還要催着再寫哩。有時你自己隱起來，在什麼地方都怕露頭，因爲我怕開言，因

爲他們能替你編造一些不相干的故事。你看你的所有的公私生活都被扯到文學裏面去了，都印將出來，大家誦讀，大家談笑！你自己簡直就不能在大街上露頭。一切都是如此明白地宣布出來，我在走路的時候都會被人認識出來的。可是，在末尾他也轉好了一點，他也柔軟了一點，在他們拋紙到他的頭上這段之後，比方說，確實插進一節，他到底還是一個有良心的人，一個好公民，他不應該受他的同事公務員們那樣的待遇，他尊敬他的前輩，（他的榜樣可以學的或者在此，）對什麼人都沒有惡意，相信上帝，死了（若是他死）大家哀悼他。但是還不如不讓他死，可憐的人，只要將他的外套找着，使費阿多·費阿多洛維奇——我說什麼？我的意思是說，使那位將軍察出他的善行，轉請他到他的局裏去，升他的官，多加他的薪水，那時我便看見好惡受罰，善良獲勝，他的同事公務員們什麼都不得不着。要是我，比方說，我一定這樣做了，不然，像現在這樣有什麼特別，有什麼好處呢？這正是凡庸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個虛例子。你怎麼能決定送這樣的一本書給我呢，我的親人？這是一本起心不善的壞書，瓦蘭加，這簡直是瞎扯，因爲世上就不能有這樣一個小吏。沒有的事，我要辨白，瓦蘭加。我要正式地辨白。

你的十分卑微的僕人，

馬加爾·解屋斯金。

七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你的最近的動作和書信驚嚇而且戰動了我，使我莫明其妙，費都拉的話才將這一切解釋清楚。你爲什麼要如此的絕望，沉入你所沉入的這樣的一道深淵，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的解釋完全沒有使我滿意。你看，這對不對，我那時主張要去幹人家替我找的那件事情？並且，我的最後一次的冒險完全把我嚇住了。你說，你對於我的愛情使我向我隱瞞一切事情。我早就知道，我深感你的大恩，當你勸我，說你只化你所節省的錢在我的身上，那錢是你貯蓄在銀行裏以備急需的。現在我知道你完全沒有這筆錢，只是碰巧聽見了我的窘迫的情形，受了感動，真化去你的薪水，預先支領，當我病的時候，你甚至於把自己的衣服都賣去——現在我發現了這一切，我是如此地難過，直到此刻對於這事我還不知道怎麼辦，怎麼想才好。呵，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應當只做那被同情和天性的愛所激起的第一步的善行，不應當以後又在無用的物事上浪費金錢。你對於我們的友誼虛假，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因爲你和我不開誠。現在我看出你將你的最後一文錢化在裝飾，糖菓，旅行，劇場和書籍上——我以對於自己的輕浮的悔恨重重地報答你那一切（因爲我從你那

里承受一切，然而並沒有爲你愁過）；你所想用以給我快樂的每種東西，而今都變成我的一種哀痛，所留下的只不過是無用的悔恨罷了。近來我看出你的抑鬱，雖然我很苦痛地期待着有什麼事情發生，然而現在實際上所遭遇的，卻從沒有進入我的腦海。怎麼！你能夠這樣地灰心喪氣麼，馬加爾·亞列舍維奇！現在他們要對你作什麼感想，每個認識你的人要怎樣談論你呢？你，你這個使我常常爲着你的好心腸，你的謹慎，和你的明事而尊敬的人呵！你忽然沾染了這樣的一種惡習，先前我對於你從沒有看出這種惡習的一點徵候。我是如何地驚異，當費都拉告訴我，你在酣醉的情形中躺在大街上被警察發見，把你送回客舍去了的時候？我嚇呆了，雖然我確會期待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因爲你已經四天沒有蹤影。你想了沒有，馬加爾·亞列舍維奇，當你的上司知道你告假的真正原因的時候，他們將怎麼說呢？你說，大家都嘲笑你，他們都知道我們的關係，你的鄰居甚且拿我作他們戲謔的材料。一點都莫要管牠，馬加爾·亞列舍維奇，爲着上帝的緣故，自己放安靜些罷。我還被你和那些軍官們的事情驚嚇了；這件事我聽的很不清楚。詳細地給我解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來信說，你害怕告訴我，你害怕因你的直認失了我的愛情，你說你失望，在我病中你不知道怎麼幫助我好，你將你所有的東西都賣去，好維持我，不讓我到醫院去，只要哪里你能借錢便去借，而且每天和你女房東生些無謂的

氣——但是你將這一切瞞着我，你是錯了。不過現在我也全都知道了。你不願意使我知道我是你的不幸的原因，可是現在，你的這種行為使我加倍的苦痛。這一切戰動了我，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哦，愛友！不幸是一種傳染病。貧窮而且不幸的人應當互相迴避，好使彼此不再相傳染了。我帶給你在你的舊日的卑微的寂寞的生活中所從沒經歷過的困苦，這一切在苦痛我，在致我的死命。

望你來信坦白地告訴我你所遭遇的一切，並告訴我你怎麼會作出那樣的行為。若是可以的時候，請安靜我的心罷，並不是自私使我寫信給你講我的安寧，乃是我對於你的情和愛使然的，此情與愛永不會從我的心中消去。再會了。我急等着你的回信。你太不了解我，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愛你的

瓦爾瓦拉·朵布羅舍羅瓦。

七月二十八日

我的寶貝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現在既然每件事情都過去了，而且漸漸事情都開始和先前一樣了，讓我再來告訴你一件事情，好友：你為別人將對我作何感想而不安，關於這點我要趕快的向你

說明，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我的名譽對於我比什麼東西都要貴重些。因此提到我的種種不幸和那一切胡亂的行爲，我要告訴你，我們的上司們並沒有一個知道一點稍息，而且將來也不知道，他們都照舊向我表示敬重。我所害怕的一件事情便是謠言。在我們這里女房東只是叫喊，然而現在我得了你十塊盧布的幫助，將我所欠她的賬償還了一部分，她至多不過咕咕囔囔罷了。至於別的人，他們沒有關係，我絕不向他們借錢，這就完了。在我的解釋的結尾，我告訴你，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你對於我的尊敬，我視爲比世界上什麼東西都高尚，而且如今在我的暫時的困苦中我也受牠的安慰了。感謝上帝，第一次的打擊和第一次的震動都算過去了，而且你拿牠當作自己的事情，並不看我是一個虛假的朋友，或一個自私的人，把你留在这里，而且欺哄你，因爲我愛你如同我的天使，不能和你分離。我現在慫恿地從事工作，開始好好地盡我的責任。伊斯塔斐·伊凡諾維奇只說一句話，當我昨天從他面前走過的時候。我不瞞你，瓦蘭加，我的債務和我的衣服的可怕的樣子，真我的命，但是這也沒有什麼，關於這一層，我請求你，不要灰心，我愛。再送我半塊盧布罷，瓦蘭加，這半塊盧布也裂碎我的心。現在竟到了這步田地，竟成了這個樣子！我真是一個老蠢材；這不是我幫助你，我的天使，乃是你——我的可憐的小孤女——幫助我了。費都拉賺得了錢很不錯，目下我沒有希望得到一點錢，但是倘

若有什麼希望，我將寫信完全告訴你。但是謠言，謠言，是我所最感不安的。再會，我的天使。我吻你的小手，並求你病愈。我不更加詳細地寫了，這是因為我趕快要往局裏去的緣故。我要藉着勞苦和勤懇來贖償我先前的過錯；關於我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以及我和軍官們所發生的事，讓我等到今天晚上再細細地寫罷。

你的恭敬的，愛你的

馬加爾·解屋斯金。

七月二十八日

我的寶貝的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唉，瓦蘭加，瓦蘭加！這一次罪過是在你那邊和你的良心上面了。你的信使我十分顛亂而且混迷，只是現在閒暇的時候，審視我的心靈的最深的隱處，我才看出來我並沒有錯，完全沒有錯。我不是說我的飲酒（那說夠了，我愛，夠了），乃是說，我愛你，我並不是不講理性地愛你，一點也不是的。你絲毫都不知道，親愛的人；倘若你知道那全是爲什麼，我爲什麼應該愛你，你許便不像那樣說了。你的一切推究不過是口說罷了，我相信在你的心中你感覺的十分不同。

我的寶貴的，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也記不清楚我和那些軍官們發生些什

麼事。我一定要告訴你，我的天使，到那個時候我簡直着急死了。你只消想想，一個整月我緊攀在一根線上，若是可以這樣說。我的情形是最窮困不過了。我隱瞞着你，在旅舍裏我也隱瞞着。但是我的女房東卻大驚小怪的而且叫嚷起來。我本可以不過問，這賤婆本可以叫嚷她的，但是一來，這是恥辱，二來，她發現了我們的關係——誰也不知道她怎麼發現的——在全宅裏這樣的高談起來，我嚇呆了，甚且把我的耳朵都塞住，但是最壞的是別人不塞住他們的耳朵，卻正相反的把牠豎起來。就是現在我都不知道往那里隱藏我自己。……

我的天使，這一切不幸的堆積完全壓住我了。我突然聽費都拉說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個卑鄙的浪子去拜會你，用不名譽的求婚侮辱你；他侮辱了你；他十分地侮辱了你，我自己可以斷定；我的親愛的人，因為我自己也十分地受侮辱了。這件事情毀壞了我，我的天使，這件事情壓住了我，使我完全昏亂了。我萬分顛狂地跑出去，瓦蘭加。我想直接到那浪子跟前。我不知道我要作什麼。我不想叫你受辱，我的天使！唔，傷心！而且在那個時候，天正在下雨下雪，陰慘得可怕！……我想轉回來……於是我的霉運到了，親愛的人。我遇見愛米尼安·伊利奇，他是一個書記——他在以前是個書記，但是現在不是了，因為他從我們那里被革了職。我不知道他現在作什麼，只是在那里留戀着。我同他一陣走去。但是，瓦蘭加，讀你的朋友

友的不幸，困苦和他所忍受的災難，你覺得有趣麼？第三天晚上愛米尼安德憑我，我便去見他——那位軍官。我從我們的門房那里得知他的住址。更加正確地說起來，我愛，我早就注意那年青的軍人了；他到我們這里來的時候，我就跟過他。現在我知道那時候我所作的很不合禮，因為當別人把我引見他的時候，我便失了常態了。實在，瓦蘭加，我一點都記不得，我所記得的就只是有許多軍官同他在一塊，或者是我眼看花了——誰知道。我也不記得我所說的，我只知道在實心的憤怒中我說了許多。但是以後他們便把我趕出來，把我從樓梯上扔下——並不是真把我扔下，只是這樣地把我趕出來。你已經知道，瓦蘭加，我是怎樣轉回來的；這就是全部的故事。自然我貶了我自己，我的名譽受損失了，但是究竟除了你誰也不知道，沒有一個外人知道，因此這事好像完全沒有發生過的一樣。也許就是如此，瓦蘭加，你怎麼想？我知道有一件事最的確，去年亞克先基·阿息波維奇用了這同樣的方法凌侮彼得·彼得羅維奇的人格，但是祕密地，他祕密地將這件事做了。他叫他到門房裏去，我從門縫裏一切都看見了：在那里他把應做的事情都做了，但是卻用了這樣斯文的方法，因為除了我沒有一個人看見，而且我沒有關係——我是誰也不告訴的。從那以後，彼得·彼得羅維奇和亞克先基·阿息波維奇在一塊都很不錯的。彼得·彼得羅維奇，你知道，是一個十分自重的人，所以他連一個人都不告

訴，所以現在他們甚至於還鞠躬，握手。……我並不爭辯，瓦蘭加，我並不敢和你爭辯，我確是大大地侮辱我自己了，而且最壞的是：我自己看我是降低我自己了，但是不消說，這是我生來便定下的，不消說這是我的命運，你知道，一個人的命運是不能逃脫的。

這就是我的困苦和不幸的正確記錄，瓦蘭加，應有盡有，像這樣的事情讀着是沒有益處的。我雖健康還遠着哩，瓦蘭加，我的活潑的情感完全喪失了。我用這一封信向你證明我的忠誠，愛情和尊敬。我依舊是，親愛的馬丹，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你的卑微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七月二十九日

我的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我讀了你的兩封信，不禁慨然太息！聽着，我愛；你或者是瞞着我些事情，只將你的不幸的一部分寫給我，或者是……實在，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的信還是一種神經錯亂的結果……來看我，爲着上帝的緣故，今天就來；聽着，直接來到我

們這里喫午飯。我不知道你在那里怎麼生活，或你怎麼對付你的女房東。關於這層你一點都沒寫，你的緘默好像是故意的。再會了，我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到我們這里來，你不如每天到我們這里來喫午飯。費都拉飯作的很好。再會。

你的

瓦爾瓦拉·朵布羅舍羅瓦。

八月一日

我的親愛的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你快活，親愛的姑娘，上帝給你一個機會報達他人，而且向我表示你的懷恩。我相信這點，瓦蘭加，而且我相信你的天使般的心腸的善良，我並不是說這話來責備你——你可莫要因為我在老年浪費而斥責我。若是我作錯了，現在也沒有法子；只是從你的口中聽這話，我愛，未免太傷心了！我這樣說，你不要生氣，我的心是十分地疼痛。窮人容易生氣——這是自然的道理。我在先前就覺得了。窮人太苛刻，他用一種不同的眼光看上帝的世界，斜眼看每個過路的行人，睜着忿悶的大眼睛向四周注視，細聽每一句話，別人是不是在談論他？或者別人在說他是多麼難看？推想他確是怎樣地感覺得？比方說，在這方面他是怎樣，在那方面他是怎樣？每人

都知道，瓦蘭加，一個窮人還不如一件破衣服，得不到任何人的敬重；無論他們怎麼寫！那般無聊作家，對於窮人總常是和原來一樣的。爲什麼常是和原來一樣呢？因爲在他們看起來，窮人的一切都應該翻將出來給人家看，窮人不應該有什麼神聖的，至於名譽更是不用提了。愛米尼安日前告訴我，有些人們給他預備一本捐款簿，每十個戈貝克都要作一種正式的檢查，他們想，他們給他十個戈貝克算是白白地給了，但是並不是；他們已經得了報酬，就是把他顯出來是一個窮人。近來，親愛的人，慈善的事情都作得非常奇怪了……或者從來就是這樣，誰知道！人們不是不知道怎麼做，便是做得太巧妙了——兩樣總有一樣。也許你不知道這層，那麼這話便是對你說的。別的什麼事我們一點都不能說，但是在這個題目上我們可算大家了！爲什麼一個窮人盡知道這一切，盡作這樣的感想呢？爲什麼？——唔，是從經驗上得來的。因爲他知道，比方說，有一位紳士在他的身邊，正往某處酒館裏去，自己說道，「今天這個乞丐般的書記將喫什麼呢？我要喫油炸的捲煎，然而他卻要喫沒油的稀飯哩，或者。」我要喫沒油的稀飯與你有什麼相干？有這樣的人，瓦蘭加，專在這上面用工夫。他們出去亂逛，無恥的諷刺家，看別人是把全腳放在鋪道走上還是欠着腳走；他們注意某某書記，在某某局裏，一個九品官，從靴子裏露出趾頭來，在他的肘節處也有了窟窿——於是他們便在家裏坐下，將一切完全描寫出

來，將這樣的廢物付印。……而且這與你有什麼相干，先生，若是我的肘節破了？若是你原諒我這樣粗魯的說法，瓦蘭加，我要告訴你，窮人也有他的貞操，比方說，是和你有處女的貞操相同的。你一定不願在大衆面前剝去自己的衣服——饒恕我的粗魯的比擬。因此，同樣，窮人也不歡喜別人窺視他的窮窩，查問他的家內的安排。這樣你何必，瓦蘭加，加入那般攻擊一個誠實人的尊榮與名譽的仇敵中來侮辱我呢？

今天我在局裏坐着好像一隻狗熊，一隻拔了毛的小雀兒一樣，因此我幾乎羞慚得要死。我害臊，瓦蘭加！當一個人從衣服上露出精光的肘節，鈕扣掛在一根線上時候，他自然要害臊的。好像故意似的，我的一切都是這樣亂七八糟！我自然而然地灰心喪氣了。說什麼！……今天司解班·克爾羅維奇自己有事開始向我說話，他說了好半天，接着好像無意似的說道，「唔，實在，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他並沒有將他心中的話說出來，只是我自己明白了他是什麼意思，我臉孔發紅，就連我的光額都現出紫紅色來。實在只是一件小事情，但是仍然使我不安而且喚起了我的辛酸的反省。但願他們什麼都不曾知道！呵，上帝莫叫他們知道罷！我直認我確猜疑一個人，我十分猜疑他。這些痞子確是毫無顧忌的！他們將賣我！他們將爲着一文錢把別人全部的私人生活都賣去——沒有東西於他們是神聖的。

現在我知道這是誰玩的把戲：這是拉特司雅耶夫。他和我們局裏某人認識，一定是這樣，在談話中間他附會地把我們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了他；或者他是在他自己的局裏說出這話，於是傳出去又傳到我們這局裏來了。在我們客舍裏人人都知道這事情很清楚，並且指點你的窗戶；我知道他們的確指點了。昨天我往你那里去喫午飯的時候，他們都伸頭到窗外，女房東說：「你看，這個小鬼和小傢伙作起朋友來了。」她甚且叫你一個不像樣的名字。然而這一切，較之拉特司雅耶夫的可惡的計劃，要將你我放進他的著作裏，用一種精微的諷刺的方法描寫出來，到算不了什麼；他自己說了這話，有些好人又轉告訴我。我老是專想這一件事，親愛的人，不知道決定怎麼辦好。這是無法隱瞞的，我們是激動上帝的怒了，小天使。你想送我一本書看，解救我的苦悶，好友；但是書有什麼用處，我愛，書是什麼東西？簡直是胡說！小說是胡說，只是給懶人讀的；相信我，親愛的人，相信我的多年的經驗。就是他們向你談什麼沙士比亞，說道「你看，沙士比亞寫文學」，那麼，沙士比亞也是胡說；簡直是胡說，只是寫出來嘲弄人的！

你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八月二日

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什麼事情都莫要煩惱；得上帝的歡心一切便都好了。費都拉爲我和他自己找着了許多活計，我們很愉快地着手做活；或者我們將救濟了目前的困境。她猜疑——最近我所有的不幸與安那·費多羅夫那都有關係；但是現在我可不管了。我今天彷彿覺得特別快活。你想借錢——萬不能夠！你以後到還錢的時候，又要陷入困難了。你最好還是和我們過活得更接近些，更常常到我們這里來，一點也莫要管你的女房東。至於你的其餘的仇人和懷惡意者，我確信是你生的無益的猜疑，煩惱你自己，馬加爾·亞列舍維奇！記住，我上一次已經告訴了你，你的話太誇張了，下次再會，我一定等你來。

你的

瓦·朵。

八月三日

我的天使，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趕快告訴你，我的小命根，我有些新的希望了。但是原諒我，我的小女兒。你來信叫我莫要借錢。親愛的人，不借簡直是不行的；我現在已經不行了，若是你忽然又有什麼意外的時候，怎麼辦呢！你是脆弱的，因此我說，我們一定要得借錢。我要繼續去借。

我要告訴你，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在本局裏我現在和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並排坐着。這可不是你所知道的愛米尼安·伊利奇。他和我同樣，是一個九品官，而且他和我在本局裏幾乎算是辦事的最老手了。他是一個好性情而且慷慨的人；他不愛說話，常是狗熊似的呆望着。但是他是一個好書記，他的英文寫的漂亮極了，實在說，他寫的並不比我差——他真是一個值得佩服的人！我從沒有和他很親密過，見面只說你好和早安，晚安；或者若是我要削筆刀的時候，我便說，「削筆刀給我，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總之我們的來往只限於我們普通必須的時候。他今天向我說，「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爲什麼這般地沉思？」我看這人意思很好，因此我告訴他——我說，「就是這麼一回事，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我並沒有將每件事情都告訴他，實在，萬不能夠！我將永不说說這段故事，因爲我沒有心腸。我僅只告訴他一點事情，我窘迫沒有錢用，等等。「你應當借錢！我的好人，」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說：「你應當借錢；你可以向彼得·彼得羅維

奇借，他放賬；我借過，他的利息適中，并不過分。」瓦蘭加，我的心頭猛跳了一下。我想了又想，或者上帝將感動彼得·彼得羅維奇的心，他行好借錢給我，我已經自己計算，這筆款子要是借來的時候，我能夠付女房東賬並幫助你，並把我周身弄乾淨。現在是這樣的一種恥辱，我都怕在自己的位上坐着。更莫問那般張牙咧嘴的光棍們的嘲弄了。並且，大人有時經過我們的棹子；哈，這可萬不能夠！他可以向我這方警視一下，看出我的穿著不像樣！他最注重簡潔和整齊。或者他不說什麼，但是我可要醜死了——其實，這是真實的話。因此，我堅定了心，厚着面皮走向彼得·彼得羅維奇身邊去，充滿了希望，同時又期待得與其說活着，倒不如說已經死掉。但是究竟，瓦蘭加，這完全沒意思地終給了，他正在忙着什麼事情。和費多色·伊凡諾維奇談話。我從一邊走近他的身旁，扯了他的手一下，說道，「彼得·彼得羅維奇，我說，彼得·彼得羅維奇！」他回頭一看，我繼續說，「就是這麼一回事，三十塊盧布，」等等。他起初不明白我，當我向他說明了一半的時候，他笑將起來，一句話也沒說。我把原話又說了一遍。他向我說道，「你有抵押麼？」他自己老是寫，一眼都不瞥我。我有點着慌了。「沒有，」我說，「彼得·彼得羅維奇，我沒有抵押，」而且我向他說明，我領了薪水的時候便還他，一定地還他，一定首先地還他。這時有人叫他去。我便等着。他回來的時候，開始修理他的筆頭，

好像沒有看見我似的。我仍舊地說，「彼得·彼得羅維奇，你不能將就着辦麼？」他一聲也不作，好像沒有聽見我一樣。我老是在那里站着。他多少說一句也好，但他却修理筆頭，開始寫將起來。我只得走開了。你看，親愛的姑娘，他們也許是很好的人，但是驕傲，太驕傲了——可是我倒不管！我們和他們有什麼關係，瓦蘭加！就是因為這我才寫給你這一切。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也是笑，而且擺頭，但是他卻誠心鼓舞我，叫我不失望——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確是一位值得佩服的人。他允許了介紹我給那位住在維堡爾格的人，瓦蘭加，這個人是十四品官，也是放賬的，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說他一定借。我明天到不到他那里去呢，我的天使？你怎麼想？若是我不去，真是可怕！我的女房東幾乎把我趕將出去，不允再給我開一頓飯了；並且，我的靴子破的可怕，我愛；我也沒有鈕扣而且別的什麼都沒有。倘若有一位局裏管事人看見這般的不成樣子，怎麼辦呢；可怕，瓦蘭加，簡直可怕！

馬加爾·解屋斯金·

八月四日

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爲着上帝的緣故，馬加爾·亞列舍維奇，趕快借點錢來，我本想無論如何不向

寫 人

你請求幫助，在現今的情況中，但是倘若你知道我是處在什麼一種境地啊，我們簡直就不能再在這客舍裏住了。我遇見一件非常討厭的事，倘若你知道我是何等地顛亂而且不安呵！你只消想像着，我的朋友；今天一早來了一個生人到我們這里，稍老，差不多可以說就是個老頭子，身上佩着勳章。我嚇住了，不知道他要和我們作什麼。這時候費都拉到一個店舖裏去了，他開始問我如何生活，作些什麼，不等我回答一句，便告訴我，說他是那位軍官的叔父；說他非常氣他的姪兒那種卑鄙的行爲，並氣他到處毀謗我們；說他的姪兒是一個青年的浪子，並且說他預備領我歸他保護；囑咐我莫要聽從青年人的話，又說他好像父親一般同情於我，他感覺一種父親的感情對我，並預備盡力幫助我。我滿臉飛紅，不知道怎麼纔好，但是並沒有急去感謝他。他強握我的手，輕彈我的面頰，說我很漂亮的，說他最歡喜是我的面頰上有酒窩（誰知道他說些什麼）！最後他要來吻我，說他是一個老人（他是多麼可惡）！正在這個時候費都拉進來了。他有點慌亂起來，又開始說他爲着我的謹慎和賢德尊敬我，並且說他極其希望我不要把他當作生人。以後他叫費都拉到一旁，用種奇怪的藉口要給她好些錢。自然，費都拉不願接受。最後他預備要走，又將他一切話重述一遍，說他要再來看我，給我帶幾副耳環來（我想他自己也很昏了）；他囑咐我要搬家，而且給我舉薦一座很好的住所，他曾經看過，並不費我的分文；

他說他非常喜歡我，因為我是一個誠實謹慎的女子，囑咐我要小心浪子們，最後他告訴我們，他認識安那·費多羅夫那，而且安那·費多羅夫那託他告訴我，她自己要求看我。這個時候我完全明白了。我不知道什麼降臨到我的身上；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經驗了這樣的情況；我大怒起來，簡直把他弄羞了。費都拉幫助我，我們幾乎把他趕將出去。我們決定這事完全是安那·費多羅夫那做的；不然他從哪里能夠知道我們呢？

現在，我求訴於你，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懇求你來幫助我們。爲着上帝的緣故，不要在這可怕的情形中拋棄我。請你借錢，無論如何拿點錢在手裏；我們沒法搬家，但是這裏我們可是不能再住了；費都拉也是這樣地勸告我。我們至少需要二十五塊盧布；我將來償還你；我自己掙錢；一兩天內費都拉還要給我找到些活計，因此若是他們要重利，不要管，什麼都承認好了。我將來全數償還，爲着上帝的緣故，不要拋棄我。現在你處在這樣景況中，煩擾你我是難受的，但是我所有的希望都在你一個人身上。……再會了，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想念我，上帝賜你成功。

你的朋友，

瓦·朵·

八月四日

我的寶貝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這一切意外的打擊十分攪亂了我！這樣的可怕的災禍毀壞了我的精神！這些地痞式的浪子和青皮式的老人將不僅使你臥病，我的天使，他們也要致我的死命。他們也要，我起誓他們要！你知道我要是不幫助你的時候，我便要死去！若是不幫助你，那真要我的命，瓦蘭加，實實在在地要我的命，然而若是我真幫助你，那麼你將好像鳥兒出巢一般離我而飛去，躲避這些貓頭鷹，這些鷲鳥正要啄食你的。這便是苦惱我的事情，我的寶貴的。而且你，瓦蘭加，也是這麼殘酷！你怎麼能夠這樣？他們苦了你，侮辱了你，我的小鳥，你是在淒慘之中，你還爲我不安，允許掙錢償還我的債，老實說，這個意思就是，你將以你的脆弱的健康致你自己的死命，好償還我的債。你只消想一想，瓦蘭加，你說些什麼話！你爲什麼要縫紉呢？你爲什麼要工作，以憂慮煩擾你的可憐的小腦袋，損傷你的可愛的眼睛，毀壞你的健康呢？呵，瓦蘭加，瓦蘭加！你想，我的寶貝，我一點用處都沒有，我自己知道我一處用處都沒有，但是我要使我自己有點用處！我要戰勝一切，我要找額外的的工作，我要替各種文人抄寫各種稿本，我要到他們那兒去，我要糾纏他們給我工作，你知

道，親愛的人，他們尋找良好的抄寫人，我知道他們尋找這樣人，但是我不讓你累壞你自己；我不讓你實行這樣的一種不幸的計劃。我一定要借錢，我的天使，不借錢我便要死去。你來信，我的寶貝，叫我莫怕重利——我不怕，親愛的人，我不會被嚇住的。現在什麼事情都嚇不住我了。我要借四十塊紙盧布，我愛；這並不多，瓦蘭加，你想怎麼樣？他們在我的第一句話上將信心我四十盧布麼？我的意思是說，你想，在第一眼我能夠引起人家的信心麼？他們能在第一眼從我的相貌上得到一種合宜的印象麼？你回想我的面貌，我的天使，能夠引起人家的信心麼？你自己想怎麼樣！你知道，我覺得這般恐怖；這使我十分不舒服，實在說，十分不舒服。從四十塊盧布中我留二十五塊盧布給你，瓦蘭加，兩塊銀盧布給女房東，其餘的我預定作我自己的化消。你想，我似乎應當多付女房東才對，這甚且是必須的，但是倘若你仔細想一想，親愛的姑娘，將他所需要的都計算出來，那時候你便知道，多付是不可能的了，因此說也沒有用，提也沒有益。我要用一塊銀盧布買雙靴子；我實在不知道我能不能穿我的舊靴子到局裏去了。一條新的領帶也是必需的，因為舊的已經用一年了，但是你既然允許我，不但從你的舊護胸給我作領結，並且給我裁出一件小前衫，我可不用再想領結了。這樣靴子和領結都有了。現在論到鈕扣，我愛！你要同意，我的寶貝，我不能再沒有鈕扣，幾乎有一半都掉了！我渾身打戰，

當我想到大人會注意出這樣的不整潔而且要說幾句話的時候，他將怎樣說呢！恐怕我要聽不見他所說的，親愛的人，因為我要死，死，立地就死，簡直就爲着這種思想羞死！——呵，瓦蘭加！——唔，這些必需費都派完之後，還剩下三塊盧布。這便作日常零用，買半斤淡巴菰，因爲我沒有淡巴菰就不能生活，我的小天使，我煙管不入口已經有九天了。實在話，我本想把牠買了來，一句也不對你說，但是我害臊。你在那里受困苦，將你自己什麼東西都剝削了，我在這里卻享受各種的奢侈；因此我把這事告訴你，避免良心上的難受。我明白地向你自認，瓦蘭加，我此刻處在一種極端窘迫的境況中，這是我生平沒有遭遇過的。我的女房東輕視我，誰都不重看我；我的可怕的缺乏，我的欠債；在局裏我先就和我的同事的書記們不和睦——現在，瓦蘭加，簡直是不堪言狀了。我隱藏，我細心地將一切隱藏，不讓任何大發覺。我自己偷偷地從一旁溜進局裏去，我遠離着所有的人。只是向你我才有心腸白白出來。……若是他們不給我錢的時候怎樣辦！我們最好還是不想這層，瓦蘭加，不要在事先用這樣思想遏抑我們的精神。我便是因此寫信給你，警誡你莫要想這件事，莫用罪惡的想像煩擾你自己。呵！上帝！那時候你將怎麼了呢！實在到那時候，你便不從那客舍搬走，我將同你在一塊；但是不行，到那個時候我便不回來了，我簡直要死在什麼地方不見了。我在這里老是給你寫信，我應當剪髮了；這使

人更可以看得上眼些，可以看得上眼的樣子時常是有點用處的。上帝幫助，我要祈禱，動身。

馬·解屋斯金。

八月五日

我的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你實在切莫失望起來。沒有那一套我們的困苦已經儘夠了。

我送你三十個銀戈貝克，我不能夠多湊了。你要買你自己所最需要的東西，將就對付到明天。我們自己幾乎一點都沒有剩下，我不知道明天又怎麼了。傷心呵，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不過也無須乎傷心；事情不成功，那是沒有法子的。費都拉說，沒有什麼困難，目前我們能夠在這裡住，若是我們搬了，也不見得就有什麼許多好處，在什麼地方他們都能找着我們，若是他們想找。不過我此刻住在這裡究竟覺得不大安適。若不是這樣傷心，我許寫了一點事情報告給你。

你的性格怎麼那般特別，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把每件事情都太放在心裏了，因此你將永遠是一個不快樂的人。我仔細地讀你的來信，我看在每封信裏，你都是爲我焦心，爲我煩惱，然而你對於自己卻從沒有這樣過。自然，人人都說，你

的心腸好，但是我說，未免太好了。我要對你作朋友的忠告，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感你的恩，非常感恩爲着你對於我的一切幫助，我深深地感覺着；試想，你就是現在，經過我爲你的一切不幸的不知不覺的原因之後——你就是現在還僅僅爲着我的快樂，我的悲哀，我的情感而生活，我看見這一切當如何呢！若是一個人將別一個人所有的困苦都這樣地放在心裏，這樣熱烈地在每件事上同情，自然他因此要很不快活的。今天你從局裏來看我的時候，我見了你，嚇得一跳。你是如此慘白，如此失望，如此受驚；你並不像你自己了——完全因爲你怕將你的失敗告訴我，怕使我失望，怕使我驚嚇，然而當你看見我幾乎發笑的時候，你的心差不多算安頓了。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不要傷心，不要失望，要放更懂事些，我求你，我央求你。你將看見一切都會不錯，一切都要變好；不然，你永遠爲別人的困苦而傷心，苦惱，人生於你要成爲一種苦惱的。再會，愛友；我懇求你不要太爲我焦心了。

瓦·朵。

八月五日

我的寶貝瓦蘭加：

很好，我的天使，很好，你決定了我找不到錢也沒有什麼害處。很好，我很安頓，我很愉快爲着你的緣故。我實在真歡喜你不拋棄我這老人，卻將在你的客舍住着。實在，一句也不瞞你，當我看見你在來信中關於我寫得那麼美好，並對於我的情感給以相當的敬重的時候，我的心可快樂極了。我並不是因爲驕傲說這話，乃是因爲你既然如此關懷我的心，這便看見你是何等愛我了。說我的心作什麼呢！心是任牠自己的意思行的，但是，我的寶貴的。你卻提醒我不要心窄。不錯。我的天使，或者是的，我自己也說，心窄是沒有用的！但是雖然這樣，你告訴我，親愛的姑娘，明天我穿什麼靴子到局裏去呢！這便是難點，瓦蘭加，你知道這樣的一種思想能毀壞人，完全把人毀壞了。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並非爲自己着急，我並非爲自己苦惱；就是在最冷的時候沒有靴子，沒有大衣出門，我都是一樣，我什麼事情都能忍受，什麼事情都擔得起。我是一個不關重要的卑微的人，——但是別人要怎麼說呢？到我出入沒有大衣的時候，我的一般仇人用他們惡毒的舌頭要怎麼說呢？你知道，我穿外衣乃是爲着別人的緣故，不錯，靴子或者也是爲着他們才穿上的。在這樣的情形中，瓦蘭加，靴子是必需的，好維持個人的尊嚴與令名，穿着大窟窿小洞的靴子，尊嚴與令名全都失去了，相信我，親愛的孩子，相信我多年的經驗，聽從像我這樣的一個老年人的話，他明白世界，知道人們是什麼樣，不要聽信那些卑鄙

的無聊作家和諷刺家的話。

我還沒有詳細告訴你，我的寶貝，今天這一切事到底是怎樣發生的。我受的不是罪，我在一早晨所忍受的心靈的苦楚，比好多人各自在一年內所忍受的還多。就是這麼一回事：第一，我在清晨一早便動身，爲的想會見他，以後還可以按時到局裏去。天上落着這樣的雨雪！我將自己緊緊圍裹在大衣裏，小愛人，我老是向前走，不斷地想：「哦，上帝，饒恕我的罪過，賜我的願望成功！」我經過聖基督教堂，在自己的身上畫十字，懺悔我所有的罪過，並且想到我不配和上帝協商。我自己深沉地想，什麼東西也不想看，因此我不擇路地向前走去。大街上空洞洞的，我所遇見的人總都好像心神不寧的樣子，然而並不是怪：有誰願在這樣早的時候又是這樣的天氣出門呢！一羣骯髒的工人，迎面走來，這些粗野的東西們撞着我！一陣恐怖的感情臨到我的身上，我覺得不安，實在我連想都不願想錢了——只好聽之，只好聽之罷了！正走到馮斯克列辛橋那里，我的靴底子掉了，因此我實在不知道穿着什麼在走了。那時候我遇見了我們局裏的一位錄事雅爾穆來耶夫。他挺直的站起來用兩眼打量着我，好像要請我喝一杯似的。「哼，喝一杯，兄臺。」我想，「沒有那麼多的工夫來喝一杯！」我疲乏得要命，不動的站着，歇了一會，又沉緩地向前走去。我故意地四面張望，想找着一種東西繫住我的注意，分我的心，把我鼓舞

起來，但是不成功；什麼東西也繫不住我的思想，並且我如此地泥污，我自己都覺得害臊。最後我看見了遠遠的一座黃色的木房，上面一層作望閣的樣式。「唔，」我想：「這就是了，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就是這樣向我述說的——馬爾珂夫的住宅。」（瓦蘭加，這就是那個放賬的馬爾珂夫）我幾乎不知道我在作什麼，本來我知道這是馬爾珂夫的住宅，但是我卻請問了一位崗警。「那是誰的住宅，兄臺？」我說。這位崗警是一個暴戾的東西，好像和誰生氣不願說話似的，從牙齒濺出——馬爾珂夫的住宅。這所有的崗警都是如此地無情，但是我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呢？——唔，這一切作成了——一個壞的討厭的印象，總之，一件事上又加上一件事，在每種事情中你能發見有些東西與你自己的情形相同，而且永遠是這樣。我順着大街經過這住宅有三次，我越走越覺越壞。「不行，」我想，「他將不借錢給我，無論如何他將不借給我。我是一個生人，而且這又是一件難張口的事情，我又不是一个惹眼的人，——好罷，」我想，「憑着命運闖，但願以後不懊惱；他們不會因為我的嘗試就把我喫掉的，」於是我便輕輕地開了小門。另一種不幸發生了：一條不成樣的家狗追着我。牠瘋瘋傻傻地大聲吐吐的叫！——就是這樣不幸的瑣屑的偶然的事常常使人發瘋，瓦蘭加，使人膽怯，毀壞他在事先替自己所熟思了的一切決定；因此我提心弔膽地往裏面走去，然而又直闖出禍來了——我走進去，不看見靠門檻下

面有什麼，一脚絆在一個女人身上，她正忙着從乳桶裏濾乳到瓦瓶裏，把所有的乳都弄潑了。不懂事的女人叫喊起來，說道，「你往哪里撞呀，先生？你幹什麼？」她嚙嚙嚙嚙得不休。瓦蘭加，我說這話是表明我在這樣情形中常碰着像這類的事情；好像我的命運就是這樣，常常碰着麻纏。一個老怪婆（卽主婦，芬蘭人）伸頭看鬧什麼。我照直走近她的面前。「馬爾珂夫住在這裏麼？」我說。「不，」她說。她不動地站着仔細地打量我。「你找他有什麼事？」我便向她說明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所告訴我的種種，及其他一切；——我說有件小事。老女人便叫她的女兒——赤腳的十幾歲的女孩——「叫你的父親；他總在樓上寓客的房裏。」

我走進去。房間還不錯，牆上掛着有些張畫，全都是將軍的像，一張沙發，一張圓棹，木犀草，鳳仙花——我想，我離開這里，自己退將出去再不來了，豈不好麼？親愛的，我確實想跑！「我最好明天來，」我想，「天氣也要好些，我也要遲一點才來——今天乳弄潑了，將軍們面貌都好像十分使氣的樣子。……」我已經走到門跟前，——但是他進來了，——一個頭髮頰白的人，帶着一對賊眼睛，穿着一件油膩的寬服，上面有一條環腰的帶子。他問我的來意，我便告訴他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所告訴我的種種——「四十塊盧布，」我說，「就是這回事。」——我的話沒說完，我從他的眼中看出這件事失敗了。「不行，」他說；「事實上是我不會

錢；你帶有什麼東西作抵押麼？」

我開始說明我沒帶東西來作抵押，但是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實在，要說的話我都說了。他全都聽見了。「不行，」他說，「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是什麼人！我沒有錢。」

我想，「唔，不錯，就是這樣；這層我知道，我已經預先覺到了。」瓦蘭加，實在，若是地球在我的下面裂開了到好些；我渾身寒慄，我的雙腳麻木，毛孔順着我的脊梁結起疙瘩。我看着他，他看着我，幾乎說——滾罷，兄臺，你在這裡停着是沒有用的！若是這樣的一件事情在別的情況中發生，我真要十分地羞慚了。——

「你要錢作什麼用！」——（你看他問我什麼話，瓦蘭加！）我張開我的嘴，想不空地站在那里，但是他連聽都不願聽。「不行，」他說，「我沒有錢，我本來十分願意借給你。」於是我便向他力說，告訴他我只借一筆小款子，我願在一定的日期還他，我願在一定的日期以前還他，利息隨他算，上帝爲證！我要還他的。在這利那，親愛的人，我想起你，我想起你所有的困苦和急需，我想起你的可憐的小小的半盧布。「但是不，」他說，「利息沒有什麼關係；可惜現在沒有抵押！並且，我沒有錢。我一點錢沒有，上帝爲證！不然，我倒很願意借給你的，」——他也說上帝，這痞子！

我不記得我怎麼走將出來，怎麼穿過費布爾格斯基街，我怎麼到過斯克列辛橋。我疲乏的要命，老是打戰，渾身都濕透了，只是到十點鐘才趕到局裏。我想把自己弄乾淨一點，但是門房斯涅節利夫說不行，說我要把刷子弄壞了，「刷子是公家的物件，」他說。你看，他們現在是怎樣，我愛，我在這些老爺們面前幾乎比擦靴子的破布還不如。你知道什麼致我的死命麼，瓦蘭加，並不是錢致我的死命，倒是這一切日常的煩惱，這一切的耳語，微笑，和戲語。大人無意間也許一定要問到我的。哦，親愛的人，我的黃金時代過去了。今天我將你所有的來信重讀一遍，傷心呵，瓦蘭加：再會，我的親人！上帝保護你。

馬·解屋斯金。

再者——我想半帶諧謔地敘述我的痛苦，瓦蘭加，只是諧謔好像並沒有顯現出來。我想使你歡喜——我一定到你那里去，親愛的姑娘，我一定到你那里去，明天就去。

八月十一日

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我的寶貝：

我糟了，我們都糟了，我們一起都糟透了。我的名譽，我的尊嚴——完全毀壞

了！我毀了，你毀了，親愛的人，你簡直和我一起毀了！這是我。這是我帶你到毀滅的地步！我受逼迫，瓦蘭加，我受輕蔑，我變成一個笑柄了，女房東簡直開始辱弄我；今天他當面和我吵嚷；她三回五次責罵我，把我看得比一塊小木片還不如。晚間在拉特司雅耶夫那里有一位大聲朗誦我給你的信的草稿；那是我無意中從口袋裏落掉的。我的寶貴的，他們拿牠當作什麼一種諧謔！他們用各樣的豔冶的名字叫我們，不住地鬨堂大笑，這般無信義的東西！我往他們那里去，指責拉特斯雅耶夫的狡猾，說他是一個無信義的東西！但是拉特斯雅耶夫卻回答說我自己是一個無信義的東西，說我在女流中得勝利，自己快活。他說，「你隱瞞着我們；你是一個魯月拉司（註）；」現在他們都叫我魯月拉司，我沒有別的名字了！你聽見麼，我的小天使，你聽見麼？——他們現在完全知道了，這事的底細他們完全知道了，他們知道道你，我的親人，你所有的一切他們完全知道了！這還不夠！連法利東也在裏面，他也跟着他們打成一片；我今天差他到香腸店給我賣點東西；他不去。「忙着哩！」這就是他說的話。「但是這是你的責任，」我說。「那可不是，」他說，「那並不是我的責任。你不付我的女主人錢，因此我對於你是不負責任的。」我不能夠忍受他一個不識字的粗人的這種侮辱。我說，「你這個蠢東西，」他回我道，「蠢東西你說。」我想他一定是多喝了一杯，這樣地無理，我便說，「你喝醉了，你這個

鄙夫！」他答道：「沒化你的錢，無論如何，你自己還沒有錢去喝醉哩；你自己還向別人求二十個戈貝克哩，」他甚至於說；「哼！還是一位先生哩！」親愛的姑娘，事情竟到了這步田地！我實在害臊活着。瓦蘭加！的確我好像是個無賴，比沒有護照的走江湖者還壞。可怕的災殃！我毀了，簡直毀了！我無可救藥地毀了。

馬·解。

（註）魯月拉司之名出於 *Clarissa Harlowe* 中，此書爲十八世紀 *Samuel Richard-*

son 所作。

八月十三日

我的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什麼都沒有，除了左一番右一番的困苦加在我們的身上！我自己就不知道怎麼辦好！現在你將怎麼了，我也很少希望的；今天早晨熨斗烙了我的左手；我無意間把牠弄倒，拉下來打傷我自己，同時又把我的手烙了。我簡直不能作活，費都拉病有三天了。我焦心的難受。我送你三十個銀戈貝克，我們所剩下的差不多都在這里了，上帝知道我本是如何願在你窮乏的時候幫助你。我如此地煩腦，我要哭了。再會，我的朋友！若是你今天來看我們，那你便十分安慰我們了。

六月十四日

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你是怎麼一回事？你倒真像不怕上帝似的！你簡直使我發瘋，你就不害臊麼？你將毀壞你自己；你至少應當想你的令名！你是一個有體面，有大人般的感情，有自尊心的人，大家所知道的，你真要羞死！你就不憐惜你的頰白的頭髮麼？你就不怕上帝麼？費都拉說她再不幫助你了，我也不給你錢了。你把我們引到什麼一種境地，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一定以為你這樣地胡作非爲，於我沒有什麼關係；你不知道我爲着你的緣故忍受了什麼！我連樓梯都不能下；人人看着我，用手指指着，說出那樣難聽的話；他們照直說我「和一個酒徒相好了」。你想，聽見這話是怎麼樣！當我把你引進來的時候，所有的寓客也侮蔑地指着你：「看，」他們說，「又把那個書記引進去了。」我爲你真要醜得昏死過去了。我起誓要搬開這里。我要往不論什麼地方去作個僕女或洗衣婦，我不留在這里了。我寫信給你，叫你到這里來看我，但是你卻不來。可見我的眼淚和祈求在你的面前算不了什麼，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的錢從哪里弄來的？爲着上帝的緣故，千萬要小心！你真毀壞你自己，

白白毀壞你自己！這是何等地羞恥，這是何等地侮辱！昨夜女房東不准你進去，你在迴廊上度了一夜。我完全知道。倘若你知道當我曉得了這一切的時候，我是何等苦惱啊！來看我；在我們這里你將快活；我們要一塊看書，我們要回憶過去。費都拉要告訴我們她作巡禮者時候的經歷。爲着我的緣故，不要毀壞你自己和我。我活着只是爲着你，爲着你的緣故我和你一塊住着，然而你現在竟是這樣地作爲！作個大丈夫罷，穩站在不幸之中，記住，貧窮並不是一樁罪過。爲什麼失望呢？這全是暫時的！上帝幫助——一切都將變好，只是你自己現在要得自持。我送你二十個戈貝克，給你自己買淡巴菰或買你要買的什麼東西，只是爲着上帝的緣故，莫要化在有害的東西上了。來看我們，一定要來。或者你要像以前一樣害臊，但是莫要害臊；那是假的羞恥。但願你表明真正的悔恨。信賴上帝。他將善意地安排一切。

瓦·朵·

八月十九日

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我的寶貝：

我害臊，小愛人，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我十分害臊。但是究竟這有什麼十分作怪的呢，我愛？爲什麼不使自己的心中快樂一點呢？我不想我的靴底子了，靴

底子也是小事，而且永遠是一塊簡單的，無味的，髒靴底子罷了。靴子也是小事！希臘的聖賢走動常是不穿靴子的，我們爲什麼要用這樣的無價值的東西來嬌養自己呢？而且我爲什麼要因爲這些東西被侮辱，被輕視呢？你告訴費都拉，她真是一個沒意思的，不安頓的，大驚小怪的女人，並且，是一個愚蠢的東西，說不出地愚蠢！至於我的頰白的頭髮，你在這上面卻十分誤會了，我的親人，因爲我絕不會像你所想的那樣老呵。愛米尼安向你致他的敬意。你來信說你傷心而且哀哭；我告訴你，我也是傷心而且哀哭。總結起來說，我願你健康，幸福，至於我自己，也是健康，幸福，我的天使，我不變地是你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八月二十一日

尊貴的馬丹和親愛的朋友，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覺得有罪，我覺得我在你的面前有罪，在我想來，愛友，讓我覺得，那是一點益處都沒有，無論你怎麼說。在我沒有這種劣行以前我就完全覺着了這一切，但是我灰心而且墮落，知道我是做錯了。我愛，我並不是一個壞人，心腸並不殘忍，我要是苦楚你的小心肝，親愛的人，我一定多少要像一隻殘酷的老虎，然而我卻只

有一副羊羔的心腸，而且你知道的，我並沒有殘酷的傾向；因此，我的天使，在我的劣行上我並不是完全有罪，因為我的感情，我的思想都是無罪的，其實我就不知道有什麼罪。這完全是如此地莫明其妙，親愛的人！你送我三十個銀戈貝克，又送我二十個戈貝克；我看着你的可憐的小錢，心中疼痛。你烙了你的手，你自己不久就要挨餓了，你還寫信叫我買淡巴菰。在這樣的情形中我當怎樣辦呢？難道我就沒有良心上的劇痛，竟像強盜一般的劫掠你可憐的小孤女麼！我全然灰心了，親愛的人——起初我不禁感覺得我一點用都沒有，我簡直就和我的靴子一樣，我覺得把自己看得有什麼重要是不合適的，反之，我卻看自己彷彿有些不像樣，而且有點無恥似的。當我失去我的自尊心，否認我的身分和我的尊嚴的時候，什麼於我都完了，這意思就是墮落，無奈何的墮落！這是命定的，我並沒有罪。

我起初只出去吸點空氣，但是事情相繼地出現了；大自然是如此地多淚，天氣異常寒冷，雨老是下着；我遇着了愛米尼安。他所有的東西都當了。瓦蘭加，他所有的樣樣東西都完了；我遇見他的時候，他已經有兩天兩夜沒有嘗一點東西了，因此他會想去當人們所不能當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從沒有人過當的。瓦蘭加，我忍不住了，這大半是出自一種人類的感情，小半是由於我自己的意向。罪孽就是這樣出來了，我愛！我們一塊如何哀哭呵！我們談到了你。他的性情非常好，他是一個性

情非常好的，並且又是一個非常有感情的人。這全是我自己感覺着的。親愛的姑娘，正是因為這我才哀哭。我是十分地感覺着。我知道我所負於你的好多，親愛的人。自從我認識了你，我便首先更認識了我自己，而且我愛了你；在我沒有認識你的時候，我的天使，我是孤寂的而且彷彿是死了，不會在世上活着似的。他們——惡毒的畜生——說，就是我的外貌都不像樣子，他們討厭我，因此我也討厭起我自己來了；他們說我蠢笨，我也實在想我自己是蠢笨，但是當你到我這里來的時候，你歡欣了我的陰慘的生活，因此我的心，我的靈魂充滿了光明，心靈也寧靜了。我知道我並不比別人壞；不過就是我不漂亮，我不風流，但是我仍然是一個人，在心腸上，在心智上，我都是一個人。現在我覺得我受命運的逼迫和壓制，我對於我的尊嚴完全失了信心，而且我被災殃毀害完全灰心了。現在你既然都知道了，那麼，我愛，我流淚地請求你切莫要再問我那件事，因為我的心正裂傷着在，那於我是非常辛酸而且難以忍受。

我重申我對於你的敬重，依舊是你的忠誠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三日

第

人

二一九

上次的信我並沒寫完，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因為我很難以下筆。有時我有些閒空，在這些時候我歡喜孤單，哭泣，沒有人分我的哀痛，這樣的閒空現在越變越常有。在我的回憶之中，有種模糊不可解的東西，常常不住地而且如此猛烈地衝擊我，使我一連幾點鐘對於外界的事物完全感覺不着，而且把現時的一切，一切都忘記了。我的現在生活沒有一種印象——無論是歡欣的或是痛苦的，傷心的——不使我想起我的過去的某種同樣的東西，尤其是在我的童年，我的黃金的童年！但是在這樣的閒空之後，我常覺得抑鬱。我彷彿因此軟弱了；我的夢想使我疲倦，並且我的健康也是一天變比一天壞。但是今天新鮮的明媚的輝煌的清晨——在這里的秋天是很少有這樣的——興起了我，我愉快地歡迎牠，秋天已經和我們在一起了！我是何等地慣愛鄉間的秋天呵！那時我還只是一個小孩子，但是我已經感覺得許多了。我愛秋天的暮晚比早晨還很。我記得離我們住宅沒有幾步遠的山下有一個湖。這個湖——好像我現正看着牠似的——這個湖是如此地寬，如此地平，水晶一般的鮮明而澄清！有時，若是暮晚很靜寂的，湖水便也平靜起來；在岸上生長的樹木沒有一片葉兒搖動，水面是明鏡一般的靜止着。新鮮呵！清涼呵！露珠落在草上，燈光在岸上的舍茅裏閃爍着，有些人們趕着牲畜回家。那時候我便輕輕地溜出去，看我的湖，看着牠我將一切事情都忘記了。在水的邊際，漁人們燒着一把柴火，火光

遠遠地，遠遠地在水面上反映。天空是如此地清冷而且藍蔚。順着地平線上拋出許多火紅的條紋，這條紋變得漸漸灰白；月亮上來了；空氣是如此地傳聲，若是一隻受驚的鳥兒飛動，或一根蘆葦在微風中搖曳，或一條魚在湖中搏水，一切都能夠聽見。一片白茫茫的水汽，輕薄的，透明的，升在綠水上面；遠方陰暗起來，一切都好像沉沒在迷霧裏面，同時在近旁的一切——船，岸，島——如此峻峭地伸出，好像鑿子鑄成的一般；水桶被拋在一邊忘記了，在靠近岸子的水面上漂着，柳條低掛着，黃葉絞纏在葦叢裏，——一隻棲遲的海鷗飛起，又沉沒入寒水中了，又飛起來，迷失在烟靄裏，——我凝視着而且聽着，——奇異呵！我是何等地歡欣！我那時還只是一個嬰兒，一個小孩！……

我十分愛秋天，愛暮秋，那時候他們收穫，完結一年所有的工作，那時候農人開始在晚間一塊聚在他們的茅舍裏，他們都盼望着冬天。天氣不住地越變越陰鬱；黃葉在禿林邊沿的小路上撒滿了，同時森林變得越發藍蔚而且陰暗——尤其是在暮晚落下濕霧的時候，樹木在霧中閃現有如巨人，有如可怕的怪形的幻像。若是我在天已晚了出去散步，落在別人的後面，我如何地獨自的趕着走——可怕！我戰慄得像一片樹葉子樣，時常不住地想，彷彿有種可怕的東西從那空心樹的後面幾乎就要伸出頭來探望；秋風刮過森林，忽忽的，颯颯的，如此悲傷地勸號，從枯枝上吹下

一簇黃葉，在空中旋轉，鳥兒獾野地，尖銳地叫着，結成一大而且長的霧羣，追逐着黃葉，因此天空完全叫他們蒙蓋了，遮黑了。我覺得害怕起來，於是，正好像聽見有人——彷彿誰的聲音——好像有人低語道：「跑，跑，跑，孩子，莫要遲了，這里不久便怕人了，跑，孩子！」我心中起了一陣恐怖，我便跑開直到喘不出氣來。我到了家，只是喘；家裏他們都正在喧鬧嬉笑；我們所有的小孩都給了些事做；剝豌豆或罌粟。潮濕的木頭在爐中辟拍的響；母親歡快地照顧我們的歡快的工作；我們的老乳母屋尼兒那給我們講些古老的故事，或術士和死屍的可怕的傳說。我們小孩子們嘴唇上帶笑地彼此緊緊地擠着。忽然我們都不作聲了……哦！一陣喧聲好像有人在叩門！——什麼事都沒有，乃是老敷羅洛夫那的紡輪；我們直笑個不了！以後夜間爲着害怕睡不熟，這樣可怕的夢便主宰了我們。有時醒來卻不敢動，睡在被窩裏打戰，一直到天明。早晨起來的時候，新鮮的好像一朵花。我向窗外一望；四野都蒙着白霧；秋天的薄霜掛在秃枝上；湖面結冰，薄得像樹葉子樣；白茫茫的霧升在上面，鳥兒歡快地叫着。太陽用了輝煌的光線照臨一切，裂破薄冰好像玻璃一般。天氣十分明媚，十分輝煌，十分鮮活，火在爐中又劈拍地響起來，我們都圍着銅暖炊坐下，同時我們的黑狗波爾堪，夜間凍木了，和藹地搖着他的尾巴在窗外向裏望。一個農人騎着他的好馬從窗邊經過到林中取柴。人人都十分滿足，十分歡

欣！……在稻場上積起許許多的禾堆，極大極大的穀廩，上面用草蓋着，在日光下金黃地閃耀着，慰人的光景呵！大家都是恬靜而且歡樂；上帝用收穫賜福我們全體，他們都知道他們有冬天的麵包；農人知道他的妻子和兒子有飽飯喫；因此在晚間，女子們的歌唱以及她們的跳舞和遊戲是不斷的！因此在主日大家都在上帝的殿中帶着感恩的眼淚祈禱！哦！我的童年是什麼一種黃金的，黃金的時代……：

我被回憶誘引，我現在哭泣得如同小孩一樣。我將這一切如此活躍地，如此活躍地憶起，一切的過去如此鮮明地出現在我的面前，然而現在卻是如此陰鬱，如此黑暗！……這將怎麼終結，這一切將怎麼終結？你知道麼，我有一種信心，一種確切的感覺，今年秋天我要死了。我十分地，十分地不舒服。我時常想自死，但是我仍然不願意這樣死去，埋葬在這里。或者我要困在牀褥如同在春季一樣，那場病我還沒有十分復原。正是現在我覺得非常無聊。費都拉出去一整天沒有回來，我孤單的坐着，現在我害怕只剩下我自己；我時常覺得好像有個生人在這房裏向我說話似的；尤其是在我開始夢想什麼事情，忽然從沉思中驚醒的時候，我覺得害怕。就是因為這我才寫給你這麼一封長信；在我寫信的時候，牠便消失了。再會；我的信就此為止，因為我再沒有時間和紙了。我的衣服和帽子當的錢，僅只剩下一塊銀盧布。你給了你的女房東兩塊銀盧布；那很好。她現在要安靜一時了。

你一定要把你的衣服弄好一點。再會了，我這麼地疲乏；我不知道我爲什麼變得這麼虛弱。一點兒的工作便累了我。若是我真找得活計了，我怎麼做呢？就是這種思想致我的死命。

瓦·朵·

九月五日

我的寶貝瓦蘭加！

今天早晨我接受了許多的印象，我的天使：第一，我的頭痛了一天。爲着想提起自己的精神，我便去順着芳坦加散步。晚上是這樣陰陰沉沉的。六點鐘的時候天便要黑了——你看現在是什麼樣！天並不下雨，但是有霧等於許多雨了。橫貫天空的有寬而且長的陰雲的條紋。沿着運河堤上走的有成羣的人，好像故意似的，他們都帶着這樣可怕的令人喪氣的面孔，喝醉的鄉下老，塌鼻子的芬蘭女人，穿着高靴子，披散着頭髮，工人，車夫，和我一樣出來有事的人；童子們，一個木匠的徒弟穿着一件柳條花的寬服，消瘦憔悴，臉上滿是油灰，手裏拿着一把鎖；一個退職的兵士，有一俄丈高，等着別人買他的鉛筆刀或銅戒指——你看就是這樣的羣衆。好像這個時間是專爲這般人預備的，芳坦加是一道貿易的運河！這樣的一簇駁船，我

奇怪那里怎麼能容得了這些！橋上坐着有些婦女們，身邊滿放着濕的薑餅和爛的蘋果，她們自己也好像那麼濕而且髒。沿着芳坦加散步真是無味！脚下是濕的青石，兩邊是高聳的，黑的，煤污的房子；頭上脚下都是霧。今天晚上天氣是何等地陰沉慘澹呵！

我走回到郭婁和瓦街的時候，天已經黑了，他們開始燃起煤氣燈。我好久沒有到郭婁和瓦街了。真是一條熱鬧的大街！什麼樣的舖子，闊綽的大商店；每樣東西都是異常輝煌燦爛；玻璃下面的材料，花，各種帶緞條的帽子。人家要想這一切都排出來作展覽的——但可不是：有一般人不斷買這些東西送他們的妻子。真是一條富足的大街！在郭婁和瓦住着有許多德意志的餅乾工人；同樣他們也一定是一幫很有價值的人。在每分鐘有好多馬車來往；我奇怪馬路怎麼受得了這一切！這樣華麗的馬車，窗戶輝煌着好像鏡子似的，裏面是綢緞和天鵝絨，貴族的僕從佩着肩章，帶着腰刀；我斜眼向所有的馬車裏面看，全是貴族婦女在坐着，那般的盛裝起來，或者是侯爵夫人和公主們罷。不消說這正是她們這一般人趕去赴跳舞會和聚會的時候。大概能更接近地看見公主和上流貴婦是很有趣的；那一定是很不錯的；我從來沒有看過她們；除了正如今天順眼一瞥她們的馬車而外。那時候我想到你。哦，我的親愛的人！我想到你的時候，我的心便疼痛起來！你爲什麼這樣地不幸？我的瓦

蘭加！你那一點不如她們所有的人呢。你是良善，可愛，深受教育的；爲什麼這樣一種殘酷的命運攤你承受呢？爲什麼會有這麼一回事，好人拋下受苦，同時幸福卻向別人跟前奔去？我知道，我知道，我愛，想這件事情是不對的，這是狂妄的思想；但是實在說，準情度理地說，爲什麼命運，像一隻烏鴉似的，爲那還在母腹中的孩子呱呱的叫好命，同時卻讓另一位在孤兒院裏開始生活？你知道呆子伊凡受命運的寵眷，這件事是常有的。「你——呆子伊凡——躺在你的爺爺的錢袋裏，喫，喝，快活，然而你——某某——只能舐你的嘴唇；你原只合這樣，某某兄臺！」這是一樁罪過，親愛的人，像這樣地想，是一樁罪過，但是有時人不能自禁，罪過便潛進入的心中來了。你也應當乘着這樣的馬車馳驅，我的小愛人。將軍們當渴望有一瞥你的榮幸——並不是像我們這樣的人；你應當用綢緞和黃金裝飾，代替你現在的一件小小的舊亞麻布的外衫。你也不至於成爲一個瘦削的，脆弱的小東西，如同你現在似的，倒要像一個小糖人，活潑，豐圓而且紅潤。那麼我也要愉快了，只要我在大街上從鮮明的閃耀着的窗戶看着你，只要看見你的影子。你是幸福而且愉快，這種思想，我的美麗的小烏呵，也便是夠使我歡喜的了。但是現在是怎樣！惡毒的人們陷害了你還不足，一個卑鄙的下賤的東西又去侮辱你。因爲他穿着華麗的外衣，因爲他從一副金絲的眼鏡裏向你睜視，這無恥的傢伙，他能作他所喜歡作的，

人家必須姑且聽他所說的，無論那是怎樣地不像樣！喂，真是這樣麼，漂亮的老爺們？這全是爲什麼？因爲你是一個孤女，因爲你是一個無助者，因爲你沒有有勢力朋友幫助，保護你。這般無緣無故地侮辱孤女的人，我們叫他作什麼呢？他們是無知的野獸，不是人；簡直不是東西。他們只是等於零，沒有真實的存在，我確信這層。他們便是像這樣，這些傢伙！在我看來，我的親人，我今天在郭婁和瓦街上遇着的沿街作樂的人比他們都值得敬重些。他一整天走動，希望得幾文小錢糊口，但是他自己的主人，他是在掙錢養活自己。他不想求人佈施！但是他爲着別人的快樂勞苦得好像一副機械——說：「我盡我的力量給別人快樂。」他是一個乞丐，他是一個乞丐，不錯，他在哪方面都仍然是一個乞丐，但他是一個可尊敬的乞丐；他又冷又乏，但他仍然工作；雖說是隨他的便，他仍然工作。有許多誠實的人們，我愛，雖然他們所掙的，同他們工作的益處和量數比例起來是很少，可是他們對誰都不低頭，對誰都不祈求麵包。我正像那個沿街作樂的人——自然我一點也不像他。但是在我自己的意思上，在一種高尚的自傲的意思上，我盡力工作，盡我所有的能力，正和他所作的一樣。別的我再也不能了，我是沒有說的。

我說到那個沿街作樂的人，我的親愛的人，是因爲我今天加倍覺得我的窮困。我停着看那個沿街作樂的人。我的心情是這樣，我停着好散散我的心。我在那里站

着，還有幾個車夫，一個青年女子，一個小女孩子，那樣的一個骯髒的小東西。沿街作樂的人在一家窗前停着。我注意一個小男孩子，年紀約有十歲；他本當是很好看的，但是他外貌好像十分有病，十分脆弱，身上除了一件短衫幾乎什麼東西都沒有，脚也差不多就算光着，張着嘴；他正傾聽着音樂——好像三歲孩子一樣！他注視德意志人的玩偶跳舞，同時他自己的雙手雙腳都凍木了；他戰慄並且咬着他的袖頭。我注意他手中有一張小紙。一位紳士走過，投給沿街作樂的人一個小錢幣，這錢幣直接落在玩具法蘭西人和婦女跳舞着的一個帶圍欄的箱子裏。這孩子剛一聽見錢幣的叮噹聲音，驚慌的四外張望，顯然想這錢是我給的。他到我的面前。他的小手顫抖，他的微小的聲音顫抖，他把紙拿出來給我說——字條！打開字條；唔，這是平常的事情，說道：「仁慈的老爺，孩子們的母親正要死了，三個孩子挨餓，那麼此刻幫助我們罷，我要死了，到那個世界裏我要爲你祈禱，我的恩人，因爲你現在不忘記我的嬰兒。」唔，這有什麼；我可以看出這是什麼意思，一件日常的事情，但是我不能給他什麼呢？我什麼都沒給他，我是何等難受呵！這孩子是可憐，身上都凍青了，或者還餓，並不是撒謊，的確他不是撒謊，我知道。但是不當的便是這般可惡的作母親的，不照料她們自己的孩子，卻在寒冷天氣打發他們半赤裸的出來乞求。或者她是一個沒見識的呆蠢的女人；或者沒有一個人替她忙，因此她簡直就

盤腿坐着，或者他真是病了。可是無論如何她可以往相當的地方乞求。不過也許她簡直是一個騙子，故意打發一個飢餓的消瘦的孩子出來欺哄人，使他害病。這於一個可憐的孩子是什麼一種訓練呢？這簡直冷硬他的心，他亂跑向人們乞求，但是人們走路卻沒有功夫和他糾纏。他們的心好似石頭；他們的言語是殘酷的。「過去，滾罷，頑皮的東西！」這便是他所聽見人人說的，孩子的心日漸冷硬起來，這可憐的受嚇的孩子白白地凍得打戰，好像一隻從破巢落出來的初生羽毛的鵝鳥一樣。他的腳手冷凍的了不得，呼吸也困難起來。他咳嗽，不久疾病便如一條不乾淨的蟲一樣爬進他的胸中，死神暗暗地臨到他的身上，無救，無躲，這便是他的人生！有時人生就是像這樣！哦，瓦蘭加，聽見「爲着基督的緣故」，而走過去卻不給一點東西，只告訴他「上帝幫助你」，真不幸呵。有時候「爲着基督的緣故」還沒有什麼（「爲着基督的緣故」有各色各樣的，瓦蘭加。）有時候「爲着基督的緣故」是一種拖長的，囁囁的，習慣的，練就的，照例的乞丐的哀鳴；拒絕像這樣的一個人並不十分痛苦；他是一個老手，以乞丐爲業的。人家想，他弄慣了；他能夠對付，並且知道怎樣對付。有時候「爲着基督的緣故」聲音生硬，粗魯，可怕——如同今天我從那個孩子手中取字條的時候。一個人靠近圍欄站着，並不向人人乞求，向我說道：「給我一文錢，先生，爲着基督的緣故！」他的聲音是這樣地粗糙，顫抖，我

大大受了感動，然而我一文錢也沒有給他，我沒有錢。有錢的人不喜歡窮人大聲申訴他們的苦命，他們說他們攪擾他們，他們討厭！不錯，實在貧窮時常使人討厭；或者他們的飢餓的呻吟妨礙有錢人的睡眠！

我自己說將出來，我的親人，我給你敘述這一切，一部分是要輕鬆我的心，但是主要的是要給你一種關於我的文章的優美的風格的樣子。因為你自己不消說是注了，親愛的姑娘，近來我的風格已經形成了。但是這樣一種抑鬱壓住了我，我開始憐惜我的思想直到靈魂的深處，雖說我知道，我愛，人自憐是沒有什麼好處的，但雖然如此，多少總也覺得舒坦一點。時常什麼緣故都沒有，人實在悔蔑他自己，以為自己不關重要，連一根草都不值。或者就因為這個緣故，我受驚慌，受逼迫好像那向我乞求施捨的窮孩子一樣。現在我要用比喻來告訴你，瓦蘭加；聽着：清晨一早當我急忙往局裏去的時候，我看城市怎樣覺醒，起來，冒煙，沸騰，喧嚷——有時你覺得在這樣的一種光景之前你是如此地微小，好像有人敲了你的愛打聽的鼻子，你慢慢地走你的路，水一般的靜寂，草一般的卑微，老是緘默！現在我們來仔細看一看，在那般宏大的，黑的，煤污的建築裏是在幹些什麼。追根明白了這點以後，才判斷人沒原由地侮辱自己，作出不堪的慌亂，究竟對不對。注意，瓦蘭加，我這是比方的話，並不是按字面上解釋。哦，我們來看一看在這些屋裏幹些什麼。

在煙黑的隱蔽處，在那因為貧窮而當作住所的陰濕的洞中，一個工人睡醒了；他作了一夜的靴子夢（這靴子是他昨天偶然割的），好像一個人應當夢這樣小事似的！但是他是一個手藝人，他是一個皮鞋匠！他專思想他自己的東西是可以原諒的。他的孩子在哭，他的妻子挨餓；然而並不祇是皮鞋匠在早晨起來像這樣，親愛的。那倒沒有什麼關係，也不值得寫哩，要緊的是這點，瓦蘭加：在同一住宅裏的近旁，在下一層或上一層樓上，一位富有的人在他的堂皇的房間裏，夜裏或者也作那同樣的靴子的夢，靴子的式樣不同，靴子的意義不同，但仍然是靴子，在我用的這個字的意義上，瓦蘭加，我們每人都有幾分是皮鞋匠。這也倒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可惜沒有一個人在那富有的人的身邊，低聲對着他的耳朵說：「莫要想這樣的事情，莫要專爲自己着想，莫要專爲自己生活；你的孩子健康，你的妻子不討飯吃。向你的四週望一望罷，你看不見比你的靴子更值得焦心的東西麼？」這便是我要用比喻向你說的，瓦蘭加。或者這是太放肆的一種思想，但是有時候我有這種思想，有時牠進入我的腦海，我不禁使用熱烈的話語從心中傾瀉出來。可見一個人就不當把自己看得太低，當他爲城市的喧鬧叫嚷所驚的時候！我要將我的話收結，瓦蘭加，你或者要想：我說的誇張，或是發什麼脾氣，或是我從什麼書上抄下來的。不是，親愛的姑娘，你一定要除去那種思想，並不是那樣；我深恨的是誇張；我並不是發脾

氣，我一點也沒有抄書。

我帶着一種抑鬱心情走回家；向掉邊坐下，熱起我的茶壺，預備喝一兩杯茶。我忽然看見我們的窮同寓的格希科夫向我面前走來。早晨我便注意他不住地繞着別的同寓的人轉來轉去，想要到我這里來。我順便告訴你，瓦蘭加，他們的生活情形比我壞的多了。不錯，他有妻子娃娃！因此，若是我處在他的地位，我真不知道怎麼辦了。格希科夫走近我的面前，向我鞠躬，眼眶裏含着那常有的一滴清淚，他搓他自己的腳，說不出一句話來。我央他坐在一張椅子上——不錯，是一張破的，但是別的沒有。我給他倒了一杯茶。他客氣了好久，但是最後他接下了。他本要用糖就喝，臨我勸他一定要用糖的時候，他又辯解道歉起來；他爭執了好久，老是客氣，但是最後放下最小的一塊糖在他的杯裏，於是便聲稱他的茶甜極了。哦，貧窮使人降到什麼地步！「好朋友，什麼事？」我向他說。「就是這回事，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的恩人，」他說，「請顯點上帝的恩惠，來幫助我的不幸的家庭；我的妻子和兒女都沒有東西喫；你想，這叫我這個作父親的怎麼辦。」我要說話，但是他攔斷了我的話。「這里的人我都害怕，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並不是真正害怕，只是好像害臊似的；他們全都是驕傲不遜的人。我本不願煩難你，我的恩人，我知道你自己也是爲難，我知道你不能夠多給我，但是千萬要借給我一點，我冒昧

的請求你，」他說，「而且因為我知道你的心腸仁慈，我知道你自己也缺錢，你現在知道困苦是怎麼一回事，這樣你的心會覺得同情。」他結尾說，「原諒我的冒昧和無禮，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回答他說，我本十分樂意，但是我什麼東西都沒有，簡直什麼東西都沒有。「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他說，「我並不要多，你看就是這樣——（他的臉飛紅起來）——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餓了，——只要十個戈貝克。」這使我的心頭捏痛一下。我想爲什麼他們的情形甚至於比我還惡呢。二十個戈貝克便是我所剩下的一切，我正派定了這幾個錢：我想在明天化在我的最迫切的用費上。

「不行，好朋友，我不能夠，就是這樣，」我說。

「先生，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你願意罷，」他說，「就只十個戈貝克。」

我從我的盒子裏拿出二十個戈貝克來，瓦蘭加，交給他了；無論如何這是一件善事！呵！貧窮！我和他暢談起來！「這是什麼緣故，先生，」我說，「你這樣窮迫，還租五塊銀盧布的一個房間呢？」他向我說明，他在半年以前便訂下了，預先付三個月房錢；從那時以後，景況變成這樣。可憐的人無路可走了。他希望他的案子這時本可完結。真是一件討厭的事件！你想，瓦蘭加，他是被告，他牽連在一個在契約上欺蒙公家的商人的案子上；欺騙發現了，商人被傳訊，他便牽連了格希科夫，

他在這件事上彷彿也有點關係。但是他實際上講，格希科夫只犯輕忽，不慎重，和不可恕的輕視公家利益的罪。這件案子遷延幾年了。格希科夫遭遇了各種的困難。

「我並不犯那加在我身上的不名譽的罪，一點都不犯，」格希科夫說；「我並不犯詐欺和盜竊的罪。」

這件案子在他的品格上加種污點；他被革職，雖說他們並沒有查出他犯了什麼法律上的罪，然而他不到完全將自己洗刷乾淨的時候，他便不能夠從商人那里得到他所應得的一筆大款項，這正是現在法庭上爭辯的題目。我相信他，但是法庭不能相信他的話；這件案子是如此地糾纏夾雜，一百年也判不清頭。他們剛解開一個結子，商人便又接連地提出訴訟。我對格希科夫感覺着最深的同情，我非常地爲他惋惜。他失業了，沒有品格哪里都不用他的。他所貯蓄的一切都喫光了，案子在糾纏着，同時他又必須生活，同時最不相宜地又生了一個孩子，這是一種耗費；他的兒子害病——耗費；死了——耗費，他的妻子有病；他受一種延纏病的折磨；總而言之，他受罪了，他受罪到極點了，不過他說，他希望一兩天內他的事件有一個合宜的結束，現在已經是沒有問題的了。我爲他惋惜，我爲他惋惜，我十分地爲他惋惜，瓦蘭加。我親切的對他。他是一個可憐的，無助的，受傷的人，他需要一位朋友，所以我親切的對他。再會了，親愛的人，願基督和你同在，祝你好。我的親愛

的人！我一想起你的時候，就好像我是將藥敷在我的疼痛的心上。雖然我爲你受罪，但是爲你受罪使我的心舒服。

你的真誠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九日

我的寶貝，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寫信給你幾乎發狂了。一件可怕的事把我完全弄昏了。我的頭發暈，呵，我的親人。現在我必須要告訴你的是什麼樣的一樁事呵！這層我們並沒有預先感到。不，我不相信我沒有預先感到；我預先完全感到了。我的心中曾有過一種預感。在一兩天以前我甚至於夢到這一類的事情。

發生的就是這麼一回事！我要不論筆法地寫給你，正如上帝放進我的心中的一樣。我今天往局裏去。我到了，坐下抄寫。你要知道，瓦蘭加，昨天我也在寫了。就是這麼一回事：提摩菲·伊凡諾維奇到我的面前來，親自向我說明，「公文急等着要。」他說，「抄得清清楚楚的，趕快，小心，馬加爾·亞列舍維奇，」他說，「今天要簽字。」我要告訴你，我的天使，昨天我變樣了，看見什麼東西都不好受，這

樣的一種憂傷抑鬱的心情壓住了我！我的心頭冰冷，我的靈魂陰沉；只有你始終在我的心裏，我可憐的小愛人。這樣我着手抄寫；我抄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只是——我實在不知道怎樣解說——或者是小鬼自己迷蒙了我，或者是命運的一種祕密的判決，或者簡直就是一定要這樣，——我漏落了一整行，誰也不知道那成了什麼意思，簡直一點都不通。昨天他們把公文弄遲了，只是今天才拿給大人簽字。今天早晨，我在照常的時候到了局裏，好像沒事的樣子，自己便在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身邊坐下。我要告訴你，我的親人，近來我比先前更害臊，更不舒服。近來我連誰都不注意了。只要誰的椅子輾軋一聲，我便覺得半死不活的。今天正是這樣，我坐下好像一個刺蝟似的蹲伏着縮成一團，因此愛菲摩·亞幾羅維奇（從來沒有過這樣善擲揄的人）說，使大家都聽見了：「你怎麼這般龍味的坐着，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於是他這樣的一扯臉，使每個靠近他和我坐着的人哄堂大笑起來，自然是笑我。他們老是笑個不休！我用雙手掩着我的耳朵，緊閉着我的眼睛，不動地坐着，這便是我所常作的；他們立刻便停住了。我忽然聽見一陣喧聲，一陣驚慌，一陣亂嚷；我聽見——我的耳朵沒有欺哄我麼？——他們在說我，找我，叫我解屋斯金。我的心在裏面開始戰抖，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為什麼這般害怕；我只知道我受了我生平所從沒有受過的那麼樣的驚慌。我緊坐在椅子上，好像一點事沒有似的，好

像不是我似的。但是他們漸漸地走近了。最後，他們靠近我的耳朵，叫道：「解屋斯金，解屋斯金！解屋斯金在哪里？」我睜開眼睛：伊斯泰斐·伊凡諾維奇正站在我的面前；他說：「馬加爾·亞列舍維奇，趕快到大人那里去！你在那件公文裏抄錯了一處！」他所說的就是這幾句，但是這儘夠了；這不是說得儘夠了麼，瓦蘭加？我半死的，嚇呆了，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我走去——我確是半死不活的。他引我經過一個房間，經過第二個，經過第三個，到了大人的房間！那時候我的思想我不能夠確切地一一告訴你。我看見大人在站着，他們都圍着他。我大概沒有鞠躬；我忘記了。我是如此狼狽，我的嘴唇抖戰。我的雙腿抖戰。這也難怪的，親愛的姑娘。第一，我害臊；我一瞥右邊的鏡子，我所看見的光景也儘夠使人發瘋了。第二，我舉止動作常是避人，好像在世界上就沒有我這個人似的。因此大人幾乎就沒注意有這個人存在。或者他可以偶然聽說局裏有一個書記姓解屋斯金，但是從沒有比這更進一層的關係。

他氣惱地問道：「你這是怎麼弄的，先生，你的眼睛在哪里？公文等着要；那是急等着要的，你卻把牠毀壞了。你這到底是怎麼弄的？……」

說到這里，大人轉向伊斯泰斐·伊凡諾維奇。我只能夠偶而聽見傳出來的幾個字音：「疎忽！粗心！你將使我們爲難了！」我彷彿想說什麼，會張開了嘴。我想

求他的饒恕，但是我不能夠；我想跑開呢，但是又不敢嘗試，於是……於是，瓦蘭加，一件事情發生得如此可怕，就是現在我幾乎都拿不住我的筆，羞呵！一個鈕扣——鬼氣！——繫着一根線掛在我的制服上——忽然掉了，在地板上跳動（顯然是無意之間碰了牠，）叮噠的響，可惡的東西，直接滾到大人的腳前——在一陣奧妙的靜寂之中！這便是我的唯一的辯解，我的僅有的剖白，我的唯一的回答，我向大人所要說的一切！結果，可怕極了！大人的注意立刻轉到我的面貌和衣服上來。我記起我在鏡中所看見的；我忙撲上前去捉鈕扣！某種傻氣主宰了我，我彎下腰，想把鈕扣拾將起來——牠却亂轉急滾，我捉不住牠，總而言之，這更顯見得我的本領了。那時候我覺得我的力量要使盡了，一切，一切都喪失了！我的名譽喪失了，我整個的人喪失了！那時候無緣無故地鐵利沙和法利東的聲音都在我的耳中作響，最後，我拾起扣子，把腰伸直，我若是一個傻子，我至少也會把雙手放在兩旁安靜地站着！但是一點都不這樣。我開始把鈕扣安在斷線上，好像可以掛上似的，我確實笑了，確實笑了。大人一上來把身子轉將過去，以後又警視我一下——我聽見他向伊斯泰斐·伊凡諾維奇說：「這是怎麼弄的？……你看，他……他是什麼人！什麼一種人……呵，我的親人，你想想！」他是什麼人！而且「什麼一種人！」這真顯見得我了！我聽見伊斯泰斐·伊凡諾維奇說：「沒有被記過，什麼過都沒有被

記，品行優良，薪水照發……」「唔，想法幫助他，讓他預支一點，」大人說。……：「但是他已經預支了，」他說：「他在沒多時以前已經預支去他的薪水了。他顯然是爲難，但是他的品行不錯，沒有被記過，從來就沒有被記過一次。」

我的天使，我在燃燒着，在地獄的火中燃燒着！我要死了！……

「好罷，」大人說，「趕快再抄一遍。解屋斯金，到這里來，要一字不錯地再抄一遍；聽着……」大人轉身向別的人們，給他們各種吩咐，他們都走了。他們剛走了的時候，大人急忙拿出他的銀行支票簿，從那上面扯下一張一百盧_〔支票。『這里，』他說，『要用拿去罷，我只能幫助你這些，拿去罷……』他便把支票塞在我的手裏。我打戰，我的天使，我全部的靈魂抖戰，我不知道我遭遇的是怎麼一回事，我要去抓住他的手親吻，但是他的臉飛紅起來，親愛的人，而且——我絲毫假話都不說——他拿了我的卑賤的手，握了一握，正是這樣拿着握了一握，好像我是他的同等人似的，好像我正和他自己一般的是這樣的一位大人似的。「你可以去了。」他說：「這是我所能夠幫助你的……莫要抄錯了——現在過錯算完了。」

瓦蘭加，我現在是這樣地決定了。我請求你和費都拉，而且若是我有孩子，我要吩咐他們向上帝祈禱，你看就是這樣：不是爲着親生的父親，卻是爲着大人終身每天祈禱！我還要說，我愛，我鄭重地說——好好注意聽着，瓦蘭加——我起誓，

雖然在我們最悲苦的日子我忍受着心靈的苦痛，看着你，你的窮困，看着我，我的羞辱和我的無用，這一切我都不顧，我起誓，這一百盧布對於我並抵不上大人下駕和我這一根稻草，一個卑鄙的酒徒握手！他藉此恢復了原來的我，他藉着這種舉動復活了我的精神，使我的生活永遠地更甜蜜，我確信在全能者的面前無論我是如何有罪，然而我爲大人的幸福和興旺的禱告將達到他的寶座！……

我的寶貝！我現在昏亂的要命，激動的要命！我的心正在衝擊，好像要衝出我的胸腔似的，我覺得彷彿渾身都軟弱了。

我送你四十五塊盧布，我給女房東二十塊，自己留下三十五塊，用二十塊添補我的衣服，留下十五塊日用，但是正在此時，早晨的所有的印象震動了我的全身，我就睡了。不過，我還寧靜，十分地寧靜，只是我的心靈不安，在我內心的深處我感覺得我的靈魂顫抖，戰慄，移動。

我就去看你；但有現在我簡直被這一切的感觸弄昏了……上帝明見一切，瓦蘭加，我的無價的寶貝！

你的有價值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十日

我的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我對於你的幸福真正是說不出地歡喜，而且十分稱讚你的上司的良善，我的朋友。這樣，現在你將少受一會困苦了！但是爲着上帝的緣故，不要再浪費你的錢。安靜地過活，能儉省便儉省，從今天起，便貯蓄一點兒，不幸便不會再趁你的不備而來了。不要爲我們焦急，爲着上帝的緣故。費都拉和我將就可以過活。你爲什麼送我們這麼多的錢，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們絲毫也用不着。我們所有的已經使我們滿足了。不錯我們不久便需要錢搬開這個寓所，但是費都拉正等待人家償還她一筆舊債，這筆債欠了好久了。不過我要留下二十塊盧布，作必需的費用。其餘的我送還給你。請當心你的錢，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再會了。現在安心過活罷，祝你健康而且愉快。我還願給你多寫，但是我覺得疲乏的要命；昨天我一整天都沒有起牀。你允許來，很好。請你千萬來看我，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瓦·朵·

九月十一日

第

人

一五一

我的親愛的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請求你，我的親人，現在不要離開我，這時候我十分幸福，一切都滿意。我的親愛的人！不要聽費都拉的話，我將盡做你所好的；只消因為對於大人的尊敬我將改善我的行為，我將小心地改善我的行為；我們將彼此再寫幸福的信，我們將彼此信賴我們的心意，我們的快樂，我們的憂慮——若是我們將有什麼憂慮；我們將幸福地和睦地共同生活。我們將研究文學……我的天使！在我命運裏一切都改變了，一切都改變好些了。女房東變得更好說話，鐵利沙更懂事，就是法利東也變得更加勤快了。我和拉特司雅耶夫重修舊好。我快活地自己到他那里去。他實在是一位好人，瓦蘭加，先前我所說他的一切壞處都是瞎話。我發現了，這完全是一種憎恨的誹謗。他絲毫描寫我們的意思都沒有：這是他自己向我說的。他給我讀了一篇新的作品。至於他那時叫我魯月拉司，那並不是一個侮辱的或無禮的稱呼：他向我解釋。這個字直接從外國借用過來的，意思就是「一個機伶的人」，按文學上更雅緻地說，那意思就是「要得小心注意的一個青年人」，你看絲毫那種意思都沒有。這是一種並無惡意的戲言，我的天使！我是一個懵懂人，我那時愚昧地生氣來，現在我向他道歉了。……今天天氣真好，瓦蘭加，真好極了。不錯，今天早晨有一層薄霜：好像從篩箕撒下來的一般。這並沒有什麼。這只使空氣更新鮮一點。我去買

靴子，買了一雙很好的靴子。我順的涅夫斯基走。我讀蜜蜂。怎麼！我將最要緊的事忘記了告訴你。

你知道麼，就是這回事：

今天早晨我向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和亞克先基·米哈羅維奇談論大人。不錯，瓦蘭加，大人如此慈惠地待遇的人並不祇我一個。他所照顧的並不祇我一個，世上誰都知道他的心腸仁慈。在很多的方人都頌揚他，並流着感謝的眼淚。一個孤女在他的家中撫養成成人。他給她一份妝奩，把她嫁給一個大人跟前擔任特別職務的有名的小官。他位置了一個寡婦的兒子在某局裏，並且作了許多其他善事。我想加上我的微小部分，敘述大人的行為使大家都聽見，這是我的責任；我將一切都告訴他們，絲毫都不隱瞞。我厚着我的臉皮。在這樣的情況下面，有什麼羞恥，有什麼尊嚴！我大聲說——傳揚大人的善行，我熱心地說，我懇切地說，並不紅臉，反之。我還得意我有這樣的一段故事告人。我將一切都告訴他們（只是我並沒有提起你·我刁·瓦蘭加），關於我的房女東，關於法利東，關於拉特斯雅耶夫，關於靴子並關於馬爾珂夫——我將一切都告訴他們了。彷彿有人微微笑了一笑，實在，他們都微微笑了一笑。或者他們看我的外貌有什麼可笑，或者是關於我的靴子——是的，那一定是關於我的靴子。他們那樣不能有什麼惡意的。這並沒有什麼，只是

年青，或者因為他們都是小有錢的人，但是他們絕不能夠有什麼不好的惡意嘲笑我所說的。我所說的關於大人的話——他們是不能夠那樣的。他們能夠麼，瓦蘭加？我直到此刻還不能夠清醒過來，親愛的人。所有這一切的遭遇十分擾亂了我！你有沒有劈柴？莫要受了涼，瓦爾加，你會非常容易受涼的。呵，我的親愛的寶貴的，你用你的憂傷的思想害我。我向上帝禱告，我怎樣地為你禱告呵，我愛！比方說，你得到你的羊毛襪子和其他暖些的衣服麼？聽着，我的寶貝，你若是需要什麼東西，爲着上帝的緣故，莫要傷你的老友的感情，直接到我這里來。如今我們的壞日子已經過去了。莫要掛念我。往前去一切都是十分鮮明，十分幸福！

那真正是一個傷心的時期，瓦蘭加！但是，沒有關係，已經過去了！歲月將過去，我們將爲那段時光嘆息。我想起我的青春來了。哈！我那時常是連一文錢都沒有！我冷，我餓，但是快活。在早晨的時候我便順着涅夫斯基大街走，看見一個漂亮的小臉兒，便愉快一整天。那真正是一個光華的，光華的時期，親愛的人！在世上活着真好呵，瓦蘭加！尤其是在彼得堡。昨天我眼淚汪汪地懊悔，向着主上帝禱告，求他饒恕我在那傷心的時期的一切罪過；我的怨艾，我的放肆的思想，我的飲酒和我的失望。我在禱告中親密地想起你來。只有你堅固了我，瓦蘭加，只有你安慰了我，你用你的意見和善言勉勵我走我的路。我永遠不能忘記這層，親愛的人。

今天我吻了你所有的來信，親愛的人！再會了，我的寶貴的。他們說靠近這里不遠有個地方賣廉價的衣服。這樣我將打聽一下。再會，我的天使。再會！

你的十二分忠誠的，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十五日

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我覺得昏亂的要命。聽我說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我預先覺着彷彿有種重大的事情。你自己想想，我的寶貴的朋友：貝珂夫先生來在彼得堡了。費都拉遇見了他。他正坐在車裏，他叫馬車停住，親自走到費都拉跟前，打聽她在哪里住。一上來她沒有告訴他。他笑着說，他知道她和誰住一塊。（顯然是安那·費多羅夫那將一切告訴他了。）此時費都拉忍不住，便在大街上立刻責罵他，說他是一個不道德的人，說我所受的一切困苦都是因爲他。他回答說，一文錢沒有的人自然是要受罪的。費都拉回答說我本可以掙我自己的生活費，我本可以嫁了人或是有種職業了，但是現在我的幸福算永遠破滅，並且我還有病，不能活長了。對於這點，他回答說我還年青，我的腦子裏還有許多謬妄的思想，我的貞操也有些說不清（他的話）。費

那拉我兩個以爲他不知道我們的寓所，但是忽然昨天剛在我出去到戈斯金院買東西之後，他走進我們屋裏來，他不願遇着我在家裏。他仔細地問費都拉關於我們的生計，並且查看我們所有的東西，他看我的活計；最後問道：「你們接受的這位書記是誰？」那時候你從院中經過，費都拉指了你，他瞥視一下，笑將起來；費都拉請他走，告訴他說我因爲悲傷病了，說我看見他在我們的屋裏將要不高興的。他緘默了一回，說道，他只是沒有事地進來看看，並且要給費都拉二十五塊盧布；自然她不接受。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他爲着什麼來看我們，我就不明白他從哪里把我們打聽得這麼清楚！我算猜想昏了。費都拉說，她的嫂子亞克遜耶來看過我們，他的嫂子和洗衣婦那斯泰沙認識，那斯泰沙的表兄是局裏的門房，安那·費多羅夫那的姪兒的一個朋友在那局裏辦差事。這樣難道沒有種惡意的閒言四散麼？不過費都拉大半也許是錯了；我們真不知道怎麼想好。他能再來看我們麼！就是這一種思想嚇住了我！當昨天費都拉將這一切都告訴我的時候，我如此地驚懼，就幾乎嚇昏死過去了！他還求什麼？我現在不願知道他了，他和我有什麼關係，可憐的我？哦！我是如何地恐怖；我老是想貝珂夫就在這時走進來了。我還要遭遇什麼！命運還給我備下了什麼？爲着基督的緣故，此刻來看我，馬加爾·亞列舍維奇。千萬要來，爲着

上帝的緣故，來罷。

九月十八日

我的寶貝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今天這里發生了一件說不好地辛酸的，十分奇妙的，料不到的事情。我們的可憐的格希科夫（我一定要告訴你，瓦蘭加）的冤枉大白了。這件案子是在日前結束的，今天他去聽候最後一次的判決。案子完結的於他十分順利。他的一切疎忽粗心的罪名完全釋去了。商人被罰給他一筆大宗的款子，因此他的經濟上的情形大大地改善，在他的名譽上並沒留下污點，周圍一切也都好些了——實在，他先前所能希望的一切都達到了。

他在今天下午三點鐘回到家裏。他的面貌都不像他自己了，他的臉是布一般的白；他的雙脣顫動，他不住微笑——他擁抱他的妻子和兒女。我們都羣聚一塊恭賀他。我們的舉動使他大受感動，他向各方鞠躬，和我們每人握手幾次。我甚至於覺得他好像比先前高些似的，他的眼中也再沒有那汪汪的眼淚了。他是何等興奮呵，可憐的人！他不能夠不動地站兩分鐘：碰到他手的東西，他都拾起來。以後又扔下；他不住地微笑，鞠躬，坐下，起立，又坐下。誰也不知道他說些什麼：「我的

榮譽。我的令名，我的兒女，」他老是這樣說。他甚至於流淚。我們大多數的人也流起淚來了；拉特斯雅耶夫顯然是要使他歡欣，說道：「什麼是榮譽，老人，當沒有飯喫的時候？錢，錢是最要緊的，老人，爲着那感謝上帝罷！」他隨即拍他的肩膀。我覺得格希科夫見怪了——並不是他顯然表示不滿意，只是很奇怪地注視着拉特斯雅耶夫，把他的手從他的肩膀上拿下去。他從來就沒有像那樣過，瓦蘭加！但是性格有各種不同。譬如，就說我罷，在這樣快樂的時候，我許不會作出驕傲的樣子；有時人實在是鞠躬太隨便了，差不多完全是由於性情好和心腸軟的過度……不過，這可不干我的事！

「是的，」他說，「錢也是一種好東西，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以後當我們在那里的時候，他始終不住地反覆地說，「感謝上帝，感謝上帝！」

他的妻子叫了一棹很比先前佳美而且豐富的飯。我們女房東親自替他們烹調。我們女房東在或一方面也是一位好性情的女人。直到喫飯時候格希科夫不能不動地坐在他的座上。他到同寓的房裏去，不問人家請不請，他只是走進去，微笑，在椅子的一邊坐下，說一兩句話，或者連一句都不說，然後又走了。在海軍少尉的房裏他甚且伸手摸牌；因此他們便請他配一角。他玩了一會，弄得亂七八糟的，玩三四圈子便把牌放下了。「不是，」他說，「你看，我只是進來看看，不過就是這樣。」

他便離開他們走去。他在走廊上遇着我，抓住我的雙手，直瞅着我的眼，但是十分奇怪；和我握了手，便走開了，不住地微笑；但是帶着一種奇怪的，沉痛的微笑，好像死人一般，他的妻子歡喜的哭了；一切都是歡欣的好像節日一般。他們不久便用飯。飯後他向他的妻子說：「我告訴你，我愛，我要騎一刻兒，」他便到他的牀上去睡了。他叫他的小女孩到跟前，把手放在她頭上，他好久，好久撫摸着孩子的頭。以後他又轉向他的妻子，「泊廷加（註）怎麼樣了？我們的皮加！」他說。「泊廷加？」……他的妻子在自己的身上畫十字，回答說他死了。「是的，是的，我完全知道，泊廷加現在在天國裏。」他的妻子看他失了知覺，所遭遇的事情把他完全攪亂了，她便向他說道，「你應當睡一忽，我愛。」是的，很好，一刻我就……：只一刻兒」，於是他便轉過身去，靜躺了一會，又將身子翻過來，彷彿要說什麼似的。他的妻子不能夠聽懂他說什麼，便問他，「什麼事，我愛？」他並沒回答。她等了一會，想道，「唔，他睡熟了，」於是便到女房東的房裏坐了一點鐘。一點鐘以後她回來，她看見她的丈夫沒有醒，而且躺着不動。她以為他睡熟了，便坐下開始做活，她說她有半點鐘如此呆呆的出神，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麼，她所能夠說的，就是她沒有想起她的丈夫。但是忽然她被一種不安的感覺驚醒了，首先打攪她的便是房中的死一般的靜寂。……她望着牀，看她丈夫仍在原處躺着。她走近他的身

邊，揭開被蓋望一望——你已經冷了，——他死了，我的寶貝，格希科夫死了，他忽然地死了，好像雷打死的一般。他爲什麼死，只有上帝知道。這件事給我這樣的一個打擊，瓦蘭加，我現在還不能夠蘇醒過來。人不能夠相信，一個人能夠這麼容易就死了。他是這樣的一個可憐的不幸的人，那位格希科夫！什麼一種命運，什麼一種命運！他的妻子眼淚汪汪的而且受了驚慌。小女孩子爬到牆拐角去了，那里騷動的不了：他們請醫生來，將要檢驗……我不能夠確實地告訴你。但是可憐，哦，可憐！想起來實際上一個人這樣並不知道日子或時間真傷心呵……一個人無緣無故這麼容易地便死了。……

你的

馬加爾·解屋斯金。

（註） 泊廷加由乳名皮加變出，即「親愛的皮加」之意。

九月十九日

親愛的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趕快的通知你，我愛，拉特斯雅耶夫給我在一位著作家那里找到了工作。有一個人到他那里去，帶給他這樣的一大厚本稿子——感謝上帝，很多的工作。但是

寫的那麼潦草，我真不知道怎樣下手抄；他們急等着要。寫的東西都像這樣，幾乎不能令人看得懂……他們允許一頁給四十個戈貝克。我將這一切寫給你，我的親人，因為現在我將有另外的錢了。再會，寶貝，我就要工作了。

你的誠實的朋友，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二十三日

我的親愛的朋友，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現在已經是第三天我沒有寫一個字給你，我有了許許多多的憂慮和煩惱。

前天貝珂夫在這里。我獨自在家，費都拉出去了。我給他開門，當我一看見他的時候，如此地驚駭，我不能夠移動了。我覺得我的臉變得慘白了。他走進來和平常一樣，大聲地笑，搬張椅子坐下。我楞了半天，最後我往牆角坐下，動手做活。他連笑也不笑了。我想我的面貌使他喫驚。我近來變得非常消瘦，我的眼睛和我的面頰陷下，我白的如同一方小手巾樣……實在，在一年以前認識我的人，現在誰都很難認識我了。他好久定神地向我看着，最後他又愉快起來，說了一些話；我不知道我回答了些什麼，他又笑了。他在這里逗留了一點鐘；對我談了好久；問我些問

寫

人

一六一

題。最後，恰在離去以前，他握住我的手，說（我逐字逐句寫給你看）：「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在我們自己人的面前，我就說罷，你的親戚兼我的密友安那·費多羅夫那是一個非常無恥的女人。」（那時候他還用了一個不像樣的字加來她的身上。）「她將你的表妹引入迷途，而且陷害了你。在那種情形中我也舉動如同一個地痞子一樣；但是究竟這是一件日常發生的事。」那時候他大笑起來。他說，他並不善於言詞，大部分他所必須說明的，在道德的義務上不准他緘默的，他已經告訴了我，他要用簡單幾句話說到其餘的事情上。他說，他向我求婚，他認為恢復我的令名是他的責任，他有錢，結婚之後，他便把我帶走，到荒原中的他的田產那里去，他要到那去獵兔子；他說他永遠不再回到彼得堡來，因為在彼得堡太討厭；他說在彼得堡這里他有——如他所表說的——一個不中用的姪兒，他起誓要取消他的產業繼承權，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希望得到嫡嗣，他才向我求婚，這就是他求婚的主要原因。以後他說，我在非常可憐的景況中生活着；他說我住在這樣的一個陋室裏，害病是不足怪的；他斷定若是我再在這里住一個月我一定要死；又說彼得堡的旅舍都討厭，最後他問我要不要什麼東西。

他的求婚如此地驚駭了我，我不知為什麼開始哭起來了。他拿我的眼淚當作感謝；向我說，他相信我是一個良善的，有感情的，受過教育的女子，但是他不敢決

定走這一步，直到他詳細地查出我現在的行為的時候。以後他向我問到你，他說這事他都聽講了，你是一個天性良善的人，他不想欠你的債，而且問我，五百塊盧布夠不夠抵償你對於我的一切幫助？當我向他解說，你對於我的幫助，並不是金錢能夠償還的時候，他說這完全是瞎話！說這完全是傳奇，說我還年青而且讀詩，說傳奇是敗壞青年女子的東西，書籍是破壞道德的，說他看什麼書都不耐煩，他勸我到了他那麼大的年紀的時候才談論人。「那時候，」他接着說，「你便知道人們像什麼樣了。」以後他說我要把他的求婚從頭到尾地細想一遍，而且他說我若是輕躁地走這樣的一步重要的路，他便非常不喜歡；他接着說，輕躁和衝動都是敗壞沒經驗的青年的東西，但是他十分希望從我這里得到一個合宜的回答；不然他將勉強在莫斯科娶一個商人的女兒。「因為，」他說，「我起誓我的產業不給那不中用的姪兒。」

他強給五百塊盧布在我的手裏，如他所說的「買糖菓」。他說，在鄉下我將胖的如同小圓餅一樣，我在他跟前如同乾酪在油裏滾一樣，現在他有許許多多的事情要照料，他一天到晚爲着事務忙碌，他正在有事時抽空來看看我。說到這里他便走了。

我想了好久，我反覆地思索，我想得乏極了，我的朋友；最後我才決定。我的

朋友，我將嫁他。我應當允許他的求婚。若是有人能夠拯救我脫離恥辱，恢復我的名名，除去我將來的貧窮，困乏，和不幸，我要嫁的就是他了，別的誰都不是。對於將來我還能期望什麼呢？對於命運我還能求什麼呢？費都拉說我一定莫要放棄我的好運，她說，若是這不是好運，什麼是呢？無論如何，我再找不着別的路了，我的寶貴的朋友。我怎麼辦呢？在事實上看來，我因工作毀壞了我的健康，我不能夠永遠不斷地工作。到一個家庭裏去罷？我恐怕要抑鬱的憔悴死了，並且，我將對於誰一點用都沒有。我有一個多病的體質，因此我將常常負累他人。自然，就是現在我也不是到樂園裏去，但是我怎麼辦呢？我的朋友，我怎麼辦？我有什麼選擇呢？我沒有請你的教言。我想自己將這件事情思想一遍。你剛才所看的那個決定是不能改變的了，我將立刻通知貝珂夫，他正逼促我趕快回答。他說他的事務不能等待，他一定要走，他不能夠爲着小事耽擱。上帝知道我將來是否幸福，我的命運在他的神聖的不可思議的大力中，但是我算決定了。他們說貝珂夫是一位心腸仁慈的人；他將敬重我；或者我將來也敬重他。對於這樣的一種婚姻我還能希冀什麼呢？我要將一切事情都讓你知道，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確相信你將明瞭我所有的不幸。莫要設法勸阻我的意向。你的努力將白費了。請你在你自己的心中估計那勉強我走這一步的一切。起初我十分苦惱，但是現在我可安靜些了。前途如何，我

不知道。將來怎樣，聽天罷了！……

貝珂夫來了；這封信我沒有寫完。我還要告訴你許許多多的話。貝珂夫已經在這里了！

九月二十二日

我的寶貝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趕緊回你信，我愛；我趕緊告訴你，我的寶貴的，我手足失措了。這一切都好像這樣……昨天我們埋葬格希科夫。不錯，就是這樣，瓦蘭加，就是這樣；貝珂夫做的很好；只是，你看，我的親人，你同意了。自然，一切事情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就是這樣，一定是這樣——在這件事上一定有上帝的旨意；神聖的創造者的預意自然是禎祥而且不可思議的，這也是命運，牠們同是一樣。費都拉也和你表同情。如今你自然要幸福了，我的寶貴的，你將安逸地生活，我的親愛的人，我的小愛人，我的小天使，我的眼中的光——只是瓦蘭加呀，這事怎麼能這般快呢？……不錯，事務，……貝珂夫先生有事務——自然，人人都有事務，他也可以有的……他從你那里出來的時候我看見了他。他是一個漂亮人，漂亮；實在是一個很漂亮的人。只是有點奇怪，這點並不是他漂亮與否的問題，實在，我簡直昏了。我們怎麼

繼續地互相通信呢？我……我將孤單的剩下麼？我估計着一切，我的天使，我照你來信所說估計着一切，我在心中估計着一切的道理。我剛抄完第二十頁，同時這些意外的事情便臨在我的身上了！你不是要走遠路麼，親愛的人，你一定要買各種東西，各樣的鞋，衣服，在郭婁和瓦街上我有個熟識的店鋪。你記得我會怎樣給你述說的麼？但是不行！你怎麼能夠，瓦蘭加？你怎麼弄的？你現在不能夠走，完全不能夠，絕對不能夠。你必須買許多東西，還要弄一輛馬車。尤其是現在天氣這般壞極了；看，大雨傾盆地下着，而且又是這般浸衣的雨，並且……並且，你將要冷，我的天使；你的小小的心兒將冷了！無論什麼不相識的人你都怕，然而你還去。我剩下給誰個，孤單單的在這里麼？是的！費都拉說有大大的幸福爲你預備着。……但是你知道她是一個狂妄的女人，她要致我的死命。今晚上你去做夜禮拜麼，瓦蘭加？我願去看一看你。不錯，完全不錯，親愛的人，你是一個深受教育的，有德性的，有感情的女子，只是他最好還是娶一個商人的女兒。你不這樣想麼，我的寶貴的？他最好還是娶一個商人的女兒！我要去看你，瓦蘭加，天一黑的時候我就要到你那里去坐一點鐘。近來天黑的早，我要跑去。今天晚上我一定到你那里去坐一點鐘，我的親愛的人。我想此刻你在等待貝珂夫，但是當他走的時候，那麼……等等一等，瓦蘭加，我將跑到你那里去。……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二十七日

我親愛的朋友，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貝珂夫先生說我一定要有三打荷蘭條紋布的襯衣。因此我一定要趕快找幾位女縫工來做兩打，我們只有很少的時間。貝珂夫先生發怒了，他說，在這些破衣服上有許多麻煩。再過五天婚禮便要舉行，結婚的次日我們便要動身走了。貝珂夫先生急等着，他說我們一定不要在小事上浪費許多時光。這一切的驚慌使我累極了，幾乎都站立不住。有好多的事要做，若是這一切都沒有或者要好些。還有一件事情：我們的網子或花編不夠，我們應當再買一點，因為貝珂夫先生說他不願他的妻子走動如同一個乾娘，說我一定要「掃一掃所有的鄉村婦女們的臉。」這是他自己的說法。因此，馬加爾·亞列舍維奇，費你心去同郭婁和瓦街的馬丹奇芳交涉，先請她派幾位女縫工來，其次便請她自己來。今天我病了。在我們的新的旅舍裏十分冷，而且弄得亂七八糟的。貝珂夫先生的姑母幾乎都不能夠呼吸了，她年紀太老。我害怕她在我們動身以前死去，但是貝珂夫先生說沒有關係，她要蘇醒過來的。這屋裏一切東西都弄得亂七八糟的不成樣子。貝珂夫先生不和我們住在一塊，因此僕人們

四外亂跑出去，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哪里。有時候只有費都拉服侍我們。貝珂夫先生的跟班，他是照顧一切事情的，這三天來就沒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貝珂夫先生每天早晨來看我們，昨天他毆打家裏的總管，因此還惹起警察的干涉。我連一個替我送信給你的人都沒有。我只好從郵局寄了。是的！我幾乎忘記了最重要的事情。告訴馬丹奇芳一定要換綢子，用她昨天所拿的樣子配上，叫她自己來，把新的拿給我，還要告訴她，關於刺繡我改變主義了：要得做上碎花。另外一件事，手巾上的花字一定要顧繡，你聽見麼？顧繡不要平繡。記着，不要忘記，顧繡！另外還有一件事我幾乎忘了！爲着上帝的緣故，還要告訴她，披肩上的葉子要鼓出來，卷鬚和刺要作得精細，領子用花編，或者就用寬襠邊。請你告訴她，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你的

瓦·宋。

再者——我十分害臊因爲我的一切事情煩擾你。前天你整整跑了一早晨。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們這里一點秩序都沒有，我又不舒服。因此不要怪我，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是十分地苦惱，哦，結果將怎樣呢，我的朋友，我的親愛的，我的仁慈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害怕細看我的將來。我彷彿關於什麼有種預感，而

且我好像在迷霧中生活着似的。

再者——爲着上帝的緣故，我的朋友，莫要忘記了一件我所告訴你的事情。我十分害怕你弄錯了一樣。記住，願繡，不是平繡。

瓦·朵·

九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將你的一切委託都細心地照辦了。馬丹奇芳說她自己也想把牠們願繡，說這更合適些，或者說什麼別的罷，我可不知道，我不十分明白她的話。你寫信提到柵邊，她也講到了。只是我把她關於柵邊所說的話忘記了。現在我所記得的就是她說了許多；這樣的一個討厭的女人！究竟是什麼呢？但是她自己都要告訴你的。我十分疲乏，瓦蘭加，我今天連局裏都沒有去。不過那你是無須乎失望的，我的親人。我預備走遍所有的店鋪爲着你的心的安寧。你說你害怕細看將來。但是今天晚上七點鐘的時候，你便都明白了。馬丹奇芳自己將來見你。不要灰心，我的親人，要得希望；一切事情都會有最好的結果的。現在我不住地想着那討厭的柵邊——唉！柵邊，柵邊，我本想跑到你那里去，我的天使，我本想進去看看，我本想一定地要進

去看看；我到你們門前一兩次了。但是貝珂夫——我的意思是說貝珂夫先生——老是那樣地含着臉，你看，那不……唔，這有什麼！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二十八日

我的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爲着上帝的緣故，你立刻跑到首飾店裏去罷。告訴他切莫再做珍珠和翡翠耳環了。貝珂夫先生說那太華麗了，太靡費了。他發怒；他說這化費他這樣的一筆大款子，說我們強劫他，昨天他說，若是他早知道有這樣靡費，他便不做這回事了！他說，我們一結了婚，立刻便要動身，說我們不要賓客，說我也無須乎希望跳舞，賣弄了，快活的日子還早着哩。他就是這樣說的。但是上帝明見，我需要這一切麼！什麼東西都是貝珂夫先生自己吩咐的。我一句話也不敢回答他；他是那麼地暴躁。我將要怎樣呢？

瓦·朵·

九月二十八日

我的寶貝，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

我——首飾店說——很好；我的意思起初想說我害病了，不能夠起牀。你看；如今在這樣的一種急迫的忙碌的時候，我着了涼，鬼氣！我還要告訴你，我不幸到九十九層的時候，大人又變得十分嚴厲，他大怒愛米尼安·伊凡諾維奇，高聲叱咤，最後他十分乏了。你看，我把什麼事情都告訴了你。我還想寫別的事情給你，但是我怕煩擾你。我是一個愚昧的，思想簡單的人，瓦蘭加，我有什麼便寫什麼，因此，或者你會——但是，不要緊！

你的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二十九日

瓦爾瓦拉·列舍夫那，我的親人：

今天我看見了費都拉，我的親愛的人。他說，你們明天就要結婚，後天就要動身，貝珂夫先生已經在僱馬匹了。關於大人的情形我已經告訴你，我的親愛的人。另外還有一件事：我查照了郭婁和瓦街那個店鋪的清單；都不錯，只是東西很貴。但是貝珂夫先生爲什麼和你生氣呢？祝你幸福，瓦蘭加！我喜歡，是的，我喜歡只

要你幸福。我本當到禮拜堂去，我的親愛的人，但是我腰痛起來了，因此我不住地想着我們的書信的事：誰將爲我們傳遞呢？我的寶貴的？是的！你作了費都拉的一個好朋友，我的親人！你做了一件好事，我愛，你做的十分不錯。這是一件好事！每件好事上帝都將祝福你。好事從來沒有不報答的，不論遲早總要受上帝的正義的報答。瓦蘭加！我想要寫給你許多；這樣每分鐘，每點鐘不斷地寫，不住地寫！我還有你的一本書，白爾金的故事。我告訴你，瓦蘭加，不要拿走了，把牠當作一件禮物送我罷，親愛的人。這並不是十分因爲我想讀牠。但是你自己知道，我的親愛的人，冬天逼近了；晚間變長；這使人傷心，那時候我便可以讀牠。我將從我的旅舍，瓦蘭加，移到你的舊房子裏，給費都拉房租，和她同住。現在我無論如何不願和這個誠實的女人離開；並且她又這樣的一個下力做活的人。昨天我仔細地看你的空房子。你的刺繡框子依然沒有動，放在牆角裏，上面還有活計。我仔細看了你的活計，那里還剩下有各種小布片，你會開始在我的一封信上繡線。在小桌上我找着一塊紙，上面寫了這幾個字「親愛的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我趕緊——」就是這。顯見得有人在最有趣的地方打斷了你的信。在簾子後面的牆角裏放着你的小床……哦，你，我的親愛的人！再會，爲了上帝的緣故，快快給我這封信一個答覆。

馬加爾·解屋斯金。

九月三十日

我的寶貴的朋友，馬加爾·亞列舍維奇：

萬事都完了！我的命運定了，我不知道將來怎樣，但是我謹遵上帝的旨意。明天我們就要動身。我向你說最後一次的再會，我的寶貴的，我的朋友，我的恩人，我的親人！莫要爲我悲傷，幸福地過活罷，紀念着我，願上帝祝福你！在我的心意中，在我的禱告裏，我將時常記念你。——這段時光算是過去了！我從我的過去的記憶裏很難帶點小小的安慰給我的新的生活；我越發愛育我對於你的回憶，在我的心中便越發寶貴。你是我的一位朋友；你是唯一愛我的人。我看見了這一切，我知道你是怎樣愛我！我臉上的一陣笑容，我筆下的幾個小字，都使你愉快。而今你一定要過慣沒有我的生活了！你將怎麼辦呢，孤單單的剩下在這里？我將你拋下給誰呢，我的仁慈的，寶貴的，唯一的朋友！我留給你的書，刺繡架子，沒有寫完的信。你看那開始幾個字的時候，你可以在你的想像中讀你願聽或願讀的一切，我所要寫給你的一切；以及我現在所不能夠寫的！想念你的可憐的瓦蘭加，她十分誠心地愛你。你的一切信件都在費都拉房中大櫃第一層抽屜裏。你來信說你有病，然而貝珂夫先生今天哪里也不讓我去。我將寫信給你，我的朋友；我允許你；但是，只

有上帝知道，又會發生什麼事。那麼，現在我們要別了，我的朋友，我的好人，我的親人，永別了！哦，倘若我現在能夠擁抱你！再會，親愛的，再會，再會，幸福地過活罷，祝你健康。我將永遠爲你祈禱。哦！我是何等傷心啊，我的心靈是何等沉痛啊。貝珂夫先生在叫我哩。

永遠愛你的

瓦·朵。

再者——我的靈魂現在十分充滿了，十分充滿了眼淚……眼淚在壅塞着我的氣息，在裂碎我的心。再會。哦，上帝！我是何等傷心呵！

紀念我，記念你的可憐的瓦蘭加！

瓦蘭加，我的親愛的人，我的寶貴的：

你現在要被帶走了，你正要去了！他們就是從我的胸中裂碎我的心，也比把你從我這里帶去好些！你怎麼能夠做這件事！你哭着去了！我剛接到你的一封信，完全被眼淚模糊了。足見你是不想去了；足見你是被壓迫帶走的了；足見你是爲我惋惜了；足見你是愛我了！而今你將和誰在一塊呢？你的小心兒將憂傷，苦悶而且發冷。牠將因苦惱而軟弱，因悲傷而裂碎。你將死在那里，他們將把你放在潮濕的

士裏；在那里將沒有一個人爲你哭泣！貝珂夫先生將時常獵兔子。哦，我的親愛的人，我的親愛的人！你這是怎麼決定的？你怎麼能決定走這一步？你怎麼弄的，你怎麼弄的，你對於你自己怎麼弄的？他們將引你到墳墓裏去；他們將致你的死命，我的天使。你知道，你軟弱的好像一根小羽毛一樣，我的親人！我這個老獸子哪里去了，我的眼睛哪里去了！我看見孩子不知道她自己在做什麼，孩子簡直是在發熱病！我應當簡直——但是並不，獸子，獸子，我什麼都沒有想，什麼都沒有看見，好像那是不錯的事情似的，好像與我沒有關係似的！而且我還忙跑着去買欄邊哩：瓦蘭加，我將起來；明天或者我要好些，那時候我便起來！……我將自己撲在輪下，我的寶貴的，我將不要你走了！哦，這在實際上怎麼能行呢？有什麼權柄來做這事呢？我將和你一陣去；若是不帶我，我便跟你的馬車跑，我將盡我所有的力量，直到最後的一息斷絕的時候。你知道你往那去的地方是什麼樣麼，我的親愛的人？或者你不知道——若是這樣，那麼問我罷！那裏是荒原，我的親人，那裏是荒原，精光的荒原；簡直精光得和我的手一樣；那裏有無情的農婦，沒受過教育的農夫和昏醉的酒徒。現在那里樹葉正在落着，那里寒冷而且多雨——你卻往那里去！貝珂夫先生在那里有事做；他將獵他的兔子；但是你做什麼呢？你想作個女地主麼，瓦蘭加？但是，我的小天使！你只消看一看你自己罷。你像個女地主麼？……

這樣的一樁事情如何會有，瓦蘭加！我將寫信給誰呢，我的寶貝？是的！你一定要將這層想想，我的寶貝——你一定要問一問你自己，他將寫信給誰呢？我將叫誰我的親愛的人；我將用這個親愛的名字叫誰；我以後到哪裡找你，我的天使？我要死了，瓦蘭加，我一定要死了；我的心絕忍受不了這樣的一種苦惱！我愛你如同上帝的陽光，我愛你如同我自己的女兒，你一切都使我愛，親愛的人！我活着只是爲你！我工作，抄寫，散步，走動，將我的思想放在紙上，放在友誼的書信裏，都是因爲你，我的寶貴的，住在這裡，和我相對着，緊靠着；或者你並不知道罷，但是就是這麼一回事，聽着，瓦蘭加；你只消想一想，我的甜蜜的親愛的人，你離開我們去了，這件事如何能夠：你不能走，我的親人，這是不可能的；這簡直是完全不可能的！天在下雨，你又嬌弱，你將着涼了。你的馬車將要濕透；那一定要濕透的。不過剛出城關牠便要毀壞了，牠將故意地毀壞了。在彼得堡他們做的這些馬車非常不好；這一些作馬車的人我都知道；他們配作個把小模型，件把小玩意兒，什麼堅固的東西都作不好。我起誓他們不會把牠造得堅固的。我將跪在貝珂夫先生的面前；我將向他說明，我說明一切，你，我的寶貴的，要向他說明，使他理解！告訴他你一定要逗留下而且不能夠去！……呵，爲什麼他不在莫斯科娶一個商人的女兒！不如讓他去娶她罷！商人女兒於他合適的多了，她於他合適的多了，我知道是

什麼緣故！我本想要你留在這裏。你看他怎樣，親愛的人，你看貝珂夫怎樣？他怎麼忽然變得使你這般愛戀？或者因為他時常買襪邊給你。但是襪邊算什麼？襪邊有什麼用處呢？那簡直是廢物！瓦蘭加！這裏說的是人生：襪邊不過是些破布罷了，親愛的人！我自己將為你買襪邊，只要一領到薪水，我將為你買，親愛的人，我認識的有一個小店鋪。不過你就是要讓我領到薪水，我的天使，瓦蘭加。哦，主啊！主啊！這樣你真正和貝珂夫先生一陣往荒原去了，去了，永遠不回來了！啊，親愛的人！……你一定要再寫信給我，你一定要再寫一封信給我敘述一切事情，你去了的時候，你一定要從那里寫信給我，不然，我的聖神的天使，這便算是最後的一封信了，你知道，無論如何不能這樣，這是不能算最後的一封信的！怎麼能這般迅速地真正成了最後的呢。哦，不能，我要寫，你也要寫……並且我現在正得着了一種文章的風格……哦，我的親人，什麼風格！現在我不知道我寫些什麼！我一點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重讀，我也不修改文詞。我寫只是寫，只是多多寫給你……我的人，我的寶貝，瓦蘭加……

女
房
東

第一部

(一)

阿爾頂洛夫最後決心要換一換他的寓所了。他同住的女房東是一個窮而且老的寡婦，她的丈夫是一個辦小差使的。她因爲某種原由離開彼得堡，在下一月一日阿爾頂洛夫寄寓的時期未滿之前，便動身往一個遙遠的省區去和親戚們同居。往下住着直等到期滿，這青年人惋惜地思想着他的老寓處，而且覺得煩惱，因爲一定要離開牠；他窮然而寓所是貴的。在他的女房東去了的次日，他拿起他的便帽，出去溜逛彼得堡的後街，看住宅大門上豎立着的所有的招貼，情願選擇最髒而且人烟最稠密的一帶房屋，在那里常有較多的機會在某個窮租戶的一小層樓上找一個小住處。

他找了好久，非常細心地，但是一會兒有種新的幾乎不知道的感觸臨到他了。他起初輕忽地，心不在焉地四望，接着便注意，最後竟帶着極端的好奇心了。大街上的羣衆和慌擾，喧聲，動作，對象的新異和他的地位的新異，所有城市生活的瑣屑的日常的瑣事細物，如此地厭煩對於一個忙碌的彼得堡人，他消磨他的一生於徒然的努力之中，永遠不能藉着勞苦，藉着汗以及各種別的方法，獲得一個暢適的小

家庭，在裏面平安地，靜靜地休息。——這一切的無味和厭倦在阿爾頂洛夫心中却相反地喚起了一種溫和的喜悅和寧靜。他的灰白的兩頰開始漲着一陣輕微的紅暈，他的兩眼開始好像帶着新希望似的發光，他深深地熱心地吸着冷冷的新鮮的空氣。他覺得特別地快活。

他常是過着一種安靜的十分孤寂的生活。三年以前，他受了學位之後，大半能自由行動了，便去看一位老人，他只是間接地認識了他，他等了好久，穿號衣的僕人們纔同意把他的名字遞進去第二次。於是他便走進一個黑暗的，高聳的，而且荒涼的房間，這些看來陰沈的房間中的一個，仍然可以在那為時代所保留下來的一般舊式家庭的大邸中發見的；他在那個房間裏看見一位灰白髮的老人，掛着各種的勳章，他就是他的父親的朋友兼同事，是他的保護人。老人遞給他一小捲票子。這成了一個很小的數目：這便是他的祖傳的產業拍賣還債後所剩下的一切。阿爾頂洛夫漠不關心地領受了他的遺產，永遠離開他的保護人，走出到街上去了，這是一個冷的，陰沈的，秋天的晚上；這青年人彷彿作夢似的，他的心為一種不自覺的憂傷碎了。在他的眼中有一道火光，他覺得發熱病似的，一陣熱，一陣冷。他計算他的錢能夠化兩三年；或者甚且減去一半口糧夠化四年。天漸黑了，而且開始下起細雨來。他租下他所碰着的第一個住處，一點鐘之內便搬進去了。他在那里把自己關起

來，好像是在一個修道院裏似的，好像他丟棄了這世界似的。在兩年之中他變成了一個純粹的隱士。

他並不自覺地變得怕羞而且不喜社交；同時，他從來就不知道還有另外的一種生活——充滿了喧鬧和吵鬧，不住的激動，不住的變化，牠正請着他，而且早遲是避免不了的。不錯，他不能夠避免聽見牠，但是他從未知道牠，也從未找着要知道牠：從童年起他的生活便是例外的；而且現在比向來都是更例外的了。他被那最深沉，最無壓的熱情吞噬了，那熱情吮着一個人的全部的生命，然而並不爲像阿爾頂洛夫一流人在實際的日常生活內預備任何好處。這熱情便是學問。同時牠消耗着他的青春，以牠的慢慢的，醉人的毒藥損害他夜間的睡眠，劫去他的滋養的食物和新鮮的空氣，這東西從未侵入他的悶人的住處。然而，被自己的熱情迷醉了，阿爾頂洛夫不願去注意牠。他年青，而且別的沒有什麼求的。他的熱情使他在外界的生活上成了一個嬰兒，而且當他必需給自己在人們中間佔個地位的時候，他完全不能夠強使別人站在一起。有些機伶人，學問在他們的手中乃是一種資本；但於阿爾頂洛夫，學問乃是一種反對自己的武器。

他與其說是受了一種合於邏輯的，確定範圍的研究和求知的動機的鼓舞，還不如說是受了一種本能的衝動，直到現在他所做的其他各種工作，甚至於最瑣屑的，

都是這樣。就是在兒童時代人們都以為他奇怪，不像他的同學們。他從來不認識他的父母；他忍受同學們的粗魯殘酷的待遇，這是他的古怪的冷慢的性情激起的，而且那使他真正地冷慢而又乖戾，漸漸地他在習慣上變得越發越發隱避。但是在他的寂靜的自修室從來就沒有什麼秩序和系統，甚至於在此刻還是那樣；就是在此刻他還只有藝術家的最初的狂喜，最初的狂熱。他為自己創造着一個定則，這纏繞在他的心中多年了；朦朧的，渺茫的，但極其慰人的一種概念的像，成爲一種新的，明瞭的形狀，漸漸地在他的靈魂中現出來了。而且這形狀渴望表現，攪擾着他的靈魂；他還是怯懦地覺出牠的發端，牠的真理，牠的獨立；創造的天才已經顯示出來了，牠正在集合力量，正在成形。但是具體和創造的時候還遠着哩，或者很遠，或者簡直不可能！

現在他在大街上走逛好像一個隱士，好像一個逸士忽然從他的寂靜的荒野來到喧譁的，咆哮的城裏。一切事物在他看來新而且奇。但是他如此遠離那在他四週洶湧着的，嘩啞着的一切的世界，他對於他自己的奇異的感觸並不奇怪。他好像並不覺得他自己的隔離；正相反，在他的心中發出一種快樂的感情，一種迷醉，好像一個在長期禁食後有了酒肉放在面前的餓人的銷魂；自然，雖說這是很奇怪的，像換一換寓所這樣的一件小新事竟能激擾而且驚動任何彼得堡的居民，甚至於阿爾頂洛

夫。但是道理是在這：他幾乎就沒有做過出門帶着一個實際的目標這麼一回事。

他漸漸覺得在大街上走逛有趣了。他好像一個遊逛人四外張望着一切東西。

但是，就是現在，照常是無關緊要的，他研究着那鮮明地陳在他面前的圖中的含意，好像研究着書行中的含意似的。每種事物都刺激他；他並沒迷失一個印象，以注神的眼睛審視過路人的臉，注目四周一切東西的特點，而且親密地聽着人們的言語，好像在每種事物中證實那在寂寥的夜間的死寂裏所作成的結論似的。時常某種小事印入他的心上，於是發生了一種意念，這是第一次他覺得煩惱他竟這般活活的把自己葬在小洞裏。這一切事物移動得更快，他的血液滿盈，循環迅速，他的心智此刻急造地，恬靜地而且勇敢地工作，那心智曾經被寂寞所壓抑，只是藉着盡力的得意的活動始得鼓舞興奮起來。並且，他有了一種不自覺的渴望，要將自己擠進這個生活裏去，這個生活於他是這麼新異，他直到如今只是藉着藝術家的本能知道了牠，——或者更正確地道，先見了牠。他的心開始帶着渴望愛與同情本能地怔忡着。他更加注意地看着從他面前經過的人；但是他們是生人，心中有事，自己沉思着。阿爾頂洛洛的輕浮的歡快漸漸開始不自覺地消去了；現實開始重壓着他，在他的心中喚起一種不自覺的恐怖與威嚇。他開始因新的印象的飽壓而疲倦了，如同一個病人第一次愉快地從病床上起來，而又暈眩的倒下，爲動作所昏迷，爲在他身

旁騷動的羣衆中的五光十色，生的旋轉與喧嘩所疲乏。他開始感覺得抑鬱而且不幸了，他開始充滿恐怖，爲了他的一生，爲了他的工作，甚且爲了他的將來。一種新的意念毀壞了他的寧靜。這一種思想忽然來到他的心頭：他終生孤獨着而且沒人愛過他——而且，實在，他也不曾愛上了一個人。在他起初散步的時候，他偶得機會談話的幾位行人無禮地奇異地看着他。他看出他們是把他當作一個婦人或一個非常特異的，反常的傢伙，這確是完全不錯的。他記得，他一到哪里的時候，人人都常常是有些不舒服，就是在他的童年的時候，因了他的多夢想的頑固的性格每人都避着他，對於別人的同情於他永遠是困難的，苛刻的，而且別人就沒有看出來過，因爲雖說在他的心中有同情存在，但其中却沒有道德的相同可以看得出，這件事即在他的童年便煩惱他，那時候他完全不像他同年紀的孩子們。現在他記憶着，回想着，始終人人都是把他撇下，從他面前走過。

他並沒注意這點，來到了彼得堡的一個角落，遠離城市的中心。在一個冷落的酒館裏喫了點飯，他又走出去逛了。他又穿過許多大街和廣場。在牠們的那面展着長長的灰色的黃色的牆；他開始並碰不着富麗的房屋而碰着十分傾毀的小房子了，雜在這中間的有宏大的工廠，巍巍的煤汗的紅色的建築物，有着長的烟筒。這四周是荒涼的，一切東西都好像兇惡而且怕人，至少在阿爾頂洛夫看來是這樣。此刻已

是傍晚了。他走出了一條長的小街，進入一個廣場，這里立着一座教區的教堂。

他並不打算便走進去。禮拜剛完，教堂幾乎是空的，只有兩個老女人靠近入口處跪着。總司事是一個灰白髮的老人，正在熄蠟燭。西沉的夕陽的光線從圓屋頂上的一個窄窗上流下，以眩光的海漲溢着一個小教堂，但是眩光變得漸漸模糊起來，聚集在圓屋頂下的黑暗越發黑，金黃的聖像便越發鮮明地閃耀着，反映着燈和亮的搖動着的光。在一種深沉的抑鬱和悶窒的情感中，阿爾頂洛夫在教堂最暗的牆角靠着，而且立刻沉入好忘鄉了。當平衡的，沉重的兩個人的步聲在屋中應聲的時候，他蘇醒過來了。他睜開雙眼，看着兩個向前走着的人，忽然發生一種說不出的好奇心，他們一個是老人，一個是少婦。老人身體高，仍然挺直，而且外貌健壯，但是面目消瘦，且有一種帶病的灰白色。從他的外表看來，他會被認為一個來自遠方的商人。他穿着一件用裘緣邊的長而黑的上衣，顯然是一件假日的衣服，他鈕子不扣的穿着；在這上衣裏面可以看見另一種俄國式的衣服，鈕子密密地從頭釘到底。他的精光的頸頸爲那輕率地結着的鮮明的紅圍巾蓋着，手中擎着一頂皮帽子。他的稀的長長的灰色的鬍鬚飄到胸膛，他的如火的灼耀着的雙眼從他的纏着的上懸着的雙眉下閃射一道倨傲的拖長的注視。婦人約二十歲，驚人地美貌。她穿了一件華麗的藍色的皮邊短衫，她頭上戴着一塊白緞的頭帕，在頤下結着。她雙眼下垂地在走，

一種鬱鬱的嚴肅透過她的周身，而在她的臉的孩氣地溫柔的和竊的曲線的美的外形中活鮮地傷心地反映着。在這驚人的一對中有種奇異的事情。

老人在教堂的中間靜靜地站着，向四面鞠躬，雖說教堂是十分地空洞；他的伴侶也照樣地作。於是他牽着她的手，引她到聖母的像前，這教堂就是奉獻給聖母的。祭壇上正輝煌着，蠟燭的眩光在黃金與寶石上反映着。教堂總司事是最後一個留在教堂裏的，向老人恭敬地鞠躬，老人向他點一點頭。婦人在聖像前低下頭來。老人擎起聖像的座上掛着的帷帳的邊，蓋在他的頭上。一陣窒悶的嘆聲在教堂中回應。

阿爾頂洛夫被這一幕劇的莊嚴所感動，著急地等着牠的結局。兩分鐘之後，婦人抬起了頭，鮮明的燈光又照在她的迷人的臉上。阿爾頂洛夫驚起向前走了一步。她已經將手交給老人，他們安靜地走出教堂。眼淚從牠的眼毛下的暗藍的眼睛中湧出，那眼毛反照着她的臉的乳似的蒼白，眼淚從牠的蒼白的頰上滾下。在她的雙唇上有着一陣微笑的閃光；但在她的臉上有着小兒般的畏懼與神祕的恐怖的痕跡。她害怕地擠着緊靠着老人，可以看出她由感動而戰慄。

阿爾頂洛夫被他那新奇的一種甜蜜的久存的感情所淹沒，所苦痛，便迅速地跟着他們，在教堂的門間趕上了。老人帶着無情的粗野看着他，她也警視他，但是漠

然地，並無好奇心地，好像她的心思被某種渺遠的思想吸收去了似的。阿爾頂洛夫跟着他們，並不明白自己的行動。這時天色變得十分黑了；他距離不遠地跟着。老人和少婦轉入一條寬長的大街，滿是小販的貨攤，雜貨店，和小館，直達城關。他們又從大街上轉入一條窄長的胡同，兩邊有長牆，順着一座四層樓房的牆築的，從這樓房的門又可進入另一個也是大而且擁擠的街衢。他們緊靠這房屋行走，忽然老人回身不耐煩地看着阿爾頂洛夫。這位青年人不動地站着好像中了彈似的；他自己覺得他的衝動的行為是何等地奇怪。老人又回顧一次。好像他要使自己相信他的威嚇的注視發生效力了，於是他們兩個，他和少婦，從院中的窄門進去。阿爾頂洛夫走將回來。

他是在最不悅意的心情中，而且煩惱自己，想他浪費了白日的時光，白白地把自己弄疲乏了，而且因了冒昧地將一件非常平常的小事擴大得到愚蠢的結果。

無論在早晨因為他的幽居的習慣他自持是如何地嚴肅，然而他還遠避着在他的外面的——不是內部的——藝術家的世界中足以分他心的，足以銘刻於他心的，驚動他的事物。現在他悲傷地，惋惜地思想着他的隱蔽的住處；於是他便被關於自己的不定的情形與眼前的奮鬥的煩惱和抑鬱所壓倒了。最後，他疲乏了，不能將兩種意念放在一塊，在夜晚時他往自己的寓所去，而且驚異地看出了：他要走過自己所

寄居的房屋。目瞪口呆的，他擺着他的頭，困憊壓倒了他的漠然的心情，走上樓，最後達到屋脊下的頂樓。他在那里點了一隻蠟燭，——遲了一分鐘，哭泣的婦人的像貌活鮮地在他的想像中浮起。這印象是這麼灼熾着，這麼深刻，他的心這麼熱切地描摹那般和藹的溫柔的人物，帶着神秘的感動與恐怖顫動着，在銷魂或孩氣的懺悔的眼淚中沐浴；在他的眼前有一層霧，一陣情火的刺感好像穿透了他的四肢。但是這異像存在並不長久。在狂熱之後，在銷魂之後便發生反省，接着便是煩惱，接着便是無力的憤怒；他衣服不脫便躺在他的硬床上了……

早晨阿爾頂洛夫很遲才醒來，帶着一種易感的，怯懦的，抑鬱的心情。他急忙地預備妥貼，幾乎勉強他自己集中心思於實際的問題上，於是動身向他昨日巡禮所走的相反的方向走去。最後，他找到了一個寓所，這是一個窮德意志人叫作斯皮思的一座小樓中的一間小房，這位德意志人單獨的和他的女兒叫作提亨的住着。收了一份定錢，斯皮思立刻將那釘在門上招引寓客的帖子取下，讚揚阿爾頂洛夫對於科學的專心，而且他允許自己要同他熱心地研究。阿爾頂洛夫說他當晚就要搬來。他從那里回家，但是就變了心，轉向別方去了；他的自信心恢復了，他笑他自己的好奇心。在他的著急中，這路程在他看來好像很遠似的。最後他來到他昨晚所到過的教堂。晚禮拜正在做着。他擇了一個幾乎能夠看見全場的位子；但是他所尋找的人

物却不在那里。等了多時以後他走了，紅着臉。果決地壓抑着他內心裏的一種不能自主的感情，他頑固地勉力要強迫他自己，要變一變自己的思潮。想着日常實際的事情，他記得他還沒吃飯，自己挨着餓了，便走進他日昨所吃飯的小館裏去。在大街上他不自覺地遊逛了好久，經過擁擠的與冷落的胡同，最後走出來到了一塊荒涼的地方。在這城市的盡頭有一座漸漸變黃的牧場的樹林；當死一般的靜寂以牠的奇異與生疏打擊了他的時候，他纔清醒過來。這是一個乾燥的寒冷的日子，彼得堡的十月常常有的。離這不遠有一座村舍；靠近這村舍立着兩個草堆；一匹有著優美的肋骨的小馬沒配鞍的站着，低垂着頭，伸着舌，在一輛小小兩輪輕車的旁邊，好像沈思着什麼事情似的。一條守門狗，狺狺着，在一個破車輪旁邊嚙着一塊骨頭。一個三歲的小孩，除了短衫什麼都沒穿，忙着梳牠的蓬鬆的白頭，奇怪地凝視着來自城市的孤獨的生人。在村舍的後面有一塊牧場和村舍菜園。在地平線上對着藍蔚的天空有一塊樹林形成黑色補釘，在相反的一方則有厚厚的白雪，好像追逐着牠們前面的一羣飛鳥，無聲地一個跟着一個橫貫天空在移動。一切都是靜寂，似乎，嚴肅地抑鬱，充滿了忐忑着的隱藏的躊躇……阿爾頂洛夫向前，向前地走着，但是孤寂重壓着他。他回到城市去，從那里忽然飄浮着沉重的鈴聲，打鈴做晚禮拜；他加大他的步武，不久他便走進那從昨天以後即於他十分親暱的教堂裏來了。

不相識的婦人已經在那里了。她就在那里入口處跪着，在一羣禮拜者的中間。阿爾頂洛夫擠過稠密的羣衆，這羣衆就是乞丐，衣服襤褸的老女人，病人，和跛子，他們都在教堂門口等着施捨。他便在這生人的身邊跪下。他的衣服觸着她的衣服，而且他聽見從她雙唇不定地吐出的氣息，當她低語一個虔誠的禱告的時候。如同先前一樣，她的面容帶着一種無限虔誠的感情顫動着，眼淚又在下落，乾在她的燃燒着的兩頰上，好像正洗去某種可怕的罪似的。在他們一起跪着的地方是十分地黑暗，只是時常油燈的暗昧的火焰，在那從窄窄的開着的玻璃窗上來的流動的風中搖閃，投射一陣顫動的閃光在她的臉上，這臉上的每點都印在青年人的記憶中，使他的眼睛發眩，而以渺茫的不能忍受的痛苦裂碎他的心。但是這種苦楚却有牠的特別的熱烈的狂歡。最後他不能夠忍受了；他的胸膛開始忽然帶着一種甜蜜的生疎的渴望，戰慄而且疼痛。他於是嘆息起來，以他的狂熱的頭灣倒到教堂的冷的鋪道上。他什麼沒看見，什麼沒覺到，除了他心中的疼痛而外，這疼痛以甜蜜的苦楚刺感着。

這種極端的易感性與缺少抵抗力會被孤寂發展起來的，或這種心的衝動性會在漫漫的失眠的長夜之空虛的窒悶的絕望的寂靜裏，在精神之不自覺的渴望與急切的激動中，發出來的，直到最後牠預備要爆發而且找到一個出口的時候，或者簡直就是：那莊嚴的瞬間忽然到了，而且這是不能避免的，正如在一個陰沈的，悶人的日

子，空忽然變黑，一陣暴雨傾注在焦灼的大地上，掛着珍珠般的雨點在翠綠的枝上，打倒草，禾，將溫存花瓣壓倒地上，因此以後在太陽的第一次的光線照射下，萬物又蘇生過來，眩耀着，而且升起去迎接牠，向天空勝利地舉起甜美的茂盛的馨香，歡天喜地的在新生活中……

但是阿爾頂洛夫此刻不能思想他自己是怎麼一回事。他幾乎失了知覺。

他差不多就沒注意禮拜是怎樣完畢的，只是在他跟着不相識婦人後面穿過擁在入口的羣衆的時候，才恢復意識。他時常碰着她的明晰的，驚疑的眼睛。每分鐘被往外走的人們所阻止，她轉身看他不止一次了；他可以看見她的驚異變得漸漸大起來，而且忽然她臉上現出一道如火的紅色。在這個時候，那個老人從人叢中又走上前來，挽着她的膀臂。阿爾頂洛夫又碰着他的粗暴的，譏刺的注視，一陣奇異的惱怒忽然抓住他的心。最後他在黑暗中看不見他們了；於是他用一種超人的努力向前衝擠，走出了教堂。但是晚間的新鮮空氣並不能使他復原，他的呼吸覺得受了壓抑而且窒悶，他的心開始慢慢地猛烈地怔忡，好像要打破他的胸腔似的。最後他看見他真失去了他的生人了——他們既不在大街上，也不在小巷裏。但是一種思想已經來到阿爾頂洛夫的腦中了，他定下一個新奇的堅定的計劃，這般的計劃雖然魯莽，但實行出來的時候，大抵成功的。第二天早晨八點鐘的時候，他從胡同邊沿往那住

宅去，走進一個窄而且髒的後院，這後院好像住宅裏的污水坑。正在院中作事的門房，不動地站着，他的下頤靠在鏟把上，上下地打量着阿爾頂洛夫，問他有什麼事。門房是一個年約二十五歲的小伙子，是一個韃靼人，有着一幅看來非常老的臉孔，上面打着皺紋。

『我找一個寓所，』阿爾頂洛夫著急地回答道。

『哪個寓所？』門房問，帶着一陣冷笑。他看着阿爾頂洛夫好像他完全知道他似的。

『我要一層樓房中的一間用具完備的房子，』阿爾頂洛夫答道。

『那院子並沒有，』門房含糊地答道。

『這裏呢？』

『這裏也沒有。』門房又拿起他的鏟子。

『或者他們將讓我找一間的，』阿爾頂洛夫說道，給門房十個戈貝克。

這個韃靼人瞥視阿爾頂洛夫，取了十個戈貝克，於是又拿起他的鏟子，在一個短促的沈默之後，便說道：『沒有寓所。』但是這位青年人沒有聽見他；他順着爛朽的搖動的木板走，這木板放在池中，對着從那院子進這住宅的寓所的一個入道，一個又黑又髒的泥爛的入道，看來好像溺入池中似的。在低一層房裏住着一個窮作

棺材的。阿爾頂洛夫從他的愉快的工作室經過，又從一條半破的滑腳的螺旋形的樓梯爬到上一層樓去，在黑暗中他試着粗麻布氈蒙着的重而笨的門，找到了門梢，把門開了。他並沒錯。在他的面前站着同樣的老人帶着極端的驚異注視着他。

「你有什麼事？」他猝然地問道，幾乎耳語似的。

「有房間出租麼？」阿爾頂洛夫問道，幾乎將他所要說的一切話都忘記了。他看見在老人肩膀後邊的少婦。

老人開始靜靜地關門，把阿爾頂洛夫關在外面。

「我們有房間出租，」少婦的友愛的話聲忽然說道。

老人放下門不關了。

「我要一個小住處，」阿爾頂洛夫說道，趕緊走進房中，向美麗的婦人談話。但是他驚奇地停住，好像化成頑石一般，看着他的將來的男女房東；在他的眼前是一個啞子，驚人的一幕劇正在演着。老人蒼白得如同死人一般，好像就要失去知覺似的。他用一種鈍遲的固定的注視看着那婦人。她起初也變蒼白了；接着血液便湧上臉孔，她的兩眼奇異地閃着光。她領阿爾頂洛夫到另一間小房去。

這全層樓房是一間很大的房子，用格牆分成三間。從外邊的房子他們直走進一條窄而黑的過道，直接相對的便是門，顯然通到格牆那邊的臥室。在右邊，過道的

那一邊，他們走進那要出租的房間；窄而且小，擠在兩道格牆和兩個低矮的窗戶的中間；牠被日常生活必需的用具封鎖住了；可憐而又侷促，只是還乾淨的過得去。家具共有一張樸實的白棹子，兩張樸實的椅子，在格牆的兩邊有一個大睡櫃。一幅大大的舊式的聖像上戴金冠，放在牆拐的一個架子上面，一盞油燈在牠前面點着。有一個大而笨的俄國火爐，一半在這間房裏，一半在走道裏。這是明明白白的，在這樣的一層樓房裏三個人住是不可能的。

他們開始商議條件，但是話不連接而且彼此幾乎都不瞭解。離她兩步遠，阿爾頂洛夫可以聽見她的心跳動；他看她因激動而顫戰着，好像害怕似的。最後他們成立了什麼一種協定。青年人聲說，他立刻就搬來，而警視他的主人。老人在門前站着，仍然是蒼白的，但是一陣安靜的，甚且夢幻似的微笑偷上他的雙唇來了。碰着阿爾頂洛夫的眼睛他又皺一皺眉頭。

「你有證明書麼？」他忽然用一種高而且猝的聲音問道，並替他開了往過道走的門。

「有的，」阿爾頂洛夫忽然被阻，答道。

「你是誰？」

「瓦西里，阿爾頂洛夫，貴族，並沒辦事，從事私人的工作，」他插入老人的

話答道。

「我也是這樣，」老人答道。「我是伊里亞·莫恩，工匠。這夠了麼？你可以去了……」

遲一點鐘阿爾頂洛夫便到他的新寓所裏來了，這出乎他自己和那個德國人的意外，那個德國人連他的盡責的女兒提亨一起正開始猜疑那新寓客欺哄了他們了。

阿爾頂洛夫不明白這一切是怎樣遭遇的，他並不要明白……

(二)

他的心那麼猛烈地跳動着，他昏了，一切東西在他的眼前都是綠的；他機械地在他的新寓所裏忙着佈置他的簡單的東西：他解開那裝着各種必需的物件的口袋，打開裝着書的箱子，而且開始把牠們安排在棹子上；但是立刻這所有的工作從他的手中放下了。每分鐘在他的眼前浮起那婦人的面象，和她的相遇，那般地困擾了攪亂了他的全部的生活，她以那麼不能抵抗的，劇烈的銷魂充滿了他的心——而且這樣的幸福好像立刻漲溢着他的飢餓的生命，他的思想變得錯亂，他的靈魂在痛楚與困惱中昏絕。

他拿起他的證明書，要交給女房東，希望得一瞥她的容顏。但是莫恩把門只開了一點兒；他從他的手中取了證明書，說道，「好；平安地生活吧，」又把門關上

了。一陣不愉快的感情壓倒了阿爾頂洛夫。他不知道爲什麼，但是看着這老人却是在叫他煩厭的。在他的眼中有種惡毒的，侮慢的神氣。但是這不樂意的印象迅速地消逝了。比較着他以前的呆滯，阿爾頂洛夫在過去的三天裏算是生活於人生的急旋中了；但是他不能夠回想，他確是害怕回想。他的全部的生活都是在一種升騰和渾沌的情況中；他模糊地感覺着彷彿他的生活折成兩斷了：一種渴望，一種希冀抓住了他，沒有其他思想攪擾。

在迷亂中他走回到他的房中。在那用以烹調的火爐旁邊，一個矮小的駝背的老女人正忙着作活，那麼醜醜，穿着那樣破衣服，看着她真令人可憐。她好像脾氣很不好，時常自己咕咕咕咕的。她便是房東的女僕。阿爾頂洛夫要同她談話，但是她不願說話，顯然是由於生氣。最後喫飯的時間到了。老女人從爐中取出菜湯，點心和牛肉，端給她的主人和主婦。她將這同樣的東西給阿爾頂洛夫一點。午飯後這一層樓中是死一般的靜寂。

阿爾頂洛夫取了一本書，用去好多時候翻書頁子，勉力要追尋他以前所常讀的地方的意義。他忍不住了，拋下書，又開始收拾他的房間；最後他拿起他的便帽，穿上上衣，走出到街上去了。無目的地走着，並不看路，他仍然盡力聚精會神，集攏他的散漫的思想，要稍稍想一想自己的地位。但是這努力只使他悲傷，使他痛

苦。他輪流地被熱與冷所攻擊，而且有時他的心那般猛烈地跳動，他不能不靠牆以自持。「不，不如死吧，」他想到；「不如死吧，」他用熱烈的顫動着的雙唇低語道，幾乎就沒想到自己在說着什麼。他走了好久；最後他覺着自己濕透到皮膚了，這才知道天正在下雨，他走回家去。離家不遠他看見他的門房。他猜想這個韃靼人是帶着好奇心注視了他一些時，當他看見人家看見他了，於是便依舊走他的路。

「晚安，」阿爾頂洛夫說道，趕上了他。「你叫什麼名字？」

「人們叫我門房，」他答道，勒着嘴。

「你在這裏當門房長久了麼？」

「長久了。」

「我的房東是一個工匠麼？」

「是的，倘若這麼說。」

「他作什麼？」

「他害病，生活，向上帝祈禱。就是這。」

「那是他的妻子麼？」

「什麼妻子？」

「誰同他一塊住？」

女 房 東

「是——的，倘若他這麼說。再見，先生。」
 韃靼人摸一摸他的便帽，走開到他的小屋裏去了。

阿爾頂洛夫走向自己房裏去。老女人自己囁嚅着，咕咕着，給他開了門，又把門緊閉上，又爬到她消磨她的生活的煖爐上去了。天已經黑了。阿爾頂洛夫要去找個亮，當他看出往他的主人的房間去的門下鎖了的時候，他便叫老女人，她正以手托頭，從煖爐上敏銳地看着他，似乎奇怪他於主人的鎖有什麼需要呢；她一言不發地拋了一盒火柴給他。他回到自己的房中，又要忙着自己的書和事情，這是第一百次了。但是，漸漸地，並不明白自己在做着什麼，他坐在睡櫃上，這在他自己好像是睡熟了。有時他蘇醒過來，明白他的睡覺並不是睡覺，乃是疾病的苦人的無意識的狀態。他聽見門外有一陣叩門聲，聽見門開了，而且猜想是男女房東從晚禮拜歸來。想到這里，他一定要進去見他們，爲着某種事情。他站起來，在他以爲他已經是往他們那里去了，但是失足跌倒在一堆木柴上，這木柴本是老女人扔在地板當中的。那時他完全喪失知覺了，在長久，長久的時間以後他睜開眼睛，驚異地注意出來：他正在同樣的櫃上躺着，正如他先前一樣，穿着衣服，而且在他的上面，低垂着一個婦人的臉，非凡地美麗，帶着溫柔的掛慮，並且好像被溫柔的慈母般的眼淚浸潤着。他覺着她放一個枕頭在他的頭下，蓋什麼溫暖的東西在他身上，而且有種

溫存的手放在他的發熱的額上。他想說『謝謝你，』他想拿那隻手，壓在他焦灼的唇上，用自己的眼淚浸濕牠，吻牠，吻牠直到永遠。他想說許多話，但說什麼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那個時候怕要歡喜死去哩。但是他的兩臂覺得如同鉛一般不願動彈；他彷彿麻木了，什麼都覺不着，除了血液經過血管顫動帶着急跳好像要在他躺在牀上的時候將他舉起來。某人給他水喝……最後他沈入於無意識中了。

他在早晨八點鐘的時候醒來。陽光成一束金色的線穿過綠色的，腐爛的窗戶；一種慰安的感情鬆了病人的肢體。他是安靜，恬然，無限地快活。在他覺得好像有人剛才在他的枕邊。他醒來，心神不寧地四下張望着那看不見的活動；他那麼渴望擁抱他的朋友，而且在他一生中這第一次說，『祝你幸福，我的親愛的人。』

『你睡了好久！』一個婦人的溫和的聲音說道。

阿爾頂洛夫回頭一看，他的美麗的女房東的臉在他上面低垂着，帶着一幅友愛的笑容，明朗得如日光一般。

『你病了好久了？』她說道。『夠了；起來吧。何必幽囚你自己呢？自由比麵包還甜，比陽光還美。起來吧，我的鴿兒，起來吧。』

阿爾頂洛夫抓住她的手，熱熱地壓着。在他以爲自己仍在做夢。

『等着；我給你做了茶。你要點茶嗎？你不如用點吧；你將要好些。我自己害

病，我知道。」

「是的，給我點東西喝罷，」阿爾頂洛夫用一種微弱的聲音說道，而且他立起來。他依然是很弱。一陣寒戰從他的脊骨溜下，他的四肢疼痛，而且覺得好像斷碎了似的。但是在他的心中有一種光輝，日光好像用一種莊重的明朗的快樂溫暖他。他覺得一種新的輝煌的不可言說的生活給他開始了。他的頭有點發暈。

「你的名字叫瓦西里麼？」她問道。「或者是我弄錯了，或者是我想主人昨天那樣叫你。」

「是的，不錯。你的名字什麼？」阿爾頂洛夫說道，更走近她，而且幾乎就站不住了。他蹣跚着。

她抓住他的膀臂，而且笑着。

「我的名字叫加特林那，」她說道，用她的大大的明澈的藍眼睛注視着他。他們彼此手挽着手。

「你想向我說什麼話，」最後她說道。

「我不知道，」阿爾頂洛夫回答道；一切東西在他的眼前盡是黑暗的。

「看你在什麼樣情況中。喂，我的鴿兒；不要悲傷，不要傷心；坐在這兒棹邊的日光中；安靜地坐着，不要跟着我，」她接着說，因為這青年人作出一種動

作，好像要留住她。「我立刻又要同你在一塊的；你有的是時間來盡情地看我。」
遲了一分鐘她把茶拿進來，放在棹上和他對面坐着。

「鳴乾吧，」她說道。「你頭痛麼？」

「不，現在不痛了，」他說道。「我不知道，或者痛……我什麼……都不要，
夠了，夠了！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怎麼弄的，」他說道，喘着氣，最後找着她的手
了。

「留在這裏，莫要離我而去；再把你的手交給我……在我的眼前一切都是黑暗的；
我看着你好像你就是太陽似的，」他說道，彷彿從他的心中裂出這些話，當他
說着的時候，他幾乎因銷魂而昏絕了。他的喉嚨爲嘆息所壅塞。

「可憐的人！好像你沒曾和任何種人同居過。你是始終孤獨而且爲人所棄。你
有什麼親戚嗎？」

「沒有，一個沒有；我是孤獨的……不要緊，這沒有關係！現在好些了，現在
我不錯了，」阿爾頂洛夫說道，好像在昏迷中似的。房間在他看來是在轉動着。

「我也多年沒有見過人。你看着我好像……」靜默了一分鐘以後，她說道。

「說罷……什麼？」

「你看着我，好像我的眼睛在溫暖着你似的！你知道，當你愛任何人的時候，

……從第一句話我便把你拉到我的心上。若是你病了，我還要來照顧你的。只是你莫要病；莫要。當你起牀的時候，我們將如同兄弟姊妹一般的過活。你將這樣麼？你知道，若是上帝沒有給你一個姊妹，要得到一個是不容易的。」

「你是誰？你從哪里來的？」阿爾頂洛夫帶着一種微弱的聲音說道。

「我不是這地方的人……你知道民間傳說十二個弟兄如何在林中過活，一個美女如何在那林中迷路。她往他們那里去，給他們整理家中一切事物，而且把她的愛放進一切的事物中。弟兄們回來了，得知這位姊妹在那里過了一天。他們開始叫她；她出來見他們。他們都叫她姐姐，給她自由，而且她和他們是平等的。你知道這個童話麼？」

「我知道，」阿爾頂洛夫低聲說道。

「生命是甜密的；在世上過活于你是甜密的麼？」

「是的，是的；長久地生活，世世地生活，」阿爾頂洛夫答道。

「我不知道，」加特林那做夢一般地說道。「我也喜歡死。生命是甜密的嗎？愛，愛好人，是的……看，你又變得白如麵粉了。」

「是的，我的頭正發暈。……」

「停着，我去給你拿我的寢衣和另一個枕頭來，我將在這裏鋪床。睡吧，夢着

我；你的軟弱將消去的。我們的老女人也病了。」

當她說話的時候，她開始鋪床，時常帶笑看着阿爾頂洛夫。

「你弄了好多書！」她說道，移開一個箱子。

她走近他，挽着他的右膀，引他到床上，把他放好，用被條蓋上。

「有些人說書籍害人，」她說道，沈思地擺着頭。「你歡喜讀書麼？」

「是的，」阿爾頂洛夫答道，並不知道自己是在睡着還是醒着，緊緊地壓着加特林那的手好使自己相信，自己是醒着。

「我的主人有許多書，你應當看看！他說那是關於宗教的書籍。他時常從那裏面唸些給我聽。以後我將給你看的；你以後要告訴我他從那裏面讀些什麼給我聽。」

「告訴我，」阿爾頂洛夫低聲道，雙目注視着她。

「你愛祈禱麼？」靜默一分鐘後她向他說道。「你知道麼，我害怕，我時常害怕……」

她並沒說完；她好像思索似的。最後阿爾頂洛夫拿起她的手到他的唇上。

「你爲什麼吻我的手呢？」（她的雙頰微紅起來。）「這里，吻吧，」她說，笑着將雙手伸給他；接着她拿走了一隻放在他的發燒的額上；于是她開始分理他的

頭髮。她的臉越發地紅起來；最後他在他的身邊地板上坐下，和他面靠面；她的溫暖的，濕潤的呼吸使他的臉發癢。……最後阿爾頂洛夫覺着一行熱淚從她的眼中落在他的頰上如同化了的鉛一般。他覺得越發軟弱起來，他太無力移動一隻手了。在那個時候，門外有一陣叩門聲，接着便是門門的磨擦聲。阿爾頂洛夫能夠聽見他的房東，老人，從格牆那一邊走來。于是他聽見加特林那起來了，不慌忙而且不注意地，拿起她的書；他覺着她在出去的時候，在他的身上畫十字；他將雙眼閉住了。忽然一個長時間的發燒的吻焦灼着他的火熱的雙唇；這是如同一把刀刺入他的心中一般。他發出一陣無力喊聲，便沈入無意識中了。……

于是一種奇異的生活爲他開始了。

在他的心智不清明的時候，這麼一種思想在他的腦中閃現：他要被罰在一種漫漫的無終的夢境中生活，這夢裏充滿了奇異的無益的攪擾，奮鬥和苦惱。在恐怖中他努力要抵抗那重壓着他的不幸的宿命論，而且在一種劇烈的，拚命的衝突的時候，某種不相識的臉又刺擊他，而且他明明地覺得自己又失去記憶，一道過不去的無底的深淵在他的面前展開，他發出一陣苦痛與絕望的哀號自己跳進去了。時常他也有不能忍受的幸福底瞬間，當生的力量在全部的機體中搖擲地激動，當過去清楚地輝耀着，當目前的悅意的瞬間勝利地響應着，而且自己醒着夢想着不可知的將來

的時候；當非言語所能形容的希望用賜與生命的露珠落在靈魂上面的時候；當自己要狂歡地喊叫的時候；當自己覺得血液不足以應付這樣一簇的印象，命根都要斷了，然而同時自己還帶着希望和更生歡迎自己的生命的時候。他有時沈入昏睡，于是在前幾日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又重複起來了，成爲一羣殘傷的曖昧的像從他的心中通過；但是他的異象都是奇異的，模糊的樣形。有時病人忘記所遭遇的事情，而且不知道自己並非在老寓所和老女房東在一塊了。他不能夠明白爲什麼老女人不照常在黃昏的時分到爐兒這里來，這爐兒時常以暗弱的閃動着的光照着房中全部黑暗的地方；她時常在火滅以前的殘燼邊溫暖她顫動着的多骨的雙手，時常自己大聲小語着，有時看着他，她的奇怪的寓客，在她想來，他因爲對着書坐得太長久癡瘋了。

在另一個時候他便要記起他又移進另一寓所了；但是如何遭遇的，他自己怎麼麼弄的，以及他爲什麼一定要搬，他並不知道，雖然他全部的靈魂在不住的不能抵抗的渴望中昏絕……但是爲什麼目的，什麼引領着他，苦痛他，以及誰燃起了這悶他而且消耗他的血的可怕的火焰，他也不知道，而且不能記得。他時常貪饞地捉着某種陰影，他時常聽見輕步的聲音靠近床邊，和溫柔的安慰的美如音樂的耳語。某人的氣息和不勻的呼吸從他臉上經過，以愛情刺着他的全部的生命；熱淚落在他發燒的頰上。忽然一個長時間的溫存的吻印在他的雙唇上；於是他的生命在不可止的

苦痛中憔悴着；一切的生物，全部的世界，好像不動地站着，好像在他的四周永遠死去似的，一切東西都好像罩在千年長夜中似的。……

接着，初期童年之溫柔的悄悄逝去的歲月，好像又帶着恬靜的快樂和不絕的幸福回向他來了；生活的最初的甜美的奇蹟也回向他來了，帶着成羣的精靈，有的在他所折的每朵花下輪翅，有的在皂角樹中的小屋前的豐饒的綠草牧場上和他遊戲，有的從寬大的水晶般的湖上向着他微笑，在這湖邊他常一坐幾點鐘，聽着嘩啦的浪聲，有的用他們的羽翼在他的周圍綽綽作響，親愛地散着鮮明的虹的夢在他的小小的搖籃上，當他的母親在他上面灣着腰，畫着十字吻他而且向他唱着甜蜜的睡歌在漫漫的和平的幽夜的時候。但是那時一個活物忽然開始向他顯現，他小兒般的恐怖嚇住了，這活物第一次將悲哀與眼淚的慢性的毒物帶進他的生命了，他模糊地覺得一個不相識的老人陪他的將來的歲月於奴隸的情況中，他戰慄着，不能將眼光離開他。這好惡的老人到處跟着他。他向外窺視，詭譎地向矮叢下的孩子點頭，笑他，嘲弄他，變作各樣的玩偶，在他的手中扮臉，笑，好像一個惡毒的魔鬼：他使這小兒的每個殘酷的同學面對着他，或同小孩們一塊在長凳上坐着，從他的文法的每個字母上向外窺視，扮臉。於是在他睡熟的時候，這惡老人便在他的枕旁坐着。……他將那用黃金色和碧玉色的翅在他搖籃四周綽綽作響的鮮明的精靈趕跑，將他的母

親從他身邊永遠帶跑了，而且開始每夜向他低語長而出奇的童話，在小兒的幻想中並不能領悟，却只用恐怖與非似兒童的情慾刺激他，苦痛他。但是這奸惡的老人並不注意他的嘆聲與祈求，不歇地向他談說直到他沈入麻木，沈入無意識中為止。於是小兒忽然醒來是一個大人了；歲月沒被看見，沒被注意便從他前面過去了，他忽然變得明白他自己真實的地位了。他立刻知道他是孤獨的，對於全世界他是一個異鄉人，孤獨的並非在自己的小住處裏，乃是在不可思議的，多疑的人們中間，在那些時常聚在一塊，在他房中的黑角處私語，而且向靠近火邊蹲着，烤着自己多骨的手，指着他的老女人點頭的仇人們中間。他沈入迷亂與不安之中；他想知道這些人是誰，他爲什麼要在這裏，他自己爲什麼在這房裏，而且猜想是自己誤入壞人的黑洞來了，被某種利害的但是不能了解的力量曳引着，起初並沒有找出居住人是誰，是什麼人，以及主人是誰。他開始被猜疑所苦痛——忽然，在夜的死寂中，一個長的，低語的故事又開始了，有個老女人悲傷地在將滅的火前點動着他的白而油潤的頭，輕柔地喃喃着，幾乎她自己都聽不見。但是——而且他又被恐怖壓住了——這故事在他的面前作出各種形像和臉來。從他的朦朧的小孩期的異象起他看見了一切：他所有的思想與夢，他一生所有的經驗，他在書中所讀到的一切；他所早已忘却了的事情，一切都回生了，一切都被放在一塊，作出形象，在他的面前，成巨形

偉像地升起來，在他的四周移動，集聚；他看見在他面前開展着的有堂皇的美麗的花園，全城在他的眼前建起而又毀去，全部的教堂墳地捨棄牠的死者，他們又活起來了；全民族，全人類在他的眼前生出而又死去；終之，他的每種思想，每種非物質的玄想，現在都現出人形繞着他的病床；幾乎就在想起來的時候便成人形：最後他看出自己並非想着非物質的概念，乃是思想着全世界，全部的創造物，看見自己好像一個原子在此無限的奇異的世界生出來，從這世界是逃不脫的，而且生活用永久的和無限的譏刺，在叛抗的獨立中毀壞他，壓迫他，追逐他。他覺得他在死着。永遠散成灰沙，甚且沒有復活的希望；他勉力要逃跑，但是在全宇宙中並沒有給他藏身的地方。最後，在失望中他作了極大的努力，大喊一聲醒了。

他醒來，沐浴在冷汗中。他的四周是死一般的靜寂；這是夜的死氣。但是仍然在他好像某處童話正在繼續着，某種粗糙的聲音的確正在將他所熟悉的一種事情的長故事告訴他。他聽說黑樹林的故事，勇敢的強盜的故事，大胆的刺客的故事，或者斯坦加拉辛自己的故事，快活的酗酒的舟子的故事，美女的故事，和窩瓦母親的故事。這不是一個童話麼？他的確在聽着麼？一整點鐘他睜眼躺着，在苦楚的麻木之中一根肋都不動。最後，他細心地起來，愉快地感覺得他的力量在他病後回復本身了。昏迷是過去了，現實正開始。他注意出自己正如和加特林那說話時所穿的一

樣，可見這距她離開他的早晨一定不長。果決的情火在他的脈管中跑。他機械地摸索着那一個不知何故釘入格牆頂上的大釘，他的床就靠近這格牆，他抓住了大釘，將全身的重量掛在上面，竟得將自己扶起到罅隙邊，一道幾乎不可辨的光從那里偷進房來。他將眼睛放在該處，激動得幾乎喘起來了，開始向裏望。

在主人的房間的牆角有一張床；床前是一張棹子，棹上蓋着一塊布，堆着舊式形樣的書，從書皮看來好像是宗教的書籍。在牆角裏有一個同他自己房中一樣的舊式聖像；一盞燈在牠前面燃着。老人莫恩躺在床上，病着，苦痛毀了，蒼白的如一張紙，披着一身毛氈。在他的膝上放有一本開着的書。在牀邊長凳上躺着加特林那，她的膀臂樓着老人的胸膛，她的頭低垂在他的肩上。她以注意的孩氣地驚奇的眼睛看着他，期待得無氣息了，好像帶着無壓的好奇心傾聽莫恩所告訴她的。說話人的聲音時時提高，在他的蒼白的臉上有一種活潑的陰影；他皺眉，他的眼開始閃光，加特林那好像要因恐怖與期待臉變白了。於是某種好像微笑的神氣來到老人的臉上，加特林那開始輕柔地笑着。有時眼淚來到她的眼中；於是老人溫存地在她的頭上分理着頭髮好像小孩似的，她便以她的閃耀如雪的精光的膀臂例外地緊緊地擁抱他，而且更親愛地擠藏到他的懷裏。

有時阿爾頂洛夫仍然以爲這是他的夢的一部份，實際上，他已明白看見了；但

是血液湧到他的腦中，血脈苦痛地在他的太陽肋中跳着。他把釘放下了，離開床，蹣跚着，摸着路，好像一個狂人，並不明白那在他血中如火一般燃起的衝動，他走到門前，猛烈地推着；朽的門門立刻開了，作出一陣砰礮的重聲，他忽然發現自己在房東臥室的中央。他看見加特林那驚慌而且戰慄，看見老人的兩眼在他的皺眉下惱怒地閃光，他的全部的面龐因猝然的激怒扭動着。他看見老人仍然仔細地看着他，急忙地以摸索的手摸着掛在牆上的槍；于是他看見槍桿閃光，用一隻因激怒而戰慄的不定的手正描着他的胸部。……發了一聲槍響，接着便是一種野獷的幾乎是非人的喊聲，當烟消了的時候，一種可怕的光景觸入阿爾頂洛夫的眼簾。渾身打戰，他灣身對着老人。莫恩在地板上躺着；他在榻榻中扭動着，他的臉苦痛地扭動着，在他的動作着的唇上有白沫了。阿爾頂洛夫猜想這不幸的人罹了沈重的癩癩症。他同加特林那一齊跑去救他……

(三)

整夜都在攪亂中度過了。次日阿爾頂洛夫一早就出去了，不顧自身的軟弱，和依然纏身的熱病。在院中他又遇見了門房。這次韃韃人遠遠便向他脫帽，而且帶着好奇心看着他。於是好像鎮定的樣子，他用掃帚作活起來了，斜眼看着阿爾頂洛夫，當後者正向他逼近的時候。

「夜裏你沒聽見什麼嗎？」阿爾頂洛夫問道。

「是的，我聽見了。」

「他是什麼一種人？他是誰？」

「自家租賃處，自家當知道；我是生人。」

「你說不說呢？」阿爾頂洛夫叫道，矛盾的易激性使他發狂了。

「問我作什麼？你的錯過——你驚嚇了房客。下面住着作棺材的，他是聾子，但是他都聽見了，他的妻子也聾，但是她也聽見了，而且在那個院子，離的遠着，他們也聽見了。我往管事那里去。」

「我自己正往那里去哩，」阿爾頂洛夫回答道；於是他走向門前去了。

「隨你便；自己租的房子。……先生，先生，停住。」

阿爾頂洛夫回頭看；門房謙恭地摸摸帽子。

「怎麼！」

「若是你去，我便到主人那里去。」

「怎麼？」

「不如搬吧。」

「你傻氣，」阿爾頂洛夫說，又往前去了。

「先生，先生，停住。」門房又摸摸帽子，而且冷笑。「聽着，先生；莫要發怒；爲什麼虐待一個可憐的人呢？虐待可憐的人是一樁罪過。那不是上帝的法律！聽見嗎？」

「你也聽着：這里，喂，他是什麼人？」

「他是什麼人？」

「是的。」

「我不要錢就告訴你。」

說到這里門房拿起他的掃帚，揮動了一兩下，於是便停住注意地看着阿爾頂洛夫，帶着一種有關重要的態度。

「你是一位好先生。若是你不想和一個好人住在一塊，你就隨意辦吧；這就是我所說的。」

於是韃靼人更有表情地看着他，又急忙用力地掃起來。

作出一種畢竟作完了一件事情的態度，他神祕地走近阿爾頂洛夫；作出一種很有表情的姿勢，他宣說道——

「就是這麼樣。」

「怎樣——怎麼？」

「沒有意思。」

「怎麼？」

「逃避了。是的！逃避了！」他用一種更神祕的聲音重複道。「他有病。他先前有一隻運貨船，一隻大的，還有第二隻，第三隻，常在窩瓦河上，我自己也是從窩瓦來的。他還有一個工廠，但是燒掉了，他大受了刺激。」

「他瘋了麼？」

「不！……不！……」韃靼人鄭重地回答道。「沒有瘋。他是一個機伶人。他什麼都知道；他讀了許多書，許多，許多；他什麼都讀了，將真理告訴別人。有的帶兩塊盧布，三塊盧布，四十塊盧布，隨你意；他看着一本書，看出真理，並將牠告訴人，金錢立刻便在棹上了——沒有東西不要錢的！」

說到這里韃靼人愉快地歡笑，極端熱心在莫恩的事上。

「怎麼，他談命運，說預言麼？」

「哼！……」門房喃喃地，急速地擺着頭。「他說真理。他禱告，禱告很多。就是那樣，上身了。」

於是門房又作出表情的姿勢。

那時有人從別院叫門房，于是一個矮小的駝背的斑白頭髮的人披着羊皮衣出來

了。他蹣跚的走着，看着地下，自己喃喃着咕咕着。他看來好像是老髦了。

「東家，東家！」門房悻悻地低語道，急忙向阿爾頂洛夫點頭，去下了便帽，他跑去迎老人。他的臉在阿爾頂洛夫看來很熟悉的；無論如何他不久在某處碰見過他。

想到那並沒有什麼可注意的，他從院子走出去了。門房在他看來如同一個純粹的痞子，一個莽撞的傢伙。

「這鄙夫實在是我開玩笑！」他想到。「誰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他說這話的時候，已經到了大街了。

漸漸地他開始沉入別種思想中了。印象是不快意的，白日灰色而且寒冷；雪片正在飛着。青年人覺得又被一陣熱病似的戰抖壓住了；他又覺得好像地球在他下面搖動的。忽然一種美得討厭的親暱的聲音作破殼響的男高聲祝他晨安。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阿爾頂洛夫說道。

在他面前站着一個矮矮的壯壯的紅頰的人。顯然約有三十歲，生着一對油淋淋的灰眼睛帶着一幅微微的笑容，穿得……如同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所時常穿的。他作出很可愛的樣子向他伸出自己的手來。阿爾頂洛夫認識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正在一年以前，非常偶然地，大概就在街上。他們這麼容易地變得熟識了，一部分是因

爲機會，一半也是因爲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特別愛到處選擇性情好，有禮貌的人，而且歡喜受過良好教育的朋友，他們的才情與舉動的嫺雅使他們至少值得屬於良好的社會。雖說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有一種極端美妙的男聲，然而就是在和最親愛的朋友談話中，却都有種東西特別地清楚，有力，統治着他的聲調，什麼遁辭都絕不忍受的；這或者純粹是由於習慣。

「怎麼……？」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叫道，作出一種含有最純正的銷魂的快樂的表情。

「我住在這里。」

「你在這里住好久了麼？」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繼續着用一種往上升的調子。『而且我並不知道！我們原來是鄰居！我現在正在這區裏。我在一個月前從里亞閃省回來。我抓到你了，我的高尚的老朋友！』亞羅思拉夫性情最好地大笑着。

「色爾節耶夫！」他動人地叫道，『在達拉索夫家裏等着我，沒有我在一包也莫要讓他們摸。鼓動阿里穌非夫門房；叫他立刻到局裏去。我一點鐘內便到那里去。……』

急忙地向某人這般吩咐了，嫺雅的亞羅思拉夫·伊里奇便挽着阿爾頂洛夫的膀臂，引他到最近的酒館去。

「在這樣長期分離之後，我們若不單獨的談幾句話，我是不滿是的。唔，你的工作怎樣了？」他幾乎崇敬地說道，神祕地把音聲抑低。「照常地忙着科學麼？」

「是的，和先前一樣，」阿爾頂洛夫答道，受了一個新鮮的思想的打擊。

「好極了，瓦西里·米哈里奇，好極了！」說到這裏亞羅思拉夫·伊里奇親熱地壓着阿爾頂洛夫的手。「你將爲社會上敬重的。上帝在你的事業中賜你幸運。……天呵！我遇見你我是何等地歡喜！我是怎樣時時想你，怎樣時時說着：「他在哪裏？我們的良善的，居心高尚的，機鋒的瓦西里·米哈里奇？」」

他們訂了一個私房間。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叫點心，要酒，深情地望着阿爾頂洛夫。

「自從看見你之後我讀了許多書，」他開始用一種怕羞而且有些討好的聲音。「普希金我全讀了……」

阿爾頂洛夫漠然地看着他。

「驚人地瞭解了人類的情慾。但是第一，讓我表示我的感激。你高尚地注入我正確的思想法，你幫助了我這麼多。」

「實在……」

「不，讓我說；我常愛將榮譽給與應當給與的地方，而且我得意這種感情至少

找到表現了。」

「實在，你對自己不公平，而且我，的確……」

「不，我是十分公平，」亞羅思拉夫帶着特別的親熱回答道。「和你比較起來我算什麼呢？」

「老天爺！」

「是的。……」

接着便是靜默。

「聽從你的忠告，我丟下許多下流的相識者，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我使我的粗鄙的行爲變文雅了，」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又開始用一種有些怕羞而且討好的聲音。「在我事作完了的時候，我大半坐在家裏；晚上我讀着改良的書……我只有一个願望，瓦西里·米哈里奇：要於祖國有點用處。……」

「我常以爲你是一個心思很高的人，亞羅思拉夫·伊里奇。」

「你常帶安慰給與我的精神……你慷慨的青年人啊。……」

亞羅思拉夫親熱地壓着阿爾頂洛夫的手。

「你一點都沒喝麼？」他的狂熱消去一點說道。

「我不能夠；我有病。」

「有病？不錯，你真是麼？好久——怎樣——你病了？若是你歡喜我要問……什麼醫生治療你？若是你歡喜，我要向我們這區的醫生說。我要自己轉去找他。他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已經拿起他的帽子了。

「十分感謝你。我不去治療，我不歡喜醫生。」

「你不是這樣說吧？人不能夠像那樣過下去的。但是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懇求地往下說。「日前——允許我將這事告訴你吧，親愛的瓦西里·米哈里奇——日前一個木匠來了。「這里，」他說，「我用一件工具傷了我的手了，請你治吧。……」色米昂·泊夫那提奇看着這可憐的人在生病的危險中，便着手砍去他的受傷的手；我在跟前他這樣作的，但是這件事這麼壞……就是，這麼優越地作了，我承認若是這並不是爲着對於受苦楚的人的同情，觀看着便成了一種快樂，只是由於好奇心。但是你在哪里病的，如何病的呢？」

「在從我的寓所搬開……我只是剛才起床。」

「但是你仍然很不好，你不應當出來。可見你並不在你先前住的地方住了。但是什麼事使你搬家呢？」

「我的女房東離開彼得堡了。」

「杜馬·沙費希那？真的麼？……一位十分可敬的，好心腸的女人！你知道麼？我幾乎對她發生了兒子的尊敬。那種生活十分靠近晚年了，有些我們祖先恬靜的尊嚴，而且看着她，人好像看見我們的皓首，莊嚴的舊傳說的化身……我的意思是……其中那麼有詩氣！」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結束道，完全被怕羞壓住了，臉紅到耳根。

「是的，她是一個不錯的婦人。」

「但是允許我問你，你現在在什麼地方住？」

「離這不遠，在克希馬羅夫的住宅裏。」

「我知道他。一個端莊的老人！我可以說，我是他的一個真正的朋友。一個很好的富有經驗的老人！」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的雙唇幾乎因狂熱而顫動了。他又要一杯酒和一隻烟。

「你租了一層樓房嗎？」

「沒有，我租了一層樓房中的一個有傢俱的房間。」

「你的房東是誰？或者我也知道他。」

「莫恩，一個工匠；一個高高的老人……」

「莫恩，莫恩？是的，在後院裏，作棺材的那邊，允許我問嗎？」

「是的，是的，在後院裏。」

「哼！你在那里舒服麼？」

「舒服的；我祇是剛才搬進去。」

「哼！……我祇是想說，哼！……你沒有看出什麼特別的事情麼？」

的確……」

「就是……我相信你在那里不會的，若是你滿足你的寓所。……我並不是那個意思；我預備要警告你；但是，我知道你的性格……那個老工匠在你看來如何？」

「他好像純粹是個病人。」

「是的，他是一個大大的受苦人。……但是你沒有看出什麼特別的事情麼？你向他說過話麼？」

「很少；他是那麼抑鬱，那麼不喜歡社交。」

「哼！……」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沈思着。「他是一個不幸的人，」他作夢似地說道。

「他是麼？」

「是的，不幸，而且同時他又是一個怪得出奇的，有趣的人。不過，若是他不煩擾你……原諒我老是談這樣的一個題目，但是我奇怪……」

「你的確也喚起我的好奇心了。……我很歡喜知道他是什麼一種人。並且，我正和他一塊住着。……」

「你知道，他們說這個人曾經很有錢過。他作生意，大半你已經聽說了。但是經過各種的不幸的情況他變窮了；許多他的運貨船和船上的貨物在颶風中破沉而且迷失了。他的工廠，我想是在一個親近的親戚的手中掌管着吧，也同樣倒臺燒去了，而他的親戚自己也燒死在火焰中。我們要承認，這是一件可怕的損失！於是——他們這樣說——莫恩陷入多淚的絕望中了；他們開始怕他失了理性，而且，實在，在有一次和另一個商人，他也是運貨船來往於窩瓦河上的老板，爭吵，他忽然那麼奇異，那麼料想不到地顯露出本性來，全部的偶然的事祇能以「他是瘋了」的料想來說明，我也預備信以為真的。我詳細地聽說了他的幾種怪癖；最後忽然遭遇了一種非常奇怪的重大的情況，這祇能歸於發怒的命運底惡影響。」

「是怎麼一回事？」阿爾頂洛夫問道。

「他們說，在一陣瘋症中，他謀害他先前很愛的一個年青的商人的生命。當他瘋症復原的時候，他是這麼攪亂，他要制自己的死命；至少他們這樣說。我不知道從那以後如何了。但是人們知道的是他悔罪了好幾年。……但是你怎麼弄的，瓦西里·米哈里奇？我以我的平凡的故事使你疲倦麼？」

「呵不是，爲着上帝的緣故……你說，他在悔罪了；但是他並不是孤獨的。」
「我不知道。我聽說他是孤獨的。無論如何，別的沒有人糾纏在那件事裏。不過，以後如何我沒有聽說；我祇知道……」

「知道什麼？」

「我祇知道——就是，在我心中並沒有什麼特別事情要加說的……我祇要說，若是在他身上發見什麼奇怪或特別的事情的時候，那只是接二連三落在他身上的不幸的結果。……」

「是的，他是那麼敬畏上帝，那麼假虔敬。」

「我不這樣想，瓦西里·米哈里奇；他受很多苦；我相信他是十分真誠的。」

「但是現在，自然他不瘋了；他很好的。」

「是的，是的；那點我能夠回答，我預備着起誓；他還充分握有自己的能力。他祇是，如同你剛才所說的一樣，極端地奇怪且敬畏上帝。實在，他是一個很明事的人。他話說得漂亮，有力而且很深刻。他的過去的狂風暴雨般的生活底痕跡依然在他的臉上可以看得出來。他是一個出奇的人，而且很讀些書。」

「他好像老是讀着宗教的書籍。」

「是的，他是一個信神祕教者。」

「什麼？」

「一個信神祕教者。但是我把那話當作一件祕密告訴你。我也要把它當作祕密告訴你：有一時他們很仔細地觀察他。這人在一般常到他那里去的人身上有極大的影響。」

「什麼種影響？」

「但是你絕不相信的，你知道那時他並不在這房屋裏住；亞力山大·伊格那提費奇本是一個可尊敬的公民，有身分的人，大家都看得起他；他也因為好奇帶着一個副官去看他。他們到了，被迎接了，這奇怪的人開始細看他們的臉。若是他願意那人的時候，他便細看他們的臉；若是不願，他使人們走開，甚且很無禮地，我聽說。他問他們，「你有什麼事，先生們？」「唔，」亞力山大·伊格那提費奇答道，「你的天賦能夠告訴你，不消我們說。」「同我一陣到隔壁房裏去，」他說；於是他指明他們兩個中誰需要他的話。亞力山大·伊格那提費奇沒有說明以後怎麼了，但是他從他那裏出來白得如紙一般。同樣的事情遭遇在一個著名的上流的貴婦的身上；她也從看他出來以後，白得如紙一般，滿臉淚痕，被他的預言與談話嚇住了。」

「奇怪！但是他現在依然這樣幹麼？」

「被嚴厲地禁止了。曾經發生過驚人的事情。一個年青的馬隊將弁，一個著名的家族裏的希望和快樂，嘲笑他。」「你在笑什麼？」老人生氣說道。「在三日的期間你將像這樣的！」他兩臂在胸上交叉着表示一個死屍。」

「怎麼樣？」

「我不敢信，但是他們說他的預言應了。他有一種天賦，瓦西里·米哈里奇。……你喜歡笑我的誠實的故事。我知道你在程度上比我高的多了；但是我相信他。普希金在他作品中就說過一件相仿的情形。」

「哼！我不是要反駁你。我想你說他不是孤獨的麼？」

「我不知道……我想他的女兒同他在一塊。」

「女兒？」

「是的，或者是他的妻子；我知道同他一塊的有一個女人。我曾順便警她一下，但是我並沒有注意。」

「哼！奇怪……」

這青年人沈思着，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溫存地打量着他。他受感動了，一方面因為看見一個老朋友，一方面因為滿意地告訴了他些這很有趣味的的事情。他坐着吸煙，眼光釘着瓦西里·米哈里奇；但是忽然惛亂地跳起來了。

『整整一點鐘都過去了，我忘記時候了！親愛的瓦西里·米哈里奇，我再感謝使我們到一塊的走運的機會，但是這是我要走的時候了。你允許我到你的研究的幽居來嗎？』

『請來，我將很歡喜的。我將也去看你，當我有機會的時候。』

『想着這幾乎太快意了。你使我歡喜，你使我說不出地歡喜！你不會相信你是如何使我快樂！』

他們走出酒館。色爾節耶夫已經跑着來迎接他們，急急慌慌地報告了一句，費利安·愛米利安羅維奇高興駕車出來了。一對栗色馬駕着一輛華麗的輕車確實可以看見了。馬是特別地好。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緊壓着他的最好的朋友的手好像鉗在鉗子中似的，摸摸帽子，跑去接那飛奔的輕車。在途中轉了一兩次頭，向阿爾頂洛夫點頭再會。

阿爾頂洛夫覺得這麼疲倦，四肢都是這麼無力，他幾乎就不能動腿了。他將就着慢慢地走回家。在大門旁他又碰見門房了，他在熱心地看着他和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分手，遠遠地向他招呼。但是這青年人從他身旁走過去。在他那層樓的門口他直撞上一個矮小的頭髮斑白的人，他正從莫恩房中走出來，兩眼對着他。

『主饒恕我的罪過！』他低聲說道，帶着軟木塞的彈性跳過一邊。

「我碰傷你了麼？」

「沒有，我卑微地感謝你的客氣。……主阿，主阿！」

這溫和的矮小的人喃喃着，囁囁着，咕咕着他自己明白的事情，小心地走下樓梯去。這便是本宅的「主人」，門房那麼地怕他。只是那時阿爾頂洛夫想起，他搬進這寓所以後，曾在莫恩家裏看見過他一次。

他覺得戰動，他知道他的想像與易感性已經達到極點了，決定不再信靠自己。漸漸地他沈入於一種無情中了。一陣沉重的，抑鬱的情感壓在他的胸膛上。他的心痛得好像痛遍了似的，他的全部的靈魂充滿了麻木的，不快的眼淚。

他又倒在她給他鋪的床上去了，又開始聽着。他聽見兩種呼吸：一種是病人的沈重的不接的呼吸，一種是輕柔但是不勻，好像也被情緒攪動了，好像心帶着同樣的渴望，同樣的熱情跳動着。有時他聽見她的衣服的擦摩聲，聽見她的溫柔的輕盈的腳步的無力的移動，然而就是她的腳的無力的移動在他的心中也以渺茫的但是甜蜜得苦人的疼痛響應着。最後，他好像辨別悲哽，反抗的嘆聲，最後，又祈禱起來了。他看見她在聖像前跪着，在一種失望的冰點上扭着她自己的手！……她是誰？她給誰祈禱？她的心爲什麼被兇悍的熱情弄碎了？牠爲什麼疼痛，悲傷，且以這麼熱熱的絕望的眼淚傾瀉出自己呢？

他開始回想她的話。他所向他說過的一切話依然如音樂一般在他的耳中作響，他的心對於每種回憶，對於他所虔誠地重複的她的每句話，都親愛地以一陣漠然的沉重的怔忡反應着。……一剎那間一種思想從他的心中掠過，他想這一切都是他自己夢想的。但是同時他的全身都在令人昏絕的苦惱中疼痛着，當她的熱熱的呼吸，她的話語，她的接吻在他的想像中又活鮮地升起的時候。他閉上眼睛，沉入忘鄉中了。鐘聲在某處響了；天正黑着在；暮色正落着哩。

忽然他覺得他又在他的上面灣着腰，她正審視他的眼，以自己的十分明亮的眼睛，爲含有恬靜的幸福的愉快之燦爛的眼淚濕潤着，溫柔明媚如同嚴熱的中午的無極的瑰玉般的天空一般。她的臉龐閃射着這樣勝利的平和；她的微笑因無限隆福之十分莊嚴而溫暖；她帶着這樣的同情，帶着這樣孩子般的衝動靠在他的肩上，一陣快樂的呻吟從他的枯竭的胸中裂出。她勉力要告訴他些話，撫愛地將些事信託他。又好像裂心的音樂磨難他的聽覺。他貪饞地飲着那溫暖的，她的接近的呼吸所電化的空氣。在苦楚中他伸出兩膀，嘆息，睜開眼睛。……她在他面前站着，灣身對着他的臉，臉色十分灰白好像由于恐懼，滿帶淚痕，她因爲情感與奮在顫戰着。她正向他說什麼話懇求他，扣着，扭着自己的手，兩膀半裸着；他把她抱在懷中，她在懷中顫戰……

第二部

(一)

「怎麼了？你是怎麼弄的？」阿爾頂洛夫說道，完全醒了，仍然在他的有力的親熱的擁抱中壓着她。「你是怎麼弄的，加特林那？怎麼了，我愛！」

她眼睛下垂着溫柔地啜泣，掩藏她的飛紅的臉在他的胸膛上。好久她都不能夠說話，不住地打戰，好像在恐怖中似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最後她說道，聲音幾乎都聽不見，喘着氣，差不多就不能夠吐清楚。「我不知道我是怎樣到這里來的，……」她越發緊緊地摟住他，甚且帶着更大的狂熱，在一陣猛烈的不可壓制的感情的洶湧中，吻他的肩膀，他的手，他的胸膛；最後，好像在失望中，她將臉藏在手中，跪下，將自己的頭埋在他的兩膝中。當阿爾頂洛夫在說不出的苦楚中不耐煩地將她拉起來，使她坐在他的身旁，她的全臉因羞紅滿面而發光，她的哭泣着的眼睛尋找饒恕，那不由自主的在唇上閃動着的微笑，幾乎就不能夠制止她的新的情感的暴湧。這時她好像又受驚了，她不信心地將他的手推開，頭低着，以害怕的低語回答他的急促的問話。

「或者你作了一場可怕的夢？」阿爾頂洛夫說道，「或者你看見什麼異象了？」

……是的麼？或者，他驚嚇了你。……他是昏迷的，失了知覺。或者他說了你不願聽的話？你聽見什麼話？聽見麼？」

「我沒有熟睡，」加特林那答道，努力地制止自己的情緒。「睡神沒有到我身上來，他始終沒有聲響，只叫我一次。我上去，叫他的名字，向他說話；我嚇住了；他並沒有醒，沒有聽見我。他病得可怕，主救他吧！於是悲慘壓上我的心來，酸辛的悲慘！我祈禱，祈禱，於是我便這樣來了。」

「肅靜，加特林那，肅靜，我的生命，肅靜！你昨天受驚了。……」

「沒有，我昨天沒有受驚。……」

「在先前什麼時候你會像這樣過麼？」

「會像這樣過的。」她又渾身打戰，擠在他身上像一個小孩子。「你看，」她說道，壓抑着她的嘆息，「我來看你並不是白白的，我不能忍耐孤單的住着並不是白白的，」她重複說道，感激地壓着他的手。「夠了，爲着別人的悲哀流淚，夠了！把眼淚留下給一個陰慘的日子吧，那時你將孤獨而且傷心，而且沒人和你在一處！……聽着，你曾有過一個愛人嗎？」

「沒有。……在你以前我從沒認識一個愛人。……」

「在我以前麼？……你叫我你的愛人麼？」

她忽然看着他好像受驚似的，想說幾句話，但是接着便是沉默，而且低視下去了。漸漸地她的全部的面龐忽然又閃射一陣紅暈的顏色；她的兩眼因了那依然曖曖的在他的眼睫上的忘記了的淚珠更鮮明地閃耀着，而且可以看見，某種問題正在她的唇上徘徊着。她帶着赧顏的怯懦看他一兩次，於是又低視下去了。

「不，不是，我來作你的最初的愛人，」她說道。「不，不，」她說道，沉思地擺着自己的頭，同時微笑又溫柔地偷上她的臉上來。「不，」最後她說道，笑着；「不是我，我的親人，來作你的愛人。」

說到這里她監視着他，但是忽然她的臉上反射出這樣的憂傷，忽然她的全臉蓋上絕望的悲哀之陰影，猝然從內部，從她的心中，掀起這樣的失望，以致阿爾頂洛夫因又充滿了同情於她的神祕的悲傷而生的一種不能言說的苦痛的情感，他帶着描寫不出來的苦楚看着她。

「聽我所向你訴說的，」她作出絞她的心的一種聲音說道，將他的手壓在自己的手中，勉力制止自己的哽咽。「好好注意我，聽着，我的快樂！你安靜下你的心吧，莫要愛我如同你現在愛我一樣。那樣於你好些，你的心將更輕鬆些，歡快些，你將保衛自己脫離仇人之手，而且將得到一個姊妹的愛。只要你喜歡，我將來看你，撫愛你，而且並不和你交結為醜。當你在那殘酷的疾病中躺臥着的時候，我

有兩天沒離你的身邊！認你的姊妹吧！我們起誓作爲姊妹並不是無緣無故的，我爲你祈禱，向聖母啜泣並不是無緣無故的！你將不得不得另一個姊妹的！你可以走遍世界，你可以熟悉了全球，然而找不着像我這樣的愛，倘若你的心所需要的是愛。我將親熱地愛你，我將常常愛你如同我現在愛你一樣，而且我將愛你，因爲你的靈魂是乾淨的，純潔的，可以看透的；因爲當我第一次警看你的時候，我立刻便知道你是我家的賓客，所渴望的賓客，而且你到我們這里來並不是無緣無故的；我愛你，因爲當你看我的時候，你的眼中充滿了愛，替你的心在說話，而當牠們說着什麼的時候，立刻我就知道了你心中的一切，我渴望着爲了你的愛，我的自由，捨去我的生命，因爲對於我找着了他的心的人，就是作個奴僕也是甜蜜的。……然而我的生命不是我的，乃是另一個人的了……我的自由也受了束縛！把我當作一個姊妹吧。對我作個弟弟，而且當悲苦，當殘酷的軟弱壓上了你的時候，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吧；只有這樣辦，我才不恥來此，同你坐一整夜如同現在一樣。你聽見我所說的話麼？你的心爲我開了麼？你明白我向你所說的話麼？」

她勉力要再說幾句，警視着他，將自己的手放在他的肩上，最後無望的倒在他的胸上。她的話聲在抽搐的熱情的啜泣中逝去，她的胸懷迫出，她的臉飛紅得如同晚霞一般。

『我的生命，』阿爾頂洛夫低聲說道；一切東西在他眼前都是黑的，他幾乎不能呼吸。『我的快樂！』他說道，不知道自己說着什麼話，自己也不明白，戰慄着恐怕一口氣破壞這魔術，毀壞正在遭遇着的一切事，這在他也只是與其說是當作真實，還不如說是當作一個異象；環繞他的一切東西都是這麼朦朧的！『我不知道，我不明瞭你，我記不得你剛才向我所說的話，我的心智不清明了，我的心兒疼痛，我的皇后！』

說到這里他的聲音爲感情的興奮打斷了。她越發緊緊地，越發親切地，越發狂熱地貼着他。他起來，不復能約束自己了；他爲銷魂所損壞，所疲竭了，便跪將下去。抽搐的啜泣最後從他的胸中痛入地斷了，從他的心中直出的聲音好像琴弦一般顫動着，因爲他的心充滿了不可領會的銷魂與隆福。

『你是誰，你是誰，我的親人？你從哪里來的，我的親愛的人？』他說道，努力制止自己的哽咽。『你從什麼天堂飛降到這里來了？這好像我的夢一般，我不能夠相信你。莫要阻止我，讓我說，讓我將一切，一切告訴你！我好久便想說了：你是誰，你是誰，我的快樂？你如何找着我的心？告訴我；你作我的姊姊好久了麼？……將你自己一切的事情告訴我，你一直到現在你都在什麼地方？告訴我你住的地方叫什麼名字；起初你在那里愛的是什麼？什麼使你歡喜？什麼使你憂傷？……氣

候溫暖麼？天氣晴朗麼？……你愛的是誰？在我以前誰愛你？你的靈魂最初渴望着誰？……你有母親麼？她在你正是小孩的時候愛育你麼？或者你環視生命是孤寂得如同我所看的一樣呢？告訴我，你常是像這樣麼？你的夢是些什麼？你對於將來有什麼異象？你有什麼已經成就了，什麼還未成就呢？——一切都告訴我。……你的處女的心最初渴念着誰，而且爲什麼你將自己的心交給他？告訴我，我應當給你什麼作報酬？爲着你本人我一定要給你什麼？……告訴我，我的寶貝，我的光，我的姊姊；告訴我，我怎樣去獲得你的心呢？……」

於是他的聲音又斷了，他低下頭去。但是當他睜開眼睛，麻木的恐怖冰結了他的心，頭髮在他的頭上豎起來了。

加特林那坐着蒼白的如同一張白紙。她死死地凝視着天空，她的雙唇青得如同死人一般，她的雙眼爲着一種無言的苦人的憂愁朦朧了。她慢慢地站起來，向前走兩步，作出一陣動人的慟哭，匍伏在聖像的前面。……急跳的不連接的話從她的喉頭裂出。她失去知覺了。阿爾頂洛失恐怖得打戰，扶起她，把她抱到床上去；他癡狂的站着灣身對着她。一分鐘以後她睜開了眼睛，在床上坐起來，四下望，抓住他的手。她拉他靠近她，努力要以她那依然蒼白的雙唇低語幾句，但是她的聲音不聽從她。最後她的眼淚湧流起來；熱熱的滴燙着阿爾頂洛夫寒冷的手。

「這於我是很難的，這於我現在是很難的；我的最後的時間近了！」她終於在絕望的苦楚中說道。

她勉力要另說幾句，但是她的半吞半吐的舌頭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她失望地看着阿爾頂洛夫，他並不了解她。他向她更灣近些，聽着。……最後他聽見她的低語清清楚楚地——

「我敗壞了——他們敗壞了我，他們毀害了我！」

阿爾頂洛夫抬起頭，在野獷的驚異中看着她。有種討厭的思想穿過他的心靈。加特林那看見他的面龐的抽搐的動作。

「不錯！敗壞了，」她往下說道；「一個奸人敗壞了我。就是他。毀害了我！我將自己的靈魂賣給他了。你爲什麼說到我的母親呢？你爲什麼要苦我？上帝，上帝作你的審判人吧！……」

一分鐘以後她溫柔地哭着；阿爾頂洛夫的心在要命的苦楚中跳動着，疼痛着。「他說，」她作出一種抑制的神秘的聲音低語道，「他死的時候，他要來把我的有罪的靈魂捉去。……我是他的，我將我的靈魂賣給他了。他苦我，他向我唸他書中的話。這里，看他的書吧！這里就是他的書。他說我犯了不可寬宥的罪。看，看……」

於是她給他一本書看。阿爾頂洛夫並沒看出書是從那里來的。他機械地把牠拿起來——全是手稿，如同他先前碰見的舊信徒的經書一樣，但是現在他不能夠看或集中注意力在任何其他的事情上了。書從他的手中落下。他溫柔地擁抱加特林那，勉力要使她恢復理性。「肅靜，肅靜，」他說；「他們驚嚇了你。我同你在一處；與我同住吧，我的親人，我愛，我的光。」

「你什麼都不知道，不知道，」她說道，親熱地壓着他的手。「我常是如此！我常是害怕。……我將你苦夠了，夠了！……」

「那麼我往他那里去了，」一分鐘後，呼吸一口氣，她開始道；「有時他只是用他的話安慰我，有時却唸這樣可怖的嚇人的東西！我不知道什麼，一字也不明白；但是恐怖壓上我來了；當我聽着他的話聲的時候，好像並不是他在說話似的，乃是另一個人，一個惡人，一個你無論如何不能使他軟化，不能懇求的人，我的心變得這麼沉重，燃燒起來了。……比這種悲慘壓上我來的時候還沉重！」

「莫要到他那里去。你爲什麼到他那里去？」阿爾頂洛夫說道，幾乎不自覺自己的話。

「我爲什麼到你這里來呢？若是你問——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不斷地對我說，「祈禱，祈禱！」有時我在長夜中起來，我祈禱好久，好幾點鐘；有時睡神趕

上了我，但是恐懼時常驚醒我，時常驚醒我，於是我便幻想着一陣暴風雨在我的周圍聚集着，災害臨到我的身上來了，惡東西將把我裂成碎片，苦楚我，我的祈禱將達不到諸神之耳，他們將不救我脫離殘酷的悲傷。我的靈魂正被毀碎了，我的全身因爲哭泣好像正裂成碎片似的。……於是我又開始祈禱，祈禱，祈禱直到聖母從聖像上更愛人地俯視我的時候。於是我便起來，去睡覺，完全毀壞了；有時我從地板上醒來，在聖像前跪着。有時他醒了，叫我，開始安慰我，撫愛我，於是我便覺得好些，若是什麼災禍來了，我同他一處是不害怕的。他有勢力！他的話有力！」

「但是什麼災禍，你有什麼災禍呢？……」阿爾頂洛夫失望地扭自己的手。加特林那變得可怕地蒼白了。他看她好像定了死罪的人，並沒寬赦的希望。

「我麼？我是在一種呪咀之下，我是一個女兇手；我的母親曾呪咀我！我便是我自己的母親的毀害的原因！……」

阿爾頂洛夫一言不發地擁抱着她。她戰兢兢地擠在他的懷裏。他感覺着一陣抽搐的戰抖通過她的周身，就好像她的靈魂離開她的肉身似的。

「我將她藏在陰溼的土中，」她說道，被回想的恐怖壓住了，沈迷於她的無可挽回的過去底異象中了。「我好久便要把它說出來；他時常以懇求，叱咤，與怒語禁止我，時時他自己將惹起我的苦楚，好像他就是我的仇人似的。在夜間，就是在

如今——這一切都來到我的腦中。聽着，聽着！就是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了，但是這一切在我的面前好像昨日的事情一樣，好像昨日的一場夢一樣，終宵咬着我的心。悲慘使時間加倍地生長。坐在這里，坐在這里，我的身邊；我將告訴你我的一切悲苦；像我這個被咀的人，或者就被一個母親的呪咀打倒了。……我正將我的生命放在你的手裏……」

阿爾頂洛夫努力要止住她，但是她合起兩手，求他的愛情注意，於是帶着更大的攪擾開始說話。她的故事是不連接的，她的精神的攪亂在她的話中可以覺得出來的，但是阿爾頂洛夫全明白，因為她的生命變成了他的生命，她的悲傷變成了他的悲傷，而且因為她的仇人分明的站在他的面前，因了他所說出的每一個字，這仇人成形了，在他的面前生長起來了，而且好像以不盡的力量壓毀他的心，惡毒地苦痛他。他的血沸騰了，牠溢漲了他的心，朦朧了他的理性。他夢想中的這位奸惡的老人（阿爾頂洛夫相信這夢想）就在他的眼前生活着。

「唔，就像這樣的一夜，」加特林那開始道，「只是風雨更暴些，風聲在我們的林中咆哮，我先前從沒有聽見那樣咆哮過……就是在那夜我的毀滅開始了！一棵橡樹在我們的窗前折斷了，一個頭髮斑白的老乞丐來到我們的門前，他說他在小兒的時候便記得那棵橡樹，牠那時正和風刮斷了的時候一樣。那夜——就我現在所記

得的——我的父親的運貨船在河上被一陣狂風刮翻了，他那時雖是害着病，但他一聽見漁人跑到工廠來告信的時候便坐車趕到那里了。母親和我孤單的坐着。我睡熟了。她因某事傷心，酸辛地哭着……而且我知道是什麼事！她剛病了，她仍然是蒼白的，不住地告訴我把她的壽衣預備好。……忽然，在中夜，我們聽見門外有一陣叩門聲；我跳起來，血液湧上我的心頭；母親大聲地叫。我並沒有看她，我害怕。我拿了一隻燈籠，自己去開門。……就是他！我覺得受驚了，因為我在他來的時候便常常受驚的。自從我記事，從童年直到如今都是這樣！在那個時候他還沒有白頭髮；他的鬚鬚黑如瀝青，他的眼睛如煤一般燒着；直到那時他從沒有慈愛地看過我一下。他問我道，「你的母親在家嗎？」關上了小小的門，我答道，「父親不在家。」他說，「我知道。」忽然他看着我……這是第一次他這樣地看我。我往前走，但是他仍然站着。「你為什麼不進來呢？」「我在想哩。」那時我們正走近那房間了。「爲什麼我問你母親在家不，你說父親不在家？」我什麼都沒有說。……母親却受恐怖打擊了——她衝到他那里。……他幾乎就沒有瞥她一瞥。我全看見了。他渾身都是溼的，而且戰抖着；大風雨追逐了十五哩，但是他從哪里來，他在什麼地方住，母親和我都從不知道；我們有九個禮拜沒有看見他了。……他拋下他的便帽，扯掉他的手套，——並沒有向聖像祈禱，也沒有向他的女主人鞠

躬——他就在火邊坐下……」

加特林那將手從面上摸過，好像有什麼東西糾纏着她而且壓抑着她似的，但是
一分鐘以後她抬起頭，又開始道——

「他開始向母親說韃靼人的話。母親知道，我一個字也不懂。日前他來的時候，他們打發我走開；但是這次母親連一句話也不敢向她自己的孩子說了。不潔淨的鬼怪抓住了我的靈魂，我看着母親，在心中提高我自己。我看見他們在看着我，他們正在談論我；她開始哭起來了。我看見他把着他的刀，而且近來不止一次了我看見他把着刀，在他和母親談話的時候。我跳起來，抓住他的皮帶勉力要從他的身上把那壞刀扯掉。他咬着牙，叫喊，要將我打過去；他打在我的胸上，但沒有把我推開。我想我立地便要死了，在我的眼前有着一層霧。我倒在地板上，但並沒有叫喚。雖則我幾乎什麼都看不見，我却看見了他。他將自己的皮帶去掉，捲起袖子，用他曾打我的那隻手拿出刀來，交給我。「這里，砍掉吧，替你自己砍吧，雖是我侮辱了你，然而，驕傲的姑娘，我將向你鞠躬到地。」我將刀放在一邊；血液開始悶塞着我，我並沒有看他。我記得我不張嘴的微笑，威嚇地直看着母親的悲傷的雙眼，無恥的笑從沒有離開我的雙唇，同時母親蒼白的，死一般白的坐着……」

帶着勉強強的注意阿爾頂洛夫聽着她的不連接的故事。她的攪擾在第一次的暴發

後漸漸消去了；她的話變得安閒些。這可憐的人完全爲記憶誘引去了，她的悲苦佈滿于記憶的無限的幅圓中。

「他並沒鞠躬便拿他帽子走了。我又拿着燈籠代替母親送他出去。（母親雖是病，還想送他。）我們到了門前。我給他開了小門，無聲地把狗趕跑。我看他取下帽子，向我鞠躬。我看他在自己的懷中摸，拿出一個紅色的摩洛哥皮的盒子，揭開鉤子。我細看——大的珍珠，給我的一件贈禮。」我有一個美人，「他說，「在城裏。我得到牠去贈她的，但是我沒有拿給她；你拿去吧，美貌的女郎，撫慰你的美吧；把這些顆珍珠都拿去吧，雖然你將牠們在脚下搓。」我拿下了，但是我不願踏牠們，我不願使他太難爲情了，但是我拿下了牠們好像一條毒蛇，一句話也沒有說。我進來，把牠們放在母親面前的棹上，——就是爲着這我才收下了牠們的。母親靜默了一分鐘，面色白得如同一條白手巾。她好像怕我似的向我說話。「這是什麼，加提亞？」我答道：「是商人給你帶來的，我的親人——我什麼都不知道。」我看見眼淚從她的眼中湧出來了。我看見她喘氣。「不是給我，加提亞。不是給我，好心的女兒，不是給我。」我記得她那麼傷心地說着，那麼傷心，好像她將全部的靈魂都浸在淚中似的。我睜開眼，我想匍伏在她的脚下，但是忽然魔鬼鼓舞起我來了。「好，若不是給你的，那大半是給父親的，等他回來的時候，我把牠們

給他好了；我將說商人們來了，他們把貨物忘記了……」於是她如何地哀哭呵，我的親人！「我自己將要告訴他什麼商人們來了，以及他們爲着什麼貨物來的。……我將告訴他你是誰的女兒，誰的私生子！你現在不是我的女兒了，你個蛇精！你是我的被咀的孩子！」我什麼都沒有說，眼淚並沒有上來。……我走進我的房間，我終宵聽着暴風雨，同時我將自己的思想同風的怒號相配合。

「同時，五天過去了。五天後傍晚的時分，父親進來了，嚴肅的，嚇人的，他在途中受了疾病的打擊。我看見他的膀臂縛起來了，我猜想他的仇人在路上劫掠了他，他的仇人使他疲乏了，使他生病。我也知道誰是他的仇人，我全知道。他沒有向母親說一句話，他也不詢問我。他將所有工人們都叫在一處，使他們離開工廠，保衛家庭脫離惡意的眼色。我那時在心中感覺得這家庭一切都不合適。我們等着，黑夜到了，又是一個暴風大雪的黑夜，恐怖壓上了我的靈魂。我閉了窗戶；我的臉是熱的，我的眼正在哭着，我的不安的心正在燒着；我在火上了。我渴望離開那個房間，遠去到那光明之地，雷與閃電所生的地方。我的處女的心在跳着，跳着。……忽然，在夜的死寂中，我正在打盹，或是一陣霧落在我的靈魂上，可惡，忽然之間——我聽見窗外的叩聲：「開開！」我看，窗邊有一個人，他藉着一根繩子攀上來。我立刻便知道來訪者是誰，我開了窗戶，讓他進了我的寂寥的房間。原來是

他！並沒取下帽子，他便在長凳上坐下，他喘着，呼吸着，好像被追趕了似的。我在牆角站着，我自己知道我臉全變白了。「你的父親在家嗎？」「在家。」「你的母親呢？」「母親也在家。」「現在莫要作聲；聽見了麼？」「聽見了。」「什麼？」「窗下一陣嘯聲。」「唔，美貌的女郎，你想將你的仇人的頭砍掉麼？叫你的父親，結果我的生命？我全在你的掌中，這裡就是繩子，把我拴緊，若是你的心吩咐你；爲着你的侮辱自己報仇吧。」我不作聲。「唔？說吧，我的快樂。」「你要怎麼？」「我要把我的仇人除去，將舊戀完全永遠地拋下，而且將我的心放在一個新人，一個如你的美貌的女郎，的腳下。……」我笑了；我不知道他的惡言怎樣戳上我的心來。「讓我走下樓去：美貌的女郎，試試我的勇氣，向我的主人們致敬禮。」我渾身打戰，我的牙打攢起來了，但是我的心好像一塊紅熱的鐵。我去了。我給他開門，我引他走進家宅，只是在門檻上我用力說出來，「這裡，拿去你的珍珠，再莫要送我禮物了，」我將盒子拋在他的後面。」

加特林那在這里停下來呼吸。一時她是蒼白的，戰抖着如同一片樹葉，又一時血湧上她的頭，現在當她停住的時候，她的雙頰閃耀着情火，她的雙眼在淚中閃光，她的胸膛因了她的費力的不勻的呼吸沉重了。但是忽然她又變蒼白了，她的聲音帶着一陣傷心的震搖的顫動沉下去。

「於是我便孤單的剩下，暴風雪好像要捲起我。忽然我聽見一陣喊聲，我聽見工人們跑過院子到工廠去，我聽見他們說，「工廠失火了。」我老是藏躲；他們全都跑出去了；我和母親剩下來；我知道她要脫離生命了，她在過去三日裏在自己的死床上躺着。我知道，被咀的女兒！……忽然在我的房間下面一陣哭聲，一陣無力的哭聲像小孩在睡覺中受驚時一樣，於是一切又都是靜默的。我吹滅蠟燭，我冷得如同冰塊一般，我將兩手掩着臉，我害怕看，忽然我聽見不遠一陣喊聲，我聽見人們從工廠跑出來。我伸首窗外，我看見他們抬着我的死了的父親，我聽見他們在說，「他失腳了，他從樓上跌下一個紅熱的鍋中；足見魔鬼一定把他推下去了。」我倒在我的床上，我等着，恐怖得麻木了；我不知道我等着誰，等着什麼，只是那時我被悲苦壓住了。我不記得我等了好久；我記得忽然一切東西都搖動起來，我的頭變得沉重，我的眼睛被烟迷痛了，我歡喜我的死期近了。我盡力一看；他渾身都烤焦了，他的衣服摸着都燙手，有塊正在冒煙哩。

「我爲着你來了，美貌的女郎；引我脫離災禍如同你以前引我走進災禍一樣；爲着你我失去了我的靈魂，我的什麼祈禱都不能夠毀滅這被咀的夜！或者我們將在一處祈禱！」他笑了，這好惡的老人！「指示我，」他說，「怎樣出去不從人面前經過！」我拿了他的手，把他在後面牽着。我們走過迴廊——鑰匙都在我這里——我

將往貯藏室去的門開了，指着窗戶。窗戶下臨花園，他將我攬在他的有力的兩膀內，抱着我，同我一齊跳出窗外。我們一陣跑，手挽手，我們一陣跑了好久。我們看見自己來在一座濃密的黑暗的林裏。他開始傾聽：「有人在追着我們哩，加提亞！有人在追着我們哩，美貌的女郎，但是我們不應當在此時拋下我們的生命！吻我，美貌的女郎，爲着愛與永存的幸福！」「你的手爲什麼滿染着血呢？」「我的手滿染着血麼，我的親人？我刺死你們的家狗；他們向一個夜晚的客人吠得太凶。來吧！」

「我們又跑起來了；我們在路上看見父親的馬，牠把韁繩弄斷了，跑出馬棚；可見他不想燒死了。」上去吧，加提亞，同我一起；上帝來幫助我們。」我不作聲。「你不願麼？我不是一個異教人，不是一個不潔淨的耶教徒；若是你歡喜我將在身上畫十字，」於是他便在自己的身上畫了十字。我上了馬，擠在他身上，在他的懷中我忘記了一切，好像一個夢臨到我的身上，當我醒來的時候，我看見我們正在一條寬寬的河的邊沿站着。他跳下馬，扶下我，走向蘆葦裏去，他的小船就在那里藏着。我們正走進去。「唔，再會了，好馬；往一個新的主人那里去吧，舊的主人們都捨棄你了。」我向父親的馬跑去，在分別的時候我親熱地擁抱着牠。於是我們上了船，他拿起槳，不多時便不見岸了。當我們看不見岸的時候，我看他放下了

漿，向四外望，向水面上望。

「健康，」他說，「賜上帝的人民以飲料，賜我以食物的暴怒的河母呵！你保護了我的貨物麼，在我離開的時候，我的貨物沒有危險麼？」我無言的坐着。我低眼對着我的胸，我的臉羞得發燒，好像火燄燒的一般。然而他：「你取去一切，總是歡迎的，暴怒無壓的河呵，只是讓我踐我的誓言，擁抱我無價的寶貝！你只吐出一句話吧，美貌的女郎，向暴風雨中發出一道陽光吧，以光明散給陰黑的夜吧！」

「他說着的時候，他笑，他的心爲我燒着哩，但是我爲着害羞不能夠忍受他的嘲弄；我渴望說一句話，但是害怕，便無言的坐着。」好吧，就是這樣了吧！」他回答我的怯懦的思想道；他好像在苦惱中說出來似的，好像悲傷又壓上他來了。「可見武力是一無所取了。願上帝和你同在，你驕傲的人，我的鴿子，我的美貌的女郎！彷彿，你對於我的仇恨很厲害的，彷彿我在你明淨的眼中並沒找出慈惠來！」我聽着，被惱恨捉住了，被愛與恨捉住了；我硬着我的心。我說：「高興不高興你到我這里來的；那，我是無須知道的，要知道的乃是另一個無知無識，無羞無恥的女子，她在黑夜中恥辱了她的閨房，她爲了致命的罪賣去她的靈魂，而且不能訓導自己的瘋狂的心！」我說了，我再也不能忍了。我哭泣。……他一句話也沒有說；看着我，使我戰動得如同一片樹葉似的。「聽我說，」他說，「美貌的女郎，」他

的眼睛奇異地燒着。「我說的這並不是一句空空的話，我向你莊重地起誓。你給與我何等程度的幸福，我也要作一個紳士到何等程度，而且若是你只要一覺得不愛我——莫要說，莫要吐出一個字，莫要煩惱，你但只動一動你的黑貂般的眼睛，轉一轉你的黑眼睛，你只動一動你的小指頭，我便用黃金似的自由要贖還你的愛情；只是，我的驕傲的不遜的美人，那時我的生命也就完了。」於是我大笑他的話起來。……」

說到這里，加特林那的故事被深重的情緒打斷了；她呼吸着，笑着她的新的幻想，本想往下說，但是忽然她的閃光的雙眼碰見阿爾頂洛夫的定在她臉上的狂熱的凝視。她驚奇了，本想說幾句話，但是血漲上她的臉。……她雙手掩着臉，好像昏絕似的倒在枕上。阿爾頂洛夫渾身都在戰抖！一種苦人的感情，一種不堪忍受的莫名其妙的攪擾好像毒藥一般從他的脈管中流過，加特林那每說一句，攪擾的程度也跟着加增；一種絕望的渴望，一陣貪饞的不能忍受的熱情把住了他的幻想，困惱他的情感，但是同時他的心又漸漸被辛酸的無限的憂傷壓抑了。他時時想喊叫，叫加特林那莫作聲，想匍伏在她的脚下，用自己的眼淚求她饒還他先前的愛的苦痛，他先前的純潔的無疑問的渴慕，而且他惋惜那早已乾在他的頰上的眼淚。在他的心上有着一種疼痛，這心被熱病苦痛地壓抑着，並不能給他的苦楚的靈魂以眼淚的安

慰。他不懂得加特林那在告訴他一些什麼。他的愛情爲那興奮着的可憐女人的情感所驚了。他在那時呪咀自己的熱情；牠悶他，枯竭了他，他覺得彷彿鎔化了的鉛代替血在他的脈管中流。

「唉！那並不是我的悲傷，」加特林那說道，忽然抬起頭來。「我剛才所告訴你的並不是我的悲哀，」她往下說道，爲着一種新的感情發出一種銅聲，同時她的心爲秘密的未流的眼淚碎了。「那並不是我的悲傷，那並不是我的苦楚，不是我的苦惱！我，我管母親什麼，雖然在世間我將沒有另一個母親了！她在她的最後的可怕的瞬間呪咀了我，我管這作什麼！我的舊日的黃金般的生命，我的溫暖的房間，我的處女的自由，我管這些作什麼？我將自己賣給惡人，放棄自己的靈魂於破壞者，爲了幸福，我犯了不可恕的罪，我管這些作什麼？唉，那並不是我的悲傷，雖然在那裏面有着我的毀滅的大原因！但是於我辛酸的，碎我心的，乃是：我成了一個無恥的奴隸，我雖無恥，但我的辱與羞於我是很寶貴的，然而回想悲哀，却把牠好像當作我的貪饞的心所寶貴的快樂與幸福；那便是我的悲傷；我毫無感觸，對於我的惡行毫無憤怒！……」

這可憐的人喘着氣，一陣抽搐的，突發的哽咽截斷她的話，她熱熱的急促的呼吸，張着她的雙唇，她的胸膛迫出，沈下，她的兩眼閃射着不可領會的憤怒。但是

她的面龐那時發光帶着這樣的魔力，每條線，每根筋震動着，帶着這樣一陣狂熱的感情，這樣不能忍受的不能言說的美，以致阿爾致洛夫的惡念立刻便消去了，他的靈魂中的純粹的憂傷停止了。他的心燒着要壓在她的心頭，要和她一起沉溺於瘋狂的情緒中，要與同樣的狂暴，同樣的無限熱情的躍進和諧地怔忡着，甚且要和她一起昏絕。加特林那碰見阿爾頂洛夫的困惱的眼睛，微笑了，因此他的心被加倍的情火燒着。他幾乎就不知道他自己在幹嗎了。

「原諒我，可憐我吧，」他低聲說道，約束着他的戰慄的聲音，潛身對她，用自己的手扶在她的肩上，接近的看着她的眼，如此接近，以致他們的呼吸混而爲一了。「你在刺殺我。我不知道你的悲哀，我的靈魂攪亂了。……你的心爲着什麼哭呢，這於我是怎樣一回事呵！告訴我你所需要的——我要作的。跟我來算了吧；莫要刺殺我了，莫要謀殺我！……」

加特林那不能動地看着他，眼淚在他的發燒的頰上乾了。她想打斷他的話，想握他的手，勉力要說幾句，但是找不到話。一陣奇異的微笑來到她的唇上，好像狂笑正在微笑中斷着似的。

「我那時沒有告訴你完，」她最後作出一種破聲說道；「只是你聽我的麼，你聽我的麼，熱的心肝？聽着你的姊姊說吧！她的辛酸的悲傷你知道的很少哩。我本

想告訴你我怎樣地同他過了一年，但是我不。……一年過去了，他同他的伙伴們一陣下河去了，我剩下同他叫作母親的那位一處在港口等着他。我等了他一兩個月，我遇見了一個青年的商人，我警視着他，想着我的黃金似的歲月過去了。「姊姊，寶貝，一他說道，當他向我說了兩句話的時候，「我是亞里阿霞，你的命定的未婚夫；老人們在我們還是小孩的時候給我們訂下的；你忘記我了——想想，我是從你那地方來的。」「他們在你那地方怎樣說我呢？」「人們的閑言說你的行爲不名譽，你忘記了你的處女的貞潔，同一個強盜，一個兇手作朋友，」亞里阿霞笑着說道。「你對我作何說呢？」「我到這里來的時候，我想說許多話，」——他的心攪亂了。「我想說許多話，但是現在我看見了你，我的心在裏面死了，你刺殺了我，」他說道。「把我的靈魂也買下，拿去吧，雖然你嘲笑我的心與我的愛，美貌的女郎。我現在是一個孤兒了，是自己的主人，我的靈魂是我自己的，並不是別人的。我沒有把牠賣給任何人，如同某人一樣，她把自己的記憶抹拭了；那並不够買心的。我現在白白地給了，顯然的這是一宗好生意。」我笑着；不止一次，不止兩次了，他向我談說；一整月他就在那里住，不管他的生意，拋棄他的伙伴，自己孤獨着。我爲他的寂寞的眼淚難過。因此有天早晨我向他說，「等着我，亞里阿霞，當黑夜到了的時候，下港口吧；我將同你一陣往你家裏去，我厭煩我的無靠的生活

了。」這樣夜色便上來了，我捆起一個包袱，我的靈魂疼痛，在我裏面忙起來。看吧，我的主人沒有說話，沒有警告便走進來了。「日安，我們走吧，河上將有大風，時間不能等了。」我跟隨着他；我們來到河邊，然而離他的夥伴還很遠。我們看着：一隻小船和一個我們認識的人在裏面搖槳，好像等着什麼人似的。「日安，亞里阿霞，上帝幫助你吧。怎麼，你遲滯在港口麼，你趕緊去迎你的貨船麼？攏我吧，好人，和這位婦人，到我們夥伴那里去，到我們那地方去。我讓我的小船走了，我又不知道如何洩水。」「上來吧，」亞里阿霞說道，我聽見他的聲音我的全靈魂昏絕了。「也帶着這位婦人，風是給大家刮的，在我的臥房裏也有你們的地方。」我們上了船；這是一個陰黑的夜，星兒在藏着，風兒號着，波浪上騰，我們搖得離岸一哩多遠了——三個人都不作聲。

「這是一陣暴風，」我的主人說道，「這是預兆瑞祥的暴風。我一生從沒有在河上看見這樣的暴風如同現在一樣咆哮着的！我們的小艇太受不了了，牠將載不了三個的！」「載不了的，」亞里阿霞答道，「彷彿，我們中的一個看來是太多了的一個了，」他說道，他的聲音好像琴絃似的顫着。「亞里阿霞，你還是小孩的時候我便認識你，你的父親是我的同夥，我們彼此來往吃飯——告訴我，亞里阿霞，你能不用船達到彼岸麼？你將白白死去麼？你將失去生命麼？」「我達不到的。然而

你，好人，若是喝一口水是你的命運，你將到達彼岸不？」「我達不到的，那便是我的靈魂的終結。我抵不住怒湧的河！聽着，加特林那，我的貴重的寶貝！我記得這樣的一夜，但是波浪並不洶湧，星兒耀着，月兒是鮮明的。……我只要問一問你，你忘記了麼？」「我記得的，」我說道。「那你既然沒忘記，你也沒忘記那個訂約，當一個勇敢的人告訴一個美女從她不愛的人那里取回自由的時候，你忘記了麼？」「這我也沒有忘記，」我說道，半死半活的。「哦，你沒有忘記！唔，現在我們在小船上碰着難題了。我們中的一個人的時候沒有到麼？告訴我，我的親人，告訴我，我的鴿子，向我們如同鴿子一樣咕出一句你的溫柔的話……」

「我那時沒有說我的話，」加特林那低聲道，臉變蒼白了……

「加特林那！」一陣粗糙的，空洞的聲音在他們的上面回響。阿爾頂洛夫驚了。莫恩在門口站着。他光光地披一件毛氈，蒼白的如同死人一般，他用一雙幾乎無知無識的眼睛凝視着他們。加特林那變得越發越發蒼白起來，她也死死地看着他，好像中了魔一般。

「到我這里來，加特林那，」病人低聲說道，聲音幾乎聽不見，走出房去了。加特林那仍然死死地凝視着，好像老人依然在她面前站着似的。但是忽然熱血湧上她的蒼白的兩頰發光，她慢慢地從床上起來。她的神情使阿爾頂洛夫記起他們第一

次的會遇。

「那末直到明日吧，我的眼淚！」她說道，奇異地笑着；「直到明日！記住我在什麼地方停住的：在兩個中選；那一個你愛，那一個你不愛，美貌的女郎！」你將記住，你將等一夜麼？」她重複道，將自己的手放在他的肩上，溫柔地看着他。

「加特林那，莫要去，莫要往你的毀滅那里去！他瘋了，」阿爾頂洛夫低語道，爲她打着抖。

「加特林那！」他聽見隔壁叫道。

「怎麼！他要謀死我麼？不用怕！」加特林那答道，笑着。「願你夜安，我的寶貴的心肝，我的親熱的鴿子，我的兄弟！」她說，溫柔地壓他的手在自己的胸上，同時眼淚落在她的頰上了。「這是我最後的眼淚。把你的悲哀睡掉吧，我的寶貝，明日醒來快樂吧。」她熱情地吻着他。

「加特林那，加特林那！」阿爾頂洛夫低聲道，跪在她的面前，想要止住她。

「加特林那！」

她回頭看，向他點頭，微笑着，走出去了。阿爾頂洛夫聽見她進去見莫恩了；他忍住呼吸，聽着，但是一聲也不再聽不見。老人不作聲或者又失去知覺了。……他

本想走進到她那里去，但是他的雙腿在他下面蹣跚着。……他無力的倒在床上……

(二)

他醒來的時候有好久他都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這是黎明的微曦還是黃昏的暮色，他的房中依然是暗着。他不能決定他睡了好久，但是他覺得他的睡眠是不健康的睡眠。醒過來的時候，他將手在臉上摸，好像除去瞌睡與夜間的異象似的。但是當他要在地板上走的時候，他覺得彷彿他的全身都壞了似的，他的無力的四肢不聽從他的命令了。他的頭發痛，而且暈，他一陣熱，一陣冷。記憶意識地歸來，他的心當他一時在記憶中度過去一整夜的時候戰動着。他的心和着他的思想猛烈地跳動着，他的感觸燃燒得，新鮮得，好像並不是一夜，並不是長長的幾點鐘，乃是離加特林那去後好像僅只一分鐘似的。他覺得彷彿自己的眼中還浸濕着眼淚——或者這是新的眼淚如泉水一般從他的靈魂中流出的麼？而且，說來奇怪，他的苦楚在他甚且是甜蜜的，雖然他朦朧地覺得他再也不能忍受感情的這樣的激越了。有一個時候，他幾乎覺着死了，而且預備把死當作佳賓迎接；他的感觸是這麼劇烈，他的熱情在醒時這麼猛烈地湧起來，這樣的狂喜把住了他的靈魂，以致因緊張而覺醒的生命好像要打斷了似的，要毀壞了似的，要在一分鐘內熄滅而且永消去了似的。差不多就在那個時候，好像回答他的苦楚，回答他的戰抖着的心似的，親蔥的和藹的銀

一般的加特林那的聲音響出來了——如同那內在的音樂，男人的靈魂在愉快的時間，在恬靜的幸福的時間所知道的。緊靠在他的身邊，幾乎就在枕頭上面，一曲歌開始了，起初是輕柔的，抑鬱的。……她的聲音抑揚，猝然地完了，好像自己藏起來了似的，溫柔地低吟着那絕望地隱在悲傷着的心頭的未曾滿足的願望之痛苦；於是又發出夜鶯的鳴聲，爲着不能制止的熱情顫動着，融化於純粹的銷魂的海——偉大的，無盡的聲音的海，如同第一次戀愛的隆福的瞬間。

阿爾頂洛夫也辨別出其中的字。牠們是簡單，真誠，早已編成的，蘊藏着直接的恬靜的純潔的明顯的感情，但是他把牠們忘却了，他只聽見聲音，從歌的簡單的質樸的詞中發出別的字來，應和着充滿他的胸中的一切渴慕，應和着他的熱情的最祕密的奧妙；這些字他並不懂，雖然牠們以十足的意識清楚地應和着他。一時他聽見絕望地昏迷在熱情中的心之最後的呻吟，一時又聽見意志和精神的痛快打斷心的鑿鎖，鮮明地，自由地向着無束縛的愛情底無邊的海中躍進。於是他聽見愛人的第一次的誓言，在她臉上第一次的紅暈上帶着芳芬的羞怩，祈禱，流淚，神祕地怯懦地囁嚅着；於是驕傲的女酒徒的熱情勃發了，她轉動她的眼睛四望，哈哈的大笑起來……

阿爾頂洛夫不能忍受歌的結尾了，從牀上爬起來。歌聲立刻消逝了。

「晨安與日安都過去了，我愛，」加特林那的聲音響出來道，「願你晚安；起來吧，到我們這里來，醒來向着鮮明的快樂吧；我們等待着。我和主人，都是好人，都是願意服侍你的。用愛消除恨吧，若是你的心依然懷着恨。說一句友情的話吧！」……

在她第一次呼喚的時候阿爾頂洛夫已經走出房去了，幾乎就沒有覺出自己是往房東的臥室裏去。門在他的面前開了，鮮明的如同陽光一般，他的奇怪的女房東的黃金般的微笑在他的上面照着。那時，他看見，他聽見，除了她沒有二人。在一個時候他的全部的生命，他的全盤的快樂，在他的心中融化成一樣東西了——加特林那的鮮明的像。

「兩個黎明過去了，」她說道，將自己的手交給他，「自從我們說了再會以後；第二個此刻正在消逝着哩——向窗外看吧。如同一個處女的靈魂中的兩個黎明，」加特林那笑着接着說道。「一個以第一次含羞使她的臉發紅，當她的寂寞的處女的心第一次在她的胸中說話的時候，另一個，是當一個處女忘記她的羞，如同火一般的發光，悶塞她的處女的心，將紅血趕到她的臉上。……來，進來到我們家裏，善良的青年人！你爲什麼在門口站着呢？榮耀與愛願上帝賜與你，而且主人也歡迎你！」

笑聲如音樂一般，她拉着阿爾頂洛夫的手，把他引到房裏去。他的心被怯懦壓住了。在他胸中燒着的一切情火，一切狂熱，在片刻間消了，滅了，有一個時候他迷亂地低下眼睛，他怕看她。他覺得她是如此驚人地美麗，他的心受不了她的灼燦的眼。他從沒有看見過他的加特林那像這樣過。在她的臉上第一次大笑與快樂閃着光，在她的黑眼睫上乾着傷心的眼淚。他的手在她的手中發戰。若是他睜開了眼，他便看見了，加特林那帶着勝利的笑容注視她的明淨的雙眼在他的臉上，這臉上蒙着一層迷亂的熱情的陰雲。

「起來，老人，」她最後說道，好像醒來似的；「向我們的客人說一句歡迎的話吧，這是一個如同兄弟一般的客人；起來把，我的驕傲的，倔強的老人；起來，拉你客人的白手，使他在棹前坐下吧。」

阿爾頂洛夫睜開眼睛，好像只是那時他才蘇生過來似的。只是那時他才想到莫恩。老人的眼睛，看來好像爲了死的接近而朦朧，死死地注視着他；他心中帶着一陣痛記起那些先前從緊皺着的一雙黑眉下閃視着他的眼色，和現在帶着苦與怒的眼色相對照。他的腦中有點暈眩。他四下望，只是那時他才清楚地，分明地認識一切。莫恩依然在牀上躺着，但是只穿了一半的衣服，而且他在那早晨已經起來出房了。如同先前一樣，他頸上結有紅色圍巾，腳上套着拖鞋。他的患病顯然是過去了。

了，只是他的臉仍然蒼白而且黃得可怕。特加林那在他的牀邊站着，她的手扶在桌上，熱切地望着他們兩個。但是歡迎的笑容並沒有離開她的臉龐。好像一切事情彷彿都是她指定了似的。

「不錯！就是你，」莫恩說道，升起腰來，在牀上坐着。「你是我的房客。我一定要求你饒恕，先生；我日前糊糊塗塗得罪你，錯待了你，玩放鎗的把戲起來了。那時誰知道你也受了傷心的疾病的打擊呢？我時時愛那樣，」他接着作出一種粗糙的有病的聲音說道，蹙着額，眼光不知不覺地離開阿爾頂洛夫。「我的困苦如同夜間不叩門的賊一般襲上我來！我日前幾乎一刀刺入她的胸膛……」他說道，向加特林那點頭。「我病了，一陣急症上來，捉住我——唔，這夠了。坐下，——你將作我們的客人。」

阿爾頂洛夫仍然熱切地注視着他。

「坐下，坐下！」老人着急地叫道；「坐下，苦是她歡喜那樣！可見你們是姊妹了，一個母親生的！你們彼此相愛如同情人似的！」

阿爾頂洛夫坐下了。

「你看你有了一個好姊妹，」老人往下說，笑着，露出兩行白牙來，十分堅固。「彼此相愛吧，親愛的人們。你的姊妹美麗麼，先生？告訴我，回答呀！看她

的雙頰是如何發燒；細看，向全世界歌頌她的美吧，表明你的心爲着她發痛。」

阿爾頂洛夫皺一皺眉，憤怒地看着老人，這使他在他的眼下畏縮。一陣盲目的憤怒在阿爾頂洛夫的心中湧起。藉着某種動物的本能他覺出了離他不遠的一個致命的仇人。他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他的理性失了作用了。

「莫要看，」他身後一種聲音說道。

阿爾頂洛夫回頭。

「莫要看，莫要看，我告訴你，若是魔鬼在試探你的話；可憐你的愛情吧，」加特林那笑着說道，忽然從他後面用自己的雙手把他的臉蒙着；於是即刻又拿開兩手，蒙着自己的臉。但是她的臉的顏色好像透過她的手指似的。她移去自己的手，依然如火一般的發光，勉力要無驚動地，漂漂亮亮地與他們的大笑和打量的眼相遇。但是兩人都無聲地看着她——阿爾頂洛夫因了愛的醉迷，好像這是第一次這般可怕的美人刺了他的心似的；老人冷冷地，注意地。在他的蒼白的臉上什麼都看不見，除了他的雙唇變青而且無力地顫動而外。

加特林那走近老人跟前，不再笑了，開始把書籍，紙張，墨水瓶，桌上的一切東西都理清，拿過去放在窗檯上。她的呼吸緊促，不勻，她時時作一口深呼吸，好像她的心受了壓抑似的。她的全部的胸膛迫出，好像波浪掀起來了一般。她低下她

的雙眼，她的漆黑的眼睫在她的明媚的頰上閃光如同尖針一般。……

『一個處女王后，』老人說道。

『我的統治者！』阿爾頂洛夫低聲道，渾身發抖。他恢復了意識，覺得老人的眼光注在他身上——他的警視一次閃射在他身上如同閃電——那眼光是貪饒的，惡毒的，冷然侮辱的。阿爾頂洛夫本想從座上起身，但是某種看不見的力量好像縛住了他的腿似的。他又坐下了。他時時捻自己的手，好像不相信現實似的。他覺得自己好像爲一個夜魔所迷，好像他的眼睛仍然在悲苦的熱病似的睡夢中閉着。但是，說來奇怪，他並不願意醒來。

加特林那將舊布從桌上取下，於是打開了一個抽屜，拿出一塊絲繡的華貴的棹布，鋪在桌上；於是她從櫥中取出一個舊式的，祖傳模樣的盒子，把牠放在桌中間，從裏面取出三個銀杯來——一個給主人，一個給來賓，一個給她自己；於是作出一種嚴重的幾乎是深思的態度，她看着老人和這位來賓。

『我們中有誰愛誰，有誰不愛誰麼？』她說道。『若是誰討厭誰，我便愛那個被討厭的，我和他同飲一杯。你們每個我都愛得如同兄弟：這樣我們便舉杯相祝愛與和睦吧。』

『喝吧，把惡念沈在酒裏，』老人說道，變了一種聲音。『倒出來吧，加特林

那。」

「你吩咐我倒麼？」加特林那問道，看着阿爾頂洛夫。

阿爾頂洛夫無語地伸出杯來。

「且住！若是一個人有祕密與妄念，願他的願望變成真實的！」老人說道，舉起他的酒杯。

各人舉起酒杯喝了。

「讓我現在和你一起喝吧，老人，」加特林那說道，轉向主人。「若是你的心腸對我仁慈，讓我們喝吧！讓我們舉杯祝過去的幸福，讓我們向過去的歲月打個招呼，讓我們用心用愛紀念我們的幸福。若是你的心對我親熱，叫我斟滿你的酒杯吧。」

「你的酒利害，我的鴿子，但是你幾乎就沒有濕你的嘴唇！」老人說道，笑着又伸出自己的酒杯。

「唔，我要振的，但是你要喝到底……老人，爲什麼活着老是抑鬱地沈思呢；喝吧，老人，」她往下說道；「放下你的思想吧。」

「許多的悲哀一定都蘊藏在你的心中，因爲你像這樣自持着！可見你想立刻完結了，我的白鴿子。我和你一同飲，加提亞！你有悲哀麼，先生，若是你允許我

問？」

「我若是有，我是不告訴別人的，」阿爾頂洛夫喃喃道，眼光注射在加特林那的身上。

「你聽見麼，老人？我有好久我自己都不知道，不記得；但是時間到了的時候，我記起一切，想起一切了；所有一切過去的我又在我的不知足的靈魂中經歷了一遍。」

「是的，若是人開始只看過去，那是傷心的，」老人像作夢樣說道。「過去的東西好像喝了的酒一般！在過去有什麼幸福呢？上衣破了，便不要了。」

「人一定要弄一套新的，」加特林那帶着一陣勉強的笑和了一句，同時兩顆大的淚珠好像金剛石一般流在她的頰上。「人不能在一分鐘內過去了一生，一個女孩子的心是熱望着生活的——那是無辦法的。你明白麼，老人？看。我將眼淚葬在杯中了。」

「你以悲哀買了很多的幸福麼？」阿爾頂洛夫說道——他的聲音爲着感情的興奮顫動着。

「可見你自己一定有很多出售的了，」老人說道，「你來買插一棵，」他作出一陣惡毒的，無聲的狂笑，注意地看着阿爾頂洛夫。

「我買牠作什麼，我有的，」加特林那答道，作出一種煩惱的，生氣的聲音。「一個人想那想多了，另一個人差不多就不想。一個人想給與一切，什麼都不要，另一個人什麼都不允許，然而順從的心兒跟着他！你誰都莫責備吧，」她往下說道，憂慮地看着阿爾頂洛夫。「一個人是像這樣，另一個人是像那樣，而且好像一個人知道靈魂爲何渴慕着什麼人似的！斟滿你的酒杯吧，老人。舉杯祝你的親愛的女兒的幸福，祝你的溫和的服從的奴人，如同第一次認識你的時候的我一樣。舉起你的酒杯吧！」

「就是這樣吧！把你的酒杯也斟滿！」老人說道，取了酒。

「稍停，老人！放開酒吧，我們且先說一句話！……」

加特林那手支在棹上，用一幅熱情的燃燒着眼睛注意地看着老人。在她的眼上閃着一種奇異的決絕的神氣。但是她的一切動作都是安靜的，她的姿勢是可笑的，想不到的，迅速的。她簡直好像被火燒着似的，而且是令人驚奇的；但是她的美好像因了她的情緒與生動而增加；她的急促的呼吸輕輕地動着她的鼻孔，從她的兩唇中呼出。她的嘴半開的微笑，露出兩行潔白的甚且如珍珠一般的牙齒來。她的胸懷迫出。她的髮圈在她的頭上繞三道，隨便地搭在她的左耳上，蓋住了她的發光的頰的一部分，汗珠從她的太陽肋上流出。

「告訴我的命運，老人；告訴我的命運，我的父親，在你未醉以前。這是我
的白手掌，——人們叫你術士並非無緣無故的。你從書上讀了，知道一切的魔術！
看！老人，將我一切可憐的命運告訴我；只是你要記住莫說一句謊話！就你所知道
的告訴我——將來你的女兒有幸福麼，還是不饒恕她，但叫一個壞的悲苦的命運
擋住我的路？告訴我，我將來能否找個溫暖的住處作我的家，還是像一個氣候鳥一
般在好人們中找一個家——終身作一個孤女呢。告訴我誰是我的仇人，誰在爲我準
備愛情，誰在計劃對付我；告訴我，我的溫暖的幼稚的心將在寂寥中展開牠的生活
而且憔悴死了麼，還是牠自己還可找到一個同伴，與牠和諧地跳着直到新的悲哀來
了的時候呢！就在這一次告訴我吧，老人，在什麼青天中，在遠遠的海與山林的那
邊，我的鮮明的鷹兒生活着。他在熱望地找着他的伴侶麼，他在親愛地等着麼，他
將熱熱地愛我麼；他將不多時便厭倦我了麼，他將欺我不欺我呢，總起來就這一
次，作最後一次告訴我，老人，我始終要和你一處消磨時光，要在無安慰的蔽處坐
着，談隱晦的書麼；老人，什麼時候我向你深深下拜，永遠不再見了，感謝你的麵
包與鹽，因爲你給我吃，給我喝，而且將你的故事告訴我？……但是，記住，全說
真話，一句謊話不說。時間到了，給你自己說明吧。」

她越發越發興奮起來，直到最後的一句話，她的聲音忽然爲情緒所折斷，好像

她的心被某種內在的激擾牽引了似的。她的眼睛閃光，她的上唇微微的顫動。在每句話裏都可以聽出一種惡毒的譏刺如同毒蛇一般，但還有淚珠在她的笑聲裏。她彎着腰伸過棹上向着老人，熱熱地注意着審視他的無光的眼睛。阿爾頂洛夫聽見她的心在她話說完的時候猝然跳動起來了；他一瞥着她的時候，他狂熱地大叫起來，從凳上起身。但是老人急猝的眼光又使他坐下了。一種侮藐的嘲弄的著急的怒惱的不安之奇異的混合，同時還有虛偽的惡毒的好奇心，都在他的一掃的急促的警視中閃現，時時使阿爾頂洛夫打戰，使他的心充滿了煩惱，攪擾，和絕望的忿怒。

老人沉思地，而且帶着一種感傷的好奇心看着加特林那。他的心被刺了，話已經被吐出來了。但是在他的臉上一根眼毛都沒動！當她說完話的時候他反只微笑。

「你立刻便要知道許多，我的羽毛已豐的鵝鳥，我的試翼的鳥！不如給我斟滿一杯吧！我們且舉杯祝平安與善意；不然我會爲着某人的惡眼毀壞我的先見的。魔鬼是有大力的！罪惡從未遠離過！」

他舉起自己的酒杯，喝了。他喝的越多，他的臉便變得越蒼白。他的眼睛變得如同紅煤一般。顯然地兩眼的火似的光與他的臉的猝然死一般的發青乃是另一急病又要發作的樣子。酒是利害的，因此在喝完一杯之後，阿爾頂洛夫的目力變得越發不行了。他的熱熱地沸騰的血再忍不住了；湧上他的心頭，困惱而且迷蒙他的理

性，他的不安變得漸漸地劇烈了。要舒緩他的上長的興奮，他斟酒滿杯，又都喝下去，不自知地這樣做着，而他的血在脈管中越發迅速地奔流。他好像昏迷了似的，盡力注意，他幾乎就不能夠明瞭在奇怪的主人與主婦的中間發生些什麼事。

老人用他的酒杯叩着棹子作出一陣噹噹的聲音。

「斟滿，加特林那！」他叫道，「再斟滿，壞女兒，斟滿到杯口！和平地安排他，利用他吧！對了，多斟點，倒出來，我的美人！我們且一齊喝吧！你爲什麼喝那麼少？還是我的眼睛看錯了麼？……」

加特林那答了他幾句，但是阿爾頂洛夫不能十分聽見她所說的：老人不讓她說完；他抓住她的手好像他不能夠約束那壓在他心頭的一切似的。他的臉是蒼白的，他的眼有一時是朦朧的，有一時又閃射着火光；他的雙唇顫動而且變白了，在一陣不勻的煩惱的話聲中，在那裏面時時有奇異的狂歡底閃光，他問她說——

「把你的小手交給我，我的美人！讓我告訴你你的命運吧！我要將全盤的真話說出。我的確是一個術士；可見你的也不會說錯的，加特林那！你的黃金般的心說的不錯，只有我自己是牠的術士，不會不將真話告訴這質樸的，女孩子的心！但是——一件事情你沒有看見：教你智慧却不是我一個術士的事！智慧並非處女所需要的，而且她聽見一切真話，仍然好像不知道，不明白似的！她的頭是一個陰險的蛇，雖

然她的心爲眼淚融化了。她給自己解決，在困難擠出條路來，而且守着她的奸計的祕密！有些東西她可以用主意得來，她所不能用主意得來的時候，她便要以美迷人，以她的黑眼睛惑男人的心——美征服了力量，就是鐵石心腸也要斷碎的！你將有傷心與悲哀麼？男人的悲哀是沉重的！但是軟弱的心是無所謂困苦的，困苦乃是強梁的心的密友；牠祕密地流出一滴血淚，但是往好人面前去求無恥的安慰：你的傷心，姑娘，好像沙上的印痕——雨把牠洗去，太陽把牠曬乾，狂風把牠吹起刮跑了。我更告訴你，告訴你你的命運。誰愛你，你便是誰的奴隸，你自己要束縛你的自由，你將把自己抵押而且贖不回來了，你不知道在相當的時候怎樣停止不愛，你將播去一粒種子，你的破壞者將把全穗取回。我的溫柔的孩子，我的小小的黃金般的頭，你將你的一顆淚珠葬在我的懷裏，但是那不能使你滿足的——你立刻流出一百滴來；你不再吐出甜蜜的話，誇張你的傷心的生活！而且你也無須乎爲着眼淚——上天的露珠——悲傷！你的珍珠般的淚珠將高興地回向你去，在可怕的夜裏，那時殘酷的悲哀，罪惡的意念將嚙着你的心——那時另一個人的眼淚將滴在你的溫暖的心上爲了那同樣的眼淚——並非一滴溫暖的淚，乃是血淚，如同融化了的鉛一般；牠將使你白的胸膛變成血，而且直到無味的陰沉的早晨你將在你的小床上輾轉，流你的心血，不到另一個早晨的時候是療不了你的新創傷的。斟滿我的酒杯吧，加特林

那，再斟滿，我的鴿子；爲着我的神人的勸告把杯斟滿吧，無須再饒舌了。」他的聲音變軟弱，顫動着，哽咽好像就要從他的胸中發出，他喝盡了酒又貪饞地另飲一杯。於是他又砰的一聲把酒杯放在棹上。他的朦朧的眼睛又在閃光。

「唉！隨你怎樣生活吧！」他叫道；「過去的一切算是過去了，完了。斟滿這沈重的酒杯吧，斟滿吧，牠可從頸上咬掉謀反的頭的，全靈魂都可以因之死去！給我安排下漫漫的沒有早晨的長夜，讓我的記憶完全消去吧。喝了的便是生活了的，完了的。可見商人的貨物變陳了，堆得太長久了，他一定白白的不要了的！但是商人本不能隨自己的意把牠賤價賣去。他的仇人的血要流的，無罪的血也是要流的，而那買主本可以在交易中犧牲他的失去的靈魂！斟滿我的酒杯吧，再斟滿，加特林那。」

但是把杯的手好像硬了似的，而且並不動；他的呼吸急促而且困難，他的頭向後沈。這是最後的一次他注定自己無光的眼睛在阿爾頂洛夫的身上，但是他的眼睛最後也變朦朧了，他的眼皮下垂好像鉛作的一般。一種死一般的青白色展在他的臉上……有時他的雙唇抽搐顫動，好像依然勉力要吐話似的——忽然一大滴熱淚流在他的眼毛上，落下，慢慢地流在蒼白的雙頰上。……

阿爾頂洛夫再忍不住了，他起來，蹣跚着，向前走一步，走近加特林那，握住

她的手。但是她好像沒注意似的，連警也沒警他一下，好像她不認識他似的。……她也好像失了知覺，好像一種思想，一種固定的意念完全吸住了她似的。她倒入睡着的老人的懷裏，用自己的白臂摟住他的頸子，且以發光的熱切的眼睛凝視着好像釘在他身上似的。她並不像覺到阿爾頂洛夫在拿着她的手。最後她轉臉向他，以遲滯的探查的眼光看着他。看來好像最後她明白了，一陣辛酸的驚異的笑容疲倦地又彷彿苦痛地來到她的唇上。……

「走開，走開，」她低聲說；「你喝醉了，你好詐，你不是我的客人……」於是她又轉向老人，將兩眼釘在他的身上。

她看來像注視着他的每口呼吸，而且用自己的眼睛安慰他的微睡。她好像怕出氣似的，制止着她的十分跳動的心，而且在她的臉上有這般瘋狂的景慕，以致立刻失望與劇烈的憤怒抓住阿爾頂洛夫的精神。……

「加特林那！加特林那！」他叫喚道，把住她的手如同在虎頭鉗中一般。

一陣痛苦的容顏從她臉上經過；她又抬起頭來，帶着這般嘲弄，這般侮蔑的高傲看着他，他幾乎站立不住了。雖然她向老人指着，而且——好像他的仇人所有的嘲弄都鑽進她的眼中，她又向阿爾頂洛夫譏諷地警視一下，這使他的心打了一個寒戰。

「怎麼？他要謀殺我，我想？」阿爾頂洛夫說道，氣惱昏了。有個魔鬼好像在
他的耳中低語，他明白她了……他的全心笑着加特林那的固定了的意念。

「我的美人。若是你要我的靈魂，我要將你從你的商人那里買來；不要怕，他
不殺我的！……」一陣固定的狂笑，冰冷阿爾頂洛夫的全身，依然在加特林那的臉
上。那笑裏面的無限的譏刺碎裂了他的心。他並不知道自己在做着什麼，差不多就
是不自覺的，他靠在牆上，從一根釘上取下老人的舊式的貴重的刀來。一幅驚異的
容顏好像上了加特林那的臉，但是同時惱怒與輕藐以同樣的力量在她的眼中反光。
阿爾頂洛夫變病了，看着她……他覺得好像有人在推，在鼓動他的暴動的手發瘋似
的。他抽出刀來……加特林那注視着他，不動的，忍住呼吸。……

他瞥一瞥老人。

那時他猜想老人有一隻眼睛睜開看着他傻笑。他們的眼光相遇了。有幾分鐘阿
爾頂洛夫死死地凝視着他。……忽然他猜想老人滿臉都傻笑起來了，而且惡怪的，
冷人靈魂的冷笑終於在房中應聲。一種討厭的惡念如同蛇一般爬進他的腦中。他打
戰；刀從他的手中落下，掉在地板上鏗鏘的響。加特林那大叫一聲，好像從夢中，
從夜魔的手中，從陰沉的不可移的異像中醒來似的。……老人，非常的蒼白，慢慢
從床上起來，生氣地將刀踢到屋角；加特林那站着，蒼白的，死一般的，不能動

的；她的眼皮閉着；她的臉爲着不能忍受的苦楚癱攣着；她用兩手蒙着臉，傷心地喊了一聲，幾乎斷氣的倒在老人的腳下。……

「亞里阿霞，亞里阿霞！」從她的氣喘的胸中吐出。

老人把她抱在懷中，幾乎壓毀在自己的胸上了。但是當她將頭藏在他的心上，老人臉上的每點都帶着這般並非假裝的，無恥的傻笑動作着，以致阿爾頂洛夫的全部的靈魂都被恐怖壓住了。欺騙，冷酷，嫉妬的專制，可憐的受傷的心的恐怖——這便是他在那陣傻笑看出來的，這無恥拋去所有的假作。

「她瘋了！」他低聲說，戰得如同樹葉一般，而且嚇呆了，他跑出樓外去。

(三)

次日早晨八點鐘，阿爾頂洛夫臉色蒼白，攪擾，而且因爲那天的激動依然昏昏的；他開了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的門的時候，（他去看他，雖然他並不知道爲什麼，）他便驚奇地向後蹣跚，昏頭的站在門口看見莫恩在那屋裏。老人比阿爾頂洛夫的臉色還要蒼白，好像病得差不多不能站起來了；不過他不願坐下，雖然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十分歡喜他的造訪，請他坐下。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看見阿爾頂洛夫也奇怪地叫起來了，但是幾乎立刻他的快樂便消去了，他十分猝然地因爲棹子和桌旁的椅子這中間的局促把他難住了。這是顯然的，他不知道要說什麼，做什麼，而且充分

地覺得吸着煙，在這個難關讓來賓自己想主意是不對。但是仍然（他迷亂到這般地步）他還是用全力抽着煙，並且確實帶着一種狂熱。阿爾頂洛夫終於進屋裏去了。他急促地瞥了莫恩一眼，一種臉色在老人的臉上閃動，有些像昨天的惡毒的笑容，就是現在牠還使阿爾頂洛夫憤怒地戰抖。不過，一切的仇恨立刻消了，抹掉了，老人的臉作出一種十分不可接近的沈重的態度。他向他的房客鞠了一個大躬。……這幕劇終於使阿爾頂洛夫感覺着現實了。熱心想明白事情的景況，他注意地看着亞羅思拉夫·伊里奇，他開始不安而且攪亂起來。

「進來，進來，」他最後說道。「進來，最寶貴的瓦西里·米哈里奇；你的光臨使我榮幸，打一個……印在這一切普通的東西上面吧……」亞羅思拉夫·伊里奇說道，指着一個屋角，臉紅得如同一朵殷紅的玫瑰；迷亂而且生氣，就是他的最得意的句子都說錯了，他弄出一陣大聲把椅子搬到屋當中。

「我希望我現在不妨礙你，亞羅思拉夫·伊里奇，」阿爾頂洛夫說道。「我需
要……兩分鐘……。」

「說哪里話！好像你真妨礙我似的，瓦西里·米哈里奇；但是讓我敬你一杯茶吧。嘿，聽差……我相信你也不會不喝一杯的！」

莫恩點點頭，表示他不會不喝的。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向進來的聽差喊喚，一定地另要三杯，於是在阿爾頂洛夫的身邊坐下。有些時他把頭轉向右邊又轉向左邊，轉向莫恩又轉向阿爾頂洛夫，從阿爾頂洛夫又轉向莫恩。他的地位是非常地討厭了。他顯然無論如何是想給一邊說幾句話，在他自己想來一定是非常雅緻的。但是雖以他的努力，他簡直不能夠說一句……阿爾頂洛夫也好像在迷亂中似的。有一次兩人一齊說起來。……莫恩，不作聲，帶着好奇心看着他們兩個，慢慢地張開嘴，露出所有的牙來。……

「我來告訴你，」阿爾頂洛夫猝忽說道，「爲着一種最討厭的情形，我不得不離開我的寓所，而且……」

「想吧，怎樣一種奇異的情形呵！」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忽然打斷他的話道。「我直說，當今早這位有價值的老人告訴我你的主意的時候，我簡直嚇住了。但是……」

「他。告訴你，」阿爾頂洛夫說道，驚異地看着莫恩。

莫恩用手摸着鬍子，在袖口中笑。

「是的，」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接着說道；「雖然我或者是誤會了。但是我敢替你說——我能起誓解答，在這位有價值的老人的話中並無一點對你有所貶謫的意思。……」

說到這里亞羅思拉夫·伊里奇臉紅了，努力制止自己的情緒。莫恩看見他們兩人的困惑，可算心滿意足了，於是向前走了一步。

「就是這麼一回事，」他開始道，向阿爾頂洛夫謙遜地鞠躬：「他先生冒昧提到你的行爲。彷彿，先生，——你自己知道的——女主人和我，就是，我們本當歡喜，坦白地，開誠地，而且我們本不敢說一句話……但是我生活的情形，你自己知道的，你自己看見的，先生！實在話，上天白白地叫我們活着，我們爲那祈求他的神聖的旨意；其餘的你自己看見了，先生，我是不是要訴苦。」說到這里莫恩又用袖子拭嘴。

阿爾頂洛夫幾乎變厭了。

「是的，是的，我自己把她告訴你；她病了，那是她的 *malheur*（不幸。）我本想用法文把自己的意思說出來，但是，恕我，我的法文說的不容易；就是……」

「對極了……」

「對極了，就是……」

阿爾頂洛夫和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彼此鞠了個半躬，每人略斜地坐在椅子的一邊，兩人都以抱歉的笑掩蓋自己的迷惑。善於辦事的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立刻復原了。

「我精細地詢問了這位誠實的人哩，」他開始道。「他告訴我，這位婦人的病……」說到這里有禮貌的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大概希望掩蓋那顯在臉上輕微的困惑，急促地帶着考究地看着莫恩。

「是的，關於我們女主人的……」

有禮貌的亞羅思拉夫。伊里奇不再堅持了。

「女主人，就是，你的女房東；我不知道如何……但是不錯！她是一個受了磨折的女人，你看……她和他妨礙你……在你的書房裏，而且他自己……你將一件重要的事情沒告訴我，瓦西里·米哈里奇！」

「什麼事？」

「關於槍，」亞羅思拉夫。伊里奇說道，帶着極微的責備，幾乎是用最寬恕的音調低語，輕柔地在他的友誼的聲中響着。

「但是，」他急促接着說道，「他都告訴我了。你把他的不能自主的錯待你輕輕地看過，的確作得很高尚的。我敢起誓，我看見眼淚出現在他的眼中了。」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又紅臉了，他的眼睛發光，他感情興奮地移動椅子。

「我，就是，我們，先生，我，一定的，和我的夫人在我們的新禧中記念你，」莫恩開頭道，向阿爾頂洛夫訴說，而且看着他，同時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征

服了自己的習慣的攪亂；『而且你自己知道，先生，她是一個有病的人，我的雙腿差不多也就站不住了……』

『是的，我預備好了，』阿爾頂洛夫着急道；『請吧，夠了，我直接要……』

『不，先生，我們很感激你的』（莫恩深深地鞠了一個躬）；『那並不是我想告訴你的，先生；我想說一句話——你知道，先生，她差不多就是從她的老家到我這里來的，那就是說彼遠，如同俗話說的一樣，從天邊來的——莫要罵我們的卑微的談話，先生，我們是無知識的人——而且從極小的時候她就是像這樣！一個有病的腦子，輕率，她在林中長大的，長成一個鄉下人，始終是在工人，船手中生長的；之後他們的房屋都燒掉了；她的母親被燒，她的父親燒死了——我敢說就不知道她要告訴你些什麼……我不干涉，但是——你看，先生，她是十分不可醫治了，就是這麼一回事。給她留下來的只有我，她便同我過活。我們生活着，我們向上帝禱告，信賴全能者；我從未在什麼事情上逆過她的意思。』

阿爾頂洛夫的臉變了。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先看這一個，又看看那一個。

『但是，那並不是我所要說的……並不是！』莫恩自己改正，嚴重地擺着頭。

『她是——若是可以這樣說——這麼一個思想幼稚，這麼一個親愛的任性的東西，她老是需要一個情人——若是你饒恕我這樣說——一個她愛的人；她便是在那點上

發瘋。我講神仙故事給她消遣，我在那上面用盡我的本事。我看見她怎樣——原諒我的愚蠢的話，先生，『莫恩往下說道，鞠躬，用袖頭拭着鬍子——』她怎樣和你交朋友；你——若是可以這樣說——希望接近她，帶着一種戀愛的意思。』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臉飛紅了，憤憤地看着莫恩。阿爾頂洛夫在座上幾乎就坐不住了。

『不……並不是那回事，先生……我簡單地說，先生，我是一個鄉下人，我是服侍你的。……自然，我們是無知愚民，我們是你的僕人，先生，』他說出來，深深地鞠躬；『我的妻和我將全心全意地爲你祈禱。……我們需要什麼呢？身體健強，不缺吃的——我們不抱怨；但是我將怎麼辦呢，先生；把頭放進活結裏去麼？先生，你自己知道人生是怎麼一回事，而且要可憐我們；但是那成了什麼樣子，先生，若是她還有一個愛人！……原諒我的粗魯的話，先生；我是一個鄉下人，先生，然而你却是一個紳士。……你是一個青年人，驕傲而且急躁，然而她，你自己知道，先生，乃是一個無知的孩子——陷入罪惡在她是一件容易事。她是一個肥美的女子，有紅似白而且可愛，然而我却是個常病的老人。唔，魔鬼彷彿試探了你。我時常用神仙故事媚她，我的確媚她；而且我要如何禱告呵，我的妻和我，爲着先生你！我們將如何地禱告呵！然而她於你算什麼呢，先生，若是她漂亮？她仍然是

一個思想簡單的女人，一個鄉下女人，一個愚蠢的，粗笨的丫頭，只能作像我這樣一個鄉下人的配偶。像你這樣的紳士，先生，和鄉下人們交朋友是不像話的！但是她和我將爲你向上帝禱告；我們將如何地禱告呵！」

說到這里莫恩翰一個大躬，好久沒有直起腰來，不住地用袖頭拭嘴。

亞羅斯拉夫·伊里奇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站着。

「是的，這位好人，」他迷亂地說道，「向我說過幾條不好的事情；我不敢相信他，瓦西里·米哈里奇，我聽說你依然在病着，」他急促地插口說道，在極端的困惑中，眼裏充滿了情緒看着阿爾頂洛夫。

「是的，我欠你們多少？」阿爾頂洛夫急猝地問莫恩道。

「你說什麼，先生？算了吧。你簡直是侮辱我們了，先生，我們真要害臊了，先生。我和我的女人得罪你了麼？」

「但這確是奇怪，我的好人；爲什麼，他先生租你的房子；你不感覺得你拒絕他是侮辱他麼？」亞羅斯拉夫·伊里奇插口道，以爲告訴莫恩他的行爲的奇異與無禮是他的責任。

「但是，實實在在說，先生！你是什麼意思，先生？我們那點沒有使你歡喜？我們使盡本事了，我們用盡了所有的力量，老實說！算了吧，先生，算了吧，願基

督於憐你！我們真是無信心的人麼？你本可以住着，你本可以和我們同喫我們的卑微的飯；你本可以在那里睡，——我們本不願說什麼拒絕的話，我們本不願吐出一個字；但是這壞東西試探了你。我是一個害病的人，我的女人也是的——叫人怎樣辦呢？也沒有侍候你，不然我們倒是歡喜的，真心歡喜。我和我的女人將如何為你禱告，我們將如何為你禱告呵。」

莫恩彎腰鞠躬。淚珠湧入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的愉快的眼中了。他熱心地看着阿爾頂洛夫。

「何等高尚的意思！何等神聖的厚誼將在俄羅斯人民中發現！」
阿爾頂洛夫粗野地看着亞羅思拉夫·伊里奇。

他幾乎嚇昏了，從頭到底地考察着他。

「是的，確實，先生，我們崇敬厚誼；我們確實崇敬牠，先生，」莫恩接着說道，用空袖口掩着鬍子。「不錯，確實，這個意思我剛想到；我本願把你當作賓客歡迎，先生，上帝作證，我們本願，」他往下說道，逼近阿爾頂洛夫；「而且我什麼也沒有說的；再過一個日子我本不願說什麼，什麼都不願說；但是罪惡是唯一的蛇，而且我的女人有病。唉，倘若不是爲着女人！若是我孤單着，比方說；我要如何歡喜你，我要如何服侍你，我不服侍你麼！不尊敬你先生我們尊敬誰？我本可以

治好了你的病，我知道法子。……你本可以作我們的賓客，的確可以，那在我們是一句大話！……」

「是的，實在；有這麼一種法子麼？」亞羅思拉夫·伊里奇說道。

不久以前，亞羅思拉夫帶着極大的驚奇上下地看阿爾頂洛夫的時候，阿爾頂洛夫誤會了他了。

自然，他是一個誠實的可尊敬的人，但是現在他明白一切了，而且要知道，他的地位確是很難處的。他想轟然大笑！若是他自己和阿爾頂洛夫在一處，——兩個這樣的朋友——自然，亞羅思拉夫·伊里奇不用努力自制而歡然狂笑起來！不過，他本願用一種紳士的方法將這事辦了。他本願大笑後深情地壓着阿爾頂洛夫的手，本願正當地公平地使他覺得他對他加倍地尊敬，他在每種事情上都能讓步……；自然，他不願提到他的年青的。但是事實上，他帶着他的習慣的有禮貌的情感，處在一種最困難的地位，自己就不知道怎麼辦。……

「方法，那只是萍渣，」莫恩說道。爲着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的笨拙的觀察，他的臉上麻了一陣。「在我的鄉下人的愚蠢的意見，我應當說，先生，」他往下說道，向前走了一步，「你讀的書太多了，先生；如同我們鄉下人所說的俄羅斯的俗話：『機鋒超過智慧了。』……」

「夠了，」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嚴厲地說道。

「我去了，」阿爾頂洛夫說道。「我感謝你，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我要來的，我一定要來看你的，」他說道，爲着回答亞羅思拉夫·伊里奇的加倍的恭敬，他不能再留下了。「再見，再見。」

「再會，先生，再會；莫要忘記我們，來會我們這可憐的罪人們。」

阿爾頂洛夫沒有再聽見什麼了——他走出去如同心迷亂的人一般。他再忍不住了，他覺得毀了，他的心智是麻木的，他模糊地覺得他被病纏住了，但是冷酷的失望在他的靈魂中統治着，他彷彿只覺着一陣莫明其妙的苦痛在他的胸中壓榨着，細嚼着；在那一刻中他想死。他的腿快站不住了，他在牆邊坐下，不注意走路的人，也不注意那開始聚在他周圍的人羣，也不注意閒話，也不注意好奇人的查看。但是，忽然，在嘈複的聲音中他聽見他上面莫恩的聲音了。阿爾頂洛夫抬起頭來。老人的確正在他面前站着，他的蒼白的臉是帶着沉思的而且是莊嚴的，較之在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家裏演粗野的滑稽劇的他，他現在完全是另一個人了。阿爾頂洛夫站起來。莫恩拉着他的膀子，引他出了人羣。「你要取你的東西，」他說，斜視着阿爾頂洛夫。「莫要傷心，先生，」莫恩叫道。「你年青着哩，傷什麼心？……」

阿爾頂洛夫並沒有回答。

「你生氣了麼，先生？……一定你現在是很生氣的……但是你並沒有原由；每個人都看着自己的東西！」

「我不認識你，」阿爾頂洛夫說；「我不想知道你的秘密。但是她，她……」他說出來，眼淚成線的從他的眼中流出。風從他的臉上一滴一滴刮着，……阿爾頂洛夫用手拭去了；他的姿勢，他的眼睛，他的青唇的不能自主的顫動，看來確都像瘋了一般。

「我已經告訴你，」莫恩說道，皺着眉毛，「她瘋了！什麼使她發瘋？……：你何必要知道？但是，在我，她就是這樣，也是可愛的！我愛她甚於我的生命，我誰都不給的。你現在明白麼？」

在阿爾頂洛夫的眼中閃了一陣急促的火光。

「但是我爲什麼……？我爲什麼情願喪失我的生命？我的心爲什麼痛？我爲什麼認識加特林那！」

「爲什麼？」莫恩笑着，想着。「爲什麼？我不知道爲什麼，」最後他說出來了。「一個女人的心並不如海一樣的深；你能夠知道的，但是牠是機伶，頑固，充滿了生命！她要什麼她一定立刻便要有！你也可以知道，先生，她想離開了我跟你去；她厭煩老人了，她所能同他過的一切都過完了。好像你一起始便使她迷了，雖

然是你或者別人都沒有關係的……我在什麼事上都不違反她的意思——若是她要鳥的乳，我也要給他找鳥的乳來。若是沒有這樣的一隻鳥兒的時候，我便要給他做一隻；她定下主意了，雖然她自己并不知道她的心瘋戀着什麼。因此我看出來了，還不如仍舊吧！唉，先生，你很年青，你的心依然是熱的，如同一個被棄的女郎，眼淚都乾在袖頭上！讓我告訴你，先生，一個軟弱的人不能夠自立的。你將一切東西都給他，他自己又要來，全盤交回的；將世界上的王國的半數交給他把持，試一試，你作什麼感想？他立刻便到你的拖鞋裏藏着，——他將使他自己變得這麼小。以自由交給一個軟弱的人——他自己將把牠捆起來，交還給你。對於一個愚蠢的心自由是沒有用的！人就不能像那樣過下去！我剛把這一切告訴你，你是很年青的！你於我有什麼關係呢？你來了，走了——你或者別人，全是一樣的。我一起頭就知道全都一樣的；人家不能夠違反她，人家不能說一句話違反她，若是人家想維持自己的幸福的話；只是，你知道，先生，——莫恩回想着往下說道——「如同俗話所說的，什麼事情都會發生的；人在忿怒中急抓一把刀，或者一個無武器的人如同羊一般跑向你，兩隻手光光的，以牙齒咬破他的仇人的咽喉；但是讓他們把刀放在你手裏，你的仇人光着胸膛在你面前——不怕，你將退回去的。」

他們走進院中。那個韃靼人遠遠看見了莫恩，向他脫帽，狡猾地看着阿爾頂落

夫。

「你的母親在哪里？在家麼？」莫恩向他叫道。

「在家。」

「告訴她幫忙他搬他的東西，你跑去吧！」

他們上樓。老女僕看來實在是門房的母親，正將房客的東西弄在一塊，煩燥地把牠們繫成一大捆子。

「等一刻；我將把你的別種東西拿出來；那剩在那裏面哩。……」

莫恩走進房裏。一分鐘以後他回來，交給阿爾頂洛夫一個華麗的鋪墊，絲線繡的，就是在他病時加特林那放在他的頭下的。

「她送你這個，」莫恩說。「現在永遠去了吧，祝你好運氣；記住，此刻，莫要留戀了，」他用父親般的音調接着說道，低下了聲音，「不然禍害會因而發生出來的。」

顯然他不想得罪他的房客，但是當他拋最後的眼色向他的時候，一種極大的惡意無意地現在他的臉上。他幾乎是憎惡地在阿爾頂洛夫後面關上門。

在兩點鐘之內阿爾頂洛夫搬進德國人席皮思的屋裏去了。提亨一看見他的時候嚇住了。她立刻便問他的健康，當她知道了有什麼不好的時候，她立刻盡力去看護

他。

老德國人得意地向他的房客表示他如何正要下樓去在門上貼一個新告白，因為阿爾頂洛夫預先所付的房租就在那天算完了。老人用種轉灣磨角的方法利用機會誇揚德國人的精密與誠實。當天阿爾頂洛夫便病了，一直睡了三個月。

漸漸地他變好點了，而且開始出門去。在德國人的寓所裏的日常生活是安靜而且單調的。老人沒有什麼特別的性格；漂亮的提亨，在相當的限度內，便是可以希望的一切。但是人生在阿爾頂洛夫好像永遠失去了顏色似的！他變得多夢而且易激；他的易動感情的性質變成矛盾的樣子，而且他莫明其妙地陷入於苦悶的忿怒的憂鬱病中了。他有時幾個禮拜不翻一次書。他的將來關閉了，他的錢正化去了，他放棄所有的努力，他甚且想也不想將來。有時他對於學問——他的舊愛——的奮狂熱，他對於自己的創作作品的舊的異象，活鮮地從過去升起，但牠們彷彿只是壓抑而且悶塞他的精神的力量。他的心智不願工作。他的創造的力量算是停了。看來好像這一切幻象在他的想像中長成巨人，故意地嘲弄牠們的創造者的無能。在抑鬱的時候，他不禁將自己和魔術家的小徒弟比；這小徒弟偷學了他的師傅的呪語，吩咐掃帚給他拿水來，使自己喝噲了，因為他忘記怎樣說，「停住。」可能地一個完全的創見的獨立的理想的確在他的心中存在着。或者他命定了要作一個學問家。至少

他自己在過去是這樣地相信。純正的信仰便是將來底抵押品。但是現在有時他自己笑自己的盲目的信心，而且——而且一步也不向前進了。

六個月以前，他作出來了，創造了，而且記在紙上，在那創造的瞬間他建起了最穩固的希望在一件作品的草稿上（因為他是這麼年青）。這是與教會歷史有關係的一件作品，他的最切的，最熱的信心都要在那里找表現。現在他將那個計劃讀了一遍，改了一改，想了一遍，又讀一遍，拿起細看一看，最後並沒有在舊底上加點新鮮東西，他把這理想拋棄了。但是有種與神秘主義，命運主義同類的東西，和一種對於神秘者的信仰開始在他的心中活動。這不幸的傢伙覺得自己的受苦，求上帝寬恕他。德國人的女僕，——一個虔誠的俄國老女人，時常帶着賞識地形容她的溫和的房客如何祈禱，如何一跪幾點鐘好像失了知覺似的在教堂的鋪道上……

他從沒有向任何人說過他遭遇了些什麼事。但是時時，尤其是當教堂的鐘聲引起了他想起往日的時候：在往日有一次他的心第一次疼痛，帶着一陣新的感情顫動，他在上帝的殿中跪在她的身邊，忘却一切，什麼都聽不見，除了她的怯懦的心的跳動。他以銷魂的愉快的眼淚洗濯那從他的寂寞的生活中躍出來的新而發光的希望——於是他的永遠負傷的靈魂裏起了暴風；於是他的靈魂戰慄，愛的痛苦又將灼人的情火在胸中燃起；於是他的心因悲哀與熱情而疼痛，而且他的愛情好像同他的

悲傷一齊生長。時常一來幾個鐘頭，忘記了自己與日常的生活，忘記了世界上的一切，他在原地方坐着，孤寂的，抑鬱的；絕望地擺着頭，滴着無聲的眼淚，自言自語道——

「加特林那，我的寶貴的鴿子，我所愛的一個姊妹！」

一種討厭的思想開始日漸苦痛他，牠越發越發活潑地纏繞着他，每日在他面前作出更可信更實在的形像。他猜想——最後他十分相信了——他猜想加特林那的理由是健全的，但是莫恩叫她「軟弱的心肝」是對的。他猜想，某種秘密，某種神妙限制她跟着老人，他並且想加特林那雖然是天真，無罪，如同一個純潔的鴿子似的，但却已入於他的勢力中了。他們是誰？他不知道，但是他不斷地看見一種極端的暴虐壓在一個可憐的無保護的東西的上面的異象，他的心激怒，在無力的憤怒中發抖。他猜想，在他的猝然醒來的受驚了的眼前，屈辱的觀念巧妙地陳出了，可憐的軟弱的心巧妙地受着苦痛，真理於是絞纏着的，故意地在必須的時候她便弄得盲目了，她的困惱的熱情的心之無經驗的意向受了刁狡的阿諛，漸漸地那自由的靈魂被剪去了雙翼，終於使牠不能抵抗，或向着自由的生活自由行動……

漸漸地阿爾頂洛夫變得越發不愛社交，而且，講良心話，這些德國人並不阻止他向這方面走。

他愛無目的地在街上亂逛。他情願在黃昏的時分選幽僻的遼遠的人們不常到的地方。在一個下雨的不適衛生的春天的晚上，在他所愛的後胡同之一條中，他碰見了亞羅思拉夫·伊里奇。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是可以看出來地瘦了。他的友誼的眼光看來是暗昧的，他全部看起來是帶着失望的神氣。他正在拚命地忙着什麼最緊急的事務，全身溼透而且泥污了，這一整晚上有一滴水最怪地掛在他的十分合式但是此刻青了的鼻子上。並且，他長了鬍。

這些鬍與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偷看他，好像要避免和老友相遇似的這件事，幾乎使阿爾頂洛夫受驚了。說來奇怪，這甚且傷了他的心，這心是直到此時不覺得需要同情的。其實，他愛他像他先前一樣，——簡樸，仁慈，誠實；說話和藹，有點笨，但是毫無故作假裝聰明的樣子。我們會喜歡過的一個愚人，正因為他的愚，忽然變聰明了，是討厭的；那是萬分不令人滿意。不過，他看着阿爾頂洛夫所作出的不信心的樣子迅速地抹去了。

他依然保持他的舊禮節，我們都知道的，這些禮節一直等到人死都不會忘的，就是現在他還要博得阿爾頂洛夫的信心。第一他說他太忙，於是說他們好久彼此沒有見面；但是忽然談話轉了一個大灣子。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開始談論人類普遍的欺騙。談論這個世界的所謂幸福的頃暫，談論虛幻中的虛幻；他甚且不止冷淡地提到普希金，帶譏刺地提到他的幾個熟人，結尾，他甚且暗示出來一般叫作朋友的欺騙與詭詐，雖說世界上就沒有真友誼，這麼一種東西從來就沒有過；總之，亞羅思拉夫·伊里奇變聰明了。

阿爾頂洛夫並沒有反駁他，但是他覺得十分傷心，好像他埋葬了他的最好的朋友似的。

「哦！想吧，我忘記告訴你，」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忽然開頭道，好像想起什麼很有趣的事情了似的。「有一段新聞！我把牠當作一件秘密告訴你。你記得你曾住過的房屋麼？」

阿爾頂洛夫驚慌而且臉色變白了。

「唔，只消想一想吧，在那家裏發現一幫賊；就是，你相信我麼，一幫匪人；各種的強盜，私運東西的，誰知道是些什麼東西。有的捉住了，有的依然在搜查着；最厲害的命令已經下了。你能信麼！你記得房東麼，那個虔敬的，看來很有價值的老人？」

「唔！」

「想起來人類叫人如何呢？他就是他們那幫的頭子，領袖。這不可笑麼？」

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帶着感情說話，他拿一個例子判斷全人類：因爲亞羅思拉夫·伊里奇只能那樣，那是他的性格。

「他們？莫恩？」阿爾頂洛夫低聲咕咕道。

「哦！莫恩，莫恩！不，他是一個有價值的老人，非常可尊敬的……但是，原諒我，你指出來一個新意思……」

「爲什麼？他在那幫內麼？」

阿爾頂洛夫的心要急裂了。

「不過，如同你所說的……」亞羅思拉夫·伊里奇接着說道，將他的鉛似的眼定在阿爾頂洛夫身上——這是他在沈思着的一個記號——「莫恩不能是他們中的一個。正在三個禮拜以前他同他的妻子一陣回家到他們自己家鄉去……我從門房那里知道的，那個小韃靼人，你記得麼？」

回憶陀思妥夫斯基

陀思妥夫斯基夫人著

前記

安那·格列葛列夫那·陀思妥夫斯基，(Anna Gregorovna Dostoevsky) 娘家姓思尼金，(Snikin) 練習作速記生。在一八六六年她學完了，當陀思妥夫斯基趕緊完成「賭徒」的時候，她做他的書記。在一八六六年整整一個十月，他口述着，她寫着。他們在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五日結婚，所用儀式很使新婦滿意。她在她的回憶有一段子描寫當時情景，直到如今還未發表過：

費阿多·米海羅維奇(Fiodor Mikhailovich)事情辦的好：禮拜堂燈光輝煌，一組堂皇的歌詠隊唱着，還有一羣穿得華美的賓客；但是這一切我只是後來才知道，由別人告訴我的：因為直到儀式差不多行過一半了，我覺得彷彿自己在一陣迷霧中似的，我機械地在自己身上畫十字，我對於牧師的問話的答辭人家幾乎都聽不見。我甚且並沒有注意。我們兩個誰在先踏上粉紅的絲墊——我想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在先；因為我一生都向他讓步。只是在聖餐以後我的頭腦才變清楚，我開始虔誠地禱告。以後人人告訴我道，在婚禮期間我的臉孔蒼白得可怕。……

兩月以後，在一八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兩夫婦便離開俄羅斯，最初到德列思登

(Dresden)，立意只在外邊任三四個月。不過，環境（在陀思妥夫斯基致馬意閣夫的信中充分表明一些了。）使他們耽擱直到一八七一年春才回來。在那時候，陀思妥夫斯基病的很，而且非常想家鄉，這從他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致思特拉哈夫(N. N. Strahov)信中可以看出的：

「我病了些時了，而尤其是我在癲癇病症發後感覺得想家鄉，當我有好久不發一次癲症，於是忽然發作了，我便感覺一陣非常的懷鄉病，一陣必然的懷鄉病。這驅使我絕望。先前這種抑鬱在發癲症以後常持續三天，然而現在却持續七八天了；但是我在德列思登那些時候，比在別的任何地方癲症發作的都稀少些。第二，還有對於工作的渴望。我一定要往俄羅斯去，雖然我十分不慣於彼得堡的氣候。但是，究竟，無論發生什麼，我一定要回去。……我的著作不能成功，尼古萊·尼古列耶維奇(Nicolay Nicolayevich)，不然也出產得萬分困難，這一切是怎麼一回事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想這是我需要俄羅斯。無論如何犧牲，我一定要回俄羅斯。……」

在他回俄羅斯六個月以後，他在一八七二年二月四日寫信給雅饒夫斯基(S. D. Yanovsky)道：

「我在國外過了四年——在瑞士，德意志，和意大利，結果弄得討厭極

了。我開始帶着恐怖看出來了，我落在俄羅斯後面了：我看三種報，而且和俄羅斯人說話；但是一種什麼東西彷彿我不懂得。我必須回來，用我自己的眼睛看。好，我回來了，我看沒有特別難解的東西，在兩個月內我又明瞭一切事物了！」

但是若果陀思妥夫斯基爲他自己的緣故願回俄羅斯，他尤其更極望這樣辦者，乃是爲着他的妻子的緣故。在致馬意闊夫的信中陀思妥夫斯基寫道：

「在德列思登再住一年是不可能的，萬不能成的。那簡直是以絕望殺死安那·格列葛列夫那就是了，在這方面她不能制止，因爲她害的是純真的懷鄉病。」

這或者不祇是懷鄉病呢；因爲陀思妥夫斯基夫人的生活是不斷的工作，不斷的焦心。以下諸篇表明她的那些許困難；但是還要記得，在陀思妥夫斯基生活最後十四年中，——他的創造的活動最輝煌最生產的年代，——安那·格列葛列夫那不但他的妻子兼真實的朋友，并且（從回憶看出來）也是他的助手，速記生，發行人，財政顧問，兼事物經理。

陀思妥夫斯基夫人的回憶（一八七一——一八七二）是從她的三本筆記簿裏取出來的，原本存彼得堡俄國專門學院普希金部。

回俄羅斯（一八七一年）

出國外住了四年多以後，我們在一個炎熱的夏天，一八七一年七月八日，動身回彼得堡。

從瓦薩站我們乘車經過聖三一大禮拜堂，我們的婚禮先前就在那裏面舉行的。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和我自己都在我們自己身上畫十字，我們的小小的女嬰（路保甫〔Lubov〕）看見我們這樣做，也作十字記號。我記得費阿多·米海羅維奇說：「唔，安列加（Anchka），我們在國外快樂地過了這四年，且不管生活時或是苦的。彼得堡的生活將給我們什麼呢？一切事情在我們面前都在一層霧中！我預見好多困苦，艱難，和煩擾，在我們站穩脚步以前。我僅僅靠着上帝的幫助！」——「爲什麼預先煩惱呢？」我記得我回答他道。「讓我們靠着上帝的慈愛。現在主要的事情是我們又到彼得堡了，又到我們的祖國了。」

各種的感情激動我們兩個。在我裏面彌滿着一種無限愉快的感情。我從幼年的時候起就夢想着歐洲的生活，非常快活往那去，而在我們最後兩年在那住的時候，我不但變得對於外國冷淡，幾乎要恨外國了。國外的一切東西——宗教，語言，人民，風俗，習慣，——在我看來不但生疎，乃是仇敵。我失去了俄羅斯的黑的麵

包，深的雪，雪車，俄羅斯教堂的鐘聲；一句話，一切從我童年便習慣了的東西。我看見費阿多·陀思妥夫斯基不自惜地工作；我看見他時或接到大宗的款項；但是，因為其中很大部分都給我們的親族了，而且要付我們在出國時所當的東西的利錢，我沒有希望能夠節省一筆大款，在我們回彼得堡時，償還我們的債主，使他們不在一起頭就煩擾我們，好有時間打聽，看我們能怎麼辦，好改善我們的糾纏的境況。我完全明白，只有回家親自辦理，不經居間人，我們纔能解決我們經濟上的事項。並且在我看來，在彼得堡我可以給自己找點工作，作速記生，或作翻譯員，這樣能以找點進款。我又想，我的母親的住宅，在克思特洛莫斯基大街（Kostromsky Street），是打算給我的，將到我的手中。若是這樣，我們脫去債務的羈絆將進行的更順利了。我意思想立刻把住宅賣掉，償還最緊急的債，其餘的便由陀思妥夫斯基長篇小說所得的錢分期償還。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那麼十分願意回俄羅斯，然而我們回國的各種阻礙不斷地堆積起來了，最後，我們的錢還不夠回俄羅斯，自己安家。一大筆錢適逢要付我們；但仍然我們不能將就回家。這一部分是因為我們預料在很近的將來家庭要增加一位，一部分是因為我們的嬰兒太小了，不便在冬天帶回俄羅斯。各種永無完結的困難阻止我們回國，最後，我極端相信，我們若是不離開德國，我們將判定依舊作『違反自己意志的僑居者』。這種觀念是如此不能忍受，

我在預料中便承認各種迫切的困苦與不幸，只要是在家裏發生就得，一句話，我在自己的情況中經驗了懷鄉病是什麼一回事了。我不願意我的最大的仇人遇見那種不幸。我盡力向費阿多·米海羅維奇隱藏我的懷鄉病與我的抑鬱；但是什麼能瞞過他的觀察呢？不能救我脫離國外生活的困苦，於他是一個大的悲傷。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他自己也很覺得失去俄羅斯了；他時常十分深切地愛她。并且，他時常想起來很痛苦的，在國外住這麼長久，他將忘記俄羅斯，不懂得俄羅斯的生活和俄羅斯的真實了。換句話說，他害怕他自己作了他所用以責備都介涅夫的東西的犧牲。「他不能夠僅僅從新聞紙上知道生活，」他有時向我說。「一個著作家應當一生和她一塊生活；否則他便迷失了！」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很驚慌，惟恐這樣一個長期遠離會於他的文學才情有一種壞影響，會毀害他。而且實在他的文學事業便是他的生平的一切，是他的職業，也是他的惟一謀生的方法。因此我們可以想像，當順利的情況使他能夠回國的時候，他是如何愉快了。

這次我們不容考慮，在很近的將來家庭又要增加一位而使我們停留了。「費阿多·費阿都羅維奇·陀思妥夫斯基(Fiodor Fiodorovich Dostovsky)在一八七一年七月我們回國一個禮拜後出世。」但是我們愉快的感情也和恐懼混合，我們如何能夠理清我們的事務呢。我們欠債約有兩萬五千盧布，然而全部的錢財，在我們到的

那一天，只有現錢六十塊盧布和在國外買的兩個箱子。其中一個裝的是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衣服，他的手稿和筆記簿；另一個裝的是我的東西和小孩子們的。現在我回想那一切，我想在這樣境況中開始新的生活該需要好多精神的力量呵。

在我們初到時候，我們停在大克留顯那街 (Great Konyushenna Street) 商務旅館中，在那里住了兩天。在那里住下去是不應當的，因為家庭就要增加一位，而且也不適於我們的財力；因此我們便移到愛加特里林斯基大街 (Ekaterinskij Prospekt) 的一個住宅去，在那里我們租了四層樓上的兩個帶家具的房間。我們選擇那個鄰境，好使我們的小女兒可以在俞樹波夫公園 (Yussupov Park) 過七八月的炎熱的日子，那公園十分靠近。

在我們到的頭幾天內，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親族來看我們，我們接待他們很誠懇地。在這最近四年中愛米利·費阿都羅夫那·陀思妥夫斯基 (Emily Fiodorovna Dostoevsky) 的情形變好些了；她的大兒子小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我們親族稱呼他「小」，以別于我的丈夫「大」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教着許多報酬很好的音樂功課；她的第二個兒子米海爾·米海羅維奇 (Mihail Mihailovich) 在一個銀行裏做事；她的女兒愛加特里那·米海羅夫那 (Ekaterina Mihailovna) 也有一種職業。因此家庭過的十分舒服。並且，愛米利·費阿都羅夫那在那個時期也常想，費

阿多·米海羅維奇自己有家要養了，只能在例外的境況中幫助他。泊凡·亞歷山大羅維奇·伊塞耶夫(Pavel Alexandrovich Isayev)是唯一的一位，不能放開這種觀念，「他的父親」(他這樣稱費阿多·米海斯維奇)「應當」不但養護他，還要養護他的家庭。但是他，我也懇切地接待，因為我偶而認識了他的妻，僅僅就在那年四月他娶了她。我從第一眼便喜歡那得達·米海羅夫那·伊塞耶夫(Nadezhda Mikhailovna Isayev)，而且，不顧在我們年紀上微微的差別，我們立刻便成爲朋友了。她是一個好看的婦人，不高，很貞淑的，並不笨；因此我簡直就不懂得她爲什麼決定了選擇這樣的一個不可能的人如同泊凡·亞歷山大羅維奇·伊塞耶夫作她的終身伴侶。我真誠地爲她惋惜；因爲我知道他的品格，預見她的生活將來是不會快活的。在我們到彼得堡後八天，七月十六早晨九點鐘，預料的事情發生了——我們大兒子費阿多誕生了(註一)。

當我開始復原的時候，我們將我們的男孩領洗了，他的教父是亞波朗·尼古萊耶維奇·馬意闊夫(Apollon Nikolayevich Maikov)，我們的兩個女兒也是他作教父。費阿多·米海羅維奇選我們的女兒留保希加(Lyubochka)作教母。她還沒有兩歲大哩。

在八月底，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往莫斯科去，帶回一筆錢來，並不是很大的一

筆，但是夠使我們能以從帶家具的房間移往一層樓房了。主要的問題便是我們沒有家具，這我們一定要在沒有搬去以前弄到的。我想出一個主意，到阿蒲那克辛市場（Apraxin Market）去，問那里做生意的願不願賣給我們家具，按月付二十五盧布，直到全數付清後，家具才算我們的財產。那里有一個作生意的名叫留比莫夫（Lubimov）承認這些條件，讓我們立刻把貨取去，價錢四百盧布。但是，天呀，這些家具是什麼東西！家具是新的；但是用赤楊或松樹作的，且不說牠的可笑的樣式，牠出自這樣壞的市場，三年用後便散了，成碎塊了。結果我們一定要把牠拋掉，再換新的家具。但是就是那種家具我也感激。這使我們能以住自己的一層樓房；因為在帶家具的房子住着是不堪設想的，緊緊地靠近嬰兒，妨礙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睡眠和工作。

安排了家具的事項之後，我開始找一層樓房，在這方面伊塞耶夫供獻了他的幫助。就在那天晚上他宣稱他找到很好的一層樓房——八間房子——房租很賤，每月一百盧布。「我們不需要這樣大的一層樓房。」我說。「一點也不大，」伊塞耶夫答道。「你要有一間會客室，書房，臥房，育兒房；我們需要有一間會客室，書房，臥房，育兒房；飯室我們共着。『你想我們要一塊住麼？』『爲什麼不呢？我告訴那第亞（Nadia）了，』我的父親」回來的時候，我們將都在一塊住。」這時我一定要

認真地向他說，使他知道情況變了，我絕不承認我們住在一塊。照常，伊塞耶夫變得無禮，威嚇着要向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申訴。但是我不聽。四年的獨立生活我並沒有白過，當伊塞耶夫找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時候，他答道，他將一切事情都讓我辦，我如何決定，就怎麼辦。有好久伊塞耶夫不能饒恕我，因為我推翻了他所定的計劃。我在塞比哈夫街(Sarjinhov Street)從馬丹艾美節斯基(Mme. Archangel'sky)那里租下一層樓房，用我自己的名字劃押，好省得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和女兒東門房等人交涉。

這一層樓房共有四間房子；一間書房（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在這裏面睡在一張臥榻上），一間會客室，一間飯室，和一間育兒房，我也在這裏面睡。在安排房屋的時候，我想起這一點來安慰自己，就是，我不一定要買許多家用東西和衣服；因為在我們離開俄羅斯之前，我們將東西分散給各個人替我們保存。我由病後復原不久，便開始自己忙着把這些東西弄在一起。但是這裏討厭的驚人的事一件一件的出來了。開始是這樣的。我往我母親家去，在那里一個老姑娘名叫阿加·瓦綏尼夫那(Alga Vasilevna)住了許多年了。她是一個極端誠實的女子；前三年，正在我母親出國來和我們短期會見以前，將家庭各種動產，銅暖炊，銅器，玻璃杯，瓷器，都託阿加保存。結果最使我難受的，就是前幾個月阿加·瓦綏尼夫那死了，因為她是

一個獨身的女子，一個鄉下堂姊出來埋她，縣官命將該屋中所有動產都要賣掉，付給堂姊在葬禮上所化的一切用費。有人，寄住本宅的，知道阿加·瓦綏尼夫那只是照管着我們的東西。但是這位堂姊說「關於那她一點也不知道，」但是若果有人告訴她，誰託這些家物給阿加，這些家物是什麼，她將退還的。這樣她便將我們的一切東西都帶回鄉下去。我寫信到她那去，到託利哈克(Toryok)那去，但是從她那里僅接到一幅孔雀石的耳環和一隻茶罐，這她承認是不屬於她死去的姑姑的。至於別的東西，她提議我們若要還，可以在法庭上告她。自然我並沒有告。別的討厭的驚人的事便是我的瓷器和玻璃杯的歷史，這是我託我姊姊瑪麗·格列葛列夫那(Marie Gregorevna)替我保存的，我可以說，我的父親在瓷器上是一個大鑒賞家和專家。他愛往古玩鋪逛，買美麗的東西。在他死後，幾件費過薩克恩(Vienk-Saxe)和塞菲(Serius)的美麗的古杯便來到我手裏了，還有幾隻有畫的老玻璃杯。這一切東西都保存在一張特別櫃裏，我覺得一定沒有危險。但是發生了這麼一回事。當我的姊姊從鄉間她的夏季假日歸來，正把家庭東西安排着的時候，她告訴客廳女僕把櫃裏的東西(我的東西也在內)洗一洗，特別叫她注意我的東西，因為那些不是屬於她的。女僕爲着什麼事情曾挨我姊姊的罵，而且威嚇着要開除她，這時由於怨恨，要報仇出氣，想了又想，在臥房使女和廚子面前，將整個大托盤扔在地板上，用那

樣的力氣，將一切東西打得粉碎，沒有一樣東西還能黏在一塊。不錯，我姊姊賠補我，送我一套茶具和別的瓦器；但是，就是現在我想起那畫着牧女的杯子來還帶着惋惜，還有畫着蒼蠅的玻璃茶杯，畫得那麼活，人人從那裏飲茶的時候，都要去把牠弄過去，心想牠是活的。我要把牠們弄回來，恐怕要很化一些錢。童年的印象終身不會忘記的。那正是我的命運，女僕的怨恨却在我的東西上出洩，而不罵她的我的姊姊的東西上。俗話說的不錯：「禍不單至。」

我還爲另外一件驚人的事大大地苦惱。

在我們在國外住居的整整四年間，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常常寄錢給蒲拉思珂夫雅·泊特羅夫那(Praskovya Petrovna)，她是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哥哥米海耳·米海羅維奇·陀思妥夫斯基的私生子凡尼亞(Vanya)的母親。這錢是要她付我們離俄羅斯時所當的東西(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皮大衣和我的皮外套)的利息，我們恭賀自己，我們只消把東西贖回，不必要化許多錢去買暖衣服了。然而當我們叫蒲拉思珂夫雅·泊特羅夫那把當票帶給我們的時候，她來了，噙着眼淚告訴我們一個故事，(或者是假的，)說她如何自始至終付了利息，但是忘記了付最後一次的期款，我們的東西現在算完了。試想這時候我們的悲哀吧——我的和費阿多的。她哭了，允許把東西弄回來；但是這一切都是空空的允許，永遠沒有履行。不錯，我們

應當感謝她，因為她將我們當的金銀東西的當票交還給我們了。這些東西在我們將就去贖回之前，一定還要當在那里五年。

當我們在一八六七年出國的時候，僅僅要住三個月，我們把有些傢具（牀，一張帶抽屜的大櫃滿裝着坐墊和毛毯，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藏書等等）搬到愛米利·費阿都羅夫那那里去，那時候伊塞耶夫住在她家裏。那里還積着舊的救主和聖母的聖像，銀框的，都是在我結婚時人家送我的。當我安排着房屋的時候，我叫伊塞耶夫去把我的聖像取來。他取來給我——但是沒有銀框子了。於是他告訴我一個故事，說他的女房東（他在四年中換了一打女房東）如何偷他，如何有一次在他回家的時候，發見銀框子失去了，他採取什麼步驟要把牠們弄回，在法庭控告。至於傢具，坐墊，毛毯，他說他拿去給他自家用了；至於藏書，他明白地承認，他因為沒有錢，他便一本又一本本地賣掉了，他并且把所有人家贈送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書籍，上面還有作者的親筆和題語，都賣了。當我對於藏書的失去表示惋惜的時候，伊塞耶夫轉身對着我，聲言一切事情都怪我們自己！『我們為什麼不按期寄錢給他呢？』好像我們應當養活一個強壯的懶漢子似的！

費阿多·米海羅維奇藏書的損失我們特別銳利地感覺得。我記得，我們在國外住的時候，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如何渴念他的書籍，我安慰他，擔保藏書完全無

事，說他回俄羅斯的時候便都弄回來了。然而現在却失去了——於我們是無法可救的：因為我們的經濟情形，直到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死時，都是這樣，我們從沒有錢去再弄一批合適的藏書。而且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正得意他的舊藏書，在那上面他每年化去大筆的錢，從書賈巴蘇洛夫（Basmov）的清單看來，這藏書中包有許多重要作品；比方說吧，其中很多舊信徒們的文庫。這一切都為一陣白唱犧牲了。以後，在亞歷山大羅夫斯基市場（Alexandrovsky Market），我偶而找着伊塞耶夫賣去的一本書，屬於我的；這是我在瑪里恩斯基女學校（Maryinsky Gymnasium for Girls）從一班進另一班時，學校給我當作獎品的，書中前面的白頁還在，題語寫明本書所贈的人的姓名。自然我把書又買回了。

這些便是種種損失（由於最離奇的意外之事），我們的四年國外生活所必須受的。然而并非所有驚人之事都是討厭的。又發見了一種情形，使我大大的歡喜。在一八七一年冬天，我偶而去會我的堂兄思尼金博士（Dr. M. N. Saitkin）。他在那年春天娶了馬丹聖黑列爾（Mme. Saint-Hilaire）的妹妹愛加特里那·伊蒲里妥夫那（Ekaterin, Ippolitovna）。當愛加特里那聽說了關於我們東西的不幸事，她向我說道：「我從我姊姊撒霞（亞歷山大那·伊蒲里妥夫那·聖黑列爾——Alexandra Ippolitovna Saint-Hilaire）那里聽說，在她屋頂上有一籃紙張是屬於你的丈夫的。」

我開始詢問他，證實了約在三年以前，「小」費阿多·米海羅維奇請馬丹聖黑列爾許可把那裝着他叔叔紙張的柳籃放在她那里。不多時他自己不見了；但是籃子還在他們那里。第二天我派人去取籃子。一隻大洗衣籃子拿到了，滿捆着紙張和筆記簿，並沒有鎖，只是用一根細繩縛着。

我的狂喜是能夠想像的，當我察看籃子的內容，發見幾本筆記簿，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幾本備忘錄，關於夫黑米亞（Vrenya）和亞波峽（Ipocha）雜誌的辦理，米海耳·米海羅維奇留下來的；還有一堆極各色各樣的通信。這些取回來的紙張，不止一次，在我們以後的生活中很幫了我們的忙，一到了必須要證實或駁斥那些在一八六七年以前我所不知道的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生活中的事項的時候。以後才知道，伊塞耶夫在我們動身走的時候，將那籃書信和筆記簿拿到他的房裏去。當他從愛米利·費阿都羅夫那家搬出來的時候，他把籃子留在那里，但是因為她不知道怎麼辦，他便把牠交給她的兒子「小」費阿多，他又交給朋友們保存。於是人人都把這件事忘了。我想起來，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或者有較早時期的筆記簿和手稿——比方說吧，在他寫「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或「死人之家」的時候。在我看來，另一籃紙張和手稿一定還在，也是伊塞耶夫拿去的，從他那里經過幾個人的手，現在放在別人的頂樓上，人人都忘記了，直到老鼠們開始照顧牠。但是不管我的一切

努力，我不能發現牠。

和債主奮鬥的開始

在一八七一年九月，一家新聞向公衆宣佈陀思妥夫斯基從國外回來了，這并不幫我們的忙。我們的直到如今不作聲的債主立刻出現了，要求付款。第一個而且是很可怕的一個，便是與特那黑(G. Hintelach)。費阿多·米海羅維奇自己并不欠他一文錢，也不是在辦雜誌時訂下合同的債。乃是已故米海耳·米海羅維奇的丈夫的哥哥的債，在他作烟草生意時訂下合同的。「這種烟草生意於一八六一年就不存在了。」爲着要鼓舞他的公司烟草的銷售，米海耳·陀思妥夫斯基在報紙上登廣告道，每盒一種雪茄烟包含有一種獎品，——一把剪刀，一把剃刀，一個針盒，一把鉛筆刀等等。這些獎品打動了主顧，起初這計策是大大的成功。但是因爲獎品的選擇是有限的，主顧們不久便開始減少興趣了，盒子的暢銷一定要停止了。獎品完全是金屬的東西，米海耳·陀思妥夫斯基從批發莊與特那黑那里拿來的。他把貨賒給他，寫發票，利息很高。當來訂夫黑米亞雜誌人很多的時候，米海耳·陀思妥夫斯基自付與特那黑全數，常常認他爲債主中之最勒索者。在他死前三四天（一八六四年七月中）米海耳·陀思妥夫斯基快活地告訴他的妻和費阿多·米海羅維奇道，他畢

竟和「那喝血的奧特那黑」一切事情都解決了。在米海耳·陀思妥夫斯基死時，他的一切事務都來到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身上，而且違反自己的意思，他必須擔當過來夫黑米亞雜誌的債務，——馬丹與特那黑到他那里去說道，米海耳·陀思妥夫斯基欠她約有兩千盧布。費阿多·米海羅維奇記起他哥哥關於償還奧特那黑的債所說的話，便把這話告知馬丹與特那黑。但是她說，這是另外一筆債，說她把款項交給米海耳·陀思妥夫斯基，並沒有收他的承認單。馬丹與特那黑求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或者付她兩千盧布，或者給她一張憑單；她向他確說，若是她不能弄到手一張憑單，她的丈夫要使她很不好看。她哭着，跪在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面前，得了氣惱症。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永遠相信人類的誠實的，便相信她了，給她兩張憑單，一千盧布一張。頭一張憑單在一八六七年以前付了，但是第二張憑單，加上四年利息等於一千三百盧布，在我們剛到後，奧特那黑便立刻送來要錢。他送來一封威嚇的信，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到他那里去，要求展期到新年（一八七二），那時他要接他的小說稿費。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在完全的失望中回家來了。奧特那黑聲稱他不再等了，決定查封所有我們的動產，若是還不夠還債的時候，他便要把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放進債戶牢裏去。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向他說道：「若是我在獄裏坐着，在一間房裏和別人一起，離開我的家庭，我將如何能工作呢？我將如何能付你

錢，若是你不使我有工作的可能？」——「哦，你是一個著名的作家，我想「文藝基金」立刻要把你弄出來，」與特那黑說。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對於那時所設立的文藝基金委員會沒有特別的尊敬，便表示他關於從那個團體得到什麼幫助的懷疑；而且聲稱，即使他們給他這樣幫助，他情願往獄裏去，也不受。在晚上，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和我討論好久這件事，決定向與特那黑提議下面的新辦法：交下他五十盧布，按月付二十五盧布，留一半債來年還清。帶着那個提議，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二次來會與特那黑，然而十分惹人吐棄的回來了。在一段長篇談話之後，與特那黑向他說道：「現在，你是一位天才的作家，我要顯給你看，我一個小小的德國店主，能把一位著名的俄羅斯作家放進債戶牢裏去，而且一定的，我立意幹的。」我爲這種對於我的親愛的丈夫的無禮的行爲所激憤了；但是我看清楚我們是在一個惡棍的手中，沒法脫開他。我預先看出與特那黑并不會光光威嚇就算了，我決定自己嘗試去辦這件事，關於我的主意一個字也不向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提。（他若知道一定要禁止的。）我到與特那黑那里去了。他驕傲地接待我，說道，「或者你把錢放在棹上，或者在一個禮拜時期你的動產都被查封拍賣，你的丈夫放在「達洛索夫的屋」裏。（Tarson's House 爲債戶牢的俗稱。）對於這點我冷然地回答說，我們的一層樓房是我私的，并不是費阿多·米海羅維奇，而且是用我的名字註的冊

（我這樣辦，好省去我的丈夫爲家庭瑣事煩擾，和女房東、門房等交涉）；因此我不讓我的東西被查封。至於傢具呢，我是賒來的，在我沒有付款給賣傢具人以前，那完全屬於他的，不能查封。他能以查封幾件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衣服；但是這弄錢太少了，不值得鬧。我把房契以及我和賣傢具人訂的一份合同給他看，當作證明。至於與特那黑關於償戶牢的威嚇呢，我向他說，若是他辦了，費阿多·米海羅維奇被迫入牢了，只要幾天，「那麼我向你起誓，與特那黑先生，我將跪着去，求我的丈夫老在牢中坐着，直到你的憑單期滿的時候（註二）。我自己將在緊靠牢獄的地方租房屋，我和小孩們每天去看他，而且我幫助他工作。當然，若是他住在牢裏和別人住在一個房間，我的丈夫將難於工作，但是有着上帝的幫助，他將過慣了而且將工作的。但是，至於他呢，與特那黑先生，他將一個銅錢也得不到，此外，你將要付他的「維持費」（註三）。我向你說定，一切都將照我的話辦，你爲着你的頑固將慘遭懲罰的。」與特那黑開始談起我的丈夫的不講情義，而且說他等這筆錢好久了。這點最後激憤我了；我精神錯亂了。說道：「不是他倒是你應當感激我的丈夫，因爲他給你的妻一張債款憑單，那款或者是已經付過的。她並沒有拿米海耳·陀思妥夫斯基的承認單，我的丈夫絕不必須使自己負那筆款項的責任。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給你女人一張憑單，是由於慷慨和憐憫；因爲你的女人哭着說，若是她不

能從他那里弄一張憑單，你將永久罵她。但是你莫要想你的殘酷將不受懲罰的。若是你敢照你所威嚇要做的去辦，我，就我自己，將盡我的力量使事情于你不好看：我將逐條細細地把這件事情敘述出來，在辛·阿特契思瓦 (Syn Atchesta) 上發表。讓人人看見所謂「誠實的德國人」能作出什麼事來。人們將由假造的名字中認識你，若是在法庭告我，我將證明我所寫的是真事；有的是眼證人，你的女人在他們面前求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給她憑單。」

一句話，我精神錯亂了，不擇話地說着，只是要出一出我對於這人的大氣。雖然在我一生裏不止一次我作了我的怒氣的犧牲，但是這次于我是真有用：這德國人爲我威嚇要將他在新聞紙上披露嚇住了，想了一回之後，他問我要怎麼樣。「就是昨天我丈夫請你允許的那些條件，」我道。「好吧，給錢吧，」與他那黑說。我請他將我們的條件逐條寫在紙上，並且簽字；因爲我怕他反言，又來苦惱我們。我——一個完全的獲勝者——將契卷裝在口袋裏回家了，并且知道，藉此至少有一時我獲得了我的親愛的丈夫的安寧和我自己的。

但是在我講我們和債主們的奮鬥，以及我們爲還債所遭的難信的奮力與困難（繼續了另一個十年，幾乎直到我的親愛的丈夫的死時爲止）之前，我要說幾句話，關於這些使我們兩個受這麼大痛苦的債，是如何積上去的。

只有其中一很小部份（兩三千盧布）是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爲着他自己的需要而訂立合同的。一部份是米海耳·陀思妥夫斯基關於他的烟草生意所欠的債，我在前面已經提過了。但是大部份都是爲着辦夫黑米亞和亞波峽雜誌訂立合同的。這兩種雜誌歸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哥哥米海耳·米海羅維奇出版。在一八六四年米海耳·米海羅維奇死了，僅僅病了三天。他的家眷（一個妻和四個小孩）生活舒服慣了，一點財產也沒有遺留下來。于於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一個沒有小孩的鰥夫，認爲償還哥哥的債，使人家不至于想起他的哥哥便要責備，而且要供給他的家眷，是他的責任。帶着這些高尚的目的，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決定犧牲他的才能（把牠變成小錢），他的力量，他的時間，將一種他所完全不熟悉的事務的重擔放在自己的肩上（出版和經理亞波峽雜誌）。費阿多·米海羅維奇變成了雜誌的編輯，不可避免地一定要擔當過來雜誌的債務，就是欠紙廠，印刷廠，裝釘鋪和在雜誌上發表作品的作者們的債。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本來可以能夠實現他的高尚的主意，若是小心和如果他有一點點辦事能力的話。但是這些資格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完全沒有。正相反，他對於人們有最完全的信心，和對於人類的誠實之真誠的聖信。此後，我從眼見人們聽說關於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所擔負的經濟責任的故事，從舊信中得悉許多這樣例子的瑣細，我很驚訝我的親愛的丈夫的完全孩氣的不懂實際。每個沒有

良心而且不太懶的人，都欺騙他，從他手裏抓錢或憑單去。在他哥哥活着的時候，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在夫黑米亞的事務方面是沒有關係的，而且不知道米海耳·米海羅維奇的實在經濟情形。但是在他死後，人們開始到費阿多·米海羅維奇這里來了，有些他完全不認識，聲稱死者欠他們多少多少錢。大多他們並不送任何關於他們要求的確實的證明給費阿多·米海羅維奇，而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相信人類的誠實，至且也並不需要證明或契約的證據。他便只說：『我現在一點錢也沒有；但是倘若願意，我可以給你一個憑單；只是我請你莫要不久就要付錢；我能如何快便如何快付你。』人們拿了憑單，允許等待，自然，並不踐言，而把憑單送來，立刻要錢。我來引一件事，其確實是我偶而從單據證明的。有一個不重要的作家B在夫黑米亞上發表小說。他到費阿多·米海羅維奇這里來要他的幾篇小說未付的錢。他定欠他的總數為二百五十盧布。照常，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沒有錢（訂雜誌錢歸米海耳·米海羅維奇收了，再來的訂雜誌錢歸死者的家屬），他給他一個憑單。B深受感動，熱誠地感謝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允許等待直到事情變好的時候，要一個無定期的憑單，好不必須起訴，若是日期定了，他便必須了。試想他的驚訝吧，在兩個禮拜之後，這憑單便送來要錢，而且威嚇要查封他的財產。費阿多·米海羅維到B那里去，要他說明。他表示對於這事極端憤慨，說道：『你看不見麼，我的女

房東緊擠着我要錢，而且威嚇要我趕出房去。被逼迫到極端了，我決定將你的憑單交給她，她允許不送上去。我真失望，把你置於這樣的情況中；我將辦理這件事，『等等』。結果，爲着要救我們的財產不被查封，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必須以重利借錢付那個憑單。約在八九年以後，（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我有一次翻閱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保存的一堆單據，紙張，和筆記簿。在一些筆記簿中也有幾本備忘錄，關於夫黑米亞的。試想我的驚異和憤怒吧，我發見B的收據，就是這一筆錢，米海耳·米海羅維奇已經付他過了的，還有簽字的一封短信，他在那裏面承認爲他所要寫的一篇小說預收六十盧布。我將這一切單據給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看。他的答語是：「我不能夠想到他能欺騙我。一個人可以被貧困弄到什麼地步！」

在我的意見，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所擔負的經濟責任大半都是屬於與此相仿的性質的。約有兩萬盧布的債便是這樣堆積起來的，而且加上不斷長的利息，合共有兩萬五千盧布，我們婚後生活的最後十二年裏都全忙在清還這筆債上。只是在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死前一年，我們所有的債都還清了，我們才能以自由呼吸，不怕被磨難，被威嚇，被攻擊等等了。並且，爲着付這些一部份是假的債，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必須工作得超過他的力量，趕快地工作，有時冒着毀壞一篇想像的作品的危險。而且爲自己在幹着什麼呢的思想所苦惱得可怕。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我自

己，和我們的全家，不但一定要減去快樂與安適，還要減去我們最緊迫的需要。在我們婚後生活的全部期間，我們必須苦作，集中我們的思想在脫去苦人的債上。若是我們頸上不常是掛着債的煩擾，我的可憐的丈夫這十四年要生活得多麼更幸福，更容易，更安適，而且我也可以。若是我們有錢，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也不至於被迫將他的作品獻給記者們，而等待着，直到他們到他這里來，出價錢買他的長篇小說，如同一般有錢的作家像都介涅夫，阿思特羅夫斯基（Ostrowsky），比綏莫斯基（Pisensky）等一樣。若是他沒有那些欠債，和其結果的憂慮壓抑了他的精神，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便無須乎趕快地寫他的著作，如同他被迫去作的一樣。他本可以把牠們細心地推敲，修飾，在未出版以前；而且我們可以想像，牠們在美的方面要獲益如何之多。實在，直到他的生活的終結，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沒有寫了一本他自己所滿意的長篇小說；而這緣因便是我們的欠債！

當我想起我的生活的時候，時常在我內心發生一種辛酸的感情。我能夠瞭解道義上的滿足，當你償還你自己的欠債的時候。你記起有次有人幫助你出了窘迫之境，幫助你在一個焦心的時期，你歡喜你能以帶着感謝償還了。但是十分不同的感情在我的心中發生，當我必須償還別人的欠債，一個我所從來不認識的人——米海耳·陀思妥夫斯基死於一八六四年——的欠債，而尤其是假債，以假的藉口從我的

親愛的丈夫的手中勒索去的憑單。我時常想，若是沒有以上這些無窮的困擾，我的生活要何等幸福得快活得多了！在某某日期，在哪里，要弄到這麼這麼多的一筆款子，從哪里而且要多少錢去當這件或那件東西，怎麼辦好使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不得知道這威嚇人的債主的來到，或不發現我把那件東西當了。實在我的生活被這一切事務和煩惱弄陰慘了，我的青春都消耗在那些上面，我的健康也因之受損，而且我的神經是永遠紛亂了。

當我想起至少這些欠債的一半（因此也就是我們的悲苦的一半）本可以使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和他的家屬免了的，若是在他的朋友們和熟人們中，有一兩個好人，願意忠告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在這些於他這麼完全不熟悉的實際事物上。這常常在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老實說，是殘酷的）——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朋友們（註四），既知道他的純粹孩子氣的不懂實際，他的極端的信託人，他的壞的健康和完全的不穩當，却能讓他自已親身辦理米海耳·陀思妥夫斯基死後雜誌債務的清理的事情。難道「朋友們」不能預知這麼不切實際且這麼信託人的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在這個情況中要鑄下不可挽回的錯誤麼？難道我的親愛的丈夫的「朋友們」不能在他們自己中組織一個團體，幫助他調查這生意，解決勒索，要求每種欠債的證據麼？我相信，若是這樣的一個團體組織成了，許多勒索簡直就不會發生，因為

牠們一定要聽一個相當的管理機關的決定。並不如此，在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朋友」和「欽慕者」中，沒有發見一個好人，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和力量，而藉此給他一個真實的友誼的幫助。自然他們都爲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惋惜，並對他的不可能的情形表同情；但是所有他們的同情都是「話，話，話。」

或者可以說，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朋友們」都是詩人，小說家，批評家，他們能懂得什麼實際事務呢？他們能給他實際的忠告麼？但是在那時（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他們的確不是未成熟的青年，而且他們把自己的事情辦的好極了。

或者要說，費阿多·米海羅維奇要獨立，不歡迎他的朋友們這樣的幫助。但這是一個完全無稽的觀念。關於這點的證明便是他將他的所有事務都移交於我的手，帶着情願和完全的信心，他聽從而且採取我的忠告，雖說在起初他自然不能認我爲一個有經驗的辦事人。但是他信託我；而且他也信託他的朋友一樣的深，一定不會拒絕他們的幫助，若是給他的話。是的，這點常常使我奇怪，我永不能向我自己解釋這些「友誼的」關係，而在我的靈魂中永遠存着一種對於我的親愛的丈夫那些「朋友們」的不滿和怨恨的辛酸的感情。

補錄

我已經說道，當我們的債主們從報紙上得知我們到了的時候，他們都擁上來了。從他們的眼光看來，他們是對的；因為他們等待很久了，要得到他們的錢。但是我們能怎麼辦呢，若是我們沒有方法立刻滿足他們？我希望得到那立意給我的住宅，立刻把牠賣掉，以償還我們的較緊迫的債主們，不能立刻實現；因為我的母親爲着我弟弟的婚姻，還留在國外。在一八七一年十一月管理我母親各住宅的我的姊姊瑪麗·格列葛列夫那·思瓦珂夫斯基 (Marie Gregorevna Svalkovsky) 到羅馬去住一冬。她允許在她春季回來的時候，把各住宅和所有關於各住宅的賬單都交過來給我的母親，她擬於一八七二年正月回俄羅斯。我們只得這樣等到春季。而在春季一件可怕的災殃遭在我們的身上：我的姊姊瑪麗在羅馬患瘧熱病，在一八七二年五月一日死在那里了。在她死後，才知道瑪麗將她管理我母親各住宅的職權移交給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又轉把牠移交給一個不堪信託的人了。在三四年之中，這位先生將那從各住宅得到的進款都入了私囊，並不以納稅爲必須的事。這樣大筆的欠銀積累了起來，我的母親的各住宅奉命要拍賣了。這是我們大大的不幸，我們沒錢去付欠銀，不能使各住宅不被強迫出售。然而我們還想，各住宅將賣到一個好價，我

的母親付完各住宅的債以後，要收一大筆款子，其中一部分她將給我代替那預備給我的住宅了。但是有種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管理各住宅這位先生，和他所教唆的人們訂立了假合同，他向他們申明他將各住宅在房契上租出十年（法律所許之最長期），而且所有這些年應收的房租都收了。這種事情只是在拍賣時大家才知道；顯然的找不到人來賣那些十年得不到收入的住宅。於是這流氓便以欠政府的款項和財產上比較小的欠債（約有一萬盧布）的價錢買了我們的各住宅，——這樣將就得到一萬兩千盧布，三個住宅和兩個大邊房，其價值不下四萬盧布。結果我的母親，我自己，或我的弟弟，都連一文錢也沒有剩下。的確，我們本可以起訴；但是要這樣辦，錢是需要的，然而我們一點也沒有。並且，我們一定要和一個刁騙子對付，他從法律的觀點把事情辦得對；因此我們恐怕也難贏這場官司。並且，採取法律的行動，我們一定也要牽涉我姊姊的丈夫，而這結果將有一場爭吵，我們將不能看見我姊姊的四個孤兒了，我們很愛他們。估計了一切的可能性，我們決定不起訴，自安於損失各住宅了。但是忍受這種損害於我是何等地困難呵，這住宅是我要改善我們困難的境況的希望中之最可靠的！但是這件事之完全無望只是在後兩年終於使我明白了；因為起初我還抱着希望接到一筆錢，這樣好償還我們最緊急的欠債。

起初我讓債主們和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交涉，他自己要辦。但是這些交涉的結

果都是失望的：債主們對他無禮，威嚇要查抄我們家庭的東西作抵押，把他放進債戶牢裏去。在這種交涉之後，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便要趨於絕望，在他的房中踱來踱去幾個鐘頭，搔他額上的頭髮（他在大騷擾中的習慣姿勢），重複說道：「現在我們怎麼辦呢？」次日時常便接着發一場癲癩症。我萬分爲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惋惜，我不告訴他，決定不讓債主們見他，但將這一切煩人的事務放在我自己一人的身上。

僕人永遠被吩咐，在給一個來見的人開門的時候，就說「主人睡覺了，」或「主人不在家，你願同太太說話麼？她從一早至十二點鐘常在家的。」在那些日子什麼怪樣人常到我這里來呵！大多次他們都是買期票的，他們簡直是白白地買，要求全數付清，各種文官的寡婦們，出租帶傢具房子的女房東們，退職的官員們，下流的律師們。的確，他們都威嚇要查抄抵債和放進債戶牢裏去；但是我已經學會如何向他們談話了。我的主要理由便是我所用以對付與特那黑那一樣的：「我自己並不欠你的錢，這房屋是用我的名義租的，傢具屬於賣家具的。費阿多·米海羅維奇除了他穿着的衣服而外，什麼都沒有，我提議你就把那查抄抵債好了。」至於債戶牢呢，我使他們相信，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情願往那里去，因爲在那里他可以工作。但是那麼一來，他們便什麼也得不到了。不過若是他們願意把事情和好地解決，我

允許按期付款，在某某月某某日，多少錢，關於這點可以使他們相信的。我應允他們，而且現在我給他們多少。債主們看見他們的威嚇無用了，便承認了，我們便簽名於另一個合同，使我確信，只要我不失言，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安寧便不至被擾混；他不被傳到地方長官面前去，被威嚇，被人無禮地向他說話，等等。但是現在我看出在指定的日期付應許的錢數是何等困難得可怕！我一定要用什麼計策呢，往親族方面借錢，還是去當東西！我們必須克己，儉省我們家庭主要的必需品，爲着要能够履行我的義務。實在，我們接到的錢永遠是有定例的。完全靠着作品的成功，而我們身邊，正如俗話所說的，「不是多便是沒有。」我們必須欠房租，從雜貨店賒賬，當東西，當我們偶而接到錢的時候（一次四百或五百盧布），常常在領錢後那一天，（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常常將所有的錢都交給我），只剩下二十五或三十盧布。我的規矩是，領到錢，便從當舖贖東西（我當的東西錢到四百盧布），第一，好不付利息，這在那時是很大的，有時按月五分利；第二，好使當舖知道我能夠贖我的東西，好把牠們保存得安穩，除此之外，我有一種道德上的滿足，知道我所十分愛的東西（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我的母親和弟弟送我的一切禮物）又在家中了，只要有短短的時期。債主們的來見和我同他們的交涉，有時並非不爲我的親愛的丈夫所看見。他便要問我，誰來見，爲着什麼事，他看我不喜歡告訴他，便

責備我隱藏，不十分坦白對他。他在這樣事故上的抱怨也在他的信中表示出來，但是在我的這些物質的困難上我如何能夠對他完全坦白呢！爲着他的健康和他的作品的原因，（我們全部的生活都靠在那上面），他需要安寧：煩擾使他顛倒得可怕，而且惹發他的癩癩症，妨礙他不能工作。這是一種「原稿脫去一字」。並且，當他偶然得知我所遭的什麼不快的事情的時候，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便開始對於他給我一種這麼充滿憂慮與苦楚的生活這件事傷心。而且這又擾亂他，苦惱他。我雖然真誠地希望對他坦白，究竟，我必須勉力地將一切足以顛倒他的事情隱瞞着他，即使冒着所謂隱藏和不坦白的責備的危險。對於這些不公平的責備我覺得何等傷心呵！是的，我必得忍受在物質的意義上一種苦的，一種苦得可怕的生活，在我們婚後的十二三年中；因爲只是在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死前一年，我們的所有的債才還清，我能夠積蓄小款，以備困難的日子之用。

我帶着大大的傷心記起，有些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親族如何不客氣地從我們的口袋裏抓錢去給他們自己用。無論我們錢財如何少，費阿多·米海羅維奇還認爲不可拒絕幫助他的弟弟尼古萊·米海羅維奇(Nicolay Mikhailovich)或者他的前妻帶來的兒子泊凡·亞歷山大羅維奇·伊塞耶夫，而且在緊急的事上還幫助他的別的親族。除開每月定款（五十或六十盧布）而外，「弟弟古尼亞(Kolya)」，每次來見

我們的時候便得到五盧布；我覺得多麼傷心，當他或者並非沒有用意，以各種藉口增加他來見的次數的時候：在孩子們的生日來恭賀他們，問候我們家庭里人的健康，等等。這並不是吝嗇對於這種傷心負責，乃是痛苦的自覺當時家中只有二十盧布了。然而費阿多·米海羅維奇還要叫我，說道：「安列加(Avelika)，給我五盧布給古尼亞」；第二天要付什麼人的款，若是我能夠留有那五盧布，我也不必須又往當舖裏去了。但是「弟弟古尼亞」是一個有趣的懇求的人，雖說有時我因為他常來和他生氣，我常是喜愛他而且尊敬他的文雅。特別激惱我的人乃是泊凡·亞歷山大羅維奇·伊塞耶夫。他並不求，他要，而且完全相信他有一種權利來要。每次費阿多·米海羅維奇領到一筆大款，他不忘記交一些錢給伊塞耶夫為他家用。但是伊塞耶夫很常常有另外的需要，在這些時候他便直接到費阿多·米海羅維奇這里來找幫助，雖然他完全很知道我們的生活是如何地苦。他來：要說的話便大概是這樣：

我：「泊凡·亞歷山大羅維奇，你知道我們還沒有從加珂夫(Katkov)那里領到錢；我們一點錢都沒有。今天我只得把我的胸針當了二十五盧布。」我把當票給他看。

他：「唔，當別的東西呀。」

我：「但是我已經把一切東西都當了。這里便是證據。」

他：「但是我一定要錢買這東西。」

我：「我們弄到錢的時候買好了。」

他：「我不能展期把牠弄到手。」

我：「但是我沒有錢。」

他：「那不是我的事——給我錢。」

於是我便開始勸，哄伊塞耶夫去向費阿多·米海羅維奇莫要四十盧布，那我沒有弄到，只要十五盧布，這樣我無論如何可以剩下五盧布。伊塞耶夫經許多哄說之後才讓步，便認爲大大地恩待我，因爲他只要比原先所要還少的錢便滿足了。於是我的親愛的丈夫便叫我到他的書房去，說道：「安列加，請你給我十五盧布，波霞(Pasha)向我要，」我便帶着一種不和的感情給錢，知道若是伊塞耶夫不把這錢抓去，我們本可以安寧地過三天日子，然而現在我明天又定要往當舖去當別的東西了。這一切都是痛苦的回憶，而且我不能忘記那個無禮的人使我受了好多的苦。或者有人要問，爲什麼我不決然地反對他的無禮。但是作這樣的一種反對，我必須和伊塞耶夫及其家爭吵；然而實際上我真誠地喜歡他的妻，而且爲她惋惜。並且，在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性格中我知道這個癖氣：對於一切被錯待了的人抱着良善的和同情的態度。若是爭吵起來，伊塞耶夫或者可以使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動憐憫

之心，說他自己被我待的不公平。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正因為自己是良善的，便要無疑地相信了他，認他爲一個不幸的人，要憐惜要幫助的。在有一個的時候我和伊塞耶夫爭吵，我已經有過一次這種經驗了。伊塞耶夫立刻往費阿多·米海羅維奇那裏去抱怨我，將全盤事情反過來說，而且提醒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他的（伊塞耶夫的）母親對於他的請求「愛波霞」。結果是這樣，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叫我「莫要錯待波霞，因為他雖說是輕浮，然而還是一個有趣的人，而且很愛我們大家的。」爲着保持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安寧，我寧願自己受苦，在各方面克己，只要在我的家庭中保持了安寧。

我回敘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的冬季。我一定要說，不問債主們所使我們生的煩惱，我帶着真正的快樂記起那個冬季。光光是我們又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裏，在俄羅斯人中，而且一切東西都是俄羅斯式的這些事，便給我非常的愉快。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也滿意他的回到俄羅斯來，又可以和他的朋友們見面，觀察俄羅斯的生活，他覺得自己和牠不調和了。除重見亞波朗·尼古萊耶維奇·馬意蘭夫（Apollon Nicolayevich Maikov）——他從青年便和他作朋友——和思特那哈夫（N. N. Strahov）——他的得愛的伴侶——而外，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因爲去看他的親戚夫拉底

思那夫列佛 (M. I. Vladislavlev)，又認識了許多學者，舉個例吧，格力萬利夫 (V. V. Grigoriev)。他又認識了親王麥思席斯基 (Prince V. P. Mechersky)，菲力波夫 (T. I. Filippov) 以及那於每禮拜三常在麥思席斯基的宴席上相會的全體。在那里，我相信，他也遇見波畢唐洛色夫 (K. P. Pobiedonoszev)，以後變作朋友，而且這友誼繼續到費阿多死時。我記得，在那年冬季丹尼列夫斯基 (N. Y. Danilevsky) 也來到彼得堡了。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在他年青時代爲福利耶派的時候，便認識他，而且大大推崇他的著作「俄羅斯與歐羅巴」，很願重訂舊誼。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在思特那哈夫家裏遇見他，要他到我們家裏來吃點心。在我們家裏聚會了許多有趣的，聰明的人。談話一直遲到夜晚。

在同一個冬季特尼鐵珂夫 (Tretjakov) 請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允許讓他把他的像繪給莫斯科特尼鐵珂夫美術展覽室。爲着這個目的，美術家泊羅夫 (Perov) 從莫斯科來到了。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實在受恭維了，而尤其這樣者，因爲泊羅夫顯出來是一位極其好而且樸實的人。在動手去作以前，泊羅夫有一個禮拜每天來訪看我們，看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在各種心情中。他向他談話，和他討論事情，這樣能夠抓到而且在像上形出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最有特性的表情，就是，費阿多在沈思於他的創造的作品中時所有的一幅表情。我可以說，泊羅夫要在像上傳出費阿多的

「創造力」。那種表情我在費阿多臉上注意許多次，當我偶而走進他的書房的時。我常注視他，「細看他本人」，不發一語地離開房間。以後我便得知道，費阿多那麼沈入於他的思想中，他就沒有注意我走進房去，而且不相信我到那里去了。泊羅夫是一個聰明人，費阿多愛同他談話。我也和他變成朋友，在會談時候我常到場。那一冬季我沒有走進社會去。我自己看護我的長子費第亞，我不能夠撇下他長久。事實上，我那麼忙着小孩子，忙着給費阿多作事，忙着家務，那幸福的冬季過得好像一場夢似的。一八七二年的春季來了，偕之俱來的是一整串的不幸，留下不能忘的結果。

費阿多·陀思妥夫斯基忌妬的發作十分使我傷心難受。最痛心的事乃是他的忌妬連什麼原由都沒有；然而牠的表示時常置我於一種可笑的位置。我來敘述一件這樣的情形。我已經說過，我夢想着用速記去掙錢，這樣幫助家庭。一個應用我的知識的機會沒料到地自己來了。在一八七二年一個農民會議要在新亞歷山大或隆沙(Nova-Alexandria or Lomzha)城舉行，而且這會議需要一個速記生。這件事是我哥哥通知我的，他是泊特羅夫斯基農業學校(Petrovsky Agricultural School)的舊學生，繼續着對於農業有着興趣。因為速記生的選擇靠着霞夫拉羅弗教授(Professor Shafranov)，我便寫信給他，有着我的丈夫的許可。費阿多·米海羅維奇老是

主張，照應家和小孩子，在他的工作上幫助他，我爲家庭做的事便十分夠了；但是他知道我的熱烈的希望要設別的法掙點錢，他躊躇着反對我，希望（如同他後來向我承認的）那個位置已經有人佔了。霞夫拉羅弗教授回信說，他允許薦我，并且通知條件。不錯，條件並不很引人，大部分的钱都要化在旅行和我在亞歷山大住居上面。但是在我，錢的關係還在其次，要緊的是我第一步找到事了。若是這件事我幹的成功，我靠着霞夫拉羅弗教授的舉薦可以多找點事。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對於這個旅行並沒有認真的反對；因爲我的母親允許在我走開的這期間來和我們一塊住，照應家和小孩子。費阿多·米海羅維奇那時也沒有事情要我做；他忙着重作他的長篇小說「魔鬼」的計劃。我想做的旅行顯然不使他喜歡，他努力找各種藉口，使我放棄這個念頭。我一個年青婦人如何能夠自己到一個生地方去，尤其是一個波蘭的地方？我在那里怎麼生活呢，等等？我的哥哥常常來看我們，他提議爲着解除他的疑慮，費阿多和我應當在第二天晚上去看他，並且允許請他的一個朋友（他的名字我現在不記得了，但是字尾是「Lepins」或「Lise」）（註五）。他到過亞歷山大幾次，他也是赴會去。我們決定這樣辦。第二天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和我自己出門去看我哥哥；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好久沒有爲癩癩瘋所苦了，心情很好的。我們正在靜靜的談話，忽然闖進來（幾乎是放步跑）一個年約二十三歲的青年人，高高的，

捲曲的頭髮，特別突出的眼睛，紅的嘴唇，那個樣子到處都認爲「厭人地漂亮」。進來看見了他的「上帝」（指陀氏），他變得十分混亂，他幾乎就沒有向費阿多或向女主人鞠躬，却將他的全部的注意放在我身上（顯然，我是一個世俗的動物像他自己一樣），抓住我的手接吻，使力地握了幾次，用他的嚙嚙的聲音說道，他極端歡喜我去赴會，他極願服侍我。他的抬舉刺激我好像鬧笑話似的，我把他壓下去，使他害臊混亂了。但是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並不是這樣看法。雖說他自己很少吻婦人們的手，一點不覺得有什麼意思，然而若是有人向我行這樣的禮，他總是不高興的，而且這青年人的態度十分惱了他。我的哥哥看出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性情變了，（他的性情的變動是很快的，）趕快開始一陣辦正事樣子的關於會議的談話；但是這青年還是混亂，既不答我哥哥的問話，也不答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却單向我說話。對於我的問話：這次旅行困難不，和在我們未到亞歷山大之前要換多少次車不？這青年人回答說，我不要煩心，他願意同我一陣往那里去，而且說若是我歡喜，他願同我坐一輛車去。我當然辭却他的提議，說一切我自己來辦。對於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的問話：那里有沒有旅館，一個青年婦人停居在那地方合適不，這青年人仍然不敢看他的「上帝」，向我大聲喊道：「但是倘若安那·格列葛列夫那願意，我可以同她在一個旅館住；——雖然我的意思本是要和一個朋友同住。」

「安尼亞 (Anya) 你聽見了麼，安尼亞？這青年人承認和你居住在一個旅館。但是這好——呀！」費阿多·米海羅維奇用極大的聲音喊出來，使盡他的拳力擊掉子。放在棹上的玻璃茶杯落在地板上，打得粉碎；女主人搶上去扶那盞因棹子被擊而搖動的燈；費阿多·米海羅維奇跳將起來，跑到大廳，披上外套不見了。我跟他後面跑，喊道：「費第亞 (Fedya)，怎麼一回事？費第亞，到這里來！」但是連他一點影子也沒有了。我立刻去穿上我的外衣，但是這費了點時候，當我出了大門，我看見一個人在遠處向我們平常回家的路的方向跑去了。因此我必須得跑；因為我有少壯的腿，五分鐘我便趕上了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他那時已經氣喘，不能跑得那麼快了。我喊他幾次，請他停住；但是他不聽我的話。最後，我要趕上他；我跑到他的前面，用我兩手抓住他披在兩肩上的外套的衣邊，叫道：「費第亞，你要瘋了。你往哪里跑？這不是我們回家的路。等一等，把你兩膀插進袖子裏去。你一定莫要那樣走，你將着了涼。」我的話聲和我的驚慌的臉容，有點感動了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他停住，讓我幫助穿上外套；我把牠扣好，挽着他的臂膀，引他往相反的方面走去。費阿多·米海羅維奇雖說都照我告訴他的話辦了，然而臉上還帶着一種苦惱的表情。我發脾氣，說道：「唔，你忌妒，是不是？你想我兩分鐘就要和「野亞細亞人」(指那個青年人，見註五，)愛上了，他和我，我們去私

奔，是不是？現在你應當爲你自己羞恥啊！……我開始向我的可憐的丈夫抗議，我解釋，他的忌妬如何地侮辱我。怎麼，我們不是結婚六年了麼？你不知道我何等愛你，尊重我們的家庭幸福麼？然而你竟能忌妬我遇見的頭一個人，置我於可笑的地步，等等。我正是在責備他，費阿多·米海羅維奇想法辯解，表明他自己不錯，而且允許永遠不忘妬我了。但是這一切我都不注意。總而言之，我從他那里得到一個被惹怒了的妻子所能得到的一切改正。但是我不能夠長久和我的愛夫使氣。發了一陣脾氣，說了各種可笑的話，我快快地平靜下來了，我極爲贊阿多·米海羅維奇惋惜，尤其如此者是我知道他在一陣忌妬的發作中不能自制。他看見我的性情改變，他開始笑他自己了，詢問今天他在我哥哥家裏毀壞了多少東西，問他會否偶然之間給我的狂熱的欽慕者一下子。結果是我們在歸途中和好了，而且實在是一個極好的晚上我們一路走着。這件事并非他不買 Turkish delight（一種甜食）和燻鱈魚就過去了（註六）。路是遠的，又往各店舖裏去，費了我們一個半鐘頭。到了家，我發見我哥哥在那里。可憐的伊凡·格列葛列維奇（Ivan Gregorevich）看見我們飛跑了，想像些什麼，上帝知道；他跑出來找我們，驚奇既沒有找着我，也沒有找着費阿多·米海羅維奇在家。在我們未到前他在一些模糊的思想和預感中遞了一個點頭；現在他看我們心氣最和藹的到家了，他何等驚異呵。我們請他吃茶和

鱒魚；還笑了許多。對於我問他怎樣向那青年解釋我們的奇怪的飛跑的話，伊凡·格列葛列維奇答道：當他問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我說：混頭！你自己看不見麼？

這個故事快樂地結束了；但是我明白我必須放棄我的旅行。當然我能夠勸好費阿多·米海羅維奇，而且他可以讓我走；但是那時他便開始要心亂了，他不堅持，但是恐怕要跟着我後面跑到亞歷山大去。結果將僅僅是一場笑話，白費我們所有的那麼一點錢。

這樣結束了我的要以速記謀生的嘗試。

註一：在這個題目上我可以加幾句：直到七月十五我都覺得病。費阿多·米海羅維奇一整天整夜爲着我的勞苦底幸福結果祈禱。他以後告訴我，他在祈禱中決定了，若是生個兒子，若是在半夜前十分鐘，便叫他爲符那第米爾（Vladimir），慶祝聖符那第米爾，七月十五是他的紀念，而不叫費阿多，如我們所擬定的。但是我們的兒子在七月十六去世了，便叫作費阿多，這名字于我是如此親愛。

註二：一個債戶下款便清了債。爲一千三百盧布的一筆款子，人一定要坐九個月或十四個月的牢，若是我記得不錯。

註三：那時一個債主必須每月付給債戶牢多少錢，養活他的債戶，這就叫作維持費。

註四：安那，格列葛列夫那顯然是指陀思妥夫斯基的兩個最好的朋友——思特那哈夫和馬意闊夫，——英譯註。

註五：我先前從沒有看見過那個 *Yvanov*，只是從傳聞中知道他。他是一個好的，並不特別聰明的，高加索的青年。他的朋友們因為他的性情急躁，便叫他爲「野亞細亞人」。那個渾就傷了他，爲着要證明他是一個歐羅巴人，他給他自己在每種藝術上創立了一個「上帝」。在音樂上他的「上帝」是瓦格納 (Wagner)，在繪畫上是萊平 (Ryepin)，在文學上是陀思妥夫斯基。他聽說他要去認識陀思妥夫斯基，給他做點事，這青年便樂極了。

註六：當我們彼此之間發生一點意見，費阿多覺得自己錯了，但是不想道歉的時候，他便給我帶一件禮物——一磅 *Turkish Delight* 或鱈鱈魚(我的嗜好品)，或兩樣都帶來，與過錯爲比例。我把這叫做「和平的象徵」，而且威嚇着要更常常地和他爭吵，好更常常地得到這些東西。

陀思妥夫斯基致兄書

下面是陀思妥夫斯基在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判決死刑之日寫給他的哥哥米海耳信的全文。先前僅只這信的第一段發表過。現在是第一次完全發表。這是例外重要的一個文件。

原信現在是找不着了。但是陀思妥夫斯基夫人的抄稿現在還保存在中央案卷處。現在公開了。

米海耳·陀思妥夫斯基畢竟被允准去看費阿多(陀思妥夫斯基)，在他沒有往西比利亞以前。在他的回憶錄(Reminiscences [1881])中，米留闊夫(A. P. Milukov)提到費阿多在離別時向他哥哥說：

『在這三個月中我經歷的多了；我的意思是說，在我自己內心經歷的多了；現在還有我要去看，要去經歷的事物。將來要寫的多着哩。』

米海耳·米海羅維奇·陀思妥夫斯基。

哥哥，我的寶貴的朋友！一切都決定了！我被判決在牢獄(我相信是在阿倫堡[Arenburg])裏做四年苦工，以後便當一個小兵。今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們被帶到謝米諾夫操場去。在那里向我們大家宣讀判決死刑書。叫我們吻十字架，我們的刀被折斷在我們的頭上，我們最後的服裝着好了(白襯衣)。於是三個被捆在

柱上處決。我是第六個。一次叫出三個；因此我是在第二班，我不過只有一分鐘可活了。我記起你，哥哥，和你的一切；在最後的一分鐘，你，單是在我的心中，只是在那時我實覺到我何等愛你，我的親愛的哥哥！我又要去擁抱站近我的蒲列謝耶夫(Plachyev)和杜若夫(Durov)，向他們說聲再會。最後退後令下了，捆在柱上的人被帶回來，向我們宣佈皇上陛下賜我們活命。接着便是現在的判決。只有泊莫(Paim)被赦，回軍隊中復原職。

親愛的哥哥，我剛纔聽說，今天或明天我們就被送走了。我請求要看看你。但是據說這是不可能的；我也許僅只寫給你這封信：趕快即刻給我一個回信。我恐怕你也許從哪里得知我們判決死刑了。在我們被帶到謝米諾夫操場去的時候，我從監獄蓬車的窗戶看見一大羣人；或者這消息傳到你，你爲我受苦。現在你要爲着我的緣故安適些了。哥哥！我並沒有變得灰心或喪氣。生活是到處有生活，生活在我們自身中，並不是在我們外界的什麼裏。將來有人靠近我，在人中間作個人，而且永遠是個人，不灰心，不沉淪，無論什麼不幸會臨到我——這是生活；這是生活的事業。我實感着這點了。這個觀念入到我的肉裏，入到我的血裏。是的，這是真的！那創造着，生活於藝術的最高生活的頭，那實覺得而且過慣了精神的最高需要的頭，那個頭已經從我的兩肩上砍去了。那里還存有所創造然而仍未出世的記憶與

意像。牠們將和我裂開，這是真的！但是在我裏面還有着我的心，以及同樣的肉與血，也能愛，能受苦，能願望，能記憶，而且這畢竟是生活。On voit le soleil！（我看見太陽了！）現在，再會了，哥哥！莫要爲我傷心！

現在說物質上的事情吧：我的書籍（我還有本聖經）和幾頁稿子，戲劇和長篇小說的草草的計劃，（和做完的小說「小孩的故事」）都從我這里拿走了，八九分你總可以得到。我也留下我的外套和舊的衣服，若是你派人來拿。哥哥，現在我或者也許一定要走遠路。錢是需要的。我的親愛的哥哥，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若是有可能弄到點錢的話，立刻便送給我。錢我現在需要比空氣還需要的很（爲着一個特別的緣故）。並寫幾行字送給我。那時若是錢從莫斯科來了，——記住我，莫要拋棄我。好，就是這！我有債（註一），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

吻你的妻和小孩。常常向他們提起我；看他們莫要忘記我。或者，我們將來什麼時候還可以相見！哥哥，當心你自己和你的家庭，安靜地小心地生活吧。想着你的孩子們的將來。……積極地生活吧。精神生活的這樣一種健全的豐富在我裏面發作着，在我的一生中都沒有像此刻過。但是我的身體將持久麼？我不知道。我病着走了，我害着癩症。但是不要緊！哥哥，在生活上我已經歷得這麼多，現在什麼事情幾乎都不能夠嚇我了。讓什麼來便來吧！在有第一個機會的時候我就讓你知道我

自己。向馬意闊夫夫婦致我的別辭和最後的問好。去告訴他們，我謝謝他們，爲着他們對於我的命運的不斷的關心。向猶景尼亞·泊特羅夫那 (Eugenia Petrovna) (註三) 爲我說幾句話，能怎麼親熱便怎麼親熱，如同你的心要鼓勵你說的。我祝她多福。而且我將常常帶着感激的尊敬記起她。緊握尼古萊·亞波羅饒維契 (Nicolay Apollonovich) (註四) 和亞波朗·馬意闊夫 (Apollon Maikov) 的手，并一切別人的手。找雅饒夫斯基 (Yanovsky)。緊握他的手，謝謝他。最後，望緊握所有不忘我的人們的手。那些忘記我的人們——也向他們替我致意。吻我們的兄弟古尼亞 (Kolya)。寫一封信給我們的兄弟安得列 (Andrey)，讓他知道我。還要寫給伯父和伯母。這點我以我自己的名義請求你，替我向他們請安。要寫信給我們的姊妹：我祝她們幸福。

也許，什麼時候我們將再相見，哥哥！當心你自己，向前生活直到我們相見，爲着上帝的愛。或者什麼時候我們將彼此擁抱，回想我們的青春——那是我們的黃金時代——我們的青春和我們的希望，就在這個時候，我將牠們連血從我的心中裂出，把牠們埋葬了。

當真我將永遠不能擎一枝筆在我的手裏麼？我想在四年後也許有一個可憐的，我將把我可以寫的一切東西都寄給的，但願我寫一點東西，我的上帝！好……

被我生活過來的，被我重新創造的，將要消滅，將要從我的腦中除去，否則將在我的血中碎成毒藥！是的，若是不准我寫，我將死亡。不如坐十五年監獄擎着一枝筆在手裏！

要更時常寫信給我，多寫細事，多寫事實。在每封信裏要寫各種家庭細事，各種瑣事，莫要忘記。這將與我以希望與生命。但願你知道你的信如何使我精神復活在此地牢獄裏。這過去的兩個半月，禁止書信來往，於我很苦了。我有病。你不時常送錢給我這件事使我煩惱爲着你的緣故；那可見你自己是十分困難了！再吻孩子們一次吧；他們可愛的小臉不離開我的心。唉，但願他們快樂！你自己也放快樂，哥哥，放快樂吧！

但是莫要傷心，爲着上帝的愛，莫要爲我傷心！你確信，我并不灰心，你確記，希望並沒有離棄我。在四年後我的命運就有了減輕了。我將做一個小兵——不復是一個囚人了，而且記住，什麼時候我將擁抱你。今天我在死神的把握中三刻鐘；我帶着那種觀念活過來了；我到了最後的一分鐘，然而現在我又活了。

若是無論何人對我有不好的記憶，若是我同無論何人爭吵過，若是我在無論何人心中造了一個不快的印象——告訴他們應當把牠忘去，若是你要會見他們。在我的靈魂中沒有惡意或毒恨；在這個時候我真極愛去擁抱我的舊友中的無論那一位。

這是一個安慰，這點我今天經驗着了，當我向我的親愛的人們在死前說再會的時候。那時我想處決的消息將要你的命。但是現在放安適吧，我還在活着，將來還活着，想着，什麼時候我將擁抱你哩。現在只有這點在我的心裏。

你在做什麼？今天你想着什麼？你知道我們麼？今天是何等地冷呵！

唉，但願我的信立刻到你的手。不然我將四個月得不到你的消息了。我看在上兩個月裏你送錢給我的信封；地址是你親手寫的，我歡喜你無恙。

當我回看過去，想好多時光都白白地浪費了，好多時光都在迷惑中，在錯誤中，在懶惰中，在不知如何生活中逝去了，我如何地不寶貴時間，我如何常常地得罪我的心和精神的時——我的心流血了。生活是一件禮物，生活是幸福，每一分鐘都可以成爲一個幸福的時代。Si jaunesse savitli（倘若青年人知道！）現在，改變我的生活，我正在重生成一個新的形像了。哥哥！我向你起誓，我將不掉落希望，我將保存我的精神和心在純潔中。我將重生成一個較好的人。那便是我的整個的希望，我的整個的安慰！

獄中生活已經足夠在我裏面將那并不十分純潔的肉的要求殺死了；我先前并不很注意我自己。現在困乏於我已經算不了什麼，因此，你不用害怕任何物質上的困苦將毀害我。這不能夠的。唉！但願健康！

再會，再會，我的哥哥！什麼時候我將再寫信給你呢？你將從我這裡接到一個關於我的行程的盡詳盡細的報告。倘若我只要能保持我的健康，那麼一切事情都好
了！

好，再會，再會，哥哥！我緊緊地擁抱你，我緊緊地吻你。記住我，心中莫懷苦痛。莫要傷心，我祈求你，莫要爲我傷心！在下次信中我將告訴你我怎樣向前進行。記住我所告訴你的話：將你的生活計劃出來，莫要浪費了，安排你的命運，想着你的孩子們。哦，但願再見你，但願再見你！再會了！現在我將我自己從一切親愛的事物扯開；離開牠們是痛苦的！將自己分作兩半是痛苦的，將心兒切成兩半。再會！再會！但是我將見你，我相信——我希望；莫要改變，愛我，莫讓你的記憶變冷了，想着你的愛將成爲我的生活的最好的部分。再會，再會，又一次！一切再會！——你的弟弟

費阿多·陀思妥夫斯基。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於彼得和保羅牢獄。

在我被捕的時候，幾本書從我那里被拿走了。其中只有兩本是禁書。你去將其餘的給你自己拿回麼？但是有這個請求：其中一本書是馬意閣夫集(The Work of Valerian Malikov)：他的批評的論文——猶景尼亞·泊特羅夫那的一本書。那是她

的寶物，她借給我的。在我被捕的時候我請求警官將那本書歸還她，並將住址開給他。我不知道他還給她沒有。打聽打聽！我不想從她那里帶着這個被記憶的東西走。再會，再會，又一次！——你的

費·陀思妥夫斯基。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在信邊上：

我不知道我是否必須步行，或騎馬走。我相信我將騎馬走。或者！

再緊握一次愛米利·費阿多羅夫那(Emily Fiodorovna)的手，吻那些小孩子們。向克拉耶夫斯基(Krayevsky)替我致意。或者……

望將你的被捕，坐監，和釋放等情更詳細地寫給我。

註一：陀思妥夫斯基欠克拉耶夫斯基的錢用「小孩的故事」償還的。

註二：猶景尼亞·泊特羅夫那是詩人亞波期·馬意闊夫的母親，陀思妥夫斯基的朋友。

註三：N. A. Malkov或A. N. Malkov的父親。

陀思妥夫斯基年譜

契奇金(V. Tchechichin)編

一八二一——在莫斯科的聖彼得和保羅教區，在貧民工廠醫院住屋中，本院醫生米海耳·安得列耶維奇·陀思妥夫斯基(Mikhail Andreyevich Dostoevsky)於一八二一年十月三十日生了一個男孩，命名爲費阿多。十一月四日領洗。

一八三一——陀思妥夫斯基的父母在都拉(Тула)領土買了一座鄉房，家眷此後便在那裡度夏。

一八三四——陀思妥夫斯基進莫斯科契馬克(L. G. Tchermak)男學校。

一八三六——文學大家在少年們身上的大影響。對於普希金的狂熱。

一八三七——二月二十七日，他的母親馬利亞·費阿都羅夫那·陀思妥夫斯基(Marina Fyodorovna Dostoevsky)死了。這年開頭，費阿多·陀思妥夫斯基同他的大哥米海耳一陣往彼得堡去，進了珂思妥馬洛夫(K. F. Kostomarov)預備學校。秋季他便准入了工程專門學校。

一八三七至四三——在工程專門學校讀書。

一八三八——夏季在帳棚中野宿。對於巴爾扎克，露俄，霍夫曼(F. T. A. Hoffmann)的狂熱。秋季考試失敗；沒有升班。冬季，與思希得羅夫斯基(Schidlovsky)和白列契茲基(Berechensky)發生友誼的關係。對於席勒發生興趣。

一八三九——他的父親米海耳·安得列耶維奇·陀思妥夫斯基死了。

一八四〇——十一月二十九日：擢升至下士官。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少尉。

一八四一——關於戲劇的努力，「馬利亞司徒亞德」(Maria Stuard)和「保里司葛都洛夫」(Baris Godounov)。這劇本並沒有傳到如今。八月五日：陀思妥夫斯

基經擢升至委任官的考試，由工程專門學校的保薦，擢升至野戰工程隊少尉。

一八四二——擢升至中尉。

一八四三——八月十二日：離開學校。八月二十三日：在工程部得了一個職位。

一八四四——在上年底和本年初，陀思妥夫斯基專心譯巴爾札克的「尤景尼·格昂得」(Eugenie Grandet)。在這年內他讀并且譯喬治·桑(George Sand)和蘇過(Sue)的作品。

作「窮人」。

計劃寫一個劇本(一八四四年九月三十日的信)。

十月十九日：陀思妥夫斯基，因病，得皇上允准辭去中尉。

十二月十七日：他在軍事工程隊名單上除去。

一八四五——五月初，長篇小說「窮人」作完。

涅珂那索夫和格里哥羅維奇讀「窮人」後，中夜來訪。

和培林士奇的談話。夏季他往里瓦(Riva)他哥哥米海耳那里去。

十一月十五日：寫信給他的哥哥，告訴他在文學界第一次成功的消息。
年底：計劃辦諷刺雜誌「沙保思加」(Siboska)。

「九封信的小說」

一八四六——正月十五日：涅珂那索夫的彼得堡月曆出版，刊登着陀思妥夫斯基的第一本書，「窮人」。

培林士奇在阿特契斯菲尼亞札皮思奇(Otsechestvenia Zapiski)上關於「窮人」的論文。

正月一日：小說「葛里阿金」(“Golindkin”)在阿特契斯菲尼亞札皮思奇上發表。

「剃去的鬚鬚」和「廢除的衙門的故事」。(兩種作品都沒有傳到如今。)
「蒲羅斜茲金君」(Mr. Prochatschin)。見O. N.第十號。

夏季，在里瓦和他的哥哥一塊。

秋季，陀思妥夫斯基想將他的集起來的故事用書的形式印行。
年底發生誤會，和蘇夫列孟尼克(Sovre-mennik)編輯部決裂。

一八四七——「九封信的小說」在蘇夫列孟尼克上發表，「女房東」在阿特契斯菲尼亞札皮思奇上發表。

「窮人」用書的形式出版。

一八四八——巴黎的二月革命。

各種政治團體，爲圍着皮特拉希夫斯基 (Petrachevsky) 的那些人，在彼得保組織成了。

陌生的婦人 (O. N. 第一號)。

軟弱的心 (O. N. 第二號)。

聖誕節與婚禮 (O. N. 第十號)。

白夜 (O. N. 第十六號)。

忌妒的丈夫 (O. N. 第十二號)。

一八四九——「列妥希加列思瓦羅伐」(Netotchka Nesvanova, O. N. 第一第二號和第五第六號)。

三月，陀思妥夫斯基朗誦「培林士奇致戈果里的一封信，在皮特拉希夫斯基的房裏。」

四月二十三日，陀思妥夫斯基和別的皮特拉希夫斯基周圍的人一起被捕，因於彼得保羅夫斯基牢獄 (Petropaulovsky Fortress) 中。「他被告爲，加入賊論檢查的苛刻；在一八四九年三月的一個聚會中讀了培林士奇致戈果里的革命

信；又在杜羅夫(Douro)的房裏讀，交給孟伯里(Monbelin)抄；在杜羅夫房裏聽誦各種文章；「知道要設立隱秘印刷所的計劃」，等等。」

十二月十九日：陀思妥夫斯基被判革除官銜，下獄。

十二月二十二日：陀思妥夫斯基和所有皮特拉希夫斯基團體的人，聽在他們上面先讀死刑判決書，後讀在西比利亞監獄作苦工的減罪的判決書。

十二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在這夜裏，陀思妥夫斯基上桎梏，從彼得堡運往西比利亞去。

一八五〇——正月十一日：到妥薄斯克(Tobolsk)。遇見十二月黨人們的妻子們。

「十二月黨人即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亞歷山大第一死，新皇尼古拉接位時，謀組立憲政府的人們。」

正月十七日：繼續跋涉到渥木斯克(Orsk)去。

一八五〇至五四——在渥木斯克獄中度判定的徒刑。

一八五四——二月十五日：徒刑期滿。

二月二十二日：寫給他哥哥信敘述他在獄中的生活。

三月二日：陀思妥夫斯基在步軍西比利亞第七團登記當小兵。

三月底：到色米巴那亭斯克(Semipalatinsk)。

五月，寫一八三四年歐洲事變的詩。

十一月二十一日：巴倫夫蘭格爾(Baron Wrangel)到色米巴那亭斯克。

一八五五——二月十九日：皇帝亞歷山大第二卽位。陀思妥夫斯基寫一首關於尼古

拉第一之死和亞歷山大第二之登位的詩。(未傳到如今。)他開始「死人之家」。

一八五六——正月十五日：擢升至下士官。

三月二十四日：寫信給妥里板將軍(General Totleben)，請他向皇帝代

求。

十月一日：奉上諭，升他爲本團的少尉。

一八五七——二月六日：陀思妥夫斯基和寡婦馬利亞·得米特里夫那·伊塞耶夫

(Maria Dmitriyevna Issayev)在古思列斯克(Kusnezsk)舉行訂婚禮。

四月十八日：皇帝詔書下給西比利亞軍團司令，結果陀思妥夫斯基和他的

法律上的後嗣重得往日世襲的爵稱，雖然沒收的財產并不發還。陀思妥夫斯基

在五月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

年底，陀思妥夫斯基上一個關於除役的奏文，請求允許他在莫斯科居住。

「小英雄」(O.N.第八號)

一八五九——三月十八日：解除軍役，和山尉。表示提瓦(Тяга)城是一個合適寄居

的地方

「叔叔的夢」〔露斯基維恩尼克(Levitsky Vestnik)第...〕
七月二日：離開色米巴那亭斯克。

秋季在提瓦。上書皇帝，請求准他自由在帝國所有城鎮中居住。
作「死人之家」。

「思特潘希珂伐村」(Stepanchikova Village, O. Z. 第十一至十二號)
十一月底，准他離開提瓦。往彼得堡去。

一八六〇——著作集。兩卷。莫斯科：阿思羅夫斯基(N. A. Oshovskiy)出版。
一八六一——合辦夫黑米亞雜誌。

在本雜誌上發表「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並把牠出書。

一八六一至六二——發表「死人之家」(夫黑米亞，一八六一年第四，第九至第十
一期和一八六二年第一至第三期，第五期，第十二期)。

「愚蠢的故事」(夫黑米亞第十一期)。

一八六二——「死人之家」出兩種本子。

六月七日：往國外去。

在巴黎住，在倫敦〔遇見黑爾威(Hersen)〕住，在日內瓦住。

一八六三——「冬季記夏季的印象」（夫黑米亞第二至第三期。）

五月，夫黑米亞被禁止出版，因為恩特拉哈夫作的關於波蘭問題的一篇文章。

在夏季中，遊歷外國。在羅馬住。計劃作「賭徒」。

冬季妻病。

一八六四至六五——辦亞波峽，代替夫黑米亞。

一八六四——三月二十四日：亞波峽第一期出來。

「從大都市的黑暗處」（亞波峽第一，第二及第四期）。

四月十六日：妻死。〔一說，十五日。〕

六月十日：哥哥米海耳死。

七月二十五日：他的朋友又是合作者亞波朗·格力葛利夫（Apollon

Grigoryev）死。

一八六五——「非常事變」（亞波峽第二期）。

七月底，往國外去。開始長篇小說「羅提宏·拉思科里涅珂夫」（*Роскош*

Raskolnikov）又名「罪與罰」。

秋季在威斯巴登（Wiesbaden）。

87

732/62

(1)